

05 下 2022 年
总第 169 期

三角洲 DELTA

江苏一级期刊

旧年未觉·诗说十九篇 / 邢晔

疑症 / 王剑宁

本草物语 / 任迪飞

烟火老门西 / 杨春燕

春天里靓丽的风景：彩叶植物 / 韩蓉

“唯有多情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 / 蒋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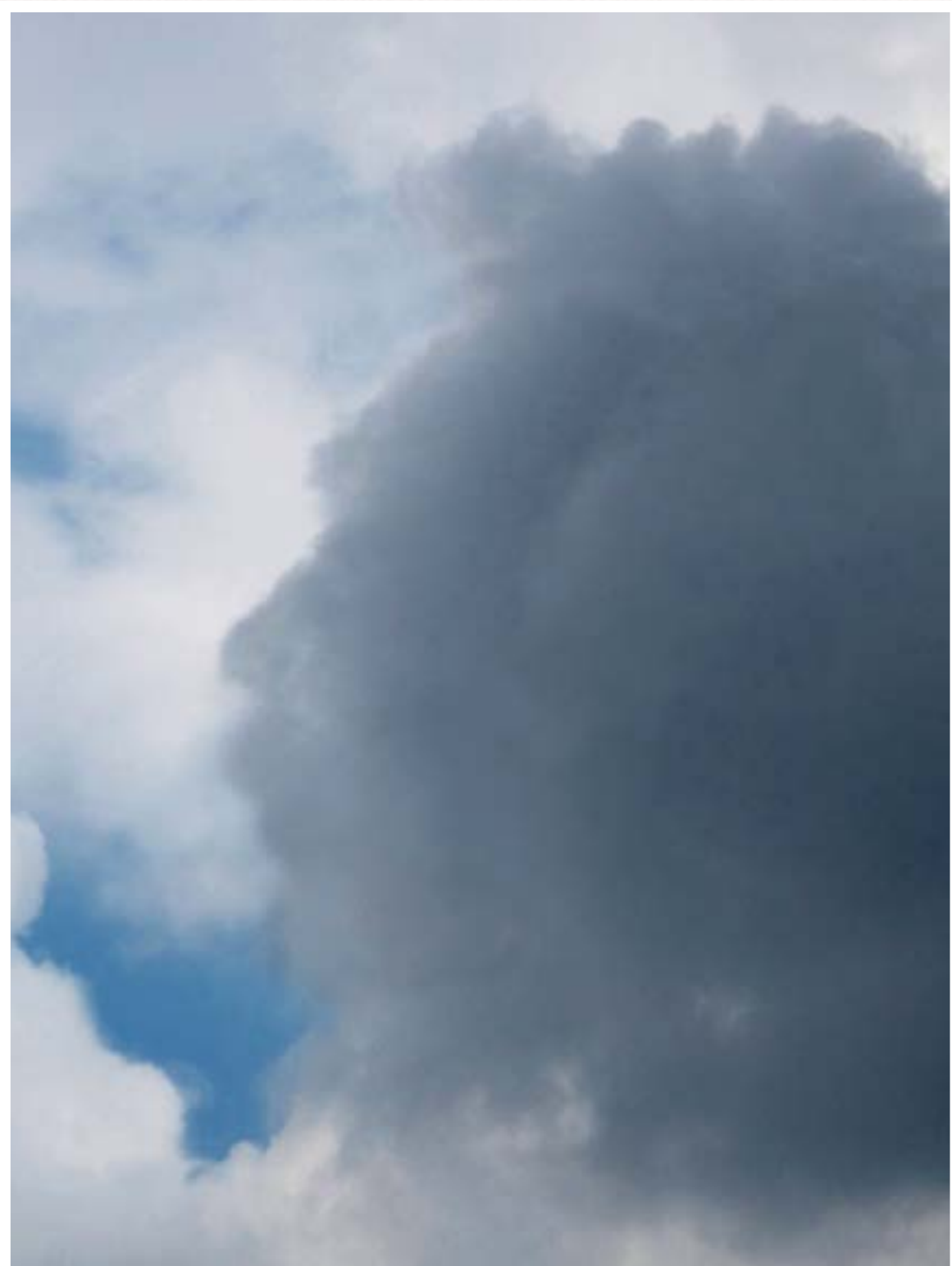
封面人物 邢晔

ISSN 1003-9643



CN 32-1043/G0

ISSN 1003-9643



文化巨人 朱晋摄影

三角洲 DELTA

总编辑 朱一卉
执行主编 金峰 吴莹

2022年5月下 第10期(总第169期)



主管：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
主办：南通日报社
南通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出版：三角洲编辑部

编委会总顾问：沈 雷
编委会主任：胡卫东 姜 平
编委会副主任：丁邦华 王 炜 冯 莹
朱一卉 杨啸洲
艺术顾问：范 扬
运营：南通三角洲杂志有限公司
总编辑：朱一卉
执行主编：金 峰 吴 莹
采编团队：徐海慧 王 莉 倪丽斯 顾 雨
沈婍媛 陈 霞 周 蓉 徐媛媛
张蓓儿 程晗睿 顾 曦 王芬芳
李影娜 巴晓燕 张会展
美术编辑：岳招军 顾玲玲
魏一凡 刘小彦
校对：李 蔚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世纪大道 8 号
电话：0513-68218741 68218746（编辑部）
0513-68218743 68218748（广告部）
0513-68218745 68218749（发行部）
邮编：226001
投稿邮箱：SJZZZ888@163.com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2-1043/G0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3-9643
邮发代号：28-186
广告许可证：3206014201123
印刷：扬州古籍线装文化有限公司
发行：南通江海报业发行速递中心
出版时间：每月 15 日、25 日
定价：30 元

本刊法律顾问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声明：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头条作品

005 旧年未觉·诗说十九篇 / 邢晔

小说精选

027 疑症 / 王剑宁
045 火种 / 朱国飞
062 脱俗 / 后张
069 寻找曾经的你 / 吴余珍
078 绕不开的情缘 / 陈德胜

散文现场

081 本草物语 / 任迪飞
085 强雯散文三题 / 强雯
091 周歆宜散文四题 / 周歆宜
095 难忘的乡事 / 阎锦文
099 瓦：泥土的精魂 / 黄良海
101 年华似水忆乡情 / 卢文芳
103 三代人求学记 / 张春华
105 板鹑 / 张毛豆
108 在科尔沁小镇的日子里 / 索付
111 我的第一口白酒（外一篇） / 颜泽沛
113 桐花雪落（外一篇） / 黄萍
115 扒龙船（外一篇） / 林钊勤
118 我忘了，曾经我也是个自由的人（外一篇）
/ 周建勇
121 二哥脑子一根筋 / 陈青延
123 求学路上的苦与乐 / 梁路峰

非虚构

126 烟火老门西 / 杨春燕

诗视界

135 有疫情的春天 / 周廖玲
135 守候山谷（组诗） / 邓联选
137 云端上的高风亮节（外一首） / 马勇
138 晨（外一首） / 张峻凯
139 根雕（外二首） / 钟树林
139 樱花盛开时（外二首） / 梦芝
140 老井（外二首） / 邱明华
141 哦，十九岁的女教师（外一首） / 张玉锡
142 等那片云（外四首） / 曾令阳
144 金陵凤凰台（外三首） / 陈筱静
145 落日和木楼（外三首） / 黑小白
146 生活随记（外一首） / 梁朵
147 黄昏抵达昌平（外四首） / 王伟
148 太阳雨（外一首） / 黄天刚
148 退居二线（组诗） / 赵焕明
150 孤独（外一首） / 王恩贵
150 拜将台（外一首） / 李平原
151 元素周期表（外一首） / 何曲强
151 回老家（外一首） / 王束欣
152 开花的石头（外一首） / 青鱼
153 旧衣服（外一首） / 牧风
153 雨夜（外一首） / 烟雨城
154 香山寺的桃花鱼（外一首） / 梅雨
154 记事：我在天台山间等你（外一首） / 严华斌
155 突破（外一首） / 刘友和
156 飘（外一首） / 王玉清

156 推开一扇窗（外一首） / 朱继忠
157 香椿臊子面（外一首） / 花泪雨
157 红土（外一首） / 孙建忠
158 蜡像馆（外一首） / 金明
158 夏天的味道（外一首） / 渠慎涛
159 逐岸（外一首） / 杨旭彬
160 风从海上来（外一首） / 牧天
160 牵手（外一首） / 高洪军
161 车前草（外一首） / 蒋晋锋
161 果壳（外一首） / 李祚福
162 我输了，又何妨（外一首） / 喻红春
163 在鲤鱼洲，与一群鹤对视 / 程杨松
163 依山傍水的村子（外一首） / 曲阳
164 寂静（外一首） / 许健平
165 细细的春天（外一首） / 余佃春
165 某人（外一首） / 祝卫东
166 草籽 / 李志玲
166 大雪无雪 / 咏梅
166 站在时间里 / 周里凤
167 味道 / 余少芳
167 下楼 / 万宇轩
167 观雪 / 郝巧香
168 巷子（外一首） / 小青

文学评论

169 《红楼梦》谶诗隐喻结构的审美意识形态
的阐释学张力 / 蒋相杰
171 从《宋史·五行志》和《十日谈》看 14 世
纪中西文化的“瘟疫书写” / 豆子奕 闻哲
175 大题小做 举重若轻
——张宗君《孙女喜欢转动地球仪》赏析 / 谢方生

I 文化视角

- 176 春天里靓丽的风景：彩叶植物 / 韩蓉
- 178 山东传统手工艺在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中的创新 / 韩学红
- 181 虚拟现实技术在博物馆展示设计中的应用 / 王媛媛 朱衍坤 赵广法
- 184 “互联网 +”背景下利用新媒体手段助力日照纯手工绿茶品牌发展 / 张艳华 孙翠莹
- 187 高校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路径 / 赵梦娟 刘芳 郭秀珍
- 191 课程思政理念下《设计基础》课程改革研究 / 王晓燕

I 长三角记忆

- 194 “唯有多情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写在章开沅先生去世一周年 / 蒋建民

I 书画世界·新连环画

- 198 刘老汉的烦恼·砍树 / 书尘 王文升

四封索引

- 封面 封面人物 邢晔
- 封二 朱晋云彩摄影作品《文化巨人》
- 封三 朱晋云彩摄影作品《山水田园》
- 封底 朱晋云彩摄影作品《奥运情怀》

本刊著作权使用说明：本刊发表的作品已和作者签订了著作权协议，许可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作品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旧年未觉·诗说十九篇

□ 邢晔

一、白云在吾望

人生过了半程，才关注起“大暑”这个节气。旧年四季周延，却几乎不曾留意过，还有一个特殊的时节。

大暑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每年时候一到，自然感觉热，知道热，应对热。这热，却不过是一道容易忽略的背景，未及萦怀，就淹没在时光的流转中。

幼年的冰棒与蒲扇自不必说，至今我仍记得那甜蜜与清凉。少年的侠客梦最能消磨酷暑，满园飞奔的身影不晓得撞散了多少萤火与亲邻戏谑的目光。二十来岁时颇为拮据，朋友拖来一台破旧的窗式空调机，热烈的轰鸣更是多涌出几分热浪。而立之后是漫长的闭目飞行，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网络、空调、银行账号让整个世界瘦成了最单调的模样。

幼时不知巧与拙，少年不识愁滋味，青春时耽于情爱与安身，到了中年又周旋于立命、子息与亲老之间，竟是未给自己剩下半分自在的张望。

现在想来，大暑曾经无数次包围过我、碰撞过我，比如那些隽永的诗词与文句，但仿若夏天向晚温热的风，吹便吹过，不待过耳，就潜进周遭介于耐烦与不耐烦之间的恹恹空气里。

文人最尴尬的事不过如此，四十年前曾浏览，此句旧识如初见。早年一读而过的诗，而今才坐得下来细细品味。

都说“唐诗宋词元曲”，写大暑，唐代诗人却乏善可陈。仅诗才惊世、德性存疑的白居易有一首大略相近的《销暑》，写得清空明净：“何以销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室空。此时身自得，难更与人同。”

倒是宋代诗人写大暑，最多、最好、最动人。“直谏他人不敢言”的北宋状元、诗人彭汝砺写过两首

“大暑”，深感“赤日暴形骸，毛发几焦秃”“水风鼓炎热，如坐蒸炊上”，但他依然甘于“驱车冒炎酷”，只因“义命有固然，勤劳不为辱”。他的一生，“行矣难少留，白云在吾望”。

羸弱、犹疑而最终极致刚烈的南宋，更是有不少诗人，笔指天道、世情与人心。

南宋诗人曾几写过大暑：“赤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经书聊枕籍，瓜李漫浮沉。”抒情遣兴，闲雅清淡，瓜李在沁凉中的浮浮沉沉，隐喻着古代淡泊文人不甘寂寞的一生。在曾几的学生、壮怀激烈的爱国诗人陆游眼中，大暑的天气极为酷烈，“赫日炎威岂易摧，火云压屋正崔嵬”，但再高的温度也挡不住陆游对沦陷故土的向往，他曾留遗嘱“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此时望河朔，“细思残暑能多少，夜夜常占斗柄回”。与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并称为“南宋四大诗人”的尤袤则写出了别样的滋味：“清风不肯来，烈日不肯暮。”两个“不肯”，道尽了这位有梦者“一官走王事，三伏在道途”的坚韧与矛盾。

清代，诗道没落，文人难堪。对于大暑，民间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大暑前后，热死泥鳅”等叫人沮丧的现实主义描摹；到文人那里，就只能努力追求“闲情偶寄”，然而一点点艰辛与困厄，就让他们文句里充满了灰败与绝望。文学家、戏剧家李渔是如皋人，才华横溢、多姿多彩，可惜生于没落的明末、暴虐的清初，只能勠力求生，在凡俗日常间践行东方美学。在他的生活中，“一岁难过之关，惟有三伏，精神之耗、疾病之生、死亡之至，皆由于此。”他是如此认同这样一句俗语：“过得七月半，便是铁罗汉。”于他而言，“九夏则神耗气索，力难支体”，只能追欢逐乐，“如其不乐，则劳神役形，如火益热，是与性命为仇矣。”他追求美好，内心却如残荷。

再美的残荷，也少了生气。李渔“难过”的体验与情感，自然不如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名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也不如他的另一句诗“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哪怕是凡俗的感受，杨万里也比惯于哀叹的李渔更为高远，“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这个热得睡不着的人，把自己打开，走进明月的怀中。

四十年后读大暑，此刻，不由想起自己几年前的一首《大暑》，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就算着了火，

仓皇的心也要保持平衡”。

正如此诗，人的一生中，会有许多不堪、仓皇与离乱，但从来都不应失去坚持、平衡与想象。

苦夏尤需坚守，人生莫待秋凉。

汗一颗一颗，是润泽的珍珠，璀璨前行的背影；不要是那苦涩的沙子，在踟蹰与停滞中，硌得你心疼。

大暑，正宜前行，白云吾望。

二、心愁天下秋

才立秋，人们的视野与心境，仿佛一下子就开阔起来。

天蒙蒙亮，微信朋友圈里就有一阵阵凉风吹过：“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一枕新凉一扇风”……

这些优美的句子，情词恳切，配上雅致而又时尚的图画，间或还有流水般的弦乐，真是叫人喜欢。

不过，我不大相信今人的疏阔与开朗。在这个拥挤的世界上，满是欲望的表达、冲突与交换，生与死、富与穷、强与弱、贵与贱、兴与衰、真与假……

别说如我这般浮躁仓皇、狼奔豕突的物质蚂蚁了，就连头顶传统文化光环的历史名人，他们在典籍、传说和想象中呈现的隐珠润玉、风轻云淡，也多少令人难以尽信。

生命的辗转与无奈，本就是自然规律，不大可能被人们的梦想与期许轻易改变。飞翔的梦，总是折翼在逼仄的铁屋里。人生不易，今时如此，古代亦然。

在《立秋》一诗中，南宋诗人方岳叙说了自己满怀写作期待，“秋日寻诗独自行”，却事与愿违，好不容易才得到一些了无新意的观感“藕花香冷水风情”。但作为与刘克庄齐名的诗人，他有着足够的诗学与美学修养，终究是，“一凉转觉诗难做”，只能“付与梧桐夜雨声”。

方岳生于世代耕读的家庭，七岁就能赋诗，被人们称为神童，先后当过文学掌教、袁州太守、吏部侍郎，但由于刚直不阿，不畏权贵，得罪了在青史中留下大奸大恶之名的权贵贾似道、史嵩之、丁大全等，多次遭到构陷和打压，仕途坎坷。

这个人，诗以疏朗淡远见长，词却以慷慨悲壮著称，甚至被认为“豪气不减辛弃疾与刘过”。在我看来，虽然难与辛弃疾比肩，但就凭“君莫道，怎乾坤许大，英雄能少”“谈笑。鸣镝处，生缚胡雏，烽火传音耗”（《喜迁莺·和余义夫行边闻捷》）这样的句子，他也堪称为“被中国文学史低估的人”。

南宋将领、文学家辛弃疾一生爱国为民，文韬武略惊天动地，少年时就“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青年时“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曾率五十多人于数万敌军之中生擒叛徒张安国，条陈战守策，创立飞虎军，功勋卓著，却屡遭劾奏、数次起落，最终退隐山居。

就是这样壮阔的人，也“有时思到难思处，拍碎阑干人不知”（《鹤鸣亭绝句》）。

就是这样开朗的心，也只能默默伫立“落日楼头”，“无人会，登临意”。

在《贺新郎·用前韵再赋》中，辛弃疾“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在他之后，方岳更勾勒出人世的艰困：“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别子才司令》）

十有八九不如意，抚今追昔何可期？即使最美的节气，也载不起旧时梦。

立秋渐见大美。于体感而言，从“酷暑如酷吏，顷刻不可对”变成“一宿秋风未觉凉”“一叶秋声对榻眠”，舒适潇洒；于观感而言，正是收获时节，“一年好处，都被秋光占断”，景美物丰；于情怀而言，“眼里香粳三万顷，寄声父老共欣然”，国富民乐。

但立秋后也渐趋肃杀。入秋，年岁过半，人向暮时。由凉转寒、由盛转衰，诗圣杜甫有“日月不相饶，节序昨夜隔”之嗟叹，唐代诗人李益有“惟将两鬓雪，明日对秋风”之悲鸣，宋代诗人邵雍更有“富贵固难爱，贫寒易得愁”之痛切。人生流转，各种美好的形貌或文辞之下，有着外人难以得见也无可言说的苦与痛。

人间节气，如若心随境遇，最难将息。秋天，若只状写风物，自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神仙人物，山水心性；一旦借物抒情、托物言志，要么随物赋形、无所萦怀，要么虚言自安、聊以自慰，更多的恐怕就只能是感时伤逝、心乱言浅，甚至如

方岳一般，“诗难做”，唯有“付与梧桐夜雨声”，慎言、难言、无以言了。

关于秋天的诗句，常被引用的，也许是这两句：“一叶落知天下秋”“愁是心上秋”。

《淮南子·说山训》中说：“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民间也有云：“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叶的凋零，隐喻着人的生灭。“一叶落知天下秋”昭示着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却又容易陷入以偏概全、望文生义的迷途。一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或文青，往往爱好用悲观的样子来表现深沉的思想；但只有艰难时世，磋磨数轮，才识得时间的逻辑。

“愁是心上秋”，出自南宋诗人吴文英《唐多令·惜别》一词中的名句：“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这个文字游戏，倒是道出了愁的本质：离。这世界，常被关注的，是人与人的离别。殊不知，最该关切的，是人与自我的背离。

起笔成此文时，正逢立秋，入秋的第一天。星期六，本该休息，却奔忙在个人和家庭的规划、工作与零碎之中。作为一个曾经青春作伴的诗人，我已经记不得自己多久没有漫卷诗书，也想不起自己以前如何健笔如飞。

思之弥久，不由恍然：秋天来了，心在哪里？心在这里，秋意如何？

人间四季倏忽过，不与温凉计短长。

哪个季节不落叶，何须心愁天下秋？

三、天上亦人间

每个人的天上，都藏着自己的人间。

尤其是在七夕。

农历七月初七，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日，中国最浪漫也最寂寞的日子。

这个节日只在夜晚，所以叫做“七夕”。传说中，这个夜晚，隔着迢迢“天河”的牛郎和织女在鹊桥相会。

这个夜晚，适宜默默伫立，仰望天空，憧憬一位风姿绰约的仙女是如何青丝悠悠、衣袂飘飘，踏着留守的喜鹊，走向一个刚毅坚强、为爱坚持的牵牛郎。

高高的天上，所有的美丽与英俊，都是自己在

万丈红尘里最梦幻的形象。

这个夜晚，属于爱、期待与想象，属于此时此刻深远的展望。

有人说，七夕是中国的情人节。在传统文学的天空中，写七夕情爱的古诗词星罗棋布、妙不可言。

西晋文学家陆机的《拟迢迢牵牛星诗》可能是最早的，写得冷静简约、纤毫分明：“牵牛西北回，织女东南顾”“怨彼河无梁，悲此年岁暮”。虽然不是永难相见的参商，却远隔着无梁之河，同在着渐暮之年，满怀无穷无尽的忧伤。

古往今来的七夕诗词，大多如此。唐代诗人孟浩然《他乡七夕》怀乡思妻，“不见穿针妇，空怀故国楼”“谁忍窥河汉，迢迢问斗牛”；宋代词人李清照《行香子·草际鸣蛩》满纸痴儿女情态，“经年才见，想离情别恨难穷”“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最多的，是如北宋词人晏几道，追问“世间离恨何年罢”，长叹“当日佳期鹊误传，至今犹作断肠仙”。迢迢银汉，鹊桥相约，隔的其实是别恨，约的原来是离情。正所谓，三百六十零五日，佳期未过已断肠。

最动人心的，是北宋词赋大家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首词，凄美而坚贞、温柔而练达，能够满足一切有情人对爱的所有想象。

然而，七夕的传说经不起细究，牛女的故事更暗涌着不堪。

涉及牛郎织女的文字，最早可能是出现在《诗经·小雅》，其中写道：“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这里，牛郎和织女只是指天上的星星，与爱无关。涉及情爱的，是南朝梁文学家萧统所编《文选》中《洛神赋》的注释：“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比他年长些的同时代文学家殷芸，写了一部《小说》，上面说：“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女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紵。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相会。”这是一个严酷父亲苛待奴隶女儿的悲惨故事，“怜其独处”的难得温情中，分明闪烁着黑心父母奴役

子女的冰魄寒光。

“牛郎织女”被誉为中国古代民间爱情故事，其中有个情节却惊悚而荒唐：七仙女下凡嬉戏，到河里洗澡。牛郎听从老牛的教唆，躲到河边偷看，发现其中最小的仙女很漂亮，顿生爱意，悄悄拿走小仙女的衣服。小仙女洗好澡，发现衣服不见了，只好留下来，后来嫁给了牛郎。

认为这个情节源于爱情的人，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自己的女儿或妹妹洗澡被陌生人偷窥，然后被拿走实质上是被偷走衣服，因全身赤裸而无法离开被窃现场，再然后就嫁给了那个贫穷的农夫——“法外狂徒”牛郎，善良开明、宽容大度的你，将会怎样？

这个故事还说，嫁给牛郎后，织女“不再想回天上去”。与这个无稽之谈远隔千年万里，我们无法访谈织女，当面问她为什么、怎么会“不再想回天上去”？到底是不想，还是不能，抑或不敢？

同样，我们无法访谈那些古诗词的作者，问问他们对于自己文字之中的美的故事与何言说、人欲何为、心作何想，现实的生活又是怎样。

每一个作者，都会在文字中构建理想的人设：就如，每一个人，都会在想象中顶礼最美的天堂。然而，在理想与想象的面前、背后，是人和生活的全部真相。

但所有这些，都不影响我们在某一刻放飞自己、放飞想象。

每个人的精神天空，都藏着自己的世俗人间；每个人的红尘故事，都通向独有的梦想天堂。

天上，亦是人间；人间，自有天堂。不管生活中有多少苟且，我们总有自己想要的诗与远方，哪怕是方寸之地、哪怕是只言片语。

这个七夕，在每个人的心中都不会一样：总有一个“你”，是“我的传说”。

我们的一切所想，其实与节日无涉，只和自己有关。

最浪漫的，终究最寂寞。而最寂寞的，也许最浪漫。正如这个七夕，默默远眺迢迢的河汉，向往脉脉的情景——你我是彼此的传说。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遥远的天上，光影交会，是人间无数。

四、过后念浮生

最深的思念，总是无言。

更不要说，红尘黄泉两相隔，白首青丝不得语。过后念浮生，伊人独不见。

中元节，就是这样一个本该沉默的日子。

中元节在农历七月十五，民间俗称“鬼节”，重在祭奠去世的亲人。中元节是道教的说法，佛家则称之为“盂兰盆节”。

无论道教还是佛家，其实都是凡人之家。每个祭拜神、佛、仙、鬼的日子，都搞得热闹繁华，几乎没有时间与空间容得下追想。

关于中元节的古诗词数量众多，然而往往落于窠臼，浓墨重彩描摹法事，却少有写心事、情事、人事的佳作。

唐代诗人李郢长于写景状物，其诗《中元夜》果然没有写到人心。“江南水寺中元夜，金粟栏边见月娥。红烛影回仙态近，翠鬟光动看人多。香飘彩殿凝兰麝，露绕青衣杂绮罗。湘水夜空巫峡远，不知归路欲如何。”这种缺少灵性的铺陈与堆砌，难免令人倦怠。好不容易有了“不知归路欲如何”的灵魂询问，却缀在用烂了的典故后边，读过连叹息也不必有半点。

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构思新奇、优美动人，但一首《中元作》把自己的心思藏在许多别人的典故与繁复的意象里，隐晦迷离，让人读得疲乏。“绛节飘飘宫国来，中元朝拜上清回。羊权须得金条脱，温峤终虚玉镜台。曾省惊眠闻雨过，不知迷路为花开。有娥未抵瀛洲远，青雀如何鸩鸟媒。”诗句如此诘屈聱牙，可以想见平常心思的曲折，李商隐一生困顿、有志难伸，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到了宋代，写中元节的诗词，终于回归了人间、说起了人话。

北宋诗人范仲淹文武兼备、政绩突出，以天下为己任，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气度，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风骨，在《中元夜百花洲作》中，也有“客醉起舞逐我歌，弗歌弗舞如老何”的欣然与陶然。

范仲淹是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教育家，谥号文人最为尊崇的“文正”，被南宋学者吕中誉为“宋代人物第一”。他57岁时任邓州知州，

也就是诗中自称的“南阳太守”。在这里，他营造百花洲，设花洲书院，抽空到书院讲学，邓州文运为之大振。也就是在这里，他写出了传颂千古的《岳阳楼记》。

中元本为祭拜，范仲淹那个闲工夫。他已经为军国大事、地方民生费尽心力，看到百姓安居乐业，自己难得有暇，不妨发一发“清狂”，于是在文气蔚然的百花洲设宴，“一笛吹销万里云，主人高歌客大醉”。范仲淹唱得响遏行云，客人醉得欢天喜地。

由于范仲淹，这个中元节毫无悲戚与沉痛，反而有了满满的狂气、文气和喜气。既建天上人间，何苦自囚地狱？良辰美景活人，千万不能辜负。

北宋理学家朱熹就过得太板正。他倡言“存天理灭人欲”，结果把自己弄得不尴不尬。在《中元雨中呈子晋》中，他写道：“徂署尚繁郁，大火空西流。刀笔随事屏，尘嚣与心休。端居讽道言，焚香味真馥。子亦玩文史，及此同优游。”节日有点空闲，他也不休休闲，跟人家做思想工作，什么时候都不忘端着。再好的理，强加于人，说破天，也就是个“死人脸”“铁石心”。

在南宋诗人徐集孙看来，中元节分明是个佳节，别人拜鬼，他来思乡。他想起了什么呢？“江茶浮水色，野菜带山香。忽忆三秋菊，谁锄小迳荒？”那安恬的生活、美好的岁月、亲爱的家人，让每一字、每一句都满溢着温柔想念。

南宋政治家、文学家、两度拜相的赵鼎，主张养民力、稳根基，巩固了南宋政权，促成了南宋中兴。他幼时丧父，平生屡遭贬谪，仍不忘勤于任事，力挽狂澜，晚年却受秦桧构陷，绝食而死。这个悲剧人物，幸好有过一个醉美的中元，给人生增添了几许暖色。

在《醉和颜美中元夕绝句》中，他写道：“年年人月喜团圆，好在诗边又酒边。莫道玄风只渔钓，也随世俗夜无眠。”幸好啊，有酒有诗相伴；幸好啊，可随世俗无眠。醉了，就不会心痛，只是，能麻醉自己到几时？

人生不易，努力偷闲。明代诗人、做过九江知府的朱曰藩就想得透彻。嘉靖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玩弄权柄爱青词，既如此，身为地方官员，“躺平”就是最佳的选择：“年来会得逃禅理，长日沈冥不愿醒。”

长日沈冥不愿醒，这是多么痛的领悟！只是，有心的人，哪能不思念、哪会不痛苦？当代诗人余光中说：“中秋是人间的希望，寄在碧落。而中元，中元属于黄泉，另一度空间。”思念，又何必非得到中元？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悲叹：“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苏轼则在《江城子》的曲调里低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只要有心，心中有念，黄泉也是另一种人间。那里，住着深爱的人啊。无须中元，不必思量。

五、永夜与霜同

比美更美的，是对美的想象。比想象更诱人想象的，是对想象的想象。如，白露。在二十四节气里，“白露”有着最美的名字，却呈现出不同的模样。微风柔和，花叶上露珠轻动，清透的眸中，仿佛蕴含着整个世界。从一颗露珠看去，所见的，就是露珠中的人间。由于无限的想象，唐代诗人李白的审美往往会飞到天上。也许，这位“谪仙人”的心一直住在天上。独上高楼，比高楼更高的，不是他望向吴越的视线，而是他眼里的秋月。而这颗月亮，是从白露中滴出来的。在我看来，李白这句“白露垂珠滴秋月”，有两种令人心折的歧义：秋月从白露中滴出来，抑或，圆润的白露从秋月中滴下来。无论哪一种，都是叫人心许的美妙意象。露是空气中饱和的水汽在地、物上凝结成的小水滴。水本无色，露又是怎样变白的呢？月光，给了我们最完美的解释。“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然而，“白露”，更可能是一种向美而生的误会。作为节气，民间有“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的谚语，提醒人们白露之后气温下降速度加快。从

白露开始，天真正入秋。露并非秋天独有，白露却是秋天独有的景象。这是温度的缘故。温度降到零度以下，露冻结成冰珠，称为冻露，实际上就是“霜”。对此，三千年前的诗经，写得明白：“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由露成霜，触目寒凉。故而，白露，隐喻或生长着人生的秋意。“露从今夜白”。依然是唐代诗人杜甫的这一句，依然是无关白露，无关明月，只为了回不去的故乡、见不着的亲人。是“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是“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是“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白露，本是天上的明月悄然落在人间；诗人，却是天上的神仙被大地上的事情翻覆磋磨。关涉“白露”的诗句，入眼即美，却经不起细看。最早是《诗经·国风·秦风》中的《蒹葭》。人们总想用它来表达炽热的爱情，它却揭示着求之不得、天各一方。“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是青春岁月中的第一次苍茫。蒹是没长穗的荻，葭是初生的芦苇，挺立在压低的灰暗里。而此刻，世间寒意凛然，那明媚的露珠已然成霜。追寻念念不忘的伊人，道阻且长，溯洄良久，继续溯游从之，总以为，她和自己一样；总以为，她就在自己身旁，却永远无法靠近。“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蒹葭渐渐长大，白露尚未晒干，而伊人已站在高地，与“我”隔水而立。或许，“我”在水中，她在坡上。“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蒹葭变得繁茂，白露尚未消失，伊人看似很近，却变得更加遥远。这是青春期的中国人，对爱情热烈而朴素的向往。这是中国人的青春期，火热、赤诚，却残酷、悲凉。我不由想起当代诗人顾城的《远和近》：“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爱，是一种不断求

解的感觉，也是一种缠绵难愈的病。而美，不是本能的误会，就是孤独的理解。《蒹葭》之后，不再是生命本来的“我”，而只有社会锻造的“人”。魏晋诗人、“清风飘我衣”的曹植，才高八斗、命若琴弦，人生对他来说就是一场“不得归”的“徭役”。即使“今来白露晞”，即使“慷慨对嘉宾”，仍然逃不过仿若前定的“凄怆内伤悲”。唐代诗人、生卒年不详的颜粲长叹：“悲秋将岁晚，繁露已成霜。”唐代诗人、才华横溢却有些不合时宜的白居易内敛地白描，“八月白露降，湖中水方老”，却敛不住内心的苍老，“其奈江南夜，绵绵自此长”。此夜绵绵，可有绝期？南北朝诗人、封侯拜相的江淹也有过至暗时刻，“白露淹庭树”，尽写没顶的心态。“天命谁能见？人踪信可疑。”唐代诗人、困顿场屋三十年的马戴更是孤凄：“空园白露滴，孤壁野僧邻。”露水滴落，是他空旷的心中最响亮的声音。倒是奔忙共忧愁一生的杜甫，苦闷的心努力突围，“白露”给他带来了新的开阔与丰实。“白露团甘子，清晨散马蹄。圃开连石树，船渡入江溪。凭几看鱼乐，回鞭急鸟栖。渐知秋实美，幽径恐多蹊。”晚唐诗人雍陶爱诗歌、爱旅游，养疴傲世，终究不知所终。他写过一首《秋露》，最后一句“满园生永夜，渐欲与霜同”沉寂痛彻，与上句“竹动时惊鸟，莎寒暗滴虫”相连，却拥有了奇妙的新生之趣。露珠中本没有光明，是月亮让它有了打破黑暗的力量。白露中生长着寒凉，永夜却酝酿着与霜一样洁净的光。短短的节气，哪怕走向冰寒，也不过是生命中小小的逗号。暑去寒来，冬尽春生。人生便是如此，心亦然。永夜与霜同，明月共清风。

六、秋意深难问

秋天是最丰富的季节。在它不大的身体里面，还藏着春天、夏天和冬天。面朝节气的流水，向左，是夏天；向右，是冬季。唐代诗人白居易抱怨说：“秋天床席冷，夜雨灯火深。”秋冷也就罢了，无非是睡不着，加些衣被添把火；秋热却是猛恶如虎，叫人待不下、坐不住、逃不了。连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王安石都无法忍耐，在《秋热》一诗中发出绝望的惨叫：“火腾为虐不可摧，屋窄无所逃吾骸。”从气温来看，春天和秋天就像一对相似的镜像。自霜降的最后一天开始回溯，总能看见春天的模样。难怪浪漫主义者李白在《秋思》中一张口就春意盎然：“春阳如昨日，碧树鸣黄鹂。”这种明媚的误会或恍惚，比同为唐代诗人的刘禹锡的《秋词》要真实、可爱得多。刘禹锡诗文俱佳，还是一位哲学家，写过《天论》，论述了天的物质性。但他显然不太懂现实的天空到底是什么，始终怀着最大的热情投身政治活动和革新，结果在三十四岁时被贬朗州（湖南常德）。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与高度，一朝坠落尘埃，苦闷、抑郁不问可知；可他，竟然写出了得意洋洋的励志诗：“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首诗颇多口号甚至“嘴炮”的嫌疑，但秋天有时会给人强烈的春天感受，似乎也算得上是妥妥的论据。秋天也是最危险的季节，蕴含了四季的流转与炎凉，杂糅着人生的起落与悲欢，让人情绪易变，来不及防备。谁都无法保证，秋天的某种风物与感觉，不会猝然击中自己内心最脆弱的某个侧面；谁都无法肯定，自己内心最温柔的某个地方，不会突然融入秋天的某种物象与境况。对于世事变迁与仕宦浮沉，刘禹锡算得上是一个斗士，非常豁达，但再是坚定乐观的信念，也会被“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消磨殆尽，身为“沉舟”与“病树”，只能“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唐代诗人杜甫一生忧患流离，恨天不应，伤世无语，即使在芳菲馥郁的暮春时节，也悲贫叹老，有“天意高难问，人情老易悲”的凄切之语。

此句，最宜借用，究极落叶坠枝、秋风离人。秋意深，难问。秋，意深，难问。

但古往今来，有谁曾忍得住不发出三言两语、一句半句？

元代著名散曲作家、生平事迹不详的徐再思，平生爱写悠闲与思恋，然而到了秋天，一场夜雨就湿透了他的梦与愁：“三更归梦三更后”，叹“逆旅淹留”，“枕上十年事”“都到心头”。

最怕仕途遗弃，最怕孤旅异乡，最怕落叶伤身，最怕对月怀人……更怕的，是春阳如昨日，冬寒已伤心，转瞬沧桑变，无语待天明。

秋天的气温与春天相似，意绪却完全不同。秋天由春而生，经夏而盛，在秋而丰，却向冬而衰。这秋，分明蕴藏着整个人生。

如果由此及彼，往来路与归途轻轻看顾，敏感的心就会被一生中最尖的那根刺轻易贯穿。

不久前，在写中元节的《过后念浮生》一文中，明代王猷定的一句诗我没敢轻引：“枕上有魂招不得”。苏轼“十年生死两茫茫”已写尽人间的难忘，王猷定“枕上有魂”该是怎样的思量，“枕上有魂招不得”又是何种辗转、何等痛彻的“肠断”？

此刻，当我引用，也是用在秋的向深之处。

秋天是最深的季节。而到底是深沉、深刻，还是深切、深重，恐怕谁都难以定论、难以言传。

秋，深在时间起处，深向时光尽头。只能深望，不可深究。

当代词人姚若龙填的《秋意浓》，白话古意，宜古宜今，情绪万种。开头就是“秋意浓，离人心上秋意浓”，在时间的长风中，谁不是离人？在离别的时空里，谁没有秋意？“怨只怨人在风中，聚散都不由我。”即使如此，也是“不怕我孤独，只怕你寂寞，无处说离愁”。无处说离愁，却处处是离愁。秋意浓，浓在心中。

任是相思，任是相望，写过“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清代词人纳兰容若也只能“满目荒凉谁可语？西风吹老丹枫树。”红了枫叶，灰了心头。

人间如何，与秋无干。“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纳兰容若深望而去，是一场犹有夕光、却向暮夜的冷雨。这场雨浇透了他的心，又从他的心中往回倒射，红尘天空，千疮百孔。

秋天有万般美好，大可享受；只是，任暖凉浓

淡、盛衰转换，勿思量，莫相望。秋的深处，是曾经，是无数在变形与幻灭中残留的自己。

风中离人念不得。秋意深难问，随风散此身。

七、长向别时圆

提起中秋，最招人恨的诗人是苏轼。南宋文学家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中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

其实，“尽废”的又何止于词？诗、文亦然。在苏轼之前活跃的诗人，写过中秋的，就有文学史上的几位超级大家：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韩愈……然而，这几位的中秋之作，佳则佳矣，读过无痕。

唐代诗人王建声名稍欠，却妙笔动人，“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这首诗对月怀远，蕴藉深沉，甚至自诩慧心独具，揶揄别人尽管也在望月，却无秋思可言，有评家说：“这真是无理之极，然而愈显出诗人痴情，手法高妙。”但这首诗不仅“无理”，而且无趣：题为《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特别点明写给友人杜元颖。杜元颖是什么人？唐太宗李世民智囊“房谋杜断”杜如晦的五世孙，祖上为相，父为大理正，自己后来也当过宰相。但此人长于文辞，更长于媚上欺下、盘剥百姓。王建这首诗原注为“时会琴客”，说明是中秋与友聚会的应和之作，却非要致意并不在场的“杜郎中”，其意为何，不能不引发疑议，累及佳句。

“余词尽废”者，于斯空前，至今绝后。辛弃疾、陆游、纳兰性德、毛泽东，虽各惊才绝艳，于中秋词上，无以言。

唯一能与苏轼对抗的，仅“谪仙人”李白。无论是《静夜思》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还是《关山月》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抑或是《把酒问月》的“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都与苏轼的风格相若、相亲。唐宋两谪仙，灵思自无边。

然而，李白的这几首名作，极写明月，却未必

是中秋月。即令是写中秋月，却未必如苏轼般，亦人亦仙，仙人合一。

苏轼的《水调歌头》，上片望月，追寻宇宙、人生之理，究极时光、理想之境：“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清代学者程洪在《词洁》中说：此词前半自是天仙化人之笔。

苏轼何许人？现代作家林语堂在自著《苏东坡传》的序言中这样评价：“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散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一言以蔽之，苏东坡是一个真正的活人。

天仙化人，终会落到“人间”。他不是月亮之上的飞升者，而是月下歌哭的多情人。

知时、晓事、审美、善思、能工、好吃，苏轼多面百相，皆为挚爱：爱人、爱己、爱生活。

既回人间，下片自然怀人。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所怀者，亲人，胞弟子由，“三苏”中的“小苏”苏辙。

谪仙向来颠沛，亲人颇难相见。苏轼“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兼怀”二字，道不尽漫长光阴中的辛酸苦痛、说不完蹉跎岁月里的忧思挂牵。

这一年，三十九岁的苏轼任密州太守，人近不惑，仍“左牵黄，右擎苍”，“聊发少年狂”；37岁的苏辙也被贬多年，已迁任齐州掌书记。两地相隔不远，兄弟二人却已七年未曾相见。

中秋，本是亲人团聚的佳节，也往往是望归思远的时间。苏轼的中秋非为思念苏辙而过，欢饮大醉之后，仍不觉“兼怀”。这样的“兼怀”，分明是“长怀”与“常怀”。

中秋怀人，多为怀亲。此亲，包括血亲、情亲、

道亲、理亲、事亲。苏轼与苏辙五亲具备，堪称至亲。由此，“人长久”之愿、“共婵娟”之盼，信然，自然。

古来中秋词，硬做、假做、瞎做、难做、不会做者居多，真而仁、仁且能者，难得一见。

情、境、人、文，自在奔放、天人合一者，唯苏轼，唯《水调歌头》。

有多少相聚，就有多少离别；有多么圆满，就有多么残缺。

向别而圆，这是明月的模样；向死而生，这是人生的真相。

真正的勇者，敢于向死而生；真正的深情，甘为相逢而行。

最是怀远伫中秋，明月通透人间词。

在人间，照无眠，长向别时圆。

别也念长久，离亦共婵娟。

八、曾不为人留

中秋好景，最是明月。明月之下，唯有人间。

然而，人与月并不构成必然的对应与唱和。唐代诗人王建的名句“今夜月明人尽望”写得极有味道，却未免过于夸张，甚至有些自欺。

风光再美，也得不到全部的欣赏；明月再好，也占不尽所有的目光。

更何况，幸福的人，往往没有太多空闲用来赏月。人世之中，有更多的美好值得他们去浪费时间。

就算一同或独自相望，也是——

我爱明月，只因月照人间。

我爱人间，只因人间有你。

在心有归属的人那里，明月是一道穿透天空的远望，定格为彼此共同的背景或前程。

海门籍的现代诗人卞之琳有一首名作《断章》，写得明白：“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明月，这永恒而易变的魅影，无非是一种心灵的风景，观照或点缀着人与人的关系。

在纯真的儿童眼里，明月如何，无甚所谓。李白诗云：“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除非刚刚听到一个关于月亮的有趣故事，否则，再皎洁的明

月也吸引不了儿童多久的凝望。对他们来说，更有意思的，可能是如古往今来第一有趣又能干的“好吃鬼”苏东坡那般，“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月亮何须多瞻望，一轮酥饴欣欣然。

而生活困顿愁苦的人，往往没有心思望月。他们的脊骨与颈项，往往撑不起沉重的头颅，撑不起长久的眺望。很难想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能有一点半点闲情，如“谪仙”李白仰观“瑶台镜”，神思“天人清且安”。由于薪匮米尽，“忧来其如何”；因为老残幼病，“凄怆摧心肝”，倒是“草根”们的窘迫日常。

即使在被约定俗成为怀亲与团圆的中秋，当他们坚持望向幽深的天空，也是在努力够着一个触不可及的浅梦。

只有诗人、文人、有慧心的优裕闲人，会将明月看作人生的重大隐喻、命运的宏伟意象。

苏轼的《水调歌头》，就承载着人们对无上高处“琼楼玉宇”的向往、对温暖人间“无眠”“绮户”的眷恋，有无限悠远的想象，也有无比深情的关切，照耀和抚慰着一切流浪无着、浮沉不定的灵魂。

但美好总是难得，“月明多被云妨”。即使“十分好月”，也往往“不照人圆”。

事实上，明月本身就意味着理想境界的难能、易逝，预示着美好的短暂、未来的缺憾。而这，正是时间残酷的本相。

李白的《把酒问月·故人贾淳令予问之》中，月的清冷来自时光的幽深之处：“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生灭、兴衰、起落、圆缺、浮沉、隐现……时间流转，人事如流，而明月永在。

人的脆弱与渺小，尽在对月的看、望之中。面对仿佛永恒不灭、清明高悬的月亮，人如蜉蝣之于沧海、微尘之于大千，更觉生命的悲哀、凄切与无奈。

时世、境况、关系、自然、事件，所有这些，对于生命、身体、心情，都有着强大而深刻的影响。

南宋词人吴潜在《霜天晓角》中写道：“且唱东坡《水调》，清露下，满襟雪。”由露变雪，人间的秋意立时转为人生的肃杀，明月光寒如雪，满襟、满头、满心。

曾狂想一曲《水调歌头》的苏轼，吟起《西江月》，

不再是“人长久”，而是“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多美的想象、多深的思念，都敌不过漂泊的现实、孤独的感受。“夜来风叶”不过“鸣廊”而已，这风叶之声，却是那般惊心动魄。身旁的镜子如天上明月，还是天上的明月是灵魂之镜，“看取眉头鬓上”，所得者何？是雪，是霜？

此刻，他有没有“兼怀子由”不得而知。但从词意来看，心中漫涌着凄凉与黯淡。“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人比酒贱，客因事杳，月被云妨，心伫孤光。最终，唯有孤独、唯有一盏冷酒，慢慢倒进自己的衷肠。

这，让人想起几年前，“小苏”苏辙也写过一首《水调歌头》，名为《徐州中秋》。当时，是苏轼写《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年之后，兄弟二人在徐州欢聚。

然而，所有的相聚，都通向别离。连“素娥”（明月）都显得“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

这就是明月的走向、时光的规律：不为人留。因此，李白会把酒相问“青天明月来几时”，苏轼会醉眼疑问“明月几时有”。

只有南宋将领、文学家辛弃疾看得真切：“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到底向何处呢？“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

当我望向明月，是不是在走近和想象心中的天堂？

而月不为人留，是不是正去向看不见的“别有人间”？

九、意重归去来

秋分至，萧索来。

昼夜在此中分，秋天已然过半。

实际上，不待秋分，从白露开始，那天地之间静美的凝视就暗含着忧郁与愁思；然后是秋分、寒露、霜降，秋天的后四个节气，每一个都意味着更重的寒意，像一首热烈的歌慢慢流向终点。

关于秋的忧郁与愁思，大多是从身体开始的：寒意渐起，皮肤感觉冷；白昼更短，眼睛感觉暗。年轻人气血旺盛，如日初升，些许寒意何足挂齿？

稍一运动便和融舒泰。中老年人却日薄西山，每一点寒意都在侵消肉身的防御和灵魂的守护。更不要说病人、离人、飘零人、伤心人了，身心两亏，自然黯然魂销。

文人相当夸张，诗人容易激动，女人比较敏感，对秋的感受难免偏于负面，为秋寒、日短而扰的体感轻易就转为憔悴难支的心态，甚至会形成身心两伤、相互强化的闭环。

先秦诗人、辞赋家宋玉长相俊美、识音善文，十七岁就成为大夫，写就《高唐赋》《大言赋》《小言赋》，二十一岁与庄辛联手平定叛乱，但五十岁时，他被昏君权奸免去了一切职务。这一年，他写出了《九辩》，一开头就是“悲哉，秋之为气也！”这个深感“薄寒之人”，眼中是“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心里则“僚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题为《九辩》，实为“九郁”。秋天看似是他空阔的背景，实际上却是他衰颓的前程。

所谓“悲秋”，其实多为“怜己”。国乱、国难、国殇、国耻大背景下的文人与诗人，早已无路可走，比不过蝼蚁、装不了孙子，却仍放不下梦想。故而有屈原投江而死，后有宋玉郁郁而终。

后世的文人与诗人也大抵如此。不过，经过一代代故事与典籍的熏陶，文人越来越“像”文人、诗人越来越“像”诗人，诗与文不再仅仅是心灵的舒张，而带有交际、游戏与自欺的功能。

晚唐诗人马戴被宋代诗论家严羽、明代文学家杨慎、清代文学家王士禛等推为晚唐诸人之上，其大作凝练秀朗，含思蕴藉，却也仅止于此，不足以与李商隐、温庭筠、杜牧相抗。严、杨、王之语恐为谬赞。马戴之作，说好，确实甚好，却也不过是甚好，看不出他心灵的绚丽与飞扬，几乎无一句令人拍案。

这一切，大概是由于马戴大半生落拓，早就染透了人生的秋寒。他早年屡试落第，困顿于场屋近三十年，四十五岁才登第，此后二十五年的生命大多处于社会边缘，还因直言获罪被贬，羁旅、失意自不待言。

这个缺少春红、未经夏艳的诗人，也许从不曾有过青春的骄傲，而只有草根的倔强。即令客游，南至潇湘、北抵幽燕、西至沂陇，中间久滞长安一带，并隐居华山、遨游边关，这般丰富的经历，竟然没有练就气魄，“偶得”绝句，真是奇怪。许多诗作，

竭尽词力，难道是努力让自己减少一点自卑？

他的《送僧归金山寺》写道：“金陵山色里，蝉急向秋分。迴寺横洲岛，归僧渡水云。夕阳依岸尽，清磬隔潮闻。遥想禅林下，炉香带月焚。”在我看来，这首诗努力作风雅，如此而已。他颇得赞誉的《塞下曲二首》《楚江怀古三首》亦如是。倒是《灞上秋居》中有两句，“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空园白露滴，孤壁野僧邻”，有些“寄卧”书生自道的穷酸苦味。

南宋诗人陆游也是个倒霉蛋、受气包，被母亲逼迫休妻、被秦桧嫉恨压制、被皇帝恼怒贬谪，但比起一生温凉的马戴，他“六十年间万首诗”，有过无数次热血沸腾的时候，雄慨似东坡，情词冠全宋。

陆游的一生也处处灰暗，但青春向来不败，盛夏处处花开，秋冬不过是收获与收藏的旅程一段。甚至临终，他也要修建直通黄泉的信道：“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现代学者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这样评价：“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雁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血液沸腾起来，而且这股热潮冲出了他的白天清醒生活的边界，还泛滥到他的梦境里去。这也是在旁人的诗集里找不到的。”又何止是爱国情绪呢？爱情、友谊、田园皆如此。作为人，陆游有时不得不选择现实的委屈，却从没放弃过精神的求全。这也是为什么周恩来、赵翼等认为放翁胜东坡。

连秋分后的凄冷，耄耋之年的陆游都写得青春狂放。一开始，笔墨灰暗，满纸寥落，“今年秋气早，木落不待黄，蟋蟀当在宇，遽已近我床。况我老当逝，且复小彷徨。”马上，就藏不住顶级文人的高格：“岂无一樽酒，亦有书在傍。饮酒读古书，慨然想黄唐。”收笔更是傲娇着星斗般的灵魂：“耄矣狂未除，谁能药膏肓。”疏狂已入膏肓，无药可救浪漫！

秋深又如何？意重归去来。

十、明月相与闲

秋分过后，是寒露。寒露之后，是霜降。再往后，就进入凛凛的冬季。

这是温度的渐降，也是心意的寥落，对应着人生的无奈与岑寂。

中国古代的二十四节气，本为农事、气象、物候而设，并不承担描摹人心、抚慰灵魂的重任。然而，中国古代的文人，大多处于社会中上游，有足够的时间、物质、文化与社会关系，让他们神游物外、自在佳境。当然也包括由象解意、象由意生，意自象起、意象构境，写出各种各样的“我的世界”。

以寒露为例。在二十四节气中，这是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是由热烈、凉爽向寒冷的陡然转折，令人闻之栗栗。

唐代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池上》，第一句就是“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凄清零落之意扑面而来。但多少有些滑稽的是，接下来写了惆怅满满的“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想象与现实齐飞的“独立栖沙鹤，双飞照水萤”，结尾却是“若为寥落境，仍值酒初醒”。这到底是自怜自艾的文人作态，还是无聊无格的酒后之寒？

白居易的另一首同题诗，却写得清新跳脱、活泼灵动：“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看来，比起睁眼说胡话，放眼看世界要有趣得多。

唐代诗人钱起写过“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一千多年来，引得无数人寻望曲中之人。不过，遭逢寒露，他也无非是“回云随去雁，寒露滴鸣蛩”“漂泊方千里，离悲复几重”这样伤时、怀乡的“常规操作”。

此人诗意清空闲雅，句式流丽纤秀，尤长于写景，但大多用于赠别应酬、粉饰太平、官场援引，格调搁在半山坡上。

中国的文人大抵如此，有点理想、有些希望，却往往敌不过官阶半级、碎银几两。这是人生存的本能和生活的选择，完全可以理解。但其言说，由此了了，正所谓，诗句还在，诗意与远方却不知遗落到了哪里。

正如近代学者王国维所言，“有境界者则自成高格”“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

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远离了理想，无非是涸塘之鱼。

寒露与霜降，令人神伤的就在于回望前尘，余生下坡；气温下降，加快了心气的下降。

事实上，如果不从事农林、园艺或绘画，人们一般不会留意节气的递嬗，关注物候的流变。即使人到中年，也往往少了几分闲情或慧心，念不到悲凉的秋意。除非多愁、多病、多难，否则，秋高气爽、菊黄蟹肥、果沉稻香，真顾不及存在与时间。

寒露给人的一大好处，是北风渐起，正宜吃蟹。

唐代诗人李白最喜夸张，“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南宋诗人徐似道一遇美食就原形毕露，“不到庐山辜负目，不食螃蟹辜负腹”；连南宋诗人陆游也忍不住口水长流：“蟹肥暂擘馋涎堕，酒绿初倾老眼明。”

一般人很难想象诗人、文人的吃相。不过，如果没有彻底脱俗，或者不特意掩饰，专注端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起码是一种普遍有过的状态。当今的美女，再是高知、美颜，不也手持龙虾、口含兔头？

在心喜的物质面前，谁都是俗人。最爱放浪形骸的文人，更是如此。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只是一种理想罢了。

爱以物喜，是常人的真相；常以己悲，是文人的常态。

文人的痛苦在于，即使是俗人，也是沾染了文气、曾有过文胆的俗人。总有一些高古的诗文，会在瞬间击中变得污浊的灵魂。

所以，文人喜欢“造境”，尤其是用文字营造心中的理想之境。

关于寒露，古诗词乏善可陈。倒是我平素不大喜欢的北宋诗人、政治家王安石，有一佳作，深得我心。

在《八月十九日试院梦冲卿》中，王安石写道：“空庭得秋长漫漫，寒露入暮愁衣单。喧喧人语已成市，白日未到扶桑间。永怀所好却成梦，玉色仿佛开心颜。逆知后应不复隔，谈笑明月相与闲。”其中，最动我心的是，“永怀所好却成梦”；最慰我怀的是，“谈笑明月相与闲”。

时间从来不会由于人心的关顾而改变节律，生命必然走向茫茫的归途。仿若午后西去的阳光，渐老的生命终会知觉到时间的寒凉之意。然而，有明

月、有知己、有谈笑，能够相与闲，足矣。

寒风起，所好皆已成梦，却永在心怀。

十一、霜天竞自由

到霜降，一切已无法回头，直被北风吹向冬去。

在一年里头，秋是最纠结、最踌躇的季节。然而，无论曾勾留多少明媚的春光到此返照，无论蓄积过多少热烈的夏梦为伊甜蜜，这繁华的秋天，终敌不过自然的趋势——那愈来愈冷冽、愈来愈凋零的走向。

四季之中，秋光最美。论及风景的繁盛、物产的丰盈，春、夏、冬三季皆有不及。不过，秋天也滋长着生命中最多的悲愁。也许是冬寒既至，多想无益，何况正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所言，“冬天已经来了，春日怎能遥远？”冬天反而较少悲词。向冬而行的秋天，风风雨雨，叶叶声声。

秋的悲愁，不在于寒冷与凋零，而在于渐冷、变冷，在于日益萧瑟。于是，三分寒意，就成了十分凄切。

最极端的句子，是秋瑾的遗言。

秋瑾曾发起妇女运动团体共爱会，参与创办中国公学，创办《中国女报》，是中国女权和女学思想的倡导者。秋瑾更是近代民主革命志士，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任同盟会浙江主盟人，1907年7月15日于绍兴从容就义。

当年，秋瑾奔走沪浙各地，准备在浙江起义。7月10日，秋瑾得知党人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事泄，但她坚决拒绝离开绍兴避祸，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毅然留守。7月13日，秋瑾被捕。她坚不招供，写下“秋”字后，仅再书六字。

秋风秋雨愁煞人！

秋瑾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因为政治被斩首的第一人，激起了极为强烈的社会反响。

这句诗由于出自秋瑾手笔而传诵至今，极为强烈地张扬在我的印象之中。

秋风秋雨，加一个“愁”字，让人怅惘、悲戚，颇有瑟缩、自怜之感。但再加一个“煞”，秋愁立时变得激烈乃至暴烈。

诗无达诂，字有多义。“煞”，有结束、勒紧、很、

极等义，也同“杀”或“刹”，还有凶神的意思。

“愁煞人”何解？这就要回到文本，回到语境。

其实，“秋风秋雨愁煞人”并非秋瑾所作，而是出自清代诗人陶宗亮的《秋暮遣怀》。全诗为：“人生天地一叶萍，利名役役三秋草。秋草能为春草新，苍颜难换朱颜好。篱前黄菊未开花，寂寞清樽冷怀抱。秋风秋雨愁煞人，寒宵独坐心如捣。出门拔剑壮槃游，霜华拂处尘氛少。朝凌五岳暮三洲，人世风波岂能保？不如归去卧糟丘，老死蓬蒿事幽讨。”

陶宗亮是太仓人，因追慕先人陶渊明（字元亮）而取名“宗亮”，号归园、淡人、淡真等，晚号悟元老人。他隐居娄江支流桃源泾畔，以诗画自娱，为人品高行洁、遇善不吝，乡党称为德人，92岁高龄去世。

这样一个淡泊的人，在秋天的傍晚抒写情怀，无非是一个隐于野的文人对流俗与名利的鄙视、对志向与宏图的叹惋、对时世与社会的怨愤。人在秋中坐，愁为心上秋，他的“愁煞人”，大概是说“愁死了人”或“让人愁极了”。他愁煞的结果是，想想还是算了，什么都是浮云，不如回归田园，沉醉酒乡，访仙问药，终老在草野民间。

如果不是秋瑾，这句诗恐怕只能算是文人的中规之作。与李清照的“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徐再思的“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陈文述的“一夜雨声凉到梦，万荷叶上送秋来”，大抵是一个路数、同等精彩。

同样的句子，在秋瑾笔下，却风云九州、壮怀人间，拥有了全新的品质。

七月中旬，正是夏天，秋瑾的心头已是深秋。

秋风，秋雨，愁煞人。

愁这满目疮痍的中国，愁那救民倒悬的大业，愁那民众自由的未来。

唯独不愁自己。

都说，生死之外无大事。在秋瑾那里，生死也不是什么大事——她甘愿舍身，血沃中华！

对于秋天，大多数人颇为喜爱，并无伤悲之感。秋天不太冷也不太热，有美食、丽景，适宜休闲、出游。清代诗人赵庆熹的《疏影》写得倜傥，“溪光澹沲，趁嫩晴出郭，催放轻舸。”“倚水窗盏许茶时，又是一桥穿过。”一路目迷心醉，收笔更加潇洒：“却羨他，开扇柴门，临水老渔闲坐。”

秋光如此静好，到一代伟人毛泽东的笔下尤为

壮美。“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万类霜天竞自由”与“秋风秋雨愁煞人”，都是源于对人间无限的挚爱。

寒秋霜天，正是万类竞自由的好时空。

霜降之后，一切都不必回头。

从现实到理想，我们只是遇见风雨，经过秋天。且笑对，迎冬而行，向春而生。

十二、在眼青色

行行重行行，转眼间，秋已将尽。

这是别样的季节。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一个“秋”字，仿佛寓意着整个人生。

没有比生命更快的时间了。南宋理学家、诗人朱熹在《偶成》中慨叹：“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放眼才逢青春事，倏忽已是百年身。更何况，时事祥和、身心欢畅，生命就过得轻快，自然会笑寻两岸猿声处，轻舟已过万重山。唐代诗人刘禹锡在《秋词》中豪情勃发，“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李太白畅怀之际心驰万里，他刘梦得也不甘人后，转念之间就神游九天。

没有比心情更慢的光阴了。在《秋暮遣怀》中，清代诗人陶宗亮其实无以排遣：“秋风秋雨愁煞人，寒宵独坐心如捣。”愁苦的时间，从来都是徘徊踱步，不肯轻离。不要说如秋瑾那样，面临个人生死的拷问、革命成败的焦灼，“秋风秋雨愁煞人”；就是像杜甫那般，遇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说，“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谁还能恬然无忧、安坐若素？

人生本苦。佛家有云：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五阴盛。生老病死，肉身凡胎无从趋避，只能努力争取自然老、安乐死，既难弃疾，自求去病。“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五阴盛”，同样无可躲闪。

人之为人，自有七情，不离六欲。七情无解，六欲不遂，人难自安，更难自处。

《诗经·关雎》描述过“求不得”的样子：“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面对

窈窕淑女，“君子”也忍不住心躁如狂。不过，这还算得上是对美好的期待，“悠哉悠哉”，缠绵的思念再苦也甜。大千世界，酒色财气，只要不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大多数人经历过渴盼、忧愁、焦虑、狂躁、侥幸、沮丧等心路，暮年回望，再是心有不甘，也终能释然。

“怨憎会”却往往无法破解。人间复杂，繁杂万端，越是怨憎，越是交会。有时是眼缘，面目可憎，却朝夕相见；有时是利害，水火不容，却如影随形；有时是际遇，山穷水尽，却冤家聚头；有时是误会，是非口舌，却波推澜助；有时是心魔，胸藏豺狼，却故作蔷薇。

“爱别离”之苦，无论高低贵贱、君子小人，一生总会受之二三。先秦诗人屈原在《九歌·少司命》中难抑悲戚，又满怀欣喜：“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生离如此，死别亦然；知心疏远，更增隔阂。

“五阴盛”，是关于甚至滋生上述七种苦的内心“阴炽”，色、受、想、行、识，从体察到领受、到想求、到妄行，再到起惑，苦苦相因，春花秋月何时了，愁如江水向东流。

人生八苦，最怕秋天。秋天兼具四季的特质，蕴含生命的韵律，暖凉、盛衰、生灭……最是惹人起念、生愁、自苦、成哀。

只有走出去、想透彻、说开来，才能给自己一个交代，还秋天一个公道。

元代散曲家马致远倒是走出去了，却又没走出来，他的《天净沙·秋思》写得错乱而凄楚。才是心神黯淡的“枯藤老树昏鸦”，怎有清新可喜的“小桥流水人家”，随即又是孤独离乱的“古道西风瘦马”？这些意象错杂迷乱，近乎谵妄，无非是“夕阳西下”“人在天涯”，斯人独憔悴，有心却断肠。肠既断，心丧词乱，自也正常。

南宋将领、文学家辛弃疾就走得坦荡、想得清透，他说得也明白：“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凉也罢、热也罢，做人图的就是爽快，愁归愁，与秋何干？

草野俗子学不到一代伟人毛泽东宇宙般开阔的胸襟也就罢了。“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

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样的蔚然大气，确实源自内心的千山万壑、意象万千。

我们起码可以学学明代诗人钱月龄，秋日同友人一道，“羁愁暂摆作山行”，享受“秋日平分气转清”“溪影照人风已息，稻香沾袖雨初晴”。这个提倡“幽逸情性”的人当过官，后来做了道士，我们大概学不像他的“更喜同游俱物表，拏芝坐石看云生”，但喜读、好游、乐思，“古今在眼青山色，岁序惊心白雁声”，何尝不可成为我们人生的日常？

如果不爱读书，不妨去掉“古今”，在眼青山色，是何等的赏心悦目、神清气爽？

在眼青山色，过耳长江风。

十三、此生天休问

立冬，也许是一年里最尴尬的节气。

暑往寒来，秋收冬藏。作为二十四节气的四“立”之一，立冬其实只是冬季的开始，刚刚立足，却还不足以立品，更谈不上顶天立地。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冬，终也，万物收藏也。”立冬是终了的开端、隐避的起始，却火候不到，欲藏先露、欲罢还休，休而不罢、意犹未尽。以此喻人，颇为适切。正如某位先生刚刚退休，身体颇为康健，却已离开了大有作为的岗位，不知今后何去何从，做些什么才好，难免拔剑四顾心茫然，甚至拔至一半，思维短路，愣怔当场；又不宜说从此退隐林泉、笑傲江湖，毕竟茶水尚有三分余温，非把自己讲得逸兴壮思飞，那到底是“逸兴”，还是“壮思”？南宋文学家辛弃疾的《鹧鸪天·晚日寒鸦一片愁》道尽千般矛盾、万般纠结：“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眼底哪能无离恨，人间处处见白头。

秋尽冬来，本为自然。立冬入诗，就有些不尴不尬。收而不尽的余味，匿有马迹的回首，总是叫人欲说还休、欲说还羞、欲说还修。

即使以李白的仙气、白居易的魔力，也写不出什么惊才绝艳之作。这是银鞍白马度春风的盛唐，立冬时节，谪仙只能像一个无所事事的酒徒，“冻笔新诗懒写，寒炉美酒时温。醉看墨花月白，恍疑

雪满前村。”这是世间应不要春风的中唐，早冬时分，诗魔无非是一个羡慕闲人的闲人，十月天气正好，冬景恰似春华，“老柘叶黄如嫩树，寒樱枝白是狂花”“此时却羡闲人醉，五马无由入酒家”。

立冬，走向一段时光的终局，窗外寒风料峭，心中向往暖春，自然会情来绪往，茶酒相伴，诗书倦翻。此时此刻，却有一股曾经的暖意慢慢流淌，渐渐润湿一些回忆，或温或凉。

在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宋代，最常见城上斜阳画角哀的悲愁。这个发达而柔弱的时代，其实并不缺雄奇奔放的文官武将，也不乏热血沸腾的草野百姓。但重文抑武、守内虚外的大政，党争政斗、官奸吏恶的生态，让宋朝积贫积弱，深受蛮族之害，饱尝靖康之耻，最终“崖山之后无中国”。

即便如此，庸常岁月甚至苦难时光里的每一天，也都值得热爱与珍惜。这是南宋诗人陆游的寒酸立冬，“室小才容膝，墙低仅及肩。方过授衣月，又遇始裘天。寸积篝炉炭，铢称布被绵。平生师陋巷，随处一欣然。”时代的大悲哀里，自有个人的小欢喜。陆游也有过欢欣随性的立冬，“胡床移就菊花畦，饮具酸寒手自携。野实似丹仍似漆，村醪如蜜复如醅。传芳那解烹羊脚，破戒犹惭擘蟹脐。一醉又驱黄犊出，冬晴正要饱耕犁。”这是有梦有力有大悲哀，却是大空虚间的小实在。美景、美酒、美食，吃饱、喝足、干活，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大抵如此。

写立冬的古代诗词，佳句不少；令我肃然乃至悚然的，却唯有一句：“此生自断天休问”。

此句出自《立冬道中》，系南宋诗人高登所作。高登是强项的爱国者，宋史为之立传的超级牛人。十一岁丧父，二十岁入太学；二十一岁与同学陈东等联名上书请诛蔡京、童贯等六奸；二十二岁与陈东在宣德门上书，请罢权奸、用李纲，京城军民数万主动往援，打死宦官数十人，开封府尹急调数万骑兵欲行镇压，高登与陈东等十位太学生屹立人前不动。此后，高登连奏多本，提出强国、强兵、强民的良策，均不被纳，自己也被权奸唆使学官构陷摒斥回乡。高登的一生，振笔直书、指斥权奸是常态，偶有机会进入最高决策场所“廷对”，“极意尽言，无所顾避”。“有司恶其直”，屡屡下放高登担任小官。高登位卑不忘忧国，官小不惮任事，拒斥巨奸秦桧，骂死劣绅秦琥，被秦桧陷害，坦然

登程入狱，昭雪后再遭打击，除去名籍，贬广西容州入军籍监管。在容州，高登种菜植竹，但闻国政，为之发愁甚至恸哭不已，直至五十六岁病逝。

在古代，没有比天更崇高的空间，也没有比天更强大的威压。但是，在高登那里，面临刀斧、刑狱、贬谪，仍然是此生自断，天也休问！这是何等雄壮的气概、何等伟岸的胸怀，又是何等自由的情感、何等奇崛的灵魂！

节气走向终局，是时间的节奏；个人走向尾声，是生命的规律、社会的规则。当今开放时代，逸兴自流行，壮思亦鼓舞，每段年华都有各自的大美，哪有“垃圾时间”“末日黄昏”可言？

有道是，冬逐年华老，心随我自增。

十四、一样窗前月

没有客来，无须炉温。这个初冬的夜晚，“寻常一样窗前月”，未见梅花，也不觉一丝一毫的不同。

对我而言，冬天除了冷一点、静一点，让人懒一些、拖一些，实在是平常而又平常。甚至在最冷的日子，我也感觉不到什么特别的异样。

有人说，时间是把杀猪刀，青春想逃也无处可逃。而事实上，时代更是杀人不见血的绝顶阳谋，模糊了四季、麻痹了人心、蒙昧了性灵。行走在汽车里，安坐在空调间，观闻、说写在网络中，我们生活在自然的深处，却只是从季节的奇丽通道旁一经过。

陈梦间、旧年里，我最切近地看过、画过四季，那些人、物、事；我最深长地爱过、念过岁月，那些情、恨、伤。如今，我却早已记不得许多名字、想不起某些面孔，甚至，听不出旧时唱过的几许歌谣。

这是心灵的初冬，尚无冰雪，未至深寒，却渐渐地开始了缓慢。

宋代词人最爱“慢词”“慢曲”，曼声轻缓。姜夔吟哦“扬州慢”，看二十四桥仍在，“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李清照哽咽“声声慢”，望雁却是旧相识，低首满地黄花，“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柳永难耐“木兰花慢”，“拚却明

朝永日，画堂一枕春醒”。张元干暗恨“石州慢”，“天涯旧恨，试看几许销魂”“到得再相逢，恰经年离别”。王雱人散后“倦寻芳慢”，“好景良辰，谁共携手”，情怀“对东风、尽成消瘦”。周邦彦悲戚“浪淘沙慢”，“岁华易老，衣带宽、懊恼心肠终窄”“叹往事、一一堪伤”。柳永伤怀“卜算子慢”，“脉脉人千里。念两处风情，万重烟水”“纵写得，离肠万种，奈归云谁寄”。司马光始知“锦堂春慢”，“青鬓无价，叹飘零官路，荏苒年华”“怎不教人易老，多少离愁，散在天涯”！连雄奇慷慨的辛弃疾，都恍惚“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问云何玉兔解沉浮？若道都齐无恙，云何渐渐如钩”。

但是，这一切慢，都不及凛凛冬日，不及凛凛冬日的心灵之慢。不必风景，无须情由，甚至毋庸一个“谁”；也不必“念”与“叹”，无须“懊恼”与“堪伤”，更毋庸“销魂”共“离肠”。

当代作家、画家木心写过《从前慢》，诗中有这样几句：“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那是宋代诗人杜耒“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的脉脉温情，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淡淡热忱，是唐代诗人韩愈“终宵处幽室，华烛光灿灿”的灿灿心火，是宋代诗人陆游“分才具糜粥，余事暖衾稠”的暖暖思绪，是金代诗人赵秉文“门前三尺雪，鼻息方齁齁”的深深睡意。

然而那些，可以是在相爱之后，却还不够“一生”“爱一个人”。

那些，是静好岁月里爱的倒影，却不是爱；更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人对爱的孤单想象。

原初的爱，最恨“日色变得慢”，最怨“车，马，邮件都慢”，却愿意相信“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可是，没有任何一个飞扬的生命，会怡然安享“从前慢”。

除非沧桑，除非沧桑间越来越慢的心灵。

除非生灭，除非生灭里越来越黯的光阴。

初冬，是繁盛走向衰亡的小憩，是身与心“变得慢”的开端，是“人生转眼皆泡幻”的寂灭之源。

我不相信，“悲吟累日”的北宋诗人唐庚，能葆有“篱下重阳在，醅中小至香”的恬然；也不相信，“闲澹有致”的南宋诗人张侃，会畅达“秋将归去

冬又至，寒色不遮万山翠”的疏阔；就像我不相信，一到冬天，生活就会变得素简，一过中年，生命就能乐享晚安。

生卒年不详的宋代诗人沈说爱观菊，“闲绕篱头看菊花，深黄浅紫自窠窠”，感觉“一樽未觉晚秋过”。这个身影模糊却面目清晰的前人，一樽未尽，已然入冬。且借问：若不闲，又如何？那样，会不会，樽前爱不成？

美国当代诗人罗伯特·勃莱写过一首《冬天的诗》：“我用缓慢的、呆笨的方式爱你，几乎不说话，仅有只言片语。是什么导致我们各自隐藏生活？一个伤口、风，一个言词，一个起源。我们有时用一种无助的方式等待，笨拙地，并非全部也未愈合。当我们藏起伤口，我们从一个人退缩到一个带壳的生命。”“沉默的舌头。这一定是蚂蚁的方式——冬天的蚂蚁的方式，那些被伤害的并且想生活的人的方式：呼吸，感知他人，以及等待。”

这是温情尚存却逐渐凛冽的冬天，一样窗前月，寻常慢经心。

十五、诗句祝苍华

雪是冬天的灵魂。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雪，那会是一个何等沉寂而无趣的季节。

雪也是冬天的模样。很难想象，缺了漫天的花朵，那将是一段怎样残损而失落的时空。

从小到大，我们一直在课本常年飞扬的雪中行走，张望和探寻着别样的白色意境。那是杜甫“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清冷与深远，是李白“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艰难与高迈，是白居易“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碾冰辙”的磋磨与共情，是高适“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的空茫与无措，是岑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开阔与张扬，是卢纶“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的热血与雄壮，是王维“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的敏捷与利索，是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落寞与淡泊，是刘长卿“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的期盼与温暖……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仍能感受到当时那些凛冽而动人的诗意。

或许可以说，要是缺了雪，在中国古诗词的世界，就只剩下三个季节。

即使在现实世界，江南、岭南的绚丽境域里，也充满了对雪的向往与珍惜。仿佛是求之不得、辗转反侧的爱情，一定是心向往之、行却不能至的无奈，甚至是镜花水月、梦幻泡影的嗔念，如雨夹雪，依依不舍，纷纷而来。

但一旦具体到小雪，却如若深情打了折扣，醇厚失之散淡，说勉强有些夸张，说平常倒颇为恰当。

作为天象的小雪，像淡薄短暂的欢喜，像未能尽意的相聚，又像是聊胜于无的钟情，实在是乏善可陈。作为节气的小雪，同样让人没有太多的话可说。

“小雪”之“小”，有面积、体积、容量、数量、强度、力量不及之意。《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10月中，雨下而为寒气所薄，故凝而为雪。小者未盛之辞。”古籍《群芳谱》中说：“小雪气寒而将雪矣，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有时，“小雪”是“未大”的雪；有时，“小雪”则是“将雪”，“将雪”就是“无雪”。

寒，却不是那么寒；冷，却不算多么冷。这样的实际，让“小雪”显得普普通通，不够浓烈，也不够酷，更谈不上狗血，连容易上头的诗人都变得冷静而温和。

然而，再庸常的岁月，也遮蔽不了诗人内心的热烈。

唐代诗人戴叔伦在《小雪》中写道：“花雪随风不厌看，更多还肯失林峦。愁人正在书窗下，一片飞来一片寒。”他壮年时押解官粮被劫持，但宁死不屈，有“身可杀财不可夺”之壮语；其后转向恬淡，渐渐厌倦仕途，有“身随幻境劳多事，迹学禅心厌有名”之句。不厌在眼，愁绪在心，雪寒一片更深一片。愈是冷静与温和，愈见悲哀与无奈。

南唐、北宋时期诗人徐铉晚年的小雪也过得疏淡。他在《和萧郎中小雪日作》中写道：“征西府里日西斜，独试新炉自煮茶。”当时，这个担任过南唐吏部尚书，与后主李煜颇为相得的人已经入宋，担任尊贵的闲职。此前，徐铉五十九岁时两度奉李煜之命使宋，谋求和平，言辞恳切，赵匡胤大辩不过，拔剑而起，呵斥出“一姓天下，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的王霸之声；六十三岁时奉宋太宗之命探视李煜，回报以李煜叹息当初错杀忠良之悔语，

李煜因此被赐自尽。千年之后，无从了解徐铉彼时的心情，但“寂寥小雪闲中过，斑驳轻霜鬓上加”，故作轻松的描述里，隐藏着无尽的难言之意。最后一句“算得流年无奈处，莫将诗句祝苍华”，将创诗作文、校订《说文解字》、编纂《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的风流尽付沉默。徐铉七十六岁被诬，贬谪苦寒之地，却不穿毛褐，导致风寒，“晨起，方冠带，遽索笔手疏，约束后事，又别署曰：‘道者，天地之母。’书讫而卒”。不敢自尽、不敢言语，唯有自主寻病而卒。国破心死，终究殁于时间的深寒。

小雪时节，宋代诗人最为闲雅。北宋司马光会友怀人，“坐中犹欠邻几在，深负棋枰酒与樽”；南宋洪咨夔极为好客，“过溪买酒等闲事，只恐客来非当家”；宋、元之际的陆文圭高致出尘，“细民共喜宜新麦，老子先须探早梅”。但温凉之外的灼痛与苦寒，如党争、时艰、国破，不可为外人道，唯付诗酒，以求疗愈。

两百多年后，南宋诗僧释善珍了无牵挂，自有“梦锦尚堪裁好句”的闲情，“拥炉睡思难撑拄，起唤梅花为解围”的雅致。心即是空，空灵如此。

但无论悲与欢、忙与闲、梦与醒，再多无奈再多莫，诗句祝苍华的心念仍在。直到时光尽头，再无笔墨，大雪茫茫，一片干净。

十六、无忧酒量宽

不喝几杯酒，都对不起这雪。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热情足以温酒，那醇香如水，潜出酒壶，漫过千年之后我瞻望的眼眸。一首五言绝句《问刘十九》，就像家乡的黄酒，不知不觉，让人上头。

雪还未来，却有“绿蚁新醅酒”，也点燃了“红泥小火炉”。就今夜吧，“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其实，天是否下雪，又有什么关系呢？雪，只是一个诗意的理由。更重要的是，朋友快来吧，饮圣！

世界如此寒冷，还将走向更深的寒。唯有好友，唯有小醉微醺或大醉酩酊，可以解得百岁忧、千秋

愁。

比白居易更热烈的，是李白。他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他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他还说：“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然而，他的口中有多热烈，他的内心就有多悲伤。“会须一饮三百杯”“将进酒，杯莫停”的背后，是“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的哀切，是“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的吁叹，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伤逝。

心灵的歌唱，起始即绝响。再是“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也一次次“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再是“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也始终无人“同销万古愁”。即使有过那么三两个人，也孤帆碧空尽，飞蓬各自远。

生命的悲怆，又何止于此！李白的一生，放歌易，行路难，“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命运的旋律，就如“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

人生在世，再也没有比杜甫更懂得掏心和共情的拥趸了。杜甫早就看透了李白誉满长安时“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自卑与佯狂，后来自然深叹李生“真可哀”，同情他时乖运蹇、行差踏错，“世人皆欲杀”，曾经“敏捷诗千首”，终究只能“飘零酒一杯”。好久不见，颇为想念，唯有祝福“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白居易浪漫放旷不如李白，现实细腻则远过之。他惯于，“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他喜欢，“新雪对新酒，忆同倾一杯”。因为他懂得，能见的时候，要多多相见；想喝的时候，且趁此欲雪。

中国古代的诗人倘若心中有梦、眼中有光，难免背后有刀、脚下有坎，三春袭来三九寒。在最为现实、局促、煎熬的冬天，更少不得解忧的杜康。

但酒有贵贱、人有亲疏、心有远近，独饮、买醉与回味便成了渐次沉没的日常。

南宋诗人陆游高才、长寿而清贫，晚年生活拮据而自得其乐，“寒蔬脆美敌熊蹯”“万事应须付一尊”，经常是“倒尽床头酒半罍，笑呼筇杖共闲行”，但酒后仍念念不忘“王师北定中原日”“夜阑卧听风听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与他同时代的洪适官至右丞相，封太师、魏国公，生活优渥、态度倜傥，“拥炉看雪酒催人，梁上不

曾飞落、去年尘”，但心底汹涌的却不是酒意，而是国弱官腐兵嬴的痛切与积重难返志难酬的叹惋。

比陆游、洪适年纪略小的曾丰历任多职，因拒绝权贵招揽被罢归乡，索性筑室“樽斋”，诗酒自娱。有诗旷达，“坐上酒生冬暖意”“自有山云可荡胸”，好像一切都已放下；但以樽为号，何尝不是“物外初心病暗攻”？

苏轼被神、圣、仙、佛都祝福过，惊才绝艳更胜李白、忧国爱民超越杜甫、深情厚谊轻取乐天；却也被魑魅魍魉不断折腾着，几度炎凉，“酒贱常愁客少”，多番自省，“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甚至退步再退步，违心自述“醉饱高眠真事业”。但他锥心已惯，骄傲犹存，得意时“酒酣胸胆尚开张”，失落时感觉“人生一场大梦”“酒醒却咨嗟”，从来不忘“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苏轼的学生黄庭坚性格诚毅，却没有紧跟老师，而是“跑”到唐代学杜甫诗；但他对苏轼的情义，比杜甫热爱李白更为深挚。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官微言轻的黄庭坚遭牵受审，却力挺苏轼；后来苏轼被贬，乃至逝世之后，黄庭坚始终诚心不改、不离不弃，待以师礼。

就是这个人，在文学上与苏轼并称“苏黄”；就是这个人，办学授课、研书作诗，惠泽西南。无论顺逆、难易，这个人都享受着“润到竹根肥腊笋，暖开蔬甲助春盘”的素净与自足，也践行着“眼前多事观游少，胸次无忧酒量宽”的充实与自在。

天寒喝酒，雪来照心。

对饮或独酌，须提升，心灵的热度。饮圣！

十七、风雪乱心深

到了大雪，当年已在倒数。

彻底的冬天与寒冷即将到来，手脚的皴劈与心灵的孤寂早成宿命。满天的花朵容易致盲，此刻，唯有等待和静听。

对于饥寒人和动植物而言，大雪是命运的考验、是身心的煎熬，甚至是索命的绳索。

人们爱说“瑞雪兆丰年”，都盼着雪多下几次、下大一些。但贫寒者往往冻死于黎明之前，动植物

总是僵硬在酷冷之际。怀有“何不食肉糜”思维者，很难想象风雪长夜里如雷的腹鸣和筛糠的体颤，更难想象那腹鸣与体颤渐渐难以为继，最终再无动静。

对此，晚唐文学家罗隐写过一首诗《雪》，含蓄地道出了他的睿智与悲悯：“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时局混乱艰难，人间饿殍冷血，丰瑞又如何，大雪尤伤人。

这首诗，大概是罗隐三十岁“困居长安”时的自状之作。当我们想及此，是否看到了他的机智与讥讽背后，那浓得化不开的抑郁与愤怒？

罗隐一生时乖运舛，充斥着困顿与绝望，也写满了坚韧与奋斗。他十多次应考而不第，改名为隐，居九华山，五十五岁才归依吴越王钱镠。他爱讽刺时事，更追求仁政和“太平匡济术”，在最后一十三年的乱世余生里，做了许多改善人间的努力。

罗隐深知自然与人间到底隐现着多少深重的恶意，于是一边放纵“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的潇洒随性，一边关注“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的世道不平。他写过“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等名篇佳句，“任是无情也动人”，更何况心中有大爱、手笔见真情。

与罗隐同时代的诗人张孜，同样爱作诗讥讽时事，结果被权贵派人追捕，只能易姓隐名，越淮河而逃，不知所终。张孜只留下一首完整的《雪诗》，展现了“长安大雪天”贫寒人与“豪贵家”的冰火两重天：“醉唱玉尘飞，困融香汗滴”“岂知饥寒人，手脚生皴劈”。在那个“鸟雀难相觅”的苍茫雪国，饱暖满足的岁月静好、饥寒交迫的人间不值，交织成令人无语的黑白拓片。

张孜另有《梦李白歌》残篇，仅存一句：“上天知我忆其人，使向人间梦中见。”

人间梦中，大雪漫天。谪仙鸿影，不复可见。

在中国诗歌史上，大雪是极为重要的关键词，是个人的遭际、东方的美学与灵魂的背景。

大雪从先秦的《诗经》中霏霏而来、濛濛而飘、霏霏而扬、浮浮而落，不过是“今我来思”的前尘与往事，“我是用忧”的缘由与流布。到魏晋南北朝，大雪就成了“撒盐”与“柳絮”的三流诗趣。只有到了唐代，大雪才成为时代的元素、境界的标识。

大雪，是军旅的纵深。“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的邈远，“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的莽苍，“横笛闻声不见人，红旗直上天山雪”的壮美……所有纷纷而来下的残影，都提示着从戎者热血奔流的方向。

大雪，是田园的边界。“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的温暖，“路出寒云外，人归暮雪时”的深切，“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的清馨……无数穿庭作飞花的流光，正照亮着归来者祥和的足迹。

大雪，是心灵的回音。“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坚守，“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的关切，“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人”的思念……几许阴阳催短景的片段，可唤醒了飘零者旧年的骄傲？

但我不想说起李白。千百月光已耗尽他的才思，描绘大雪比“将登太行雪满山”更加艰难。众所称道的“燕山雪花大如席”，莫非在说，征夫赴戎机，雪花裹尸还？

也不想说起杜甫。西岭的千秋雪至今未消，茅屋的破漏处朝天敞开，而白发千茎、丹心一寸，早如飘雪飞灰。岁月渐晚，客过野村，相忘庙堂共江湖。

我想说的是此刻，大雪已至，而大雪未来，浮生只合尊前老。

只不过，写出“浮生只合尊前老”的诗人殊为可恨。此人是北宋的舒亶，曾高才而慷慨、正直而执拗，但他与李定同劾苏轼，就此变身为奸恶小人。“乌台诗案”中，他捕风捉影、罗织牵连、阴毒迫害，让苏轼身遭狠虐心被残。隔壁收押的大臣苏颂有诗为证：“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苏轼一生未有咏雪的佳作，大概血热嫌雪冷，孤光不肯栖。“乌台诗案”后，他凄然命笔《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几乎再也无法“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可见，凡尘恶意，有甚于大雪者。

与苏轼同时代的诗人孔平仲有诗云：“行人日暮少，风雪乱山深。”天黑，人少；风雪，山乱。

其实，哪里是山乱？分明是心乱。魑魅幽影，深，不可测。

风雪，乱心，深深深几许？且独钓，莫言语。

十八、时间折竹声

夜深，天寒，风紧，雪重。

这样的时刻，唯有独处，却难自处。

尤其在客旅，在心囚，在落寞，在愁烦，在伤痛，在怅惘无寻，在意兴难说。

千百年来，我们听闻过无数的故事，抚触着如许的文字，却只能默念自己的心事。而窗外夜色沉沉，人声渐绝。

漫长的冬夜，正宜入梦，却难成眠。

而今，我们无法逆行千年，探询唐代诗人白居易有何纠结难解，一场夜雪却在竹枝的摧折间映照出他的辗转与沉凝：“已讶衾枕冷，复见窗户明。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三千情思冷与暖，一脉心念幽复明，而天地间飞落的每一朵雪花，都成为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

白居易生于乱世，少年勤学，青年入仕，读书史，知时务，求理道，行实事，以才华与正直闻达于朝野。他受唐宪宗李纯拔擢，历任刺史、太子少傅，受封县侯，以刑部尚书致仕。其间，他虽遭贬斥，终究不衰，七十五岁去世后，连唐宣宗李忱也写诗悼念：“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即使是这样身盛名显的人，人称“诗魔”“诗王”，当时与后世皆极推崇，终其一生沉浸于诗之情味、儒之旷达、道之散淡、佛之观悟，甚至“坐倚绳床闲自念，前生应是一诗僧”，却仍然避不开内心的拷问。无论多么坚定地“独善”、多么坦然地“闲适”，他总归是一个“马上几多时，梦中无限事”的人。只要是人，就逃不过枯荣的宿命。

也许，一切在白居易拜谒名人顾况时就已注定。当时他还年轻，以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获顾况激赏：“道得个语，居亦易矣！”顾况看重的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殊不知，野火春风非常事，原草枯荣真道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生不可自控，灭不能自拔。

更不能自拔的，是感情。

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纵自娱，最出名的红颜知己是樊素和小蛮，他七十岁时因病放樊素离去，伤感地写道：“病与乐天相共住，春同樊

素一时归。”在他看来，樊素离去，春天也就随之而去了，只有病痛与他相依为命。

然而，白居易真正深重爱恋的人，不是撩动人心的“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而是青梅竹马的邻女湘灵。但是，人间恶意，有时生于至亲。他反复向母亲恳求与湘灵结婚，却一再被拒绝。他二十九岁时专门返乡，极其痛苦地离去，写下《生离别》：“未如生别之为难，苦在心兮酸在肝。”“生离别，生离别，忧从中来无断绝。忧极心劳血气衰，年末三十生白发！”此后，他以不与他人结婚来惩罚母亲，并三次写诗怀念湘灵：《冬至夜怀湘灵》《感秋寄远》《寄远》，“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何堪最长夜，俱作独眠人。”“欲忘忘未得，欲去去无由。”“暝色无边际，茫茫尽眼愁！”

直到三十七岁，白居易才被母亲以死相逼，与同僚之妹结婚，但几年后仍写诗寄念。如《夜雨》“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乡远去不得，无日不瞻望。肠深解不得，无夕不思量。况此残灯夜，独宿在空堂。秋天殊未晓，风雨正苍苍。不学头陀法，前心安可忘！”其实，即使后来他自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性也未必空，醉也难忘痛。

四十四岁时，白居易蒙冤被贬江州，与妻子路遇漂泊中的湘灵父女。此时，湘灵年已四十，依然践诺未嫁。白居易与湘灵抱头痛哭，写诗《逢旧》：“我梳白发添新恨，君扫青娥减旧容。应被傍人怪惆怅，少年离别老相逢！”这是白居易恸哭自己的“长恨歌”，新恨亦长恨，旧容是难容。

一年后的夏天，白居易看着一双鞋子，情难自抑，写下《感情》一诗：“永愿如履綦，双行复双止。”“今朝一惆怅，反覆看未已。人只履犹双，何曾得相似。”这双鞋是湘灵与他私定终身时给他做的。十八年来，这双鞋一直放在白居易的行囊里，他却始终穿着这双鞋，在无边的思念与痛悔中漂泊。

那年冬天，白居易静听了一场沉重的夜雪，也看见了自己内心的摧折。

又是八年过去，白居易返乡，旧村仍在，乡邻已变，而伊人杳然，不知所终。

白居易说，“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个早年被迫薄幸，后来乐于放纵的男人，永远记得那些素手相牵、笑眼相看的光阴，却再也不敢端详往事，不能思量从前。

天不假年，情不待年。

白居易晚年写过一首《睡觉》，“老眠早觉常残夜，病力先衰不待年。五欲已销诸念息，世间无境可勾牵。”老病已久，衰眠盼晓，五欲自然已销，再无念息。但世间真的“无境可勾牵”吗？

或许，有一双将朽却永恒的鞋子，承载着某人赤诚而软弱的青春，在无尽的晦暗中寻觅泊岸。

夜深，天寒，风紧，雪重。

缘浅人尚寿，时闻折竹声。

十九、穷愁泥杀人

冬至，夜寒，人远，心折。

立冬而未必能立，冬至则冰寒纷至。经过了小雪的试探、大雪的冲锋，真正的冬天开始全面侵袭，不久之后还将有小寒、大寒，切肤入骨，让人身心俱疲、物我皆伤。

就像一条凛冽的公告，冬至，仅名字就令人不寒而栗。此后的际遇更是脚底生寒，凝血冰心。

最盼温暖的那一刻，就是最寒冷的时候。更哪堪，天冷、屋破、家贫、人病、情伤、事急、世纷扰……在这样的节气，漫卷诗书，看千百年前的诗人愁欲狂，自然会意、入境、共情、同怀。

唐代诗人杜甫的冬至，郁闷到了极致：“年年至日长为客，忽忽穷愁泥杀人。”政治末路、生活穷途，为秋风所破的屋子会不会被更高的北风再次怒卷三重茅？多年冷似铁的布衾被体弱的娇儿屡屡踏裂，会不会使病体更沉？

苦度这艰涩难耐的光阴，如陷泥沼，被无限的挤压渐渐缠杀、闷煞。

泥杀，是世间大多数人的命运。没有刀砍斧劈的极恐与残酷，没有火烧水淹的惊悚与绝望，没有毒害蛊惑的阴险与狡诈，更没有天崩地裂的震怖与茫然，只有无边无际的挤、愈演愈烈的郁、渐广渐重的寒。

当拼着命去挣扎，能稍得宽松，但那挤，毕竟无尽；

当闭目自欺开解，可偷得半闲，但那郁，从未未除；

当竭尽全力取火，甚至得些温暖，但那寒，终

究渐深。

杜甫穷愁，面朝黑暗，罅隙里依然有光。“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有妻有子、有送来温暖的故人，未尝不得畅怀与欣慰。心怀故国，悲愤中依然有望。“心折此时无一寸，路迷何处见三秦。”即便恹惶、即使痛彻，尚且有诗。“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就算是凄凉，“江上形容吾独老，天边风俗自相亲”，总有三分念想，把窘困的日子照亮。

不过，从来没有哪位史上留名的诗人，被死死压迫在社会的最底层。哪怕是贫病窘困，作为知识阶层，诗人的办法与资源，总归要比“草根”多。所以，最深的穷愁，诗人未必能够体会。

在大河边慨叹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编辑过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诗人孔子，就大概不会很清楚，“穷”到底是什么含义，真正的穷究竟是什么滋味。

这位儒家学派创始人、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在陈国被断绝粮食，跟着的人都饿病了，有的甚至起不来。弟子子路生气地来见孔子，说：“君子也有困窘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会胡作非为。”

孔子晚年流浪于各国之间，漂泊而困顿，曾自嘲如“丧家之犬”，但他起码有很多门人跟从，后来还有弟子外出求援，楚国几次派军队前来搭救；连平时的话语都有弟子记录、整理为一部光辉灿烂的《论语》。

“穷”，繁体字从穴躬声，身在穴下，很窘困；简化字为会意，力在穴下，有劲使不出。无论繁简，穷，都是身心深陷、走投无路。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卖炭翁》中写道：“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即便如此，泥中稍歇的老翁心中仍然满怀着劳有所得的美好盼望，卖炭之后，能为自己和老妻添一件衣裳，能给全家买两袋糊口的粮食，若有余钱，甚至还能给瘦弱的孙子带一个便宜的果子……

但是，生活的鞭子往往不会稍微高抬，放过那些穷苦的人。到处都有践踏者，把泥里挣命的人往下踩、往下踩……卖炭翁就不幸遇到了“黄衣使者

白衫儿”，他们“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绌，系向牛头充炭直。”

卖炭翁并不是生活中最不幸的人。起码有薪可伐、有牛可牵、有车可赶；可恶的“宫使”至少还留下了牛，抛下了不怎么值钱的“半匹红纱一丈绌”。卖炭翁要庆幸，没有遇到乱兵、土匪、恶霸、酷吏、贪官，被抢炭、夺车、杀牛、罚金，甚至被陷狱、破家、害命、灭族！

三千年前的《诗经》中有《大雅》，《大雅》中说起《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老百姓劳苦之后，也该稍微歇歇，得到安乐了。怎样才可以“劳止”呢？家里有点粗糙的藜麦、豆子，再到外面采集一些野菜、树叶，能让一家人不至于饿死……

在今天看去，那样的“小康”何其寒素而卑微，那样的生存何其苦难而酸楚！然而，那却是古代中国人对生活安定宽裕的追求与向往，是一代代诗人、儒者、贤达盼望的大治与幸福。

春尚未来，冬早已至。

贫贱夫妻百事哀，坐看心火冷成灰。富足垫底的惆怅，无非是数点闲愁；穷困潦倒的无望，则与举目路人的无助，共同构成了苍茫的冰窟。

最穷的人，向来发不出声；最愁的人，早已不想再言。

感谢杜甫，让我们体察到“泥杀”身心的穷愁；感谢白居易，让我们关注到“草根”彻骨的辛酸；同时要庆幸，自己生在一个远超小康、共创富裕的伟大时代。

作者简介：

邢晔，1972 年生于江苏南通。中学时代开始文学创作，特招入读大学中文系。大学时代加入江苏省作家协会。工作后创作渐疏。有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等 300 余篇（首）发表于《诗刊》《星星》《人民日报》等报刊，并被收入多种诗歌、散文选集。出版诗文集两种。近年进行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哲学、课程与教学研究，获江苏省教育教学与研究成果奖。现供职于南通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兼任《教育研究与评论》特约主编、南通大学情境教育研究院研究员。

中·篇·小·说

疑症

□ 王剑宁

1

那个奇怪的症状又出现了。这次出现的时候，谢大天局长正在组织召开县公安局党委班子工作会议。

这次的会很重要，主要是研究县公安局副局长人选问题。这个位子已经空了近半年多了，县委组织部部长田亮已经催了好几次，让县局党委班子尽快拿出人选。还说，县委近期就要召开常委会，县局只要拿出了推荐意见，就可以上会，接下来经过组织部门的考察，就可以定下来了。

谢大天召开这个会，主要是想先听听班子成员的意见，自己再做决定。

作为县局的一把手，谢大天当然清楚，征求意见只不过是做做样子，最终的决定权，还在他这个一把手的手上。官场的潜规则就是这样，不管事大

事小，一把手不点头，任何人都说了不算！但会还不能不开，这也是规则不能缺少的一环。不开，就是一言堂，犯了规矩。

但这次症状的出现，好像来势特别的凶猛，使谢大天苦于招架，注意力始终很难集中在会上。

症状出现后，谢大天刚开始还可以忍受，他觉得左面肋骨间似乎有个东西在慢慢爬着，有点痒痒，让他无法安心地坐着。过了会儿，那个东西好像累了，就停了下来，养足了精神，又开始跳起舞来，而且越跳越起劲，最后就到了疯狂的地步。这时，谢大天的五脏六腑都似乎受到了撞击，痒就变成了痛。谢大天虽然久经历练，脸上还能尽量保持着平静，但表情就不那么自然了。

紧接着，那个东西似乎饿了，就开始大口啃食起来。

谢大天觉得，那个东西这次一定是饿极了，牙齿一定也很锋利，每咬一口，他肋部或者胃部的某

个部位，就会被咬下一块血肉。他似乎看到了，那个东西长得难看极了，吃相也极其贪婪。他无法猜测那个东西具体的样子，但却可以断定，那个家伙的样子一定十分怪异，也一定十分恐怖。谢大天甚至可以断定，那个东西就是藏在他骨肉间的一个异形。至于来自地球还是外星球，不好说。

谢大天的汗开始顺着鬓角往下流了。他忍着，抽出一张纸巾擦了擦，为了掩饰，又端起杯子喝了口茶。茶是新茶，地道的龙井，是南方的一个朋友刚送来的。朋友说了，那可是茶中极品，很贵的。至于多贵，朋友没说，他当然更不会问。昨天，他就泡了一杯，尝了尝，感觉味道真的很不错呢。谢大天对茶是有些研究的，领导嘛，会品茶，才会更好地揣度人心。谢大天就听过一个名人说过，这品茶，不就是品人生吗？

可这时，谢大天却品不出茶的味道了。相反，茶喝下去后，那个东西似乎更活跃了。对茶，那个东西好像也极为喜好，很快就尝出了龙井的味儿。它就蹲在谢大天身体的某个部位，谢大天喝，它也就喝。谢大天似乎看到，那个东西边喝茶，边疯狂地吞噬着他的血肉，快活极了！谢大天的肋部就像着了火，好像有一把锋利的锯子，在骨头和肉之间反复划拉着，骨头和肉眼看就要被锯开了，剧烈的疼痛使他的面部彻底变了形。虽然开着空调，汗，却开始疯狂地流着。谢大天背部的衬衣很快就湿透了，样子极其狼狈。

这时，他发现，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的都集中在他的脸上。

那些目光中，除了好奇，还有许多隐藏得很深的心思。班子成员们当然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们却知道，今天的谢大天，很不寻常！会发生什么事呢？好事？还是坏事？对自己又会有什么影响？这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在班子里，嗅觉是很重要的。没有灵敏的嗅觉，想在官场混，难！

政工科科长郝新发现情况不对，试探着问道，局长，今天的会，是不是先开到这儿？我觉得，人选问题，还得酝酿。

谢大天勉强笑了笑，很真诚的笑。他是感激郝新的，郝新虽是部门领导，却兼着党委委员，算是班子成员。在班子中，郝新是最能领会他的意图的，往往能在最关键的时刻，帮他下台。

好吧！会先开到这儿，大家下去后，再酝酿酝

酿，人选，要尽快拿出来。谢大天尽量平静地说着，擦了擦额头的汗，又喝了口茶，很艰难地咽了下去。他知道会不能再开下去了，否则，自己就真的无法下台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再次集中在他的脸上！谢大天当然清楚，那些目光看上去虽然都充满关切，但其实都是做出来的，仔细看，就会发现里面掺杂着各种猜测和怀疑。谢大天觉得，那些目光像刀子，戳得他生疼！他知道，他的这些手下，虽然平时在他面前都是毕恭毕敬的，可私底下却并不是这样。他要是真的出了点事，或者从一把手的位子上下去了，看笑话的，多着呢！

回到办公室，谢大天立刻取出止痛片吃了下去。这时，郝新走了进来，关心地问道，局长，您没事吧？

谢大天皱了皱眉，又立刻舒展开，指了指桌上的茶罐，若无其事地说道，没啥事，这绿茶，有些凉，不能多喝呢，喝多了，胃疼！

郝新愣了愣，目光仍然在他的脸上停留着，像挖掘机，不停地凿着。随后，又关心地说道，您，可要注意身体，这个单位，离不开您。

谢大天点了点头，说，没事，就是受了点凉，谢谢你！

他明白郝新的意思。他当然也知道，郝新这样说，只不过是一种含蓄的奉承。单位，就那么回事，离开谁，不都照样转吗？

他笑着，笑得很真实。他知道，作为一把手，任何时候，都不能当着手下乱了方寸。如果让手下看到了你的弱点，那你就很难做个像样的领导了！官场的这些细节，不能大意。大意了，就没了官威。

郝新出去后，谢大天这才靠在椅子上，长长地出了口气。止疼药下去后，疼痛似乎减轻了些，但谢大天的心，却仍然悬着！

谢大天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2

那个症状刚有所缓解，桌子上的电话就响了，是县委组织部部长田亮打来的。

怎么？身体不舒服吗？田亮关心地问道，但声音却很真实。

没有，胃受了点凉，好多了。谢大天顿了顿，又笑着说，看看，这么点小事，还让您这个大部长操心，不好意思啊！

都是一个战壕的嘛，应该的，田亮打着哈哈，随即转移话题道，不过，人选的事，你还真得操点心，“老大”可是已经过问了。

田亮说的“老大”，是县委书记毕书杰。“老大”的称呼，听着有点怪怪的，有点刺耳，但不知怎么的，县委书记毕书杰却偏偏喜欢别人这么称呼他，久而久之，班子成员就习惯这么称呼了。是啊！不能再拖了！谢大天应付着，他知道田亮这是在给他施压呢。

停了停，田亮又说，我说的那个人选，你可要认真考虑考虑呢，不过，决定权在你的手里，我只不过是提个建议，建议，啊！

谢大天勉强笑了笑，说，我哪有什么决定权啊？这决定，可是班子说了算！集中，还得先民主嘛！

田亮突然就打了个喷嚏，说，看看，让你给传染了，这就也病了。随后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啥班子啊？你可别忘了，我是组织部长，这班子的事可比你懂得多，说来说去，班子就得有班长，这啥事情最后还是班长说了算，你说是不是？田亮说着话，就挂了电话。

谢大天心里很不痛快，他知道，田亮说的这个人选，就是郝新。

他在会上的反常表现，一定也是郝新传给田亮的。在班子里，只有郝新和田亮有这种特殊的关系。他怎么也搞不清楚，这个郝新，是怎么和田亮黏在一起的？而且还这么铁？田亮死了心保郝新，到底是为了什么？

对于副局长人选的事，谢大天先前是有着自己的考虑的。

自从前任退休后，副局的空缺，就引起了上上下下的关注，经过反复酝酿，最终出现了一个人选，就是刑警大队长何伟。这个何伟，虽然没什么背景，却很得人心，在刑警队长位子上干了近十年，业务能力强，破的案子多，作风干练，而且人耿直、品行端正，群众的口碑不错。在副局人选的前期民意测评中，认为何伟适合副局的票数竟然达到了空前的高票，全部通过，这也创造了县公安局有史以来

唯一的一次全票通过。而郝新，竟然只有几票。

谢大天自己也十分欣赏何伟，他觉得现在的何伟像他年轻的时候，很有闯劲。看到何伟，他就好像看到了年轻的自己。

况且，谢大天现在的班子，也极需要一个业务出身的领导来独当一面。公安工作，业务占大头，来不得虚的，没有个懂行的撑着，是无法拿下来的。案子破不了，他这个局长，也不好当。

但是，谢大天的想法，却遭到了组织部部长田亮的反对。

最初，在和田亮就副局长人选交换意见时，谢大天根本就没有过多的考虑，明摆着，刑警队长何伟就是最佳人选。但田亮在听了他的想法后，却说道，你呀，还是老毛病，重业务、轻管理，咱们选干部，不能只看眼前，要放眼长远，那个何伟是破了几个案子，可在管理上，却很有问题。

田亮说的^{问题}，还是去年的事。那是在一个盗窃案子上。作案的据说很有来头，江湖人称“飞毛腿”。这“飞毛腿”胆子大，跑得飞快，且生性狡诈，反侦查意识极强，几个案子做下来，就弄得人心惶惶、鸡飞狗跳。很快，上面就下了命令，限期三天，必须破案！但何伟接案后，只用了一天，就将“飞毛腿”抓获归案。本来，快速破案，应该立功，可问题是，在讯问“飞毛腿”时，“飞毛腿”却突然死了！送到医院，医生诊断，“飞毛腿”是突发心肌梗塞而死，不存在其他问题。

按说，“飞毛腿”的死，并不是刑警队长何伟的错，事情过去后，也很少有人提起。可当副局长人选的事情出来后，“飞毛腿”的死就又被提了出来。

田亮说，很明显，这“飞毛腿”的死，说明何伟在管理上存在很大的问题，一个犯人在审讯室死了，怎么回事？得有个交代。

谢大天极力反对，说，“飞毛腿”是突发疾病死亡的，这 and 何伟有什么关系？如果是这样，谁还敢干刑警？

田亮却不着急，笑着说，怎么没有关系？作为领导，就得考虑到这种突发情况存在的可能，否则，要领导有什么用？

谢大天不服气，说，领导又不是神仙，怎么可能什么事都有预知？你这不是在强词夺理吗？

然而，吵归吵，谢大天却知道，这人事上的事，如果得不到组织部门的认可，是很难得到通过的。

况且，作为县委常委，他和组织部部长田亮都是一个班子的人，如果真的闹僵了，传出去对自己不利。更重要的是，他手下那些弟兄们的待遇，可都攥在人家组织部的手心里呢，和组织部长闹翻了，什么副科正科的，就都得玩完！这样的话，他这个局长说话可就不好使了。而更为隐秘的，是他的私心。他自己，也是有求于田亮的。和田亮闹翻了，他的那点事，说不定就完了！

最后，谢大天只得缓和口气，问道，如果何伟不合适，您说，还有谁更合适？只要您能找到这么个人，我就听您的！

田亮微微笑着，说，政工科长郝新。

田亮给出的理由是，郝新虽然是政工科长，但已经是党委委员，在班子这几年，历练得不错，特别是管理能力，有目共睹。

田亮笑着说，至于业务上，郝新虽然没有经手，但可以锻炼，咱们的干部，不都是锻炼出来的吗？

田亮还说，人家郝新，对你可是尽心尽力的，班子里，这样的人，好使！况且，郝新已经是班子里的人了，当个副局长，就是个转换，考察的时候，会容易得多。那个何伟，考察环节，恐怕会出问题。田亮这么说时，虽然委婉，但口气中却明显带着暗示，甚至威胁！

田亮最后呵呵笑着说，当然，这个选择权嘛，毕竟在你的手里，你是大局长嘛，选谁？你说了算！

对于郝新，谢大天的确是心存好感的。

这个郝新，人鬼灵，很善于察言观色，反应很快。在班子里，郝新虽然是个政工科长，但为人处世却比其他几个副职强多了。就拿喝酒来说，谢大天的酒量不行，每次在应酬时，郝新都会事先做好安排，让人把酒换成水，这样，他谢大天就千斤不醉，在酒场上出尽了风头。

但是，谢大天却还是认为，即使这样，他仍然很难推荐郝新。

郝新没有在基层干过，又不懂业务，从没办过案子，仅这几点，就和副局长的条件不搭边。当然，作为一把手，他完全可以力排众议，作出决断，即使有错，他也自信，没人敢放个屁。但是，这次不同，那么多人都在看着，即使是一把手，他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他当然并不是没有考虑过郝新。毕竟，在班子里，郝新和他走得挺近。

但是，以郝新的特点，搞个政治工作还可以。如果这个缺是个副政委，自己或许会极力推荐郝新的。但缺的是副局，以郝新的条件，就差了不少一点！选了郝新，他就失了人心。

然而，组织部部长田亮，谢大天却是万万不敢得罪的。

他之所以不敢得罪田亮，单位那点事倒是其次，最主要的，是他有个把柄在人家田亮的手心里呢。只不过，直到现在，还没人知道他那点把柄到底是什么。但他却清楚得很，同是县委常委，自己是有求于田亮的。这点，别人不知道，田亮却清楚得很！并时刻以此敲打着他。

怎么办？放下电话，谢大天隐隐觉得，那个部位又开始疼了。

3

说起来，谢大天身上出现的那个症状，已经有些时日了。

还是几个月前的一个晚上，谢大天因为年前的一起纵火案一直未破，挨了县委书记毕书杰的批，心情特别郁闷。回家后，吃过饭，不知怎的，就有了那个冲动。说起来，当了局长后，乱七八糟的事多了，谢大天感觉自己的身体机能开始明显下降，才刚刚四十六岁，就对和妻子的那点事淡了很多。对此，谢大天一直都很苦恼，他觉得当个官真的不容易，看着风光，其实私下里的苦恼却很少有人知道。

当然，谢大天的那种生理渴望还没有到完全消失的地步，男人嘛，或多或少，总有个冲动的时候。

但谢大天的那种冲动，产生的因素却和别人有所不同。一般人总是在高兴的时候，比如单位发了奖金、孩子升了学，或者受到了领导的表扬，那种冲动就会比平时要强些，但谢大天却是在烦恼的时候才会有。谢大天刚开始也不明白自己这是怎么回事，后来，就悟出了其中的道道，他这是精神压抑得太久了，需要发泄。谢大天也觉得，特别烦恼的时候，和妻子的那点事，就能让他放松不少。

都是老夫老妻了，谢大天发出暗示后，妻子立刻就领会了，二人手忙脚乱地洗了澡，就早早上了

床。

可那天的好事，刚开始就出现了波折。谢大天好不容易把妻子理顺了，正准备进入实质阶段，胃部就出现了异常。刚开始，只是憋胀，呼吸有点不怎么顺畅，谢大天有些难受，就停下动作，深深地喘了口气。妻子刚被撩拨得起了兴趣，这时就骂道，咋了？机器不中用了？

谢大天没吭气，深吸口气，好像好多了，就又开始了“工作”。

这时，胃部再次出现异动，像是有只手，在那里挠着，一下一下的，力度越来越大，谢大天胃部就开始抽筋般痛。谢大天“哎呦”一声，松开妻子，仰躺着，不住地呻吟。妻子吓坏了，翻起身，扯着嗓子问，你这是咋了？谢大天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只是一个劲地喊着，疼！他妈的疼死了！

到了后半夜，疼痛更加厉害了。

谢大天感觉，那种症状好像在胃部，又好像在肋部，说不清楚。谢大天没办法，只好起来，喝了杯水。不想，水下去，却疼得更厉害了。谢大天到最后疼得实在受不了了，就抱着个枕头，躺在床上，不停地呻吟，就这么折腾了一宿。

第二天一大早，谢大天就在妻子的搀扶下去了县医院。

像谢大天这样的领导，在县上，那也是有头有脸的。接待谢大天的，是个带着深度近视眼镜的男医生。男医生特别瘦，个子却偏偏很高，看上去就像个拉长的虾米。“虾米”医生当然是认识谢大天的，看到谢大天进来，就慌忙站起身来，甩下早就进来的几个看病的，弯着虾米腰、赔着笑脸，大声说道，是谢局啊！您怎么了？您这个大局长，可是稀客啊！

谢大天很矜持地点点头，又咧咧嘴，指了指胃部，说，这里，疼，不知是怎么了。

“虾米”医生很殷勤地笑着，让谢大天张开嘴，看了看他的舌头。谢大天的舌头上，结着一层白色的东西，挺难看。“虾米”医生看完了舌头，又戴上听诊器，在谢大天的胸部仔细地听着，样子就像个特工。谢大天有些紧张，就觉得心跳得更厉害了。随后，“虾米”医生又让谢大天躺下，说，您别紧张，像是小毛病。说着，就在谢大天身上这按按、那揉揉，很用心的样子。

全部检查完后，“虾米”医生很认真很自信又

很谦卑地说，没啥事，您这，不过就是点肠炎，像您这样的领导，肠炎是常见病。“虾米”医生这么说着，似乎又觉得有些不妥，就又说道，当然，您这都是为了工作嘛！工作，对咱们来说，就是最重要的嘛！“虾米”医生看了看谢大天的脸色，又很关心地接着说道，您可不能为了工作，伤了身体，这革命工作离不开好身体，您说是不？

谢大天还是没说话，只是很不自然地笑了笑。他明白“虾米”医生的意思，不就是说他这样的领导应酬太多，伤了肠胃吗？不过，说到应酬，谢大天就想起了一星期前的那场酒。

那天，来了几个考察的，都是南方某公安机关的。说是考察，其实就是旅游。谢大天明白这其中的道道，就安排郝新带着四处转转，花多少钱局里出。毕竟，自己也是要出去考察的，招待了别人，就是招待自己。钱嘛，公家的，花了就花了。人情，却是不能耽搁的。

本来，谢大天那天晚上，是不准备喝酒的。

考察回来后，接下来，当然就是饭局了。因为对方带队的也是个一把手，按照对等原则，晚上吃饭的时候，谢大天就陪着去了。喝酒的时候，郝新照旧偷偷给谢大天准备了装着水的茅台。这是心照不宣的。在县里，除了陪县委书记毕书杰喝酒，谢大天不敢做假，其他的，谢大天多半都是以水代酒的。

但那晚，谢大天却坚持要喝酒，因为对方的一把手，是个女人。

那个女人，是个典型的南方美女。在公安里，女人能当个局长，着实不容易。况且，又是这样一个美女。谢大天觉得，在女人面前不能丢分，就给郝新使了个眼色。郝新立刻就明白了，就把水换成了酒。这样，那晚谢大天从头至尾，喝的都是真正的酒。后来，因为高兴，又和女局长喝了交杯。交杯的酒，是红的。谢大天酒量本就不大，更不能白的红的混着喝。喝了，必醉。

那晚，谢大天最后被那个女局长给喝得大醉而归。回家后，谢大天在妻子的帮助下，脱了衣服，很快就睡了，而且睡得很香，根本就没有昨晚的那种症状。谢大天相信，症状的出现，和酒似乎没多大关系。

“虾米”医生给谢大天开了点消炎药。

“虾米”医生说，这种消炎药，不是一般的那种，

是进口的，价格挺贵。“虾米”医生又说，这进口的不比国产的，吃了，立刻就好，您这身子可不能耽搁了，那么大局在等着您领导呢！看到谢大天的脸上现出了点笑，“虾米”医生又赶紧说，这药，一般人不开的，少，留着县里的领导用的！谢大天点点头，又摇摇头，他发现周围几个病人的目光，很复杂！

谢大天回去后，就吃了进口消炎药，又补了个觉，胃部的疼痛，似乎就没了。可过了一星期，那种症状就又回来了。

后来，谢大天又去找了那个“虾米”医生。看到谢大天，“虾米”医生这回有些紧张，颤着声问道，怎么？谢局，您还没好？谢大天黑着脸，很不高兴地说道，没好，还厉害了！“虾米”医生慌了，摘下眼镜，擦了擦额头的汗，说，嗯，这个，还得做些检查，不过，问题不大！

“虾米”医生让谢大天抽了血。抽血的时候，谢大天闭着眼，有些害怕。虽然是个警察，又是局长，谢大天对抽血却有种天生的恐惧，他看着抽管里浓黑的血，真担心血里会出什么问题。“虾米”医生又让谢大天取点尿液和粪便，说，彻底查一下，就放心了，这个，还得麻烦您呢！

谢大天那天由于疼得厉害，没吃饭，取尿液的时候，倒也顺利。但取粪便，就出了问题。谢大天蹲在卫生间，使了很大的劲，脸憋得通红，肠子都快挣断了，就是拉不出来。谢大天只好蹲着，硬拉，腿都麻了，最后肛门都快掉下来了，终于在便纸上留下了那么一小点。谢大天郁闷极了，拿着尿液和那“一小点”，苦着个脸，交给了“虾米”医生。“虾米”医生双手捧着“一小点”，就像捧着根金条，说，够了，足够了！让您受累了！

化验结果出来后，“虾米”医生仍然一口咬定，就是肠炎。

“虾米”医生还信誓旦旦地说，只不过，您这炎症挺厉害，一般的药治不了。又问，最近，您喝酒了吗？谢大天就把那天喝醉的事情简单说了下，当然没提那个要命的女局长。“虾米”医生说，这就对了，都是酒弄的。谢大天说，不对吧，那次虽然醉了，但后来没啥反应啊？“虾米”医生说，这个，其实是这样，炎症嘛，一般是有个潜伏期的，刚开始都是一点点，就像苹果上的那个疤，时间长了，疤就大了，不处理，就烂了，您这炎症也一样呢！

这个道理，您当然懂，您是局长，处理的事，可比这复杂多了！

“虾米”医生说完，就给谢大天开了特效止疼药。

“虾米”医生特别强调说，这种止疼药德国的，很贵的，咱们医院也不多，一般人吃不上，不过，您可不是一般人啊！谢大天看了看“虾米”医生，有点烦，话也懒得说，就回了家。

药吃了后，症状眨眼就消失了。然而，不久，那种症状又开始出现，而且呈现周期性，每星期一次，很有规律，就像女人的例假。

谢大天就这样反复吃着特效止痛药，惶惶不可终日。

4

这日早上，谢大天早早来到县委会议室，参加县委工作会议。

自从当了公安局局长、进了县委班子，谢大天就被各种会给缠住了。有时候，一天之内几个会，早晨开完，匆匆吃完午饭，又得赶下午的会。就是晚上，隔三岔五的，也要开会。作为县委常委，算是县级领导，这些会他都要参加。谢大天就戏称，他每天最大的工作，就是“赶会”！

可问题是，会的内容，却多数与公安工作没有多少关系，比如春耕秋收、企业破产、牛羊过冬，就连计划生育工作，他都无法逃脱。这么一来，谢大天往往就顾不上自己的本职工作了，总感觉自己“浇了别人家的田，荒了自家的地”！别人都觉得他很忙，却哪里知道，他一天的会下来，往往脑子里都是一片空白。他感觉自己坐在县委那个宽敞的会议室里，看上去煞有介事，其实就是个摆设。他还暗暗给自己起了个外号，“陪会局长”！他觉得这个外号很贴切，也很有些讽刺的意味。

当常委一年多后，谢大天就有了经验，开始学会打擦边球了！

比如通知他开会时，他先不忙着答应，会问，啥内容啊？都是哪些领导参加？如果会的内容与公安工作丝毫不沾边，又没有主要领导参加，他就会找个借口，说，看看，不巧呢，刚发生了起系列盗

窃案，挺大的，我这正赶往现场呢！为了使自己的话更有现场感，谢大天还专门在手机上装了汽车飞快行驶时的那种声音，说话时，就打开，对方听着，就会信以为真。

当然，有些会还是多多少少与公安工作有些联系的，必须有公安部门领导在场，这个时候，谢大天就会问，有没有主要领导参会啊？如果没有，就好办了，谢大天就会随便安排个副职参会，反正都是装个样子，只要有个人坐在那里，别人就说不了个啥。这么分解下去，谢大天自己就逍遥了不少。

可今天这个会，谢大天却是必须要参加的。

县委办秘书在电话中以那种温和而又不失分寸的声音说，谢局啊，这个会，您要来呢，书记在呢！秘书的话中，隐含着身在衙门的优越感，当然是在提醒接电话的人，咱是主要领导身边的人，可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小秘书，多少还是有点分量的。秘书嘛，最怕的就是被别人低看了。秘书们的门道，就是要学会把自个儿藏起来，让自己看上去什么都知道，却又什么也不知道。有了点神秘感，就有了某种威慑。秘书们的那种神秘若是被揭了，就什么也不是了。

可秘书们也不总是那样拿把着，在领导跟前鞍前马后的，见得多了、历练得久了，秘书们都磨砺得变成了人精，最擅长的，就是察言观色，看人下菜。比如今天面对的是谢大天，虽然不是秘书们的直接领导，却是公安局局长，能量大着呢，秘书们有个大事小事的，说不定哪天就会求到人家，比如家里进了贼，或者朋友的驾照被扣了，想要疏通疏通，不都是人家局长一句话的事情吗？这公安局的局长，权力不同一般，秘书们是万万不会得罪的。

还有，人家谢局长可是县委常委呢！秘书们虽然不是官，可对官场那些拐弯抹角的道道，贼清。他们知道，这秘书再牛，也牛不过常委，常委们可是有表决权的，秘书们可不愿一辈子就是个伺候人的，总是要进步的，可如果到了自己的关键时刻，不管哪个常委，随便说句模棱两可的话，他们想进步可就悬了！因此，秘书在电话中，就很亲热地提醒谢大天，书记的情绪今天不好呢。谢大天就问，怎么了？谁敢惹书记啊？秘书就低笑着说，还能谁？家里的那个呗！谢大天听了，就心照不宣地笑了。县委书记毕书杰怕老婆，这班子里的人都知道！书记情绪不好，那今天的会，就得留点心了，不然，

撞在枪口上，保不准头破血流！谢大天就在电话中很感动地说，谢谢你了，有什么要老哥办的，给个话！谢大天是知道的，这秘书，也是要哄的。哄好了，不就是在领导跟前安了个耳目吗？

谢大天当然也知道，书记主持的会，那是再忙都得参加的！

这县委书记毕书杰有“三个必”，一是他主持的会，你必须参加；二是他下去检查工作，当地的一把手必须陪同；三是他让你参加的饭局，你那天就是已经吃下了一头牛，也得去。县上大大小小的领导们都知道毕书杰的这“三个必”，没有要命的事情，从来都不敢耽搁，谁让人家是一把手呢？

谢大天夹着公文包，走进县委会议室时，参会的人都已经到齐了。

谢大天满脸堆笑，很热情地与大家打完招呼，就来到了他的座位上。县委开会，座次是早就规定好了的，谁该坐在哪里、不该坐在哪里，那是含糊不得的。谢大天在班子里排名在最后，座位当然也在后面。谢大天闭着眼睛，都可以找到他的位置。坐下后，谢大天打开公文包，拿出纸笔，这才环顾了下左右。今天参会的除了几个常委，还有畜牧局局长张浩。张浩明显是列席的。这就很清楚了，今天的会，一定和畜牧有关。否则，张浩不可能被扩大到会里。

此时，正中间的那把真皮靠椅依然空着。那是县委书记毕书杰的专座。

书记虽然还没来，但书记的水杯已经先来了，杯子很干净，亮极了。书记说过，杯子干不干净，体现的是作风问题。当然，书记的杯子，都是秘书打理的，这也是个公开的秘密。杯子里泡着绿茶，茶叶碧绿，很有张力，一看就是上好的龙井。每次开会，县委书记毕书杰都会晚来十分钟，这是班子里不成文的规矩。当然，也是某种暗示，暗示什么？不说大家也都知道。

十分钟后，毕书杰“准时”来了，满脸堆笑，说，看看，太忙了，又晚了，让大家久等了！书记进来，在座的人都立刻站了起来，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笑容很灿烂。

县委书记毕书杰那天主持的会，主要研究的是草场纠纷问题。

毕书杰说，这个会，很重要。毕书杰特别指出，草场的事，可是关系着牧民的切身利益，咱们政府

一定要克服困难，管好草场。说到这里，毕书杰抬起头，拔高声音，问道，畜牧局局长到了吗？畜牧局局长张浩赶紧站起来，小心翼翼地说，到了，到了！看着张浩，毕书杰摆摆手，示意他坐下，又说，你们畜牧局，可要担起这个责任，你们担不起这个责任，就是失职啊！张浩同志，你说，我说得对不对？张浩又赶紧站了起来，说，对对，牧民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县委书记毕书杰在开会时，特别喜欢点人的名字。

比如今天他讲到草场的管理问题时，要求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这领导重视了，问题就好办了，随后就问分管农牧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兰天，兰天同志，你说我说得对不对？兰天虽然没有站起来，却很谦卑地在椅子上弯了弯腰，点着头说，书记说得对，我们一定会遵照执行！毕书杰随即又转移话题，说到了草场管理中的腐败问题，说，目前啊，咱们的干部私占草场的问题还很严重，这可是腐败问题，对于腐败，我们一定要零容忍，绝不能姑息迁就，启明同志，是不是？启明是纪检书记，赶紧答道，是的，我们已经先期介入，发现问题，会遵照您的指示，绝不姑息！毕书杰满意地点点头，又说，听说因为草场纠纷，引发了械斗，这可不好了，纠纷变成了斗殴，可是犯罪啊！对于犯罪，咱们当然更不能迁就，该抓的还是要抓嘛，是不是？大天局长？谢大天听到书记点了自己的名，屁股赶紧抬了抬，直着的腰很自然地向前弯着，答道，书记说得对，犯罪行为，我们公安机关一定会坚决打击的！

毕书杰讲到这里，像是想起了什么？摘下眼镜，吹了吹，不动声色地问谢大天，你们公安局那个副局长的人选，出来了吗？

谢大天听到书记突然提起了副局长的人选问题，有些措手不及，不知道怎么回答，就慌乱地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随后，就把目光投向了坐在斜对面的组织部部长田亮身上。

田亮明显察觉到了，却低着头，未予理睬。

毕书杰顿了顿，又对着谢大天说，你们公安局可是政府的刀把子，战斗力必须要强呢，你们不强，老百姓谁来保护啊？大家说，对不对？在座的领导们都赶紧点着头，说，对！对！

毕书杰喝了口茶，咂吧下嘴，又接着说，这战斗力强不强，关键在班子，班子强，战斗力才会强

嘛，特别是公安机关，班子如果不强，怎么和犯罪作斗争啊？你们说，是不是？大家又点着头，纷纷附和着。

这时，毕书杰把目光从谢大天的身上移开，又很威严地落在了组织部部长田亮的脸上，说，你们组织部门，要配合公安局选好这个人选，组织部，可是党委的重要部门啊，一定要把好选人用人关，田亮同志，你说是不是？

田亮这才抬起头，直起腰板，诚惶诚恐地答道，是，我们一定鞠躬尽瘁，把好这个关。

毕书杰喝着茶，看了看谢大天，又看了看田亮，似乎就看出了点什么名堂，随后就很有城府地笑了笑，说，你们两家可要配合好啊，这团结好了，工作不就好干了吗？你们说，是不是？

谢大天和田亮赶紧点了点头，说，就是！就是！

谢大天这时敏锐地觉察到，书记已经看出来了，他和田亮在副局的人选问题上，是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书记这样说，就很自然地把这个矛盾给放到了桌面上。当然，书记这么做，也是有着极深的意图的。

这当一把手的，自然有当一把手的手腕和学问。一把手当得好不好、舒坦不舒坦，关键是要看手下听不听话。驯服手下，毕书杰的办法是很多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制造那么点矛盾。毕书杰虽然时常把“团结”挂在嘴边，可毕书杰要的团结，是以自己为中心的那种团结。对此，毕书杰是毫不含糊地要加以维护的。至于手下之间的团结，毕书杰并不看重。

这个时候，毕书杰又说话了。

毕书杰说，大天同志，这个副局的人选，你要先表个态呢，毕竟是你口子上的人嘛。当然，人合不合适，组织部门考察了才能算数嘛。毕书杰这么说着，话锋突然一转，又对田亮说道，田亮同志，在这个事情上，你也不能不管嘛，党的事业大家都要尽心嘛！毕书杰说完，就自顾自地喝起了茶。

谢大天顿时感觉到了压力。

看来，这个副局的人选问题不能再拖了，再拖，书记就要干预了。书记一干预，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复杂了！可这个副局的缺，到底选谁呢？谢大天抬起头，又看了看斜对面的田亮。

这时，田亮说话了。田亮说话时的口气，充满了正义感。

田亮说，我们组织部门在选拔干部时，着眼的是长远、把握的是全局，绝不会片面地看待问题，我们选干部，是对组织负责，也是对书记负责，这样选出的干部才经得起考验嘛，可问题是，我们有些部门领导私心太重，选拔干部不看全面、只看局部，而且存在个人好恶，这种思想要不得嘛！

田亮说完，目光有意无意地看了看谢大天。

在座的班子成员立刻就明白了田亮说的是谁。当然，毕书杰更是明察秋毫的。但毕书杰是需要这样的气氛的。有了这样的气氛，一把手才能更好地发挥一把手的作用嘛。

毕书杰酝酿了下言词，说，田亮同志说得对，我们选出的干部，必须是全面的、经得起考验的，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有私心啊！毕书杰说完这句话，立刻很严肃地看了看谢大天。

会开到这个时候，会议的主题就明显错位了，由草场问题，演变成了谢大天和田亮之间的暗中较量。而较量的结果，是以谢大天的失败而告终。其实，每次开会，毕书杰都会引发这样一场暗战，虽然有些脱离主题，但在毕书杰看来，却是班子“团结”所必需的。“团结”，不就是在斗争中产生的吗？

这场“战斗”的失利，使谢大天倍感失落。这时，那个症状就又出现了。谢大天从县委会议室出来的时候，疼得差点虚脱！

5

这段日子，谢大天身上的那个病，是越来越无法捉摸了。

自从在“虾米”医生那看了后，谢大天的病非但未好转，还似乎有了加重的征兆。症状先是在胃部或者肋部，疼起来刀扎般难受。后来就开始扩散，发展到胸部。又从胸部延伸到颈部，直至头部。至此，并未停止，在头部停留一段时间后，又顺着颈部下移，到了后心。在后心小憩后，就顺着脊柱，潜入到腰椎。后兵分两路，一路沿左腿奔袭，一路顺右腿迂回。到了两脚，似乎发现无法会合，又分别沿着两腿撤回，重新在腰部集结。在腰部经过新的部署后，开始分成几小股，闪展腾挪，各个击破。前几天还有一定的规律，这时却没了章法，到了哪，哪就是

战场。也没有了时间，说打，就得鸡飞狗跳。谢大天感觉自己的身体整个乱了套。早上，往往是胸闷、眼涩、偏头痛。下午，又变成了腰酸、腹胀、腿抽筋。你来我往，说犯就犯，没有先兆。呈现出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谢大天被整得死去活来，就决定再找医生看看。

这时，有个朋友特意介绍说，城郊有个老中医，能掐会算，很是神奇。还说，他老婆那时死活怀不上，西医看遍了，都没个结果，后来找了老中医，一服药，就有了现在的娃。谢大天想了想，觉得挺有道理，自己这个病，或许只有中医能够破解，就选了个日子，在妻子的陪伴下，轻车简从，去找那个中医。

好不容易，在城郊的一条窄巷子里找到了那个老中医，谢大天进门一看，心里就凉了半截。

这老中医其实并不老，四十出头的样子，只是蓄了胡子，又是光头，加之屋子内光线昏暗，看上去就老了许多。屋子里坐满了人，汗味浓得很。谢大天只一眼，就知道那些都是乡村里的农民。谢大天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和农民走得这么近了，就本能地吸了吸鼻子。又发现，老中医在把脉时，一只手竟然夹着根烟。烟味粗劣，不是什么好烟。谢大天的心里，就更多了些厌烦。谢大天进去的时候，满屋子的人，没一个看他。农民嘛，哪知道今天进来的是个局长？即使知道了，又能怎样？在农民的心中，可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老中医眯着眼，看了看穿着讲究的谢大天和他老婆，也没言声，抽着烟、掐着脉，架子挺足。

谢大天有些不适应，当然也很生气，就抓着妻子的手，扭头出来了，说，这哪个看病的？纯粹就是个江湖郎中嘛！妻子却不以为然，说，那你可不知道呢，这偏方治大病，江湖郎中说不定有真本事呢，你没看过那个神医喜来乐吗？比皇帝的御医还牛呢！谢大天皱了皱眉，转念一想，说不准真是这样，这既然来了，干脆就试一试吧。一转身，就又走进了屋子。

满屋子的，虽然都是农民，秩序却不错，都排着队。

谢大天以往看个病的从未排过队，可到了这里却没了优越，只好坐在一堆汗味中，苦等。终于轮到了自己，谢大天赶紧坐到老中医面前，等着把脉。老中医却没有什麼动作，睁开眼，看了看谢大天的

这样，案子拖了五年。何伟这次探亲，其实并没有回甘肃老家，而是去了云南。何伟听说王翰最近潜藏在云南，就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把案子给结了。可是想起经费的事，就一咬牙，决定以探家为幌子，自费前去追捕！何伟只身前往追捕逃犯，而且又是自费的消息一经传出，局子里要求推荐何伟作为副局长人选的呼声就更高了。谢大天听说后，也很感动，就奖励了何伟。但至于是否将何伟推荐为副局长的人选，谢大天却仍然犹豫不决。

就在这个当口，组织部部长田亮的电话突然打了过来。

田亮先是在电话中调侃着问道，大局长，听说最近龙体欠安，没什么大事吧？谢大天心里面不痛快，却又不能太露骨，就敷衍着说，什么龙体啊？都是操心的命，岁数大了，这病就跟着来了，不过，可以坚持呢。田亮在电话中大声笑着，说，是啊！咱们其实都一样，都是在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嘛！谢大天苦笑了一下，不想再敷衍，就问，您这个大忙人，有什么指示吗？田亮好像突然回过神来，说，呵呵，光顾着玩笑了，把正事给忘了。田亮停了停，又说，是这么回事，来了个客人，晚上的饭，你一起去吧。谢大天愣了愣，心想，晚上吃饭，肯定免不了酒，自己现在这个身体，茶都不敢喝了，咋能喝酒？就在电话里回绝道，我这身体，实在是难以从命啊！就不去了吧？田亮却不再废话，在电话中阴阳怪气地说，去不去，由你！不过，书记出差了，回不来，这顿饭，可是书记特意安排的，还点了名，让咱们两个务必要陪好，来的人，也不是一般的人呢，皇朝酒店，来不来，你自己看着办吧！

田亮说完，就把电话挂了，谢大天拿着电话，不知怎么办才好！

去还是不去？谢大天感到十分为难。去，自己的身体状况实在不好说，那个症状，说来就来，到时犯了，难以收拾。不去，就驳了组织部部长田亮的面子，一个班子的，伤了和气，不好。更重要的，是县委书记毕书杰发话了。不管毕书杰是不是真的点了他谢大天的名，但田亮把毕书杰搬出来，他谢大天就得掂量掂量。毕书杰最记恨的就是别人不听他的话，如果田亮说的万一是真的，毕书杰真的点了他的名，不去，那就不是伤了田亮的面子，而是得罪了县委书记毕书杰！

谢大天知道，这得罪谁，都不能得罪一把手，

说，怎么个治法？

老中医微微笑着，说，急不得，不能急。急，则生变。变，就不好办了。谢大天的妻子赶紧闭住了嘴。老中医仍然笑着，说，其实，简单得很，这人的身子，器官虽多，却都是相通的，一个地方被堵住了，问题就跟着来了，这人的身子骨儿好不好，关键就是个通。气通，则血通。气血都通，人的精气神儿才足。你嘛，就是有个地方被堵住了！

谢大天这才明白，自己的病，就是不通造成的。可到底哪个地方不通呢？

老中医捋了捋胡子，又说，这通与不通，是相对的，胃堵了，则便不畅；肾衰了，则尿不顺。尿尿不通，则气血不畅。不畅，就会淤积。淤积得多了，病就来了。小病不治，会得大病。大病控制不住，就会蔓延全身，导致头疼胸闷、精气不足，人可就垮了。老中医说到关键处，又莞尔一笑，说，当然，这病还是可治的，关键在于调理。这调理，不能偏重局部，要注重整体。重要的是，不能急，得慢慢来，咱们中医，就是慢中取胜，西医虽快，却是治标而不治本，老祖宗的东西，神得很！

那天，老中医最后给谢大天开了五服中药。

老中医说，这中药管用不管用，关键在熬。火大，则药性丢；火小，则药性不出。要掌握好火候，不大不小，才能管用。

谢大天回去后，妻子买了药罐，按照老中医的说法，就开始准备熬药了。先把药泡五分钟，然后放在小火上熬。熬过五分钟，又在大火上熬。又熬过五分钟，这才倒出药水。还不能喝，得等到药凉。也不能太凉，得不凉不热，适中才好。随后，这才喝了。喝了药后，又遵照老中医的指示，不能吃水果。老中医说了，吃了药，一旦受凉，药性全失。也不能吃肉，吃了肉，就冲了药性，喝得再多，屁用没有。还不能运动，一动，药性就会乱，不但没用，还会伤了身体。谢大天从生下来就很少喝中药，这时才知道，这中药的讲究，真的不同一般。然而，谢大天喝了十五天的中药后，症状却依然如故，而且变得更加混乱了，原先是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这下又加了从左到右，谢大天的世界，全乱了！

谢大天最后把药罐摔得粉碎，病没看好，还被那个所谓的老中医从里到外给奚落了一遍，谢大天那个气啊！

额头，就说，你嘛，霉气重得很！谢大天一怔，心中更多了些不快。老中医却自顾自地接着说道，霉气重的人，多半心不正，心不正，则气不顺，气乱神迷，百病入体，危险得很。谢大天有些坐不住了，想骂，又骂不出口，只得忍着。老中医观完相，这才说，伸手！谢大天赶紧伸出右手。老中医又说，左手！谢大天愣了下，只得伸出左手。心想，自己在单位里指哪打哪，到了这里，他妈的竟然成了孙子！老中医当然不知道谢大天在想什么，只管伸出两指，搭在谢大天的脉上，闭眼，抽烟，显得从容不迫。

谢大天此时却也习惯了，反而放下心思，要看看这个不入眼的江湖郎中到底能搞出个什么名堂。

老中医依然不慌不忙，手指在谢大天的脉上轻弹着，边弹，边抽着烟。不久，似乎发现了什么，狠狠将烟掐灭在了烟缸里。谢大天以为有了结果，正在纳闷，竟然这么快？不想，老中医掐灭烟后，却又点了一支，抽着。手指重新按在谢大天的脉上，弹着。谢大天被烟呛得连连咳嗽，却又无可奈何。稍许，老中医突然“嗯”了一声，眼睛睁开，露出惊讶。谢大天顿时紧张起来，心想，难道自己的病，真的挺重？正慌着，就见老中医却又闭了眼，烟从鼻孔中绵绵不断地冒出，像烟囱。老中医把着脉、抽着烟，时不时地“嗯”一下，谢大天的心就跟着紧一下，这么松一下、紧一下；紧一下、松一下的，谢大天就感觉自己心脏快要爆炸了。

终于，老中医的手从谢大天的脉上下来了，开口说话了。

老中医说，你嘛，脉象乱得很，这脉象一乱，人就变得复杂了。老中医说着话，眼睛却看着别处，好像说的不是谢大天，而是另外的人。老中医继续说道，这脉，每个人都有，却每个人都不一样。观脉，就可观人。脉稳的人，心不歪；脉乱的人，心不正。脉，随气而动。气足，则脉冲；气弱，则脉也弱。气又与血密不可分，血足，则气胜；血虚，则气也虚。气血两旺，脉才会清清楚楚，人嘛，也才会清清白白。谢大天听着，就觉得这老中医说的是脉，对的却是他这个人，心想，这家伙难道不仅会看脉？还会看相？就看出了他是个当官的？变着法儿骂人呢！谢大天不禁苦笑一下，深深地叹了口气。

谢大天的妻子这时有些忍不住了，问，那您说

只好咬咬牙，去！

皇朝大酒店是这个县城最大的酒店，听说是南方的一个老板开的，名声很大。谢大天来到酒店门口，给田亮打了个电话，田亮似乎早就断定谢大天会来，没多言，说，聚仙阁，上来吧。聚仙阁在二楼，是这个酒店最豪华的雅间。谢大天进去后，发现已经来了几个人。田亮看到谢大天进来，就笑着站了起来，说，谢局长来了，先介绍一下吧。随后指着坐在上位左侧的一个中年男子说道，这位是省委组织部干部处周牧处长。谢大天虽是局长，却没有见过这个周处长，但仍然感到很惊讶，今天是个什么聚会？省委的人竟然来了？虽然是个处长，却是管干部的，那分量当然不同一般，谢大天赶紧伸出手，和那个叫周牧的处长握了握。周处长很和蔼，但握手时却明显心不在焉，刚握住，就松开了，显然没把谢大天这个局长放在眼里。谢大天有些不痛快，但转念一想，人家是省委的，又是干部处，见的大人物多了，他这个县城的小局长算个什么？谢大天很热情地笑了笑，在田亮的介绍下，又和其余三个人握了握手。三个人都是老板，具体是干什么的，田亮没介绍，谢大天也就没问。

桌子上位正中的位子空着，很显然，主宾还没有来。

谢大天坐下后，看着那个空位子，心想，这个人会是谁呢？这时，菜已经上来了。谢大天注意看了看，菜不多，却很精致，有几个菜就连谢大天这个当局长的都没见过。酒，谢大天却是喝过的，是典藏的茅台。茅台价格挺贵，这典藏的，当然更贵，一般人根本喝不上。谢大天喝过一次这种酒，那还是在陪县委书记毕书杰吃饭时，当时他虽然喝了不少，但因为陪酒，根本就没喝出个什么味儿！几个人闲聊着，没有动筷子的意思，显然，都在等主宾的到来。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主宾终于来了！

田亮最先站了起来，极热情极谦卑极恭顺地喊道，呵，孟老来了，您老都好吧？说着，就快步走上前，伸出双手，与那个孟老紧紧地握着。其他几个人，也都赶紧站了起来，满脸堆笑，纷纷抢着与孟老握手。谢大天定睛一看，这个孟老，竟然是个干瘦的老头，光头，黑脸，脸上爬满皱纹，大概八十几岁的样子，但精神却很好，说话的声音极有底气。再一看，这孟老竟然穿着一身绿军衣，而且

是过去的那种，显得有些年月，好像是抗美援朝时的军装，整个人看上去，就是个典型的农民。但孟老的神态却极安详，安详中又透出点威严。特别是孟老的眼睛，虽小，目光却极其犀利，看着谁，就有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杀气。谢大天惊讶之余，赶紧伸出手，与孟老握了握。孟老显然不认识他，就转头问田亮，这个人，谁啊？田亮急忙介绍道，谢大天，县公安局的局长。孟老很高兴地笑着，说，公安局局长？玩枪的？挺好挺好！谢大天发现，这孟老样子虽然像个农民，但说话的口气却似个官！

主宾既然来了，大家就言归正传，开始入席。

田亮先站了起来，弯着腰，双手端着酒，皱纹里都带着笑，说，今天孟老光临，真是荣幸得很，我代表全县人民，特别代表县委书记毕书杰同志，欢迎您的到来！田亮还特别强调说，毕书杰书记这次是去北京出差，实在赶不回来，但已经多次指示我们，必须要尽全力把您老招待好，否则，回来后可是要算账的，今天的菜，可都是毕书记专门为您点的，毕书记说了，您老向来不张扬，不喜欢油腻，这些菜，可都是农家菜，就不知道合不合您老的口味？谢大天发现，自始至终，那个孟老虽然端着酒，却坐着，脸上带着若有似无的笑，显得很和蔼，又很神秘。孟老说，没关系啊！这小毕毕竟是个书记嘛，忙啊！咱们共产党的干部，一切以工作为主，是不是？说着，就和大家碰了酒。谢大天听出来了，这孟老说的“小毕”，就是县委书记毕书杰。在这个县，谢大天还从没听过，有人敢这么称呼县委书记毕书杰的，心想，看来这个孟老，真的非同一般呢！田亮敬完开场酒，大家就开始纷纷给孟老敬酒。谢大天发现，这个孟老在与大家碰酒时，始终端坐着，脸上也始终保持着那种特有的微笑。碰杯后，也只是轻轻抿一下，显得很有分寸、很矜持，也很难捉摸。酒场上敬酒，那是要有个先后顺序的，一般官大的，或者地位高的先说话，后面才能轮到一般的干部。轮到谢大天时，谢大天虽然还不清楚这个老人的虚实，但看到大家诚惶诚恐的样子，就知道老人一定是有些来历的。官场是很现实的，没有点来头，像田亮和那个省委组织部的周处长，是不会放下架子这么谦卑的。谢大天就双手捧着酒，来到老人面前，说，初次见面，还请孟老多担待。没想到，孟老这次却没端酒，而是端起了茶，随意地举了举，分明就没把他这个局长放在眼里。谢大天有些气恼，

却又说不出口，只得仰头把酒喝了，坐回自己的位子，生着闷气！

酒喝到后面，闲聊中，谢大天才知道了这个孟老的真实身份，禁不住大吃一惊！这个孟老，竟和省委副书记张长河是拜把子兄弟！

事情是这样的，省委副书记张长河年轻的时候当兵入了伍，当时的连长就是这个孟老。按照常理，一个普通的兵和一个连长，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利害关系，但一个偶发的事件，却将张长河和孟老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那是在一次投弹练习时，轮到张长河时，因为紧张，引线拉出后，张长河手一抖，手榴弹就掉在了地上，眼看就要爆炸。关键时刻，当时的连长孟老一个前扑，抓起手榴弹就扔了出去。手榴弹在空中爆炸了，张长河捡了条命，孟老却被飞过来的弹片击中了背部，受了伤。那以后，张长河就对孟老的救命之恩念念不忘。后来，孟老在连长的位子上转业了，又回到了农村。张长河却在部队上考了军校，干到了团长。回到地方后，张长河先是分到了省公安厅，又从公安厅调到省纪检委当副书记，再后来就当了省委副书记。

这张长河当了省委副书记后，依然念着连长的救命之恩，就来到农村，找到了当年救他的孟老。

那个时候，孟老在农村混得并不太好，干了几十年乡里的副乡长，就退了下来，在家种地。张长河因为感念孟老的救命之恩，就和孟老结为了拜把子兄弟，称孟老为兄。这以后，孟老就不再种地了，而是开了家养鸡场，而且生意越做越红火，最后就在乡里开了个会所，名曰“聚义山庄”，孟老自立为庄主，开始过起了遗世独立的隐居生活。但孟老因为和省委副书记张长河的那层关系，久而久之，前来拜望的人却依然络绎不绝，有官场的，也有生意场的，有白道的，也有黑道的，都和孟老称兄道弟，孟老就俨然成了一个藏于山乡之中的神人。孟老虽然依然是个农民，但生意却做得很大，至于是什么生意，很少有人知道。再后来，孟老就变成了个身份很特殊的人，时常行走于官场，据说能量大得不得了，这一般人办不了的事，只要孟老出面，准成……

更让谢大天惊讶的，是孟老和公安局党委委员、政工科长郝新的关系。

那天，组织部部长田亮在和其他几个人喝过酒后，终于想起了谢大天。在和谢大天碰酒时，田亮

有意无意地说，这孟老，和郝新的父亲，可是舅舅关系呢，也就是说，孟老是郝新的亲舅舅！田亮说这话时，声音虽然不大，但意思却很深。谢大天听了，当时就被惊得张大了嘴巴，问，啥？孟老是郝新的舅舅？田亮笑了笑，又点了点头。谢大天终于明白了，这个田亮为什么要保郝新填那个副局长的缺。在那次的会上，县委书记毕书杰为什么要烧那把火，又配合田亮将他的军。意思明摆着，就是逼他把副局长的人选留给那个郝新！

那天的酒，谢大天喝得不少，却没有醉，也依然没有尝出个什么味。但他却十分清楚，刑警队长何伟要想当那个副局长，悬了！

7

那以后，谢大天的那个症状，也越发严重了。

谢大天的饭量开始急剧减少，有时一天只喝一碗稀饭，胃却胀得难受。而且时常出现要大便的感觉，可蹲在了厕所里，又怎么也拉不出来！还有，就是心慌，即使回到家里，心跳也极不寻常，像是一把破吉他，在那儿毫无规律地弹着。谢大天开始失眠了，经常半夜都无法入睡。即使睡着了，又开始做噩梦，一会儿是县委书记毕书杰的脸，脸上全是冷笑；一会儿是组织部部长田亮的脸，带着杀气。有几次，谢大天还梦到了那个孟老，孟老仍然穿着那身旧军衣，但手里却捏着把刀，刀上全是血。谢大天还梦到过刑警队长何伟，何伟在梦中淡淡笑着，说，就看你的了！转身的时候，手里竟然握着把枪！谢大天每次从梦中醒来，都是满头大汗，气都喘不过来。这后面，谢大天的头发就开始大量脱落了，先是从额头，接着从头顶，头发脱落后，就看见了头皮，谢大天原本还算年轻的相貌，就显得老了不少。那个症状也给谢大天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有一次在民警大会上，谢大天讲话时，脑子就突然走了神，眼睛看着手里的稿子，但就是看不清稿子上的字，越紧张，越看不清，谢大天结巴了半天，就是讲不下去，引得台下发出了很不正常的笑声……

谢大天最终决定，必须好好看看自己的那个病了！

谢大天这次去的，是市里的军区医院，找的是

军区医院一个姓张的医生。这个张医生在当地名声挺大，据说最初是学中医的，后来又到医院进修，学的是西医，可以说是中西医皆通。这张军医出道的时候，是以脑外科闻名，但最擅长的，却是治疗疑难杂症。也就是说，别人看不了的病，张军医却很有办法。谢大天去找张军医看病，是提前打了招呼的，张军医是名医，得预约。张军医是在一个很安静的办公室里接待谢大天的。张军医当然也是知道谢大天的身份的，但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神情。张军医说话的口气很西式，举止也很西式，显得有些冷冰，却又不失风度。毕竟，人家张军医的肩上，也是扛着两条杠、两颗星呢。况且，又留过洋，得过不少创新成果奖，不是一般的医生可比。

然而，出乎谢大天意料之外的是，张军医检查的手法，却并没有什么新鲜的。

张军医先让谢大天伸出了手，把了脉，这让谢大天一下就想起了那个老中医，谢大天禁不住暗暗摇了摇头。但张军医把脉的时候，却又与老中医有所不同。老中医用的是一只手，张军医却是先用右手，随后又用了左手，先把了谢大天的右手脉，又把了左手脉。把脉的时候，张军医的神态十分凝重，很有学者风范，似乎在思考，又似乎在什么地方遨游，弄得谢大天十分紧张。谢大天想，这张军医的思绪，好像根本不在他的脉上，而是还停留在遥远的莱茵河畔。谢大天似乎在张军医的身上，闻到了那种西式奶酪的味道。

把完脉后，张军医没说话，又让谢大天吐出了舌头。

这时，谢大天就又想起了那个“虾米”医生。不过，张军医检查舌苔时，与“虾米”医生也是有所不同的。张军医不但看了舌苔，还看了谢大天的喉。张军医看时，带着个大口罩，只露出两只睿智的眼，手里拿着个很精致的小手电，不停地照着，手电差点塞进谢大天的嘴里，弄得谢大天都喘不过来。而更让谢大天难受的是，张军医也让谢大天取了尿样和粪便。不过，这次谢大天的肛门挺争气，没费多大事就拉了出来。谢大天这次吸取教训，就多取了一点，不想张军医看到时有些不满，说，这么多，一点就够了，搞得谢大天十分尴尬。化验结果出来后，张军医没有告诉谢大天结果，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准备做个肠镜吧！

谢大天当时就懵了，之所以犯懵，是因为他听

说过这个肠镜。

谢大天的表弟曾经做过肠镜。谢大天在去医院探望表弟时，表弟给他讲述过做肠镜的滋味。表弟说，知道肠镜是怎么做的吗？你是干警察的，这做肠镜用的仪器，就类似于你们公安架在街上的那些探头，只不过，这探头可是要从你的肛门塞进去的，而且是塞进你的肠子。表弟面现痛苦，又接着说，见过羊肠子吗？人的肠子可比羊肠子还要细呢，那个探头一样的东西，塞进你的肠子，那是什么滋味？谢大天就问，什么滋味？表弟面带痛苦继续说道，这么说吧，那种滋味，就像孙猴子变成了个虫子，钻进了你的身体，用金箍棒在你的五脏六腑里搅着，那感觉，说不出来，说不出来！表弟说着，汗就流了出来，似乎肠子里，仍然塞着那个要命的探头。不过，表弟换了个口气，玩笑着说，这做肠镜其实也没那么可怕，我是在吓唬你呢，做的时候根本就感觉不到痛！谢大天就问，为什么？表弟笑着说，打麻药了啊！

然而，谢大天对表弟的说法，却是似信非信。

听说要做肠镜，谢大天吓得不得了，就放下架子，近乎乞求道，这个肠镜能不能不做？张军医听了，脸立刻绷了起来，很严肃地问道，你说不做就不做了？到了这里，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记住，这是医院，不是公安局，在这里，只有我们医生说了算，哪怕是美国总统都一样！见谢大天惶恐的样子，张军医又换了种口气解释道，你这个病，做了肠镜，才能知道是怎么回事，否则，没有更好的办法！张军医看了看谢大天的脸色，又补充说，况且，做肠镜也没什么可怕的，打麻药呢，麻药用了，就睡着了，做个梦的功夫，就完了！

但是，真正做肠镜的时候，谢大天就发现，情况并不像张军医说得那么简单。

谢大天办了手续，忐忑不安地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等着。这时，走过来一个年轻的护士，很温柔地喊道，谁叫谢大天？谢大天一看，这护士很漂亮，眉眼很熟悉，似曾见过。谢大天想了想，终于想起，这护士长得特别像电视里的一个女明星！女护士又用甜美的声音喊道，谢大天，在吗？谢大天赶紧应道，在，我就是。女护士看都没看谢大天一眼，说，跟我来。谢大天跟在女护士后面，看着女护士窈窕的腰身，脑子里依然想着那个女明星。女护士把谢大天带到一间充满消毒水味的房子，说，脱！谢大

天没反应过来，问，脱什么？女护士脸一拉，又说，你说脱啥？脱裤子啊！谢大天不知道要干什么，很不情愿地把裤子脱了。女护士低头看了看，没好气地说，裤头也脱了！谢大天吓了一跳，赶紧问，为啥要脱裤头啊？女护士却催促道，快点，忙着呢！谢大天没办法，就脱了裤头，光着下半身，极不自然地站在地上。女护士却没什么异样，似乎站在她跟前的，不是一个脱了裤子的男人，而是一只拔了毛的公鸡，命令道，上床，侧卧！谢大天双手捂着私处，看了看，屋角有小床，就很狼狈地爬了上去。女护士又命令道，屁股对着我！谢大天尴尬极了，只好转了个身，将屁股对着女护士。只是几秒钟的时间，还没等谢大天感觉到什么，就听女护士说，好了。也是后来，谢大天才知道，那天女护士是用锋利的刀片，刮去了他的肛毛！谢大天那个难受啊！长这么大，除了小时候母亲看到过他的那个部位，就是老婆，也未曾见过。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那个地方到底长的是个什么样子！现在，却完全暴露在了一个陌生人面前，而且还是个像明星的美女！

肠镜进入实质实施阶段，意外的情况又发生了，谢大天对麻药过敏！

从女护士那出来，谢大天被带到了二楼的肠镜室。谢大天一看，室内坐着三个人，两个女的、一个男的。男的，谢大天认识，是张军医。两个女的，却没见过，一个很年轻，也就二十出头的样子；另一个看上去已步入中年，但模样却很端庄干练。中年女子看到谢大天，很职业化地说，把裤子脱了！谢大天又是一惊，怎么又要脱裤子？但谢大天经过刚才的那番折腾，已不像先前那样害羞，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裤头也给脱了。中年女子很平静，平静得有些麻木，说，上床，侧卧！谢大天这次很熟练地就完成了规定动作。等到一切准备完毕，中年女子吩咐旁边那个二十出头的女护士，上麻药！不久，谢大天就感觉心脏有些不对劲，就听中年女子说，这人，对麻药过敏呢！谢大天慌了，转过头，赶紧问道，那咋办？这时，坐在电脑跟前一直没说话的张军医说道，还能咋办？只能实施无麻肠镜了！谢大天吓得“腾”地就坐了起来，问道，那会很疼吧？又近乎哀求道，要不，不做了？张军医这时很不客气地说，你是怎么回事？当警察的，这也害怕，怎么和罪犯作斗争啊？

那天，谢大天的肠镜在无麻情况下，最终还是给做了！

谢大天只记得，当那个“探头”塞进他的肛门时，他感觉自己的肛门撕裂般疼痛。随后，“探头”开始在他的肠子里四处游走，他觉得自己的全身都在发烫，先是想尿尿，接着就有了要大便的感觉。谢大天这时已经顾不得那钻心的疼痛，更担心的是大便会由不得自己管控，给拉了出来，那可就丢了大人！谢大天强忍着，和大便做着激烈的斗争。后来，谢大天放了个屁，幸好大便没有随屁拉出来，就听旁边的那个中年女子很不高兴地说，这人，屁也夹不住，还是个领导呢！谢大天痛苦极了！那天的肠镜只做了十几分钟，谢大天却觉得好像过去了几年。终于从床上下来的时候，谢大天感觉自己已经彻底崩溃了，肠子好像绞在了一起，痉挛般痛。谢大天赶紧冲进厕所，慌不迭地蹲在便池上，但大便没有拉出来，却吐了一地，吐得五脏六腑都差点从肚子里出来了。

肠镜结果出来后，张军医用他那很西式的神情看了看，说，你这个病，很奇怪，得专家会诊后，才能得出结论……

8

在副局的人选问题上，谢大天的天平，开始慢慢倒向政工科长郝新了！

谢大天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自己是不能再犹豫了，这么犹豫下去，自己的日子会越发不好过的。谢大天心里明白，他在主观上还是倾向于刑警队长何伟的，可问题是，即使他能拗得过组织部部长田亮，又怎么能拗得过县委书记毕书杰？毕书杰虽然到此时都没有亮明态度，但从那天会上他含沙射影的话语中，谢大天不难断定，毕书杰也是偏向于郝新的。毕竟，那个孟老是郝新的亲舅舅。而且，还是省委副书记张长河的拜把子兄长。这层关系，是他谢大天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的。官场上的事情太复杂，根本就不是他谢大天这么一个县公安局的小局长可以把控的。这些关系不理顺了，就会出现难以预料的连锁反应。

更重要的是，这个事情如果处理得不好，会牵

涉到他谢大天的切身利益。

早在几个月前，组织部部长田亮就在一次会后有意无意地向他透露，最近上面下来了三个正县级名额，但县上目前符合条件的人却有五个。田亮还特别说道，从你的情况来看，应该也算一个。谢大天是很看重这次提拔正县的机会的。从职位上来说，他谢大天在局长的位子上已经干了将近一届，风里来雨里去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而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年龄已经到了“危险”关头。四十六岁，如果能赶上这次机会，他就还有升迁的可能。机会错过了，就难了。县上的正县名额有限，有时几年也没有几个。如果再过几年，岁数一旦入五，再想进步就难了。现在选拔干部越来越倾向于年轻化，有的干部三十出头就拿了副县，像他这个岁数的副县，已经算是副县里的“老人”了！

而更要命的是，谢大天在五个候选人中的条件，并不占优。

其他五个候选人，也是各局的局长。从横向比，谢大天算是和他们不相上下，还略有优势，毕竟自己是公安局长，在县里占着常委的有利条件。但是，谢大天却有一个致命的劣势，他的学历不高。其他四个人，两个是本科学历，还有两个是硕士学位。现在选拔干部，学历是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条件。比如从科级晋升副县，必须是本科学历，否则，干得再好都没戏！按道理，谢大天几年前就拿了本科，在五个人选中，虽不拔尖，却也不落后。但谢大天却清楚得很，自己的那个学历，是他从政路上的致命伤，稍不留意，就会让他人仰马翻！

这么说吧，谢大天的那个本科学历的来历，是有点问题的！

其实，前几年，学历并不是个多么重要的东西。那些年的学历，也并不是那么难拿！像谢大天这样的一把手，随便报个什么函授的，再让秘书给划拉那么几张卷子，本科学历就可进了档案。也正是因为这样，在这件看似并不重要的事情上，谢大天掉以轻心了。那还是在一次同学聚会时，谢大天也去了。吃喝打闹间，当谢大天一个在党校上班的同学得知，谢大天的学历竟然还是大专时，当时就跳了起来，说，我的哥呀，这都啥年代了？你咋还在“专子里”转啊？好歹也是个局长，咋样也要入“本”啊？这样吧，明天我就给你弄一个！谢大天有点不相信，就问，真的？那个同学嘲笑道，这么点事，那还有

假的？同学第二天就真的给谢大天弄了个本科学历证书，而且连学历档案都规规整整，一张也没少！

要说，这个本科学历，也不完全是假的。可关键是，学历的来历不那么符合规矩，而且这个漏，还被人给发现了！

之所以说学历不是假的，是因为这个学历在党校是确实有案可查的，电脑上，也是可以验证的。可关键是，学历的来路不对，别人学了三年才能拿到，可谢大天只用了一天，就“专”升“本”了；别人多少还是花了些钱的，可谢大天连个工本费都没掏，证儿就到手了。这当然是有问题的。起初，在谢大天那里，这也是个不是秘密的秘密。但有那么一天，当这个秘密被组织部部长田亮发现后，秘密就真的成了秘密，而且是个可以影响一个人前途的重大秘密。田亮能知道这个秘密，是因为田亮和谢大天那个党校同学的朋友是朋友。有一天，谢大天党校同学的朋友请田亮吃饭，谢大天党校的同学也被请了去。那天，酒喝了不少，谢大天党校的同学喝多了，就吹起了牛，说，别小看咱们党校的，咱们也是有能量的，就是那个公安局局长谢大天的本科证都是咱们给搞的！谢大天党校的同学还喷着酒气，特别强调说，那个本科证，可是没花一分钱的，而且仅用了一天就给搞定了！当时，别人都喝醉了，即使听了，也没当回事，可有个人却是清醒的，这个人，就是组织部部长田亮！

组织部部长田亮自从掌握了谢大天的这个秘密后，就觉得，自己是等于把谢大天这个人给攥在了手心里。

作为组织部部长，田亮是特别善于经营自己的阵地的。对于自己阵地内的人，田亮总是尽力扶持，将他们想方设法安插到重要岗位上，以待后用。对于和自己意见相左的，田亮就会用尽手段加以压制和排斥。田亮压制政敌的手段是很多的，但最阴险最凶狠的，就是利用对方的隐私将其放倒。为此，田亮利用工作之便，时不时地就调来那些干部的档案仔细研究。档案这个东西，看上去就是堆废纸，可在田亮这个组织部部长的眼中，作用却很大。田亮只要发现档案中有人做了手脚，比如改了年龄、隐瞒了工龄，或者升迁不符合常规，田亮就会如获至宝。这些细节，虽然平时看不出有啥用，但在田亮手中，到了关键时刻，就足以致政敌于死命！

谢大天的那个秘密，就不幸落在了田亮这样一

个人的手掌心上！

当田亮因为那个副职的人选问题和谢大天产生矛盾后，谢大天的那个秘密，就成了田亮可以将其击倒的极具杀伤力的武器。更加巧合的是，县上要解决几个干部的正县级待遇，谢大天的学历问题一旦被公开，正县不但不能解决，恐怕还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甚至，谢大天的仕途也极有可能因此戛然而止。谢大天很清楚，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在咱们这个社会，有些事情，也许平时看上去并不能影响什么，但一旦较了真，就会发酵，产生裂变，那释放出来的能量，就足以摧毁一座城池！田亮当然也是知道这个利害关系的，因此，有一次在电话中，就有意无意地提到了谢大天的学历问题，说，谢局的本事就是大，不用学，就有了本科学历，厉害啊厉害！谢大天听了，当然立刻就知道，自己的把柄捏在人家田亮的手掌心里了！

各种因素这么综合在一起，那个副局的缺，谢大天是无论如何不能不考虑政工科长郝新了！

9

大约一个星期后，在谢大天和妻子的万般期待中，专家们的那个会诊意见终于出来了！

那个张军医在宣布会诊意见时，面对谢大天和他的妻子，面色显得特别凝重，是那种典型的西式的悲伤和同情。张军医深吸一口气，又做了个很西式叹息，似乎在极力选择着词句，犹豫了半天，最后终于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这个病，很重！你们可要有个心理准备啊！

张军医这么一说，谢大天立刻就明白了，脸刷地就白了，颤着声问道，你是说，癌？谢大天终于很艰难地说出了那个他极不情愿说出的字！其实，谢大天是有预感的，自从那个症状出现、又不断加剧后，谢大天就有那种预感。只是，谢大天一直不愿那个预感变成现实而已。

张军医轻轻地点了点头，说，应该是这样！

这时，谢大天的妻子“啊”地哀嚎了一声，“砰”地就摔倒在了地上。几个人赶紧围上去，不停地掐着谢大天妻子的人中，许久，谢大天的妻子终于醒来了，随即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哭喊声！

张军医赶紧劝道，先不要哭，我的话还没说完呢！谢大天的妻子听了，赶紧停下哭声，问道，你是说，还有救？

张军医却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说，是这样的，谢局的这个病，应该是酶变。这个酶，其实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它的作用，其实就是催化剂的作用，使人的新陈代谢能够更加顺利地进行。

张军医这么解释着，随后话题一转，又说，但是，这个酶一旦发生了酶变，就不是好事了。

张军医又进一步解释说，这任何事，变异了，都不是什么好事，就好像家里的剩饭，原本好好的，但发霉了，当然就是坏了，也当然就不能吃了。吃了，就会拉肚子。这个人身体里出现了酶变，严重了，就会引起癌变！

谢大天和妻子最后终于听明白了，这个张军医说来说去，还是已经断定，谢大天得的就是癌！

谢大天颤着声问，那，还有救吗？张军医难得地笑了笑，说，当然，人身上的任何病，都是可治的，更何况，你的病又是早期。不过，要手术。手术有点难度，顺利的话，就没啥问题。

谢大天沉重地点了点头。

10

自从知道自己得了癌后，谢大天整个人都变了。

最初，是绝望。谢大天直到这时才发现，自己的生命竟然要画上句号了。活到现在，谢大天从未考虑过死亡。即使有那么几次，在面对歹徒的枪口时，谢大天也没有想过会死。但在面对那个病变时，谢大天绝望了，他见过因癌而死的人，那是他原先的一个老上级，走的时候，瘦得皮包骨头，头发全部掉完了，样子极其可怖。现在，自己也面临着那样可悲又可怜的下场了，谢大天又怎能不绝望？接着，是痛苦。谢大天觉得，自己真的还没活够，这年纪轻轻的，就即将这么走了，真的心有不甘。谢大天哭了，哭得很伤心。谢大天记得，自从当了警察后，自己就从未哭过，可这时，却再也忍不住了。谢大天的眼泪水一般流着，流得很痛快。眼泪流够了，

火种

□ 朱国飞

—

朱金蝉带着父亲的嘱托，只身来到江南繁华之地上海滩。陌生的城市、陌生的生活气息，使她的血管里都充满了孤单紧张。

外滩的街上，走着碧眼金发的洋人，穿着华贵的妇人抱着卷毛小狗跟在洋人脚后疯疯癫癫走着，屁股扭得像筛子。贵妇人嘴巴上的唇膏涂得厚厚的，好像涂了一层猪血。沿街摆着许多地摊，阳光的影子从高楼大厦间穿透过来，投射在这些地摊上，描摹出许多斑驳陆离的光圈。小贩无奈地吆喝着，杂七杂八，嘈杂纷繁。朱金蝉行囊简陋，肩窝里夹着一捆小铺盖，手臂上挽了小包袱。她穿着沙地人自织的土布衫，蓝印花布的颜色与行囊的颜色是一样的。她稍显粗乱的长辫子耷拉在胸前，迷惘地站在外滩的长街上，没有人注意到

发生了战争。那个屁放出后，谢大天就觉得自己整个身体都轻松了，好像身体里淤积了许久的垃圾终于给卸掉了，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舒坦和痛快！

一个星期后，谢大天坦然地接受了手术，手术十分成功。

谢大天后来说，其实，这人身上的许多病都是可治的，就看怎么治了。比如，得了感冒，也许吃点感冒药，就可以恢复。还有些病，吃药无法解决，就得打针，比如得了腮腺炎，到了一定程度，吃药已经不管用了，就得打针，打了针，问题就解决了。这还有些病，得动刀，比如阑尾炎，虽然也是个炎症，可吃药却不能彻底根除，只有动刀，将那个烂掉的阑尾彻底切除了，病才能好。当然也有些病，吃药打针动刀都没有用，就得养，养一养，说不定就给养好了。

谢大天出院后，整个人都变了个样，说话做事都平和了许多。对仕途，更是看得很淡。不久，何伟当了副局长，但谢大天的正县却泡了汤。谢大天却很高兴，他觉得，他那个正县本身就不该拿，而何伟，却必须当这个副局长，不然，这个世界真就没有了公道。

谢大天后来参加了自学考试，并顺利拿到了本科文凭。谢大天说，这人身上还有一种病，叫心病，这种病，得用自己的心来治！

作者简介：

王剑宁，全国公安机关作家协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会员。多年从事文学创作，至今在《民族文学》《啄木鸟》《滇池》《湖南文学》《文学港》《今古传奇》等发表小说多篇，现居新疆伊犁。

再也流不出来了，谢大天就突然冷静了下来，似乎突然看透了。谢大天觉得，既然自己命该如此，绝望、痛苦、哭泣又有什么用呢？

这时，谢大天特别想干点什么。也就是这个时候，组织部部长田亮的电话打了进来。

田亮还不知道谢大天的病情。谢大天一直隐瞒着自己的那个症状。田亮在电话中很严肃又很含蓄地说，谢局，正县的事马上要上会了，你的好事大概要来了。还有……田亮停顿了下，加重语气，接着说道，那个副局的缺，也要上会，你得有个答复！谢大天拿着电话，很平静地听着，不知怎的，他就突然发现，自己眼下最纠结的事情，竟然就是那个副局的人选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又摆到了他的面前，定谁呢？谢大天这时清楚地知道，只有刑警队长何伟最适合。谢大天对着电话，大声喊道，我的意见是，副局的人选，只有何伟，这是我们班子的决定，也是我的决定，如果这个决定不能通过，你们就先把我这个局长给撤了吧。至于那个正县的事情，我谢大天会正确看待的，有与没有都不重要，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谢大天一定会正确面对那个错误。

谢大天在说出这段话、做出这个决定后，身体好像突然就有了些奇妙的反应。

他觉得有个东西似乎从脑壳子里“咚”地掉了下去，先是落在了胸腔里，随后又急速下降到胃里，又进入了腹部。在腹部，那个东西似乎受到了某种痛击，开始挣扎，接着破碎，变成了粉末。谢大天的腹部感到特别憋胀，特别想放屁。谢大天就站起身来。这时，只听“砰”的一声，谢大天的屁终于放了出来，声音大极了，也臭极了，就像是一颗化学炸弹，在病房内四散炸开，惊得所有的人都以为

车夫很快报出车价，眼睛里闪出一丝喜悦。朱金蝉朝那车夫瞄了一眼，看到车夫劳累的眼神和黝黑的皮肤，决定雇他了。

“我的眼睛里吹进了沙粒，多吹风要流泪的。”朱金蝉一边坐进黄包车一边说道。

“晓得了！”车夫爽快地回答着，将车篷布放下来，遮住黄包车。

车夫走的是小街小巷，可能图省力。小街小巷人声嘈杂，洗衣、倒马桶、卖杂货人的叫卖声绞在一起，使朱金蝉嗅出了上海人生活的气息。她从清瘦的沙地汇龙镇大瓦房老虎窗阁楼里走出来，从每天推窗可以看到半个小镇风景的半封闭式生活里走出来，潜进了上海滩最底层人生活的“里弄格子”里，就好像从井台边跳进了小河浜浑身黏糊糊的。难道说，这就是狄更斯小说里所说的地狱与天堂相衔接的城市生活？

“嘿嘿嘿……”小弄的拐角处有人拦住车夫。“呒啥油水哟，快躲开！”车夫的头摇成拨浪鼓。

“让我看看。”随着苦笑声，车篷布被掀开一条缝，露出一颗瘦骨伶仃的脑袋。瘦子身后一溜烟站着衣衫褴褛的男人，破衣下掩掩遮遮微露出刀斧铁器，人人神情怪异，又畏葸不前地挡着弄堂口。

“哦，又一个闯上海滩的乡下女人，要被上海大佬白相来死脱，被伊俚戡煞脱！”瘦子哀叹般讲了几句，扭头就走。朱金蝉心惊肉跳地从车篷缝隙中看着那些拦路的汉子怏怏不乐地散去了，车夫嘴巴里吹了口哨，慢腾腾地蹬着黄包车穿过弄堂口往四马路东南方向而去。他将车铃摇得叮当乱响，车身都在铃声里打着战。

朱金蝉寻找的那家秘密商店在霞飞路上一条小弄堂门口。车夫停了黄包车，从口袋里摸出一个香烟屁股衔在嘴上，用眼角睨了睨商店招牌，对车篷中隔着缝隙张望的朱金蝉说，小阿姐，到了。

这是一家名叫“亨生”的西服制衣店。这里是石库门房子的一角，门口蹲着两只很精巧的小型石狮子，石狮子头上贴了一块四方形红绒布。招牌挂在门口的大方石壁上，运用了中英文两种文字。朱金蝉站在店门口，踌躇了。她朝里面张望了一会儿，看到门内小天井里有师傅脖子上挂

了软尺、手臂上抱着布片在一张台桌前打样裁剪，很专注。朱金蝉看了一会儿，终于打消了上门询问的念头。她觉得这样太冒失，而且自己手上还拿着沉甸甸的家宝，切不可先自露了行藏。于是，她转身往右侧的小街走了。沿着小街走过几条弄堂，在一堵短墙上，贴着招租告示。朱金蝉细细地盘桓了一下，选择了叫做“祈新里”弄堂内的一间小阁楼，租住下来。

她租住的这间阁楼是这幢石库门房子的东南角，楼下另有住家。天井里摆放着煤球炉、晒衣架等杂七杂八的东西。几盆海棠花、月季花夹杂在杂物中间，在天井倾斜的阳光下悄悄地开放着。房东是个老妇人，吹烫的卷发掩遮不住衰老的容颜。她手掌上托着一只紫砂壶在天井里踱步。累了，就端了一张小竹凳坐在盆花前观赏，眼睛眯缝成一条细线，很像倦睡在她脚边的那只老猫的睡眼。

阁楼很小，楼内放置一张小床、一张茶几、一张方凳，就没有空间了。小床上方是个两个方格子的老式楼窗，与她家的老虎窗有些相似，只是顺着屋面倾斜安装的，既挡风雨，又能照明。朱金蝉试着推开楼窗，用木棍顶住。她将头伸出楼窗观望，嘿，灰黄的屋顶，一方格一方格地延伸出去，可望见远处的小洋房及黄浦江里大轮船的影子。她把头缩回小阁楼，又费心观察，觉得此阁楼太小，无法藏匿带来的家宝。她坐在床上细细思考，仰头看着楼窗的天空。偶尔觅见鸽子飞翔的影子。她突发奇想，在阁楼的窗外摆养几盆花，将家宝埋藏在花盆里。可仔细一想，这花要浇水才能活，家宝被水一淋，汲了泥水，慢慢会露出来。再说，花盆放置在楼窗外的屋面上，有被人偷去的危险。她又想在阁楼的板壁上挖个洞。马上又推翻了这个蹩脚的主意。最后想起爹爹喜欢的挂在客堂间的那座自鸣钟，钟座的下室是钟摆，那钟摆每隔一个钟点就从钟室里推出一只小鸟的头，喳喳欢叫一阵。她设想就把这三十六枚金蝉嵌藏在钟匣里，把小鸟的头改装在钟匣外面，遮掩住里面的东西。她决定去寻觅这种会小鸟唱歌的自鸣钟。

第二天，她锁上阁楼的小门，去街上商店寻觅淘买这款座钟。她穿过祈新里长长的弄堂，晨阳的影子爬映在里弄的围墙上。收破烂的老汉手里拎着竹筐，轻轻吆喝着，蹒跚地走。她走出祈



新里，逛到霞飞路。沿街의商店关着门，铁栅栏的玻璃门里贴着商品的价格表，偶尔从里面蹦出一只小洋狗，在门里面放肆地叫。她又走到那家“亨生”西服制衣店。石库门半开半闭，天井里生了一只煤球炉，一道粗烟从天井里飘出来，有个粗嗓子的男人直着嗓子叫唤：“快点起来哟，今早林老板要来拿衣服呢，不要拧了人家的面子……”朱金蝉在店屋门前站了一会儿，往城隍庙方向而去。

朱金蝉在城隍庙的一家钟表店寻觅到了那款自鸣钟，她仔细观察了钟座，请钟表店的老师傅改装一下钟摆及下面的座室。老师傅微笑地做好了，对朱金蝉说：“这钟座是黄杨木的，很结实。”朱金蝉满意地笑了。

黄昏时分，里弄里人声喧嚷。朱金蝉等到阁楼下租住的人外出办事时，将那只自鸣钟捧进阁楼，并小心地打开后盖，把三十六枚金蝉藏进钟座。她把自鸣钟挂在睡床里面的板壁上，这样，睡在床上一抬头，就可以看到钟的底座。她又在楼窗的下沿安装了一块活动的木板，在上面摆放了几盆石榴花。房东老太曾爬上阁楼，朝她新安装的自鸣钟和花架观察了好大一阵子，有点痴迷地对朱金蝉说：“小姑娘喜欢花呀，真难得，难得……”她的鄙薄的眼光转化为欣悦。朱金蝉为自己的小

智慧获得成功感到高兴。晚上，她睡不着，望着楼窗玻璃及一小块天空发呆。自从参加革命以来，目睹着许多人流血牺牲，革命陷入低潮，她主编的秘密刊物《暴露》也因赵金辉的牺牲而终止。她必须尽快找到党组织，一方面将父亲的家宝赠予党，一方面恢复办刊。如今，她的老师林先生曾附耳告诉她的上海秘密联络点她找到了，但又不敢冒昧上门联系。在这黑暗的年代，她深知谨慎的重要性。板壁上新安装的自鸣钟响了，清音袅袅撞击心房，将对赵金辉的思念影影绰绰地牵动了。她想到赵金辉坚毅的面容和血染沙地的情景，一汪热泪如泉涌出，滴湿了枕头。痛定思痛，朱金蝉心中更坚定了寻找党组织的决心。她思考了一夜，在晨曦微露时才昏昏沉沉睡着了。

晨阳从楼窗里映照进来，在她的脸上慢慢掠过。天井里有人走动。房东老妇人捧着茶壶与邻居打招呼。她脚旁的懒猫围着她忸怩地叫着，因为那猫闻到了邻居菜篮子里鲜鱼的味道。磨剪刀老人手里拎打着铁板，从远巷走来，锵锵锵……朱金蝉却已经进入梦乡，梦幻中赵金辉向她伸出手来，拉着她在沙地的绿荫间迅跑，边跑边喊，她也跟着边跑边喊。绿荫中飞出许多彩蝶，迎着他俩翩跹起舞；霞光映照着彩蝶，使之化作五彩的锦缎，

托着他俩在清新的沙地上飘然而行……

二、

春天的阳光很慵懒，家乡沙地汇龙镇上的阁楼内暖洋洋，朱金蝉的梦也很飘逸，小河流水青草地柳丝柔柔。绿荫里藏匿着小船，一推，远航而去。绿荫里有人在读书，背影甚像赵金辉。

“你读啥好看的书？”

“《双城记》。”

“呀，这本书哪里弄来的？我听林先生讲解过，寻觅多时都未读到，倒被你抢了先！”

“那你就落后我了，你要读吗？等我读完再说，嘿嘿嘿……”

赵金辉将《双城记》藏匿在身后，一转身往绿荫深处遁去，急得朱金蝉大喊：“金辉哥你往哪里去？别丢下我……”赵金辉无声无息地消逝在绿荫丛中，朱金蝉身旁飞舞的彩蝶也追踪而去，远处小河流水传来哗啦啦的声音。风儿柔柔地吹在她的脸上衣襟上，没有他的影子……她像一只寻找不到家的小白兔，竖起两只长耳朵、支起两条前腿，专注地凝望着前方。头上彩云涌动，前方朝霞满天。她努力地前行着，去寻找她心中的人和 she 想要的东西。她想赶到小河边，那边有金色的船帆，有大雁在飞翔，五彩云飘浮着衔接着天空，在她的追索中远远地荡漾，无边无际……

那天来听西洋文学课的基本上都是汇龙镇上有头面人家的青年人。赵金辉与一个稍年长的陌生青年坐在一起。赵金辉微笑着向朱金蝉介绍说，那是他堂哥赵克明。呀，赵克明英气勃发，两眼炯炯有神，友好地朝她点点头。朱金蝉笑了，用手捅了捅赵金辉说：“你有这么个哥哥，以前怎么没说呀！”赵金辉神秘地眨眨眼睛，不肯多说。倒是那位赵克明哥哥大方地从书包里摸出一本书来塞到朱金蝉手里，轻轻说道：“喏，送你一本《艰难时世》，要好好读呀，那可是刚刚翻译过来的好书呢。”

“哇，这怎么承受得了，谢谢克明大哥。”朱金蝉受宠若惊，笑靥如花。

今天讲课的先生叫林晗，颀长的身材，微秃

的前额，一袭中山装，风度翩翩。赵金辉让大家叫他林先生。今天他开讲的是英国作家狄更斯。林先生嗓音沉稳、吐字清晰，话语中夹杂着闽南口音，喉间时不时发出嗡然作响的回声，充满男子汉的雄浑气息，将长期受封建文化和民间庸碌文化禁锢的沙地年轻人的荒芜头脑震荡着、冲击着。英国作家狄更斯创作于19世纪中叶的那些精彩小说经林先生的娓娓细述变得更加优美动人。从林先生的嘴里，朱金蝉第一次听到了风靡欧洲及世界的名著《老古玩店》《双城记》《荒凉山庄》和赵克明大哥送给她的本新译本《艰难时世》。朱金蝉听到林先生说道，狄更斯用他那支笔诉说着世界上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不平等，他警告富人说在你们周围，穷人永远是存在的，趁着时间还来得及的时候，最好在 they 心中培养起想象和感情的最大美德，把他们那种需要装饰的生活装饰起来，要不然……现实就会像豺狼一般地把你们吞了下去。狄更斯的小说中透露出西方社会文明世界中的黑暗与腐朽，转述出民主自由的新声，这让朱金蝉及听课的青年们惊叹不已，新鲜新奇的精神世界忽然似风似雨涤泻淋漓而来，让他们平庸俗气的脑细胞生长出激素、生长出思考的萌芽来了。朱金蝉的肩膀紧紧地靠着赵金辉，靠着赵克明那一边的课桌，她亮闪闪的眼光捕捉到了听课的青年们的眼神了。那是一种新奇的、孩子般的眼神。他们的下巴微微颤动，与林先生的话音发生共鸣，有的用手托住腮，身体前倾，偶尔用手拉扯耳朵，将耳轮拉得细红细红的。有的嘴巴里喃喃自语，眉头皱成飞翔状。

汇龙镇郊外艳阳高照，鸟雀低翔。这一课让青年们大开眼界。朱金蝉更像自己长了年岁，脸色分外红润光彩。她将赵克明大哥送给她的书紧紧地夹于腋下，生怕掉落了去。赵金辉提醒她说，这书市面上没有买的，别弄丢了，也别外传。朱金蝉问道：这书是金贵，但为啥不能外传呢？是禁书吗？要紧呀？赵金辉只是点点头，没再多说。林先生讲完课后交给他们一张听课时刻表，就拿起讲台上的皮包与赵克明一道先行告辞了，只留下学生们还静静地坐在那里细细回味林先生的精彩讲授内容。因为刚接触西洋文学，那种新奇加激情洋溢的东西，仿佛被冷雨淋湿了头，一种清新的感觉令朱金蝉回不过神来。青年们都记住了

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名头，但记不住他在小说中描写的许多生动有趣的人物。朱金蝉可不一样啦，她手中有那本新译本，她一翻书，那个小说人物葛插硬就印入脑海：他有一个光溜溜的脑袋，头发竖立在他那秃头的边缘，好像一排枞树，挡住了风。他的额头四四方方，肩膀四四方方，连食指也是方形的。他是那样子古板和专横，一看就令人厌恶……

那年八月的乡间燃起了一团热火。

赵金辉点燃了农民暴动的火把。他登高一呼，数百多名农协会会员举起手中刀枪，红色的旗帜猎猎作响。

秋风在树梢头吹着口哨，秋月 in 跑马云中洗涮着灰蒙蒙的污垢，星星挣扎着闪亮自己的眼睛。秋风呼呼刮着，扎在暴动队员臂膊上的红丝带在暗夜中飘舞。赵金辉带着沙地汇龙镇乡间的暴动队员与苏中地区红十四军中队长顾南洲带领的红军战士分两路包围了汇龙镇。赵金辉手握驳壳枪，率先冲进国民党县衙。暴动队员手中的火把将县衙大门照得亮如白昼，暴动队员喊杀声震耳欲聋。国民党反动县长夏钺青从睡梦中惊醒，从窗缝里看见墙外那片透射天空的火光，吓得脸都白了。他从衣柜里拿了一件农民穿的旧衣服，用一条麻绳系在腰间，戴了一只旧草帽，悄悄摸出门来，躲藏到西北角一间破屋内，索索发抖。暴动队员冲进他的卧室，搜查一遍退出屋去。他乘隙尾随着混出院子，从后门溜走了。赵金辉又率领暴动队员攻打县监狱，打死了负隅顽抗的狱警队长，砸烂了监狱大门，救出革命者及群众四十多人。许多革命者伤痕累累，此时此刻，泪如泉涌，不能自制。暴动队员搀扶着他们说：“别哭呀，看，我们胜利了……”

东方既白，朝霞满天。

迎着朝霞，赵金辉将暴动队的红旗插在县衙前的旗杆上。他们清点了缴获的枪支弹药，释放了俘虏，销毁了夏钺青抓捕革命者的反动档案，烧了夏钺青的办公室。烈火中，夏钺青一身戎装的照片与国民党的党旗化为灰烬。

汇龙镇沉浸于激情之中。居民们纷纷打开窗户，观看西北角那面高高飘扬的旗帜。朱金蝉站在阁楼窗子前，手中系了一根红丝带，向着暴动队员游走的方向不停挥舞，嘴里喃喃自语道：“红旗飘飘，

火焰滔滔，革命之火，熊熊燃烧。光明就要到来，革命精神如火如荼，照亮我们的前路……”

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震撼了国民党江海行署，敌人调集一个保安中队连夜前往汇龙镇镇压。保安队有数百人，武器精良，又以逃亡的夏钺青与沙地的恶霸地主沈继贤、张满仓为帮凶，气势汹汹地扑向城西村、城北村一带抓捕参加暴动的共产党员和农协会员。保安队所到之处，房屋被烧、暴动队员被抓，九名参加暴动的共产党员遭到杀害。因敌我力量悬殊，赵克明等人奉命转移，暂时离开了这块热土，到上海浙江等外围地区发展，等待革命时机。赵金辉等隐蔽在乡村继续坚持小规模 的武装斗争。

白色恐怖笼罩在汇龙镇上空。

朱金蝉耳闻目睹这血雨腥风，沉浸于悲愤之中。她整天躲在阁楼里赶着编写第三期《暴露》杂志。她写了沙地农民暴动的专稿，认真总结暴动成功与革命低潮时期抵抗反动派白色恐怖的工作经验。革命斗争血与火的经历使她热血沸腾。写着写着嘴唇咬出的血丝滴在稿纸上，洒散着红红的血痕，浸染成一朵朵红梅嵌印于稿纸上，鲜艳夺目。沙地暴动后的第五天黄昏，朱金蝉撰写好最后一篇文章，细细地收拾一下小书桌上的笔墨纸砚，将厚重的一沓稿纸用黄油纸包裹好，放置于书包里。突然，传来哭泣之声，呜呜咽咽。她侧耳细听，那是隔壁赵家的哭声。金辉哥出事了？朱金蝉头脑一阵眩晕。阁楼上的一切好像均在移动，风从楼窗吹入，书桌上的线装书被吹得沙沙翻动。朱金蝉两眼模糊了，那本翻动的书慢慢活了起来，一个英姿勃发的青年从书页里款款向她走来……汇龙镇郊外的私塾里，她紧挨着金辉哥，听林先生讲外国文学，听得如醉如痴……星稀月明之夜，金辉哥与林先生站在一面鲜艳的红旗下对她说，金蝉妹子，宣誓吧。她看到金辉哥眼里闪烁着惊喜的眼神。她举着拳头，眼含热泪，一字一顿跟着他俩对着红旗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严守纪律，永不叛党！”宣誓后，金辉哥紧握她的手，嘴里喃喃地说：“金蝉，我的好妹子，祝贺你……”她扑入金辉的怀里，喜泪盈眶。

“金辉哥……”朱金蝉心痛地轻唤着，掩面低泣。

夕阳西下，晚霞推拥着挣扎着翻滚着映照出

最后的色彩，乌云从东往西追逐而来，在夕阳余晖里捣乱着闹腾着，五彩的天空时阴时亮，变化万端。朱金蝉默然地望着天空，看那五彩云在瞬间即逝中变幻，看那乌云嚣张地吞没五彩云，吞没斑斓的天空。她觉得今天的晚色是一张阴阳怪气的脸，波诡云谲。革命者的鲜血一滴一滴浸透着这片土地，在她稚嫩的心上剜着、割着。她的心里翻江倒海般难受。她突然想到要去监狱看看金辉哥。

她认真梳妆，用红绒线扎了长辫子，用发夹把多余的刘海夹到额角处，再把一对蝴蝶结别在长发的上端。那对蝴蝶结是金辉送给她的，她一直舍不得使用。蝴蝶结是玫瑰色的，嵌着金丝，非常鲜艳非常漂亮。她打开自己的衣箱，里面盛有几套新衣。大半年来，她忙于工作，几乎天天粗茶淡饭、筒装穿着，这衣箱没打开过，里面盛有两套短衫一套旗袍。旗袍是恒孚南货店的钱老板送的，非常时髦漂亮。她将旗袍拎出来，试穿一下。咦，竟然很合身，那腰身那下裙都恰到好处。她心里明白，那是钱家父子的心意。但她心里放着的是金辉哥而不是钱老板的宝贝儿子钱顺富。于是，她脱下旗袍穿上短衫。她记得金辉哥曾半认真半调侃地对她说，以后有钱了，他要穿西装，她呢要穿上海旗袍，最时髦的那种。金蝉说，穿上海旗袍有啥好看，洋里洋气得像个小妖精。金辉说，上海旗袍最显中国文化的特色，有气质的女子穿上了，呈现出东方女子的美……金蝉最后决定穿这旗袍，她要让金辉哥看到他心里的美。

晚霞仍在天空，夕阳只露着半个身子。朱金蝉一人悄悄地去监狱探望赵金辉。当她出现在保安队监狱门口时，狱警呆呆地望着她。夕阳里，门口的女人美艳无比。朱金蝉从旗袍里面的衣衫里摸出几块银元，托在手掌上。

“老总，请行个方便。”
“你，你要看望哪个犯人？”
“赵金辉。”
“啊，这这这……”
“怎么，嫌少？”朱金蝉又从衣衫里摸出两块。
“哦，你等一下，我请示一下狱警长。”那人从金蝉手里拿过银元，从监狱边门进去了一会儿，带来一个毛胡子警官。那警官望了朱金蝉一眼，只问了句，他是你啥人？朱金蝉说是我哥。毛胡

子警官再没说啥，向狱警挥了挥手就自顾走进去了。狱警领着她走进监狱，一股臭气扑面而来。监狱里关满了人，那些人衣衫褴褛、满面污垢，两只黑洞洞的眼睛看着她。在监狱的最里端，一个身上缠着白绑带的人侧卧在地，手臂上吊着药水，嘴巴里发出轻轻的呻吟。狱警在这间铁监前站定了，隔着监室门说了声：“你妹来看你了！”回头向朱金蝉努努嘴。慢慢地，监内的人回转身来，眼睛里射出惊奇的目光：

“金蝉！”
“金辉哥！”
两道目光瞬时融合在一起，拆也拆不开。
赵金辉艰难地移动着身体，向监室门口爬来。朱金蝉努力向他伸出手去，身上的旗袍压在铁栅栏上，沾满铁锈。两双手紧握在一起，久久不肯放开。他俩默默地对视着，心里翻江倒海般难受。朱金蝉蹲下身来，抽出手来抱住赵金辉的头，凄怆地唤着：“哥……”热泪小河水般淌下来，滴在铁栅栏上。
“寄爹寄娘好吧，家里都好吧，别让我爹妈知道我的事，我是个不孝的儿子，没法替他们养老送终……”赵金辉像个小孩子，絮絮叨叨说道。
“金辉，我爱你，我要救你出去！我……”朱金蝉轻泣着说。

“金蝉，你听我说……”赵金辉抓着朱金蝉的手，劝慰着。朱金蝉捧住赵金辉的头，捧得太重了，将赵金辉头上的伤口弄破了，鲜血染红了她的手，殷红殷红的。赵金辉说：“小妹，你看，你弄疼我了。坚强些，革命总会流血牺牲。你记住我的话，别为我担心，我生是革命者，死是革命鬼，决不叛变投敌！”赵金辉慢慢从朱金蝉手中挣脱出来，用手去揩朱金蝉脸上的泪珠。

“小妹，你今天真漂亮，让哥好好看看！”
朱金蝉点点头，站直身子，弹去旗袍上的铁锈，将两条长辫子垂于胸前，挺起胸膛。

“小妹，你真美……”赵金辉脸上绽开笑纹，年轻英俊的微笑。

狱警急步走进来，压低了声音说：“小阿姐，你快出去吧，夏钺青派人来提审犯人了！”

赵金辉坚毅地朝朱金蝉做了个手势，向她挥手告别。朱金蝉猛然扑到铁栅栏上，凄惶地唤着金辉哥，不肯离去。狱警一把将朱金蝉的胳膊抱住，

硬将她拖出监狱。

“革命革命，我们是铁的榔头，我们是红色的工农；快快起来，推翻吃人的旧社会……”监狱内犯人唱起红歌，低沉悲壮。那是赵克明教的红歌，如今已经广为传播，被捕的农协会会员都会吟唱。朱金蝉站在监狱外，听着红歌，向监狱里的受难者深深地鞠躬致敬。

朱金蝉擦干脸上的泪水，神思恍惚地回到家里。姆妈看到她突然憔悴的脸和哭肿的眼睛，慌忙绞了一块温热的毛巾给她。姆妈心里猜到她的心思，好言安慰她说：“孩子别伤心，船到桥头自然直，我们总归有办法的。”朱金蝉痛苦地摇着头，双手捧着脸，肩头颤动，又低泣起来。姆妈用温水毛巾抹了抹她的额角，附耳低声说：“你阿爹藏有祖传的财宝，你求他拿财宝去救他，阿好？”金蝉迷惑不解地抬起泪眼，看着姆妈的脸。姆妈心痛地抚着她的肩膀，又低声说了一遍。自从汇龙镇地区闹蝗灾以来，夏钺青之流发灾难财，横征暴敛，家里已被盘剥得只剩下店铺架子空荡荡了，哪里还有啥财宝哇。夏钺青听了胡葢子的谗言差点把爹爹弄死，难道爹爹真的藏匿着财宝？

“去吧，孩子！”姆妈热辣辣地看着朱金蝉，眼睛里流淌着善良、溺爱与希望。朱金蝉哽咽着唤了声：“姆妈……”说不出话来了。

朱金蝉小心翼翼走到阿爹朱鼎魁床前，朱鼎魁侧坐着半个身子，用大枕头靠着背脊，爱怜地看着她。朱金蝉默默地替他拿起水烟壶，划燃了火捻子。

“阿爹，金辉他……”朱金蝉打破沉默，含着眼泪说道。朱鼎魁叹息着，吧哒吧哒吸水烟。“阿爹，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我要嫁给金辉哥！”

“唔……”朱鼎魁沉吟了一下，“我早就看出来你们俩的心思，阿爹我很喜欢金辉的，想不到如今他大难临头，你还同我说这句话，真正痛煞阿爹的心！”朱鼎魁咳嗽了一下，说：“金辉是个好孩子，是我们沙地人的好孩子，我比你更心疼他！”朱鼎魁把水烟壶搁到床头柜上，“夏钺青他是个杀人大王，他不会放过金辉的。”

“阿爹，你要想办法救救他呀。”朱金蝉眼泪汪汪地盯着朱鼎魁，央求道。

“这……孩子啊，阿爹我哪里有这个本事呀，你看我身子也残废了，家里也没有人在做大官，

而且金辉都是做了那些丢脑袋的事，谁也难救呀。”

“阿爹呀，那个夏钺青是个贪财乌龟，多给他些铜钿，也许他会放过金辉哥。”

“孩子呀，阿爹已经哧啥铜钿银子了，用啥送给夏钺青？阿爹的身子残废了就是因为那夏钺青要讹诈我，说我藏着啥家宝。我哪里来的家宝呀，硬把我给打残了。”

“阿爹，现在是金辉的生死关头，你一定要救他呀。”

“孩子呀，那夏钺青是个政治加流氓的人，用铜钿银子是换不来金辉的命的。这个社会太黑暗了，只有将这个黑暗的吃人的旧社会推翻，才能有我们老百姓的活路。”

“爹爹……”金蝉听了阿爹的一番话，心里好像被弹拨了一下，心想阿爹真是智慧过人的好阿爹。她终于熬不住了，伏在床沿上痛哭起来。

姆妈在门口听见了他们爷俩的谈话，弄懂了朱鼎魁的心思，也忍不住地伤心落泪。她赶紧跨进门来，将哭泣的朱金蝉扶起来，好言劝慰她。朱鼎魁此时也老泪纵横，痛哭不已。

这个夜晚，是朱鼎魁家最难熬、最黑暗的一个夜晚。

第二天，朱金蝉病倒了，发着高烧、说着胡话，吓得姆妈手足无措。姆妈心忡忡地请来郎中。郎中把过脉，说寒气攻心，心神失脉，需静养数月。自此，朱家屋内又多了一个药罐子，真正是屋漏偏遭连夜雨，家境每况愈下。

夏钺青为抓捕赵克明等重要共党分子，一方面通缉追捕，一方面严刑拷打抓获的赵金辉等人。赵金辉在狱中坚贞不屈，被折磨得瘦骨嶙峋。夏钺青在他身上榨不出油水，又怕夜长梦多，就向上级申报处决他。深秋的一个傍晚，天落细雨。赵金辉被捆绑着，赤着脚，慢慢走过汇龙镇老街，再绕过九曲河弯向西北的乱坟场。夏钺青亲自压阵，保安队与刑警扛着长枪，排着队，押着赵金辉往刑场而去。赵金辉唱着红歌，高喊着口号，英勇就义，年方二十岁。

“金辉哥……”朱金蝉从五彩云中飘落下来，嘴巴里呼唤着心爱人的名字。她含着泪水，做完了那种时时揪她魂魄的梦。时已至晌午时分。天井里有人在喊：“蒋先生，蒋先生！”

透过阁楼小门的缝隙，朱金蝉看到租住楼下的男人趿着布鞋走到天井里。那人厚实的背和稍长的头发有点眼熟。朱金蝉租住了两天，今天才看到了楼下同租者的身影。那人从邮差的手中接过一封牛皮信，在回执上签字，他是用左手写的。他拿了信回首朝朱金蝉的小楼望了一眼，趿着布鞋回屋去。蒋润秋，朱金蝉惊奇地轻哼一声，心中嘀咕了，这世界这么小，同学蒋润秋竟然就住在她的楼下。他是国文老师蒋老夫子的独苗，自幼耳濡目染，国文底子深厚，蒋老夫子视他为珍宝。在这风云变幻的年代，蒋老夫子害怕儿子参加革命，护犊之心甚切，极力向其灌输中庸之道，引其修身养性，塑造其内修为长、不事世风的性格，因而蒋润秋与同学很少谈论政治。但他与赵金辉甚好，经常一起玩耍。蒋润秋是个左撇子，写字也用左手。他毛笔字写得很快，给人眼花缭乱的感觉。怎么办？如今与他同租一处，难免暴露自己行藏。朱金蝉将自己关在阁楼上陷入困境。一直磨蹭到傍晚时分，天井里突然增加了人声。就着黄昏里的光线，影影绰绰有女青年清爽的背影。蒋润秋应声走出来，牵了女青年的手，微笑着回屋子里去。朱金蝉乘隙迅速下了楼，跑到街上去。黄昏里街上行人稀少，偶尔有黄包车摇着铃穿行其间；一个遛狗的女人从小弄堂走出来，佝缩在街角里的乞丐突然向其伸出手来，引来女人的尖叫与辱骂。朱金蝉一天未吃饭，肚子咕噜噜叫。看到街角处有小吃摊，就去买了两个包子、一碗鸭血汤。有两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也来买汤喝，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一份《申报》，边喝边读，“法租界巡捕房得线人密报捕获江北沙地赤匪移交南通行署侦审……”啊，朱金蝉惊愕得掉了手中汤匙。那读报的青年喝着鸭血汤嘀咕了一句：“又要乱捕乱杀……”另一青年拉了拉他的衣服，示意他别读出声。朱金蝉听得真真切切，丢了汤碗，木木地立起来，双手紧揪着，两眼一片茫然。她用手

揉揉眼角，蹒跚地离了小吃摊，向对面的商店走去。黄昏的光线忽明忽暗，街景昏暗，晚风瑟瑟。对面商店的霓虹灯早早亮着，朱金蝉的眼睛模糊了，远处传来夜航船的汽笛声，呜呜咽咽。

这个夜晚，充满了凄怆和悲愤。朱金蝉在老街上独自徘徊。赵克明、赵金辉等人英俊的身影一次次地在脑海浮现，红色的旗帜、红色的火焰、红色的风暴又一次次地飘浮在她的眼眸间，与老街的霓虹灯光交织在一起，似幻似真。她耳朵阵阵发胀，似乎回荡着他们振臂前行的呼喊。

“小阿姐，阿要搭依去白相相？”一个小分头上了头油的街痞对她说。朱金蝉瞟了街痞一眼，掉头就走。“哇，乡下人蛮犷个，漂亮面孔傻逼一个……”街痞盯着她的背影咒骂，将痰吐在她身后的水泥地上。朱金蝉蓝印花土布衫沾着尘土，粗辫子有些散乱，稍大的裤脚管在街风里抖动，很快消失在街角弄堂口。

“朱金蝉！是你呀……”冷不防，蒋润秋站在天井里朝着低着头匆匆跨进门的金蝉说，那个女青年站在他身后。天井里的光线很暗，借着两厢房里亮着的灯光，朱金蝉与他俩不期而遇。

“你……”朱金蝉脸显尴尬，支吾道。

“你，怎么到上海滩来，是做事还是求学？”蒋润秋问道。

“我……”朱金蝉面对同学，一时语塞，回答不上来，拿眼瞧他身后的女青年。蒋润秋讶异地望着金蝉，看到她憔悴的脸色，联想到她家的许多不幸之事，心想她到上海来一定有难言之隐，转而从身后拉过女青年说：“她是我新同学，名叫春红。”

“姐姐好！”春红的脸红扑扑的，仍有稚气浮在眼角，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的年纪。昏晕的灯光映照出她的烂漫微笑。这是个可信的清纯女孩子。

“到我屋里坐坐，都是同学，很难得！”蒋润秋邀请金蝉。春红大方地上前挽住金蝉的胳膊。

蒋润秋租住的东厢房稍大些，但光线很暗。春红抢前点了“美孚罩”。屋内很干净，也许是春红来后给收拾的。书桌上、床头上都放置了书，书桌上有一叠撰写好的稿纸，字很小，但仍显出狂草的风格。

“那个赵先生前时来过我们崇明师范学校任教，

他给我们上了课。”蒋润秋说。

“哪个赵先生？”金蝉随意接口问道。

“赵克明先生呀，就是被南通行署通缉的共产党。”蒋润秋说。

“啊……”

“他听说我是汇龙镇人，还向我打听你及你家人的情况呢。”蒋润秋看了看金蝉的脸色，“我和春红到他的宿舍看他，有个师姐陪着他，她姓范。”

“唔。”金蝉疑惑地看着蒋润秋，仍存戒心。

“他和我们谈了很久，使我明白了许多道理……”

“他现在哪里？”金蝉有点迫不及待。

“他那天和我们谈过话就离开了崇明师范学校。”

“哦，原来是这样……”金蝉又沉默了。

“我听了他的话，读了很多好书，喏，我这儿就有几本。”蒋润秋指指床头的书说。“赵先生走后，学校开始追查，我和春红觉得呆在学校有危险，就暂时隐蔽到上海小弄堂里，避免被牵连。”蒋润秋说完，将一沓稿纸捧到金蝉手里，“唔，我写了个小说，还未写好。”朱金蝉半信半疑地接过稿子，一行秀逸的毛笔字书写在扉页上：

如果有来生，我们仍要一起飞

朱金蝉匆匆读了几章，小说内容是讲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故事情节很简单，小说的主人公也很单纯，为了遵守爱情的诺言，抛弃了世俗的家庭，挣脱了封建礼教桎梏的束缚，与心爱的女人奔向新生活。后来，男主人公被招入军校，参加北伐战争，那女人一路追踪，在战争的硝烟里苦苦寻觅心爱的人……战争年代、血与火、情与爱，蒋润秋的小说写得很浪漫。蒋润秋从未接触过战争，也从未经历过军事生活，所以对战争的描写不清晰，有模仿书面经验的痕迹。男女主人公的最后结局还未写出来，小说有点虎头蛇尾，缺少张力。朱金蝉读过几章后轻轻地笑了。她将书稿放置到书桌上，朝蒋润秋点点头，以鼓励的口吻说：“会写啊，等写完了再拜读。”

“哪里哪里，小说这东西很难弄。”蒋润秋腼腆地说，搔了搔头发，“瞧，熬灯油熬得头发都掉了！”。

“快变成小老头了，老婆都讨不到！”春红微笑着说。

“这小说写得窝囊、写得憋气，我原本不是这么写的，故事情节也不是现在这样子的。”蒋润秋有点灰心地说，“我是想以赵金辉的原型构思的，谁知竟写成这样，唉，这小说真是难弄！”

“啊，原来是这样……”朱金蝉慨然道。

“就是呀，原本我是来请他出来做事的，他倒好，像一只鸵鸟缩在这里写小说，我劝过，横说竖说说不动他。”春红微微撇着小嘴。

“哦，春红老父亲在沪上开着一家米店，春红举荐我去做账房先生。”蒋润秋脸一红，腼腆地说。

“是呀，他是鬼迷心窍，我说不动他。”春红又笑着说，亲昵地靠了靠蒋润秋的肩膀，脸上浮着幸福的红晕。

“嗯哪，这米店在啥地方，空缺了先生，恐怕要影响到生意呢。”朱金蝉说。

“在小南门。原本有个老先生，前时病故了。家里没有物色到人，由店小二代着。那人不会弄，记流水账，时间长了恐怕会出错呢。”春红说。

“小南门离这很近，方便倒是蛮方便的。”朱金蝉随意说。春红却听出弦外之音，小红脸上笑意更浓了。这小春红心地善良、聪明伶俐，是个难得的好姑娘。她看上润秋，是觉得汇龙镇上的读书人身上浸润着一种灵气，一种传统的憨厚与儒雅的气质。她虽生长在沙地粮户的富裕之家，但知书达理、性格开朗，接受新知识新观念很快很强，是个新知型女性。她如夏日荷塘里初绽的嫩荷，透明、稚嫩、淡红沁叶，轻展荷风。“阿姐，可有事做？如有阿姐来相助，是我爹爹的福气哦……”春红亲昵地拿眼盯住朱金蝉。

“啊……”朱金蝉慨然喟叹，心里早已盘桓了七八个弯子。她心想现在情况复杂、敌情难辨，自己在这上海滩举目无亲。如短住，没完成自己的心愿和阿爹的重托；如长住，事前并没有任何做事谋生的打算，怎么办？再说，我一个女孩子出头露面在米店做事，能行吗？须臾间，春红读出了金蝉脸上稍纵即逝的困惑。春红扑哧笑出声来，“姐姐难得出门，看不清这十里洋场上海滩的面目，阿是心里不落底，害怕做事呀？女人在上海滩做事是很平常的，只要有本事，谁都可以做的。不要怕别人家笑话。再说，这是在我家店里做事，

你就放心好了。我家的米店在小南门已经开了很多年头了，附近里弄里的上海爷叔阿姨啥的都和我们店里人熟了，没啥事体的，哦。”

“嘿嘿，小妹真是个热心肠的人！”朱金蝉也笑了，“你的眼睛很神的，阿能看穿人家的心思，真正聪明的……”

“嘿嘿，这世界变化快，思想也变得快，就灵了。”

“蒋润秋，你真的不想去做？”朱金蝉转身询问道。蒋润秋从小说稿子上移开目光，朝春红笑笑，以肯定的口吻回答朱金蝉：“春红邀你去做，你就答应了吧，她家人都很热心肠，你去做了就晓得了。嘿嘿，到了米店，可别忘记春红的人情哦。”

“那我就去试试看。”朱金蝉终于应允下来。她看到蒋润秋与春红如此热情，倒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她想把街上听到的关于赵克明被捕的消息告诉他俩，又感到不合时宜。她觉得自己少在同学面前提到赵克明等革命者的事为好，尽量隐匿自己的政治面目。于是，她邀请春红上阁楼玩。春红像孩子似的一跳一蹦跟着朱金蝉爬上小阁楼。小阁楼里多了春红身上散发出来的一份女孩子特有的香味。浑黄昏暗的天空在小阁楼的窗子里展示着。暗色里板壁上的自鸣钟清音袅袅地敲了几下，改装后的钟座在晚色中老成地贴在板壁上，沉默规矩，那只小鸟安静地站在钟座前头，没有发出天真的鸣叫。春红透过楼窗的暗色看到了小阁楼里的全景，未等朱金蝉点灯，就发表高论道：“蜗居景致小，书中天地宽；鸟雀且收翅，鸿鹄志万里；乌杂陋巷中，鱼龙混合时；高楼藏美女，谁敢窥靓色。”

“哇呀，好你个小才女！移步换景，七步成诗，今天在我面前露了脸，怪不得楼下的先生爱才如命，我都要吃醋了！”朱金蝉惊羨春红的才情，夸奖道。

朱金蝉摸到火柴，点亮了小阁楼。整个小房间呈灰黄略显淡红的颜色。唯有窗沿搁板上那盆石榴花盈盈拳拳的花蕾显出一点朱红。朱金蝉取了块手帕蘸了点盆里的凉水细细擦拭脸上的汗渍与污垢，显出白皙的肤色。春红回首瞧见了金蝉的脸，嘤了小嘴巴说：“原来姐姐的脸是很白的！”

“怎么啦，你的脸也很白很嫩呀。”朱金蝉讶异地看着春红说。

“润秋总是没来由地说我脸黑，讥讽我是乡下人。”

“那是喜欢你，调侃你呢，这点你都不懂，小丫头！”

“哦，姐姐你是对的，一个女孩子出门在外，小心点总归是好的。”春红看清楚朱金蝉身上衣服，蓝印花布的衣衫呈现出沙地女人的朴素与土气，掩饰了她大家闺秀的文雅气质。

“唔，鬼精灵！”朱金蝉用手指点了点春红的额头，轻轻笑了。

“姐姐，你有上海旗袍吗？”

“这……”朱金蝉一怔，心中的痛楚倏地被春红勾起了。她的那套上海旗袍一直舍不得穿，只在探望坐牢的赵金辉时穿过一次。她急急离家出走，根本没想到要带这东西。金蝉眼里含着泪花，轻轻地说：“我原本是有的，现在没了……”

“姐姐……”春红看见了朱金蝉要流泪，体会到她的思旧心情，伸出细嫩的手抓了朱金蝉的胳膊，轻轻摇了摇，“好了好了，我是随便讲讲，别生我气啊。”

“哪能呢……”

这个晚上朱金蝉与春红嘀嘀咕咕唠叨了很多话，最后俩姐妹在小阁楼里睡着了。楼下的蒋润秋听着她俩没声音了，伏在书桌上静心地修改他的小说稿，一直书写到天亮。

小南门菜市场人声嘈杂，小商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落。春红家开的米店在小南门一个拐角处。透过街角的小弄堂，看得清菜市场小贩们呐喊的背影。这家米店挂了个“南来来米店”的牌匾，牌匾很旧，灰黑的字体上露着细细的裂纹。也许这店名暗合着小南门的地名，十几年的生意经也算熬过来了。朱金蝉身穿一件条纹长衫，将年轻姑娘的身段都遮掩住了，显得朴素老成。只是那脑袋上的两条辫子展示出她女人的本色。今天她将辫子梳在脑后，辫梢头只用橡皮筋裹扎一下，没扎红绒线。春红将她领进米店，那店小二正伏在柜台上打瞌睡。

“友财叔，我给你领来账房先生了！”春红脆脆地说道，将店小二惊醒了。那人四十岁上下年纪，脸膛黑黑瘦瘦，留着一小把山羊胡子。他瞪着微红的眼睛看着春红，开腔道：“原来是春红小姐呀，几时来上海的，老爷太太都好吗？”他的

声音又粗又响，大概是在这做生意做出的大嗓门。“哦，先生好！”友财转身朝朱金蝉一鞠躬。朱金蝉轻轻一笑，回了句：“友财叔好！”

“最近生意好吗？江南新米快上市了，行情怎样？”朱金蝉老到地询问。她在鼎和斋茶食店长大，从小对粮食食品的行情耳濡目染，故显得很内行。她的话令店小二甚感惊诧。

“生意还算可以，前段时间南方闹匪事，物价有点落差，最近好些。”友财搬了一张椅子给金蝉坐，用揩台布擦一擦椅子，说：“江南新米是好，但价格贵些，没江北的陈米好卖些。”友财的嗓门稍稍小了点，夹着嘶哑的颤音。

“你把店里的账簿移交给先生吧。阿爹吩咐我说，今年你代劳了店里的活，年终多给你份子钱。”春红站在金蝉身后，笑咪咪地对友财叔说。

“哎哎，老早要请先生了，今天终于来了，恭喜恭喜！”店小二恭敬地朝春红拱拱手，转身到后面的房子里去取账簿。

“老板行行好……”一个乞丐半跪在店门槛前，伸着一只肮脏干瘦的手，嘴里念念叨叨。春红望见了，摸出两个铜板放到乞丐手中。友财叔从后屋里走出来，看见了，连忙呵斥。乞丐一见是友财叔，爬起来就跑。友财叔说：“开店做生意，心肠太软了要关门的！”春红笑了笑说：“给点铜钿打发走了，省得门前不清静。”

友财叔也笑了一笑，说：“还是小姐心肠好！”春红将米店的事交割好，又拉了朱金蝉的胳膊去对面弄堂的面店吃早餐。春红吃完面，笑嘻嘻地问朱金蝉：“姐姐你是共产党吗？”

朱金蝉停了手中的筷子，呆呆地看着春红。她疑云满脸了。她看到春红眼睛清澈单纯，微微透着一丝敬慕与渴望。她呆愣了一会儿，终于摇摇头，重新拿动筷子低头吸吮汤面。

“姐姐家里出了好几位英雄，这是沙地百姓的骄傲，这是历史的骄傲。”春红稚嫩的脸上浮现着尊重与热诚，她的话语低沉而有力，远远超出了小姑娘的阅历，令金蝉暗自感叹，心中有惺惺相惜之感。倏忽间她的脑海里又涌现出林先生、赵克明等人亲切的面容与睿智的理论，她是深受他们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春红、蒋润秋也已经接触到了赵克明，接受了革命理论的熏陶。面对春红渴望真诚的眼神，朱金蝉以麻木待之，

缓缓地吐出一句话：“小姑娘别乱说，你看姐姐我像那种人吗？做共产党要杀头的。我家里已经很惨了。爹爹叮嘱过我，女人家家别胡思乱想，将来寻个好男人过活，三从四德，才会有好结果呢，嗯？”

“嘿嘿……”春红笑了，笑得很开朗，使朱金蝉有会心一笑之感觉。春红拉了拉金蝉的手，笑咪咪地说了句：“姐姐你真伟大！”

朱金蝉越来越喜欢春红，吃完早餐，依依惜别。春红走了，她的身影消失在街巷的尽头，可朱金蝉仍朝那边静静地观望着，她觉得春红的身影触手可摸，她活泼可爱、聪明伶俐的形象深深地嵌入脑海里，挥之不去。她返身走向“南来来米店”，友财叔正在给顾客称米，嘴巴里吟唱着：“白米饭好吃田难种，稻田里插秧插出个孬骨种，小姐呆在屋里肚里痛，嘿嘿，鲜一点，鲜一点……”那买米的大嫂是里弄里的老顾主老熟人，接了米袋子后“噗嗤”一声笑了，朝友财叔努努嘴巴，示意他别怠慢了新来的女先生。朱金蝉在店堂内的账桌旁落座。米店的账很好弄，是一些买卖的记录及店堂内的开支。最难弄的是水脚账。那些米面进购时都得从黄浦江码头一包一包掬上来，那些杂七杂八的费用很乱很杂。友财叔将之记成流水账了，一时半天难理清。好在金蝉在家经常观看父亲弄账，算盘也打得流畅，这些活驾轻就熟。自此，朱金蝉静心在米店做事，一晃有月余。她好几天没看到楼下的蒋润秋了，天井里除了房东整天捧着个紫砂壶晃来晃去的身影子和那只慵懒的猫，就只剩下晃几晃就消逝的白日头。朱金蝉对那个联络点几经观测，平平常常的度日脚，没有诡异的痕迹。于是，她决定进门一试。

四

那是个细雨蒙蒙的黄昏，朱金蝉打着油纸伞，穿了长条格子女长衫，将辫子扎成一条粗小辫，手里拎个长方形布提包，慢慢向几条马路外的那家店走去。到了，雨雾中，她抬头朝门墙上的“亨生西服店”的四方形店牌看了一眼，轻轻磕门。“先生请进，要做西装呀，还是拿货？”天井

的西厢房里露出个男人的头来，清瘦的脸、稍浓的眉毛，脖子上挂着一根软皮尺。

“定做衣服。”朱金蝉收了油纸伞搁于门槛旁，一步跨进门内去。厢房里的男人走出来，站立在廊下，认真地看着朱金蝉。

“这个天老是落雨，好端端地又没头没脸地下，倒有点像那黄梅天了。”朱金蝉也看着那男人搭腔说。那人定睛看着金蝉，使金蝉感觉到他眼睛里的警惕目光。“这个天井倒蛮大格。”朱金蝉鼓起勇气讲了林先生叮嘱给她的那两句暗语的上联：

黄梅天晒被头要用挡桁凳

朱金蝉说完，盯着那人看。那人不看朱金蝉了，翻起眼睛朝天井上面望了望，轻轻吟哦了一下，说：“乡下小姑娘……瞎七搭八乱讲。”他停顿一下，“这湿漉漉的天，晒啥被头哇？”他又沉吟了一会儿，盯住朱金蝉看。朱金蝉默默地看着他，等着他说出下联。那下联是：

乡下小姑娘做事体蛮活络

那人没有说什么，静静地看着她。朱金蝉见他对不上暗语，讲话又迟疑不决，感觉不太顺利，就主动转变话题：“这里能不能做旗袍？”

“哦，你跑错门槛了，这里只做西装不做旗袍！”那人朝朱金蝉挥了挥手，示意她离开。此时，朱金蝉发现东厢房里有人看她，因为那边的雕花窗吱扭响了一下。朱金蝉从从容容退出门外，她感觉到身后的警觉的目光。

细细的汗珠从金蝉的颈脖子上渗透出来，慢慢地脸上、额上都沁满了。朱金蝉的心怦怦地跳。一辆黄包车摇着铁铃从身旁飞快地闪过，那一连串的铃声让她听得心惊肉跳。她一抬头，望见对面街上站着几个人，朝她投来遮遮掩掩的目光。

这天的黄昏使朱金蝉非常失望。她觉得林先生给她出了一道难题，这难题是个谜。何时能够解开，那只有老天爷知道。她感觉到自己地下工作的经验很不足，今天是否在这家店里露出破绽，她不清楚。她猜测今天碰到的人到底是啥角色，有点捉摸不透。细雨渐渐大了，飘湿了她的长衫。

她用油纸伞遮住身影，伸手提起长衫一角，快步往回走去。街上的霓虹灯在细雨里若明若暗，街灯渐渐亮起，照着这湿汪汪的水泥路，行人的脚步显得匆匆。她回到祈新里，进阁楼前朝蒋润秋的厢房瞅了一眼。那屋内没亮灯，黑洞洞的。蒋润秋到哪里去了，她问过房东，那老女人捧着茶壶朝她沉吟一笑，说：“阿拉奈晓得，一个大男人总有他的去处哇！”转身找她的懒猫去了。

转眼间秋天到了，街道上的法国梧桐树落叶了，水泥地上风卷树叶沙沙地响。友财叔感冒了，大嗓门有点嘶哑，破锣似的，“先生啊，江南新米运到了。”金蝉说：“运到哪了？”友财说：“运在十六铺码头。”金蝉说：“晓得嘞！”

这一天，朱金蝉身穿长衫、头戴礼帽，提了账簿到码头上接货。那里是上海滩最奇怪的地方，黄浦江水涌动着拍打着江堤，秋风飒飒地吹在码头光溜溜的地上，沿岸埋伏着许多奇形怪状的仓库，黑洞洞的窗口就像眼睛一样，每时每刻盯着码头上的角角落落。远远地，江里的大轮船冒出黑烟，黑烟里飘动着外国旗帜。一条条小船像浮在江面上的苇叶，顺着潮水飘浮。运米的船到了。码头上涌上几十个搬运工，他们好像从江水里突然钻出来似的，粗衣烂衫，脸孔黝黑，有的赤着脚。工头模样的开始发“号”，他们脚步踉跄，稍稍有点争先恐后，眼睛里有一种麻木的渴望。朱金蝉坐在码头的最前端，脚下摆放了工头拿来的一篮子竹签，竹签上刻着米面等字样。随着掬包工的号子响起，一条长长的船挑板上颤颤悠悠地移动着一双双干瘦、漆黑的脚。痛苦的号子利剪般穿透金蝉的心，她的心在颤抖。刻着米面的竹签从她的手里递到掬包工的手里，或嘴巴里，他们用生命的血汗接住这细细的竹签。金蝉泪眼模糊地一一记下他们的“号”。这些染满血汗的“号”在她的账簿里埋伏着，填满了颤抖的吭唷吭唷的躯体被压垮被摧毁前的抵抗之声。

楼下的蒋润秋数月后才在天井里露面，房东追着他讨房租，嘀嘀咕咕说不交房租人又跑得无踪影，叫我这老婆子喝西北风呀。蒋润秋从学生装的兜里掏出铜钿往那老妇人手里一塞，头也不回地又出门走了。那天黄昏时分，蒋润秋才拖着疲惫的双脚踱回来。金蝉走下阁楼询问他的近况，蒋润秋竟小孩子似的埋首在桌子上哭了。他呜呜

咽咽地说，赵克明先生被叛徒出卖并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后被引渡到南通行署。他和崇师的一些同学想方设法营救。可是，南通行署竟不顾社会各阶层及学生们的请愿，暗中将赵先生押解回汇龙镇，由夏钺青关押处置。赵先生落到这刽子手的手里，那是羊落虎口呀。他和春红及几个学生曾到狱中探望了赵先生。这牢狱中竟关押了上百个赵先生的拥戴者，他们跟着赵先生在狱中唱红歌，唱得我们都哭了。赵先生从铁栅栏中伸出手来，在我们的手掌心上一笔一画写字，他的手臂上伤痕累累。他写了孙中山先生的一句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写完后就笑了，他的微笑里带着血丝，笑得我们心痛。

“后来呢？”朱金蝉失魂地望着润秋，喃喃道。“没有后来，赵先生被杀害了，杀害在汇龙镇西市梢，他的头被割下来挂在城墙上。”

朱金蝉没再问，默默地站起来，朝痛苦中的蒋润秋摇了摇头，说了声：“真残酷！”返身出房后上楼去了。朱金蝉眼睛里红红的，但她没有流泪。她推开楼窗，仰望天空。夕阳西下，余晖满天。远处黄浦江的轮船呜呜叫着，空气中回荡着江水涌动传播出来的潮潮的气息。她昂着头，向着天空举起了拳头。她在心里哼唱红歌。那红歌是赵金辉暗里教她唱的，她没公开唱过，只在心里默默地哼唱。

“革命革命，我们是铁的榔头，我们是红色的工农；快快起来，推翻吃人的旧社会……”

楼下的蒋润秋擦干眼泪悄悄出了屋，站在天井里。他侧耳细听，小阁楼上静寂无声。月亮光斜照在天井的青砖地上，发出青濛濛的暗色，有点泪眼模糊。房东的那只懒猫提着两条前腿，精气十足地望着他，猫眼闪着金黄色的细光。细小的穿廊风吹在他的身上，凉飕飕的。蒋润秋轻轻推开石库门，远处隐隐约约反射出霓虹灯杂七杂八的微光，街路上映着花花斑斑的影子。蒋润秋这一夜没入眠，坐在天井的西侧厢房的门槛上，呆呆地想心思。他看到小阁楼上朱金蝉在灯下的身影，小阁楼的灯光也一夜未熄。

早晨，祈新里又开始一天的喧嚷。弄里的居民有的上街买菜，有的大嫂子小媳妇拎了马桶在弄堂口倒粪便，用竹刷子一遍一遍刷，刷出哗哗啦啦的响声。蒋润秋眯缝着眼睛，看着她们干家

务活。太阳升起来了，阳光照在天井里，房东从后厢屋里踱出来，脚后跟着那只猫，懒懒地打着哈欠。

“先生依做啥一早就起床站在天井里，阿是想屋里厢人了？想依爹娘了？”房东问蒋润秋。

“旣没想，一早起来看看街上风景。”蒋润秋搪塞了说。

“这有啥好看，戆哇。”房东将手里的茶壶举到嘴边，汲了汲茶水。

“喂……有坏格棕绷修哇，有坏格藤绷修哇……”石库门门口闪过一个中年人的身影，那人眼睛朝蒋润秋亮亮地望了一眼，看得蒋润秋背脊上凉飕飕的。蒋润秋不同房东扯淡了，转身回房去。此时，朱金蝉从小阁楼上款款下来，身穿女式草头花藏青色长袍，手里拎了一个女式布包。

“小阿姐做班去啦？”房东浮了笑与朱金蝉搭讪。她脚下的懒猫也讪讪地叫了一下，猫尾翘得很高。金蝉从布包里摸出一支白兰花，微笑着递给房东。房东笑出声来，嘴里露了豁牙，“唷，好香的白兰花，送给我的？小阿姐蛮懂事体格，发财呀！”朱金蝉只朝她点了点头，没同她扯淡，踏着坚实的脚步出门而去。远远地，那个“修藤绷”的中年男子跟在她后面，嘴里有一句没一句地哼着那句招牌语。蒋润秋从西厢房里钻出来，站在石库门口，看着朱金蝉远去的背影，一脸迷惘。

九九重阳，法国梧桐树叶子落光了，偶尔在瘦削的树梢头晃动着一片两片残弱的枯叶，在深秋的寒风中显得孤零零地摇着，懦弱地飘荡着，摇摇欲坠。那个喊着哼着“修藤绷”的男子隔天早上从祈新里的门口经过，连续出现了半个多月。蒋润秋觉得有点蹊跷。这里弄里没有人家要“修藤绷”呀。他同朱金蝉说了这事，朱金蝉只微微一笑，说这没啥呀。蒋润秋说，是否为崇师赵克明的事怀疑到他身上来了，国民党特务跟踪我？朱金蝉说，你和春红只是以师生的情谊去监牢看了下赵克明，这没有啥证据说明你们是共产党呀。蒋润秋说，这年头，黑的白的分不清，我倒很想当这共产党，可惜赵克明先生牺牲了，我找不到方向呢。朱金蝉默默地看着蒋润秋，没再搭腔。蒋润秋见朱金蝉无所谓的样子，叹息着不再说这事。他说，他要等春红明年毕业了，一起到北方去参加红军。

“啊，原来是这样。”朱金蝉在心里暗暗动了一下，但又很快恢复平静。她轻轻叹口气说，“你们真是心比天高，我却是这屋檐下的小雀，飞不高了。我阿爹千叮万嘱，他如今生死未知，我怎能违背阿爹呢？”

“春红说，你才是心比天高的人。你看似心静如止水，其实……”朱金蝉用手遮了润秋的嘴巴，提高了嗓门说：“你别乱说，害死我啊？以后请你别胡说八道，再这样我就搬出去住了，离你们远点。”朱金蝉有点生气的样子，嘴巴撅得老高。蒋润秋看到朱金蝉生气了，觉得有点尴尬。他脸微微发红，以抱歉的口吻说：“春红也是瞎说的，你别当真。我们都是汇龙镇人，如今落难在这上海滩，我们要互相帮助、共渡难关，对吧？”

“嗯。”朱金蝉点点头，从布包里摸出一支很新的派克笔，塞到润秋的手里。蒋润秋掂出这支钢笔的分量，脸更红了，支吾着说：“怎么好意思让你破费呢！”朱金蝉抽了手，轻声说：“这是鼓励你写小说的，你把赵金辉的故事写好啰。”

“嗯。”蒋润秋感觉到了金蝉掌心里传递过来的热乎乎的期望，把派克笔紧紧握在手中。

那天黄昏，那个“修藤绷”的人又来了。他敲了敲大门，径直走进天井里。他看了看蒋润秋，又看了看朱金蝉，笑咪咪地说：“这天井好大啊，乡下小姑娘蛮活络格，做事体像模像样格。”

朱金蝉听出此人话中之意，心头发怔。

那人盯住朱金蝉看，微微点了点头，接着说道：“黄梅天晒被头要用挡桁凳。”

说完，笑呵呵地看着朱金蝉。蒋润秋觉得此人说话颠三倒四，又紧盯着朱金蝉，警惕地挡在朱金蝉身前，说：“去去去……天都要黑了，还晒啥被头哇，你脑子有毛病！”那人一点也不恼，仍笑咪咪地看着他们。朱金蝉咬了咬牙，将蒋润秋拉开，也微笑着说道：“是呀，这位先生是否要请人做事体？”那人认真地朝朱金蝉点点头，朱金蝉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自己必须一试，于是她说出暗语：“乡下小姑娘做事体蛮活络。”

那人一听此话，又呵呵笑了笑，说：“讲得好哇，小阿姐，我们真是有缘啊！”说完，四顾一下，轻轻对朱金蝉说：“我们老板有事要找人做，小阿姐可否牵牵线？”朱金蝉说：“明天到我店里来吧。”

“你家店铺在哪里？门朝哪里开？”

“小南门，南来来米店。”

那人再次默默地点点头，也不多说啥，转身走了。蒋润秋在旁边听着，有点云里雾里。朱金蝉轻声解释说，那人是替人传话的，她的米店经常有客商来谈生意，也许是那人认出我是那家米店做事的，才找上门来呢。

“唔。”蒋润秋似乎听懂了，不问了。他紧握着朱金蝉送给他的钢笔，回房写作去了。朱金蝉则有点激动，走到大门口朝那人去的方向看了好大一会儿。热泪慢慢从心头涌上来，滴在门槛上。

第二天黄昏，中年人到小南门米店找到朱金蝉并谈了话。谈话的大意是，中央红军已经在陕北开辟新的根据地。革命形势虽然处于低潮，但革命的火种已经播遍全国的山山水水。上海地下党考虑到斗争的复杂性，决定让基层第一线隐蔽到上海来的同志暂时蛰伏一段时间，保存革命力量，待机起事。林先生特别关照，要尽力保护好你，让你在米店潜藏，并将米店开辟为后备联络点，由林先生直接领导。最近一段时间，上海有一批进步青年要求去陕北延安，林先生嘱咐让你协助联络工作。朱金蝉说了家乡革命斗争的情况及奉家父之嘱向党组织转赠家宝之事。中年人呵呵地笑了，说你家是革命之家、红色之家，党和人民会记住你们的。党组织在最需要资金支持的时候，会接受你父亲的馈赠。现在形势严峻，上海国民党军警特务多如牛毛，稍不慎，将引来杀身之祸。中年人沉稳地向朱金蝉交待了林先生的嘱托，鼓励她坚强地斗争下去后匆匆地走了。朱金蝉站在小南门米店门口，欣然看着他离去。友财叔在柜台里做生意，忙不过来，唤朱金蝉帮忙。朱金蝉“噢”地答应一声，两眼仍盯着大街，望着街上走动的行人，愣神地想心思。傍晚，米店生意特别好，朱金蝉协助友财叔做活，忙里忙外，直忙到掌灯时分。

时光匆匆，晃悠间已至隆冬，黄浦江水涌动着煞冷的寒气，江堤上的石块冻得崩崩硬。运米的驳船来了几艘，都是朱金蝉出面接的货，船老大与她熟悉了，唤她“女先生”。那天，中年人匆匆到米店找金蝉，说林先生交待请她联系一艘驳船运送一批货物到江北。朱金蝉一一照办。船老大见有生意可做，也乐于帮忙。这样的事，朱

金蝉第一次做，当她将船钱交到船老大手中时，船老大视她为衣食父母，恭敬地唱了几个诺，连连称谢。她也多给码头上的掮包工水脚钱。那些黑黑瘦瘦的掮包工脸孔冻得通红，嘴巴哆嗦着，说她是个好先生、女菩萨，说得朱金蝉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楼下的蒋润秋像只闷葫芦沉在屋子里读书写字，有时一整天不出屋，头发胡子长得一大把，一副邋遢相。春红来看过几次，替他交房租。蒋润秋痛苦地告诉春红，他心头很乱，有点厌世。春红说，你别整天将自己关在小黑屋子里，多到街上透透新鲜空气。现在外头的世界变化很快，崇师的学生有好几个结伴往北找红军去了。蒋润秋说，我在等你呀。春红轻轻一笑，说，等我也不要太着急，你看楼上金蝉姐，起早贪黑，默默做事，把小南门米店整治得活活泛泛、生意兴隆，被我阿爹夸了好几趟呢，她是个女能人呢。蒋润秋朝春红眨眨眼睛，压低声音说，我吃不透朱金蝉，她一个小姑娘，竟然能孤身一人在这上海滩混，那有多大的能耐呀，比我这男孩子强多啦，她朱家人确实与众不同，会做生意。春红用手指头点了点蒋润秋的额头，噘着嘴吟了一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蒋润秋被她说得脸红，一把将春红的嫩手掌抓住，顺势将她拉到怀里。春红稍挣扎几下，说：“你，你想做啥？”蒋润秋说：“我是老鹰，我不是燕雀，我要吃了你！”春红说“你敢，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蒋润秋做了几下鬼脸，突然抱着春红的头，热吻了她的嘴巴。春红也热吻了蒋润秋。春红的脸孔绯红，默默地坐在蒋润秋怀里。他俩就这样在一起呆了半天，直到听到朱金蝉回来的细而密的脚步声，才出屋招呼。

“金蝉姐！”

“哦，春红，几时来到？好长时间没见你的身影，正想你呢！”朱金蝉将左手里的小布包换到右手里，嘴里哈着热气，惊喜道。

“姐姐脸孔越来越漂亮了，怪不得有人说喝过黄浦江水的女人，要让上海小瘪三看花了眼睛。姐姐，我的眼睛快要看花了！”春红嘻嘻哈哈说。蒋润秋从屋子里跑出来，认真地看了朱金蝉一眼，招招手，说：“我的小说修改好了，你给看看？”春红拉了拉朱金蝉的手，示意她进屋子去看小说。

蒋润秋把厚厚一沓手稿轻轻推到朱金蝉的面

前。稿纸是微黄的方格纸，纸角有点翘，修改处圈了红点，小楷字写得密密麻麻。小说的题目也改了，叫《蝴蝶花》。朱金蝉的眼睛一亮，她用心地翻看手稿，感觉到蒋润秋倾注其间的心血。女房东家的那只懒猫用尾巴轻轻揩擦金蝉的裤脚，喵喵喵喵亲昵地叫唤，朱金蝉浑然不觉，手指沾了口水，一页一页地读着。春红站在她身后，开心地笑着，仿佛脸上照彻着灿烂的阳光。蒋润秋坐在桌旁的小方凳上，凝眸自己写的稿子在朱金蝉的手指上一页一页地翻动。时光几乎凝固，没注意到那只懒猫早已溜到屋外的天井里睡懒觉去了。

朱金蝉翻读了一半稿子，读得有点累了，才抬眼看到春红还站在自己身后。朱金蝉“噗嗤”一笑，轻轻放下稿子。她是个读书迷，有好看的书，她会一口气读完。现在读手稿，虽说有点累，但她还是读了很多页。她觉得这书稿有点味道了，文字平实细腻，有真情在故事里流淌着，很好读。她嗅到蒋润秋这手稿骨子里的“革命情愫”。

“改得不错，士别三日，刮目相看！”朱金蝉评价道。

“哪里哪里，请你多提宝贵意见。”蒋润秋谦虚地说。春红从暖床边端一张椅子给朱金蝉，笑咪咪说：“姐姐快坐着，别愣站了看，腿都要酸了，呵呵……”朱金蝉顺势坐到椅子上，将手稿放于桌上。她朝屋门外瞅一下，示意春红将房门关上。因为她看到房东手里端了茶壶，嘴巴里哈着热气，侧着头在偷听他们的谈话。

“这是一本红书。”朱金蝉悄然地说道，“外面世道很乱很黑暗，宣传穷人造反，宣传青年人追求光明自由的新生活的文章书籍，都将被反动当局视为赤党共匪的红色宣传，会有吃官司杀头的危险。”朱金蝉说。

“姐姐，我们不怕，”春红两眼闪动着激情的光，“赵先生是我们的启蒙人，我们决定要学习他，走革命的道路！”

“这手稿可不可以让我带走，我读完再奉还？”朱金蝉没接春红的话头，转身对蒋润秋说。

“好呀。”蒋润秋长长地苏了口气，将手稿稍稍整理一下，交给朱金蝉。

“润秋春红，以后如果有人查问润秋写啥书什么的，别承认，就说在家闲散无事做，写字练笔呢，

听懂了吗？”朱金蝉很老练地说。

“听懂了！”春红吐了吐舌头。朱金蝉很严肃地朝他们点点头，没再说什么，将手稿装入手提袋，走向阁楼。等天黑后，她悄悄地下来，溜出去，将蒋润秋的手稿藏到小南门米店里去。

三天后的黄昏时分，巡捕房的巡警突然到祈新里勘查，搜查了蒋润秋的住房，并将他带走了。天井里滑溜溜的，泼出的脏水已经结了薄薄一层冰凌。

蒋润秋被外国巡警打了一顿后放了出来。蒋润秋憎恶女房东的“告密”，但他没有给那老妇颜色看，只是朝她轻蔑地笑笑，弄得女房东很尴尬。朱金蝉将书稿交还蒋润秋，叮嘱他好好保管，等待出版的时机。蒋润秋如释重负，不再整天闷在房子里了，他经春红父亲的介绍，到上海近郊一家私塾当教书先生去了。他回来看过朱金蝉。因为，他觉得朱金蝉身上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他觉得朱金蝉就像一本书，他很想读懂她。朱金蝉好像很理解他，郑重地对他说，好好教书育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自从蒋润秋被巡捕房抓过后，朱金蝉就与林先生失去联系。她到那家“亨生西服店”探看，那家店早已经搬走。父亲的嘱托还未实现，她更没理由回汇龙镇，她只好默默地等待。

日子就像梭子织布般过去了。朱金蝉在小南门米店做事的消息没有人晓得。朱金蝉多次叮嘱春红别外泄。春红呢，小心翼翼地坚守着这个秘密，也叫蒋润秋坚守。当春红从父亲的口中得知汇龙镇鼎和斋已经破产关门、老板朱鼎魁在秋天病逝的消息后，悄悄告诉了蒋润秋。蒋润秋权衡轻重，决定向朱金蝉透露。那天，天空阴霾重重，细细的冷雨打湿了街路，小南门米店前冷冷清清。友财叔挨着柜台打瞌睡，店堂内空荡荡的，生意清淡。朱金蝉坐在店铺后面的小屋子里做账打算盘，噼里啪啦，打算盘的声音很有节奏。蒋润秋轻轻走进店堂，推开小屋子的门，吱呀一声。

“朱金蝉。”

“哦，是蒋润秋。”朱金蝉抬起头，惊异地看着他的脸。除了春红，没有人来看她，蒋润秋这是头一次来店里看她。

“街上冷丝丝的，你这小屋里倒蛮暖和。”蒋润秋寒暄道。朱金蝉起身倒了一杯热茶，询问春

红的近况。店铺里响起友财叔称米的声音，还有街巷外拉黄包车的吆喝声。蒋润秋安静地端坐着，两眼看着金蝉与账桌上的算盘，简约地说了春红在崇师读书与自己在近郊小学教书的近况。说完，就不吱声了，呆坐着。朱金蝉觉得有点异常，这蒋润秋大白天冒着冷雨跑到店里来，说话又吞吞吐吐，失却了男人活泛的本性，眼睛里似乎还掩饰着什么。她的心里咯噔跳了一下。蒋润秋待了一会儿，喝光了热茶，才慢慢将噩耗告诉朱金蝉。

时光凝固了，账桌上算盘横着，几串珠子七上八下悬愣在珠杆上。慢慢地，朱金蝉伏在桌沿上哭了，呜呜咽咽，肩膀抽搐得很厉害。友财叔闻声走进来，蒋润秋把原委告诉了他。友财叔叹着气，把下巴上的山羊胡子揪得笔直。

“谢谢你告诉我消息，我阿爹是被夏钺青害死的，我家是被夏钺青之流逼得家破人亡，我会记住这悲惨的一切，血海深仇总有报的一天……”朱金蝉抬起头来，泪流满面。蒋润秋看到了朱金蝉眼睛里那种小女子的柔弱、仇恨与坚毅相交的眼神，一种叫人心痛的眼神。蒋润秋吩咐友财叔去绞一条湿毛巾来。友财叔嘴里说着：“作孽啊，做坏事要遭天报应的！”喏喏地去打洗脸水。

“阿爹……”朱金蝉号啕大哭起来，哭声凄凄切切。蒋润秋眼睛红红的，友财叔打来洗脸水，轻轻端到桌边，嘴里呼唤道：“女先生，女先生……”店门外有顾客要买米，友财搓搓手轻叹着出去，一掬老泪在眼眶里打转，滴落在店堂屋的地砖上。

五

这年冬天，朱金蝉在上海滩熬过了最痛苦的时刻。这一熬，竟然就是三年多。一九三五年底，上海滩发生了惊天大事，日本侵略中国，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后又准备成立什么“冀北政务委员会”，丢了东三省，还要丢华北，丧权辱国，引起全中国人民的愤怒，掀起了“一二·九”抗日救亡的大斗争。上海的爱国人士二百多人发表《救国运动宣言》，沪上各大学学生成立上海学生救国联合会，八百多人游行示威。后演变成三千多人冲上火车赴南京示威请愿。

反动当局派大批武装部队拦截请愿学生，暴力镇压。抗日救亡的烈火在熊熊燃烧。一天黄昏，蒋润秋、春红闯进小南门米店，脸上冒着热汗。朱金蝉在账房屋里惊问何事。春红摇摇手示意别支声。一会儿，一队军警吹着哨子急速从店面前追过去，杂沓的皮鞋声啪啪啪地响彻街市。

“他们抓我们呢！”春红喘息未定地说。

“你们参加了游行？”

“嗯！”

朱金蝉开心地笑了，赶紧倒了热茶给他俩喝。就在大前天，林先生突然派人联系上她了，并嘱咐随时准备接受党的任务。接头人说，林先生一直在关注着你、考察着你，原因是那个卖藤绷的中年人失踪了，至今下落不明。所以老的联络站都转移了。朱金蝉说，我坚信党组织会相信我的，说完，眼眶里泪水盈盈。

“金蝉姐，我们要北上抗日，到抗日前线去！”春红眼睛亮亮地说。

“哦，那你们在上海不教书啦，要去部队扛枪打仗？”朱金蝉笑问道。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嘛！”春红说。

“你也这样想吗？”朱金蝉侧身询问低着头喝茶的蒋润秋。蒋润秋撸撸嘴巴，坚定地点点头。“嗯，那好吧，我帮你们！”朱金蝉肯定地说，两眼看着他们，神采奕奕。

“真的吗？那太好了，谢谢你，金蝉姐！”春红脸上浮现出青春烂漫的笑容，伸出嫩白的手紧紧握住朱金蝉的手，“我就晓得姐姐是个大人物，平时总不显山露水的，姐姐一定是共……”朱金蝉抽手掩住了春红的嘴巴，示意她禁声。因为她听到街道的远端有杂沓的皮鞋声，好像又有军警追赶过来了。柜台里面，友财叔辛苦地搬移着面粉袋。在这纷乱的时代，人人提心吊胆，生意艰难。

几天后，朱金蝉见着了林先生。林先生紧紧握住她的手，专注地看着她的脸，看得金蝉脸绯红，有点不好意思。林先生操着浓重的闽南口音说：“黑云压城城欲摧，摧不垮我沙地女英豪，革命者是打不垮、杀不完的！今天，我们又肩负着抗日救亡的历史使命。我们共产党人要走在全国人民的前头，去奋勇打拼，冲破黑暗，搏击光明……”林先生滔滔不绝，与朱金蝉促膝谈心，有一种老战友重逢的亲切感。朱金蝉向林先生汇报了春红

和蒋润秋的情况，并提出把自己珍藏的家宝赠予党，支持党的抗日大事。林先生开心地笑了。他说，党最需要抗日报费与抗日骨干力量，你说的两件事非常及时，等我们研究安排一下，再告诉你具体行动方案。这次会面，使朱金蝉对林先生有了更深的了解。她觉得像林先生这样的革命者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的睿智，他的身上好像蕴藏着无穷的力量，牵引着你朝光明的大道飞奔，温暖着你的思绪，拓宽着你的胸怀，指导着你去努力实践你心中的革命理想，把你的心胸照得热乎乎、亮堂堂。谈话后，林先生带朱金蝉到一家馆子吃饭。林先生点了朱金蝉喜欢吃的沙地菜和老白酒。林先生的酒量很大，一壶酒喝完脸孔没见红。朱金蝉笑他喝酒像喝茶水，就不怕喝醉啊。林先生也笑呵呵说，革命者死都不怕，还怕喝醉。他说他前些日子都在枪林弹雨里滚过来的，生死对他来说都是一瞬间的事。林先生在谈笑间，身上焕发出来的那种逼人的英气令金蝉很崇敬。林先生的形象深深地嵌入朱金蝉脑海里，挥之不去。

数月后的一天，上海滩寒气逼人。朱金蝉奉党组织之命，带着春红、蒋润秋等十几个革命青年渡江北上，奔赴延安。她肩负着父亲嘱托，将家宝从小阁楼的板壁上那只自鸣钟里取出来，装进自己缝制的布袋子缠在身上。林先生叮嘱她一定要将这笔财宝送到延安。那三十六枚金蝉缠在腰间沉甸甸的，载着朱家人的热望与分量，压得朱金蝉浑身沉甸甸、热乎乎。江潮涌动，寒风频吹，黄浦江在酝酿着风暴潮。朱金蝉最后一个跳上小帆船的船板。船身摇曳不已，在风中，船帆升着升着，船儿脱岸而去。风暴缓缓掀动江潮，仿佛要将小帆船吞没。

作者简介：

朱国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启东人，现居上海。著有长篇小说《青衫泪》《金蝉劫》《浴火记》《九曲河》《沙地姻缘》等。《金蝉劫》获南通市第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和第七届南通市文学艺术奖。

脱俗

□ 后张

方颜靠坐在沙发上，眯眼感受着家里的低气压，内心有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麻木，这种压抑的氛围是她丈夫营造出来的，她麻木，甚至于神游天外……30 周岁的生日即将到来，半月前，她为自己备了份礼物——外出找同学，顺便散散心。为何说这是份礼物？因为她有个3周岁的女儿，平常都是自己在带，她全身心都围绕着这个家在运转，这次能够独身轻装出门，便是一份给自己的礼物。

方颜，其实父母原取名方小颜，后自作主张去了“小”字，她是那种洗澡的时候看到浴室三只蟑螂聚集在一起便会联想到它们是由人类变成的那种人，脑子里天马行空，又没有隐士般淡然的心态。这样的人，你让她待在小县城相夫教子几年，结局往往是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她在网上选了个靠窗的动车位，外侧两个座位已经有人。“不好意思，借过一下。”没人起身，

只是稍侧身子以示回应，她想：“真是懒。”想归想，她也还是尽量不去触碰到陌生人的膝盖，小心倚在前座的靠背上贴身而过。等到身体安置在座位上，她想学旁人把小桌板放下来，盛放她无处摆放的行李袋，却怎么也找不到放桌板的开关，她有些囧，“果真太久没出社会了。”后来还是旁边的陌生人主动帮她把桌板放了下来，她暖暖地想：“原来也不是都那么冷漠。”旅途的好心情就此开启。

方颜回想着她对旅途的期待感，直到此刻才有了明悟：动车上飞驰而过又特色鲜明的风景，那种可以无视周边陌生人而尽情外放的冷漠，以及随机播放着不知道下一段勾起的回忆是苦是甜的老歌……这些都能让她回味青春，多开心不至于，倒是很轻松。

方颜的同学是她大学时的舍友，同宿舍6个人，就她俩成天形影不离，毕业之际，方颜甚至有种把对方一起打包回老家的冲动，她同学叫许晓姗，

名字读音就和外表一样，有些放浪，可是内里，方颜对她的评价是：纯真。她喜欢和她待一起，但是每每待一起她就有种自惭形秽之感，强烈对比之下，可能她觉得自己不够纯真，脑子里杂念太多，她无法自控。但是她又忍不住被对方吸引，这更加证实了自己的猜测——人会被自己所没有又希望拥有的美好品质所吸引，果然，她没有纯真这种品质。

晓姗这次是二婚订婚，方颜便是用这个理由说服了自己以及家里人，才得以把小孩安置好简装出发。说来好笑，“晓姗被小三”，这句话原本是俩人闲聊时方颜的玩笑话，没想到成了真。方颜结婚的时候晓姗当的伴娘，后来隔了两年之久晓姗终于也结婚了，可惜方颜挺着大肚子没办法参加。晓姗婚后半年，方颜在微信上跟晓姗闲聊，问她春节要不要过来玩啊，老家有个享誉国内外的5A级景区。其实方颜是想晓姗了，不好意思说，自己又没办法出远门，只能抱着希望问问，没想到晓姗说好，但是只有自己一个人要过去，方颜就问：“你男人呢？”晓姗说：“不中用，离。”方颜有些哑口无言，不是因为晓姗离婚这事，而是因为自己因为家庭琐事，好久没关心她了，她觉得自己对好友有所亏欠。后来的春节，晓姗因为要回家，假期又不够，自然没能来找方颜。

方颜和晓姗都是考了驾驶证但不敢上路的那种，方颜就没要求晓姗到站接，而是自己打车过去找，这个点刚好是榕城的下班高峰期，整条路堵得密密麻麻的，司机师傅问她不是本地的吧，她说嗯，不是，师傅又问她哪里的，她有些不喜，但还是说了，师傅说那你普通话很标准啊，听不出闽南口音，是刚毕业出来找工作吗？毕业多年的她愣了下，而后只能温和呵呵以示回应。到了“古楼小区”，方颜又愣了下，才挪了几步路就到了，她低头看了看前方，确实写着“古楼小区”四个字，师傅说要不要发票，她说不用，多少钱，师傅说41.5，收你40。方颜第一反应是“这是黑车啊”，她还试图争取了下：“这才多少路啊怎么就40了，你别欺负我外地人哦。”师傅表情和语气都显得有些冤枉，说这上下班高峰都是打时算的，没有乱收，她不信，可是没办法，最后勉强接过发票扫了二维码付了车费，下车后她盯着即将消失的车尾巴抓紧把车牌记了下来，万一真被骗了

她要投诉的。然后放下行李袋，从随身小包里掏出手机仔细看了看晓姗发过来的位置图，方颜有点后悔没有步行过来，反正行李也不多啊，全程不到两公里，她不由有些郁闷。

晚上，方颜和晓姗两人躺在一张床上，两人都睡不着，方颜终于有机会好好问了，“你为啥离婚？”晓姗很是洒脱：“他那方面不行，半年了也没见好，我不能再被耽误。”方颜理解，晓姗直到大学毕业还没谈过恋爱，毕业回老家后被她妈妈安排了十几次相亲，离婚的这位前任就是第14个相亲对象，两人认识几个月就火速结婚了，没有感情基础自然谈不上不离不弃。可是，方颜想着，自己夫妻俩不也在一起12年了，高中就在一起了，这感情基础够深厚吧，可“不离不弃”这四个字用在他们夫妻身上也有些过头。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怎么没去治疗？”
“想啊，可是他不配合，闹到后面双方家长知道了，他居然说是我不让碰，真是笑话，衣服都脱光光了怎么不让碰？”
“那意思你们没有过？”
“嗯……我还是处你信吗？”
沉默了两秒左右，方颜憋不住大笑。

“哈哈哈，你要笑死我吗？结婚半年你还是处，说出去谁信啊？”好吧，方颜信。然后她就笑不出来了，她这趟来对了，“这次我给你把把关，别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带去领证。”

“离婚之后我才知道他在外面有人，很狗血的那种，家长不同意他们在一起，然后他就赌气跟我结婚再离婚。”

又是一阵沉默，方颜都不知道说什么好，那个男的为了那个女的守身如玉，却又为了那个女的对晓姗骗婚，该说他痴还是渣？

夜深了，小区的隔音不是很好。这让她想起自己在家时，深夜也能听到小区外马路传来的杂音，此时回想竟有些温暖，跟此刻听到的楼上传来的断断续续的声音完全不同，明明都是听不清的杂音。

“没事，我反正不亏，上次结婚28万彩礼，这次结婚18万，工作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存多少钱呢，都靠结婚赚钱了。”听到晓姗的自嘲，方颜拉回思绪又想笑，但是她突然想到自己结婚时的6万彩礼，不由再次沉默……

两人相互交流了近几年的状况，气氛一下子活跃了起来，晓姗说那半年连她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过活的，婚姻道路异常曲折。后来想想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呢——没有，如果有，那就是你没有执行力，因为一旦有执行力，事情就会有进展，不管好坏，总能推动着事情发展，最后便自然有答案。

晓姗带着方颜走了两天榕城的景点，但凡游客打卡的地方都去了，累得方颜直呼受不了了，晓姗说：“不趁着周末走完，等我上班你自己去玩不方便，坐地铁什么的你不是不会嘛。”

“你是把我当老年人了是吧，坐个地铁而已，我只是嫌麻烦，不是不会。”方颜强调。

“好好好，你会，反正接下来我就上班了，你在我这爱住几天住几天，最好住久一点，我下班回家就有热乎饭吃了。”晓姗在镜子前摆弄着一头浓密的黑发，让方颜馋得不行。

“把你美的，没问题。但是，你新任男人没意见吗？耽误你们约会不？”

“没事，我们虽然都住榕城，但是离得远，半个月才会约会一次。”方颜有些疑惑，恋爱当中的情侣不应该各种制造机会在一起的吗？想当年她们夫妻俩同一所大学，即使男女宿舍离得那么远，不也绞尽脑汁制造机会？算了，结局不也一样，那还折腾什么，倒不如维持晓姗现在的状态，没有依赖和刻骨的思念，即使结局不好，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晓姗虽然是这个城市的人，但没有跟家里人一起住，而是在离公司比较近的地方租了个单身公寓。做饭是方颜为数不多的爱好之一，她又不想那么快回家，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她要将做饭作为单纯的爱好，而不是家务。

来到榕城的第三天，晓姗早早去上班，方颜睡到自然醒，眼睛睁开后整个人显得有些迷茫，她不想继续思考，她要快速起身才对，然而全身的酸痛让她龇牙咧嘴地下不了床。这时，她突然想到，对门好像是推拿馆？她记得刚来的时候，走到晓姗这户门口，看着对门的“王舟推拿”四个字，她还笑许晓姗，“这不是现成的隔壁老王吗？”可是这会儿，她突然有了大胆尝试的想法。

方颜简单洗漱完已经上午9点半了，她带好手机和钥匙，然后走到对门，犹豫了会儿才伸手

去按门铃。

“哪来的得道高人？”这是方颜对前来开门的王舟的第一印象。一个30多岁偏瘦的男人，一身宽松的白褂被廊道钻进来的风吹得悠悠荡荡，高瘦的身躯被罩了起来。为了不显无礼，她只能勉力收回黏在对方那颗光头上的视线，对上那双平静无波的黑眸。这方面她向来有分寸。

进门，入眼的是一个被四面打通的敞亮大厅，有一种极其强烈的设计感扑面而来，设计感源于镶嵌在墙上的一座石膏塑像，塑像半嵌于墙内，占据了大半面墙，一个表情略显狰狞的光头男，四肢线条粗犷。方颜想，这老王估计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吧，不都说主人啥样，设计的风格也就啥样，塑像给人的压迫感太强，好像随时都能破墙而出，她欣赏不来，便将视线移开。塑像正对面是一个四方工作台，小小的屏风将之与大厅隔开，隔成一方小天地。方颜不由得有些后悔，这风格明显收费不低啊。她硬着头皮侧头对上那双平静的眸子，“我第一次来，不清楚您这里的收费情况。您这？”

“桌上有二维码，费用随意。”方颜有些哑然，微微点了点头。

王舟话少，但温和有礼，不会让你产生尴尬的陌生感。本以那双平静的双眼为标准判定对方冷漠，此刻的方颜又有了不一样的解读。“这就是淡然吗？”这是方颜和王舟交谈过后的第二印象。王舟的淡然让方颜首次养生消费的忐忑感消除了不少，她又返回公寓拿了条毯子，她有洁癖，用不惯其他客人用过的东西。

“你怎么会学推拿？”
“我是中医专业的，这是我开的工作室。”
“哈，不就是推拿馆嘛，说得那么高大上。”
“是，平时都需要预约。”
“呃，那真是谢谢您嘞。”

这间工作室跟晓姗公寓一样的格局，只不过被打通成一个大厅，工作台侧方有低矮的茶几，茶几上有一个三足纯铜焚香炉，轻易便能勾回原本一扫而过的视线，一个动态的画面在方颜脑子里迅速成型：超脱世俗的方外之人盘腿于茶几边，品着香茗抑或是闭目冥想，袅袅青烟萦绕在侧。

鼻尖一股淡淡的香，仔细去寻又似乎没有，方颜形容不出，但让她想到了寒露的清冽。客厅

里不知道摆放在哪里的音响，播放着很轻很轻的音乐，轻到若有似无。方颜睡意朦胧，目光所及整面白墙，恍惚间心中杂念全无，不知身在何处。

“通过推拿可以知道你身体哪部分气血运行受阻。如果不介意我可以给你做全身检查。”人间的声音将她拉回现实，王舟说着涉及专业领域的长句。

方颜意识回笼，她眨了眨眼，分析着隔壁老王的潜台词，全身检查意味着全身推拿，那就得全部脱光光，不不不，对方即使再淡然她也没法接受。不过若是像今天这样露个背她还是能够接受的，明天还来。

王舟没有继续上个话题，“今天这样推下来，你身体出了很多问题，腰肌劳损、气血不畅……这些都可以反映出你这年轻人平时的生活状态。”

方颜一阵沉默，她不知道该怎么和一个首次见面的人描述她的日常。她用余光看着隔壁老王帮她把堆在后腰的毯子拉到背上，动作自然，似不经意，但更使人暖心。

“生活可以轻松点，只要你想改变都可以改变了。”他说了专业以外的第一个长句。

“说得容易。”方颜小声嘟囔。

“解决虽然难，但是走出第一步不难，走着走着就解决了。”王舟的话让方颜想到了晓姗那半年的短暂婚姻。

方颜陷入了沉思，她反问自己，“自己到底在害怕什么呢？是害怕离婚，害怕孩子在单身家庭长大无法身心健全，或者说是自己害怕改变？”好像这些都令她感到害怕，方颜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好几天没想她的女儿了，虽然她把女儿安置在爸妈那里很让人放心，但是此刻，有一股愧疚感在她的心脏周围徘徊，推拿的舒适度降了，突然有些难捱。

方颜回到晓姗公寓，锁上门后便躺倒在沙发上，就好像刚泡完温泉一样，全身懒洋洋的不想动，手微抬起来有些抖，她想，“倒是不酸不疼了，有点用啊，或许还可以减肥。”想着想着就睡着了，连午饭都没吃，方颜睡了个阔别多年的深沉午觉，她想也许是早上的推拿起的作用。午休后她起身出门买菜。晓姗住的这片区域是高新区，生活圈不是很发达，走到楼下一抬眼也都是各种办公高楼，她本想去大一点的菜市场逛逛，了解一下榕

城的本地风貌，奈何这个点坐地铁有些来不及了，最后只能在小区内一个简陋的小店面买了点菜。

方颜给晓姗做饭，晓姗则会帮方颜洗晒衣物，她说这样可以let方颜“宾至如归”，方颜说：“呵呵了，我包揽你所有家务才是‘宾至如归’呢。”

不知道隔壁的老王在家里是如何做家务的，方颜想象不出来，或者是她下意识不去做这个想象。

“明晚我对象请吃饭，带出来给你把关一下。”晓姗把面膜纸拆下来，趁着敷之前赶紧把该说的说了。

“行啊，这次榕城之旅的重头戏终于来了。”
“嗯哼，哼哼哼哼。”敷着面膜的晓姗用腹语和方颜交流。

“知道了知道了。”方颜大概猜到，就是交代她好好把关呗。刚想打听隔壁老王的事，看到对方敷着面膜看着韩剧，她把即将吐出的话又咽了回去。

晓姗的新对象也是本地的，大晓姗一岁。今天，她们约好去一家成都菜馆吃串串，方颜和晓姗点完了菜，新对象还在找车位，等到菜上了，新对象停好了车正在走来的路上，晓姗说先吃吧，走过来一两公里呢，等她俩吃了一半，新对象才到。大城市的交通就是这样。晓姗的对象外表看起来高高壮壮的，不过晓姗偷偷跟方颜说过，她妈说了，“男的看起来壮但不一定中用。”好吧，看来晓姗的妈妈是被晓姗的第一任吓到了。新对象笑起来有些腼腆，让方颜想到了他家那位早几年的样子。

女人的胃容量真的不大，特别是越过20、到达30之后，食欲一般，新陈代谢慢，更别说方颜这种已婚已育的妇女了。为了不给晓姗对象留一个矫情闺蜜的印象，她今天已经很努力地在吃了，但是桌上还是剩很多，晓姗很不客气地对着她对象大手一挥，“都是你的了，吃完。”“好嘞。”俩人的互动让方颜想到一句话：“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她相信对方这幅表情在此刻是真心的，发自内心的真诚。

整个菜馆里面充盈着暖黄色光，把人都包了进去，欲让人感受到温暖，可是有些人的心经历过暖和冷的无数次交替，便有了一种惯性——暖了会再冷，所以不必在暖的时候窃喜，时刻保持冷漠便能立于不败之地。方颜想，回去应该跟晓

姗告诫一番，别被现阶段的甜蜜蒙住了心，就如她当年。

方颜刚毕业的时候和她对象一起留在大城市，她做过猎头、外贸、总助，她对象也做过好几份跨行业的工作，当两人刚毕业的满腹情怀被现实揉碎成渣后，她很庆幸在那个民房的单间内彼此还可以互相取暖。后来她对象说要回老家，她不同意，两人闹分手，后来分手了半年，她对象颓废了半年，其间她拒绝了好几个极有自我优越感的本地人，望着那座大城市，找不到一丝归属感，她想，她的归属感好像是他？就这样，两人回老家结婚生子。

三人行吃完饭后一起去逛了古城，榕城的古城以夜景闻名，在方颜看来，装扮着七彩灯的古城就像被套上奇装艳服的古代文人，罢了，夜晚要逛古城，难道摸黑吗，矫情个什么劲。方颜帮晓姗和她对象拍了几张情侣照，以表上道，晓姗也要帮她拍，她不要，自己一个人拍有什么意思，方颜突然想到了那个气质脱俗的隔壁老王，在古城这种七彩夜灯遍布的照射下那颗光头会不会反射出七情六欲？

第二次去老王的推拿工作室，在首次全然安全的惯性思维下，方颜在自己公寓很自觉地换上了宽松的衣物，“将对方当成医务人员就好，别那么矫情哦。”方颜在内心劝告着自己以此压抑那几欲冒头的羞耻感。但是一进入那个环境，只要不去看那破墙而出的塑像，似乎便能不由自主地放松身心，那些羞耻感也随之不见。

腹部是最柔软的部位，是需要保护的，方颜想，自己是有多信任对方才能把自己的腹部展现给他做首推？方颜气血不畅，表面的皮肤温度是凉的，当温热的大手覆盖上去时她忍不住想舒服地叹口气，不过她忍着。男女之间的肢体接触总能摩擦出一丝暧昧气流，就算于对方来说这只是一份工作，但对方颜来讲，这是第二个与她亲密接触的异性。当他开口说“这些纹路是生命的见证”时，方颜想把衣服擦下来遮住，但是她忍着，欲表现出自己的不在意。只是，她把眼睛闭上了，一叶障目多少能掩住内心的不自信。但是很快，快到甚至来不及拦住自己，若有所感般她又把眼睛睁开了，一下子撞进那双平静黑眸，她想，完了，她一定要把持住。

“背上也帮你推了，增强气血循环。微信加一下，后续如有不适及时告知我。”王舟起身净手，那一瞬间似乎只是方颜的一厢情愿。

“不是吧，这样说让我有些害怕。”方颜边开玩笑边伸手去摸旁边桌子上的手机，背上的毯子又滑了下来，王舟很自然地伸手将毯子拉上去，然后在方颜走神的空当，他端了杯水过来，“这杯温水慢慢喝，我给你端着。”方颜正好口渴，看着杯子里面的水，她想：这种感觉应该是正处于热恋又还没到厌倦的阶段。如果跟这样的人在一起过，结局会是如何？方颜光是想想，心头便有一种跃跃欲试的美好。

深夜，方颜和晓姗一人躺一头，没法子，两人都不适应，会失眠，所以从第三个晚上开始两人换了这种睡法。方颜将一头长发撩上去，以免压一晚上次日不好打理。“真不知道大学时你怎么老喜欢窝我床上。”方颜说。晓姗嘻嘻地躲在被子里：“香啊。”方颜也笑嘻嘻地回应：“是吗？你莫不是双性恋，暗恋我不成？”

她想，好像还真是，刚同居的时候，他也说过，抱着她睡好像是沉浸在软绵绵的粉色云朵里面，他说这是形容一种嗅觉，她当时不懂，只觉得这些都归类于甜言蜜语，可是，他们夫妻又是从何时开始一人盖一床被子的？就连夫妻生活的次数都屈指可数，她一向觉得自己清心寡欲，次数少就少呗，省事，但是内心的另一个自己好像不这样想。

推拿工作室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若有似无的音乐声、抓不住的冷香，这些都令方颜念念不忘，对榕城的印象好像也因此具体化了。这是方颜第三次来到老王的工作室，她忘了拿毯子，老王说：“不介意的话用我的吧，干净的。”

今天老王给她做膻中穴位推拿，膻中穴位于前正中线上，双乳连线中点。他前一天给她发的微信上这样说：“膻中穴可调气，治气血淤堵、气脉不畅。”是啊，她长期气不畅，不治会出大事。方颜觉得这次的治疗是内心的另一个自己占据了主导，否则她怎么会觉得那双淡然的黑眸一直紧紧注视着自己，全世界都成虚无，眼里只剩自己的那种注视。时不时掠过鼻端的肢体有更加冷冽的寒露香，但是却无法使她清醒，反而使她身体发软，内心的另一个自己一直对她说，这应该是

推拿的效果，连同紧紧缠绕的毯子和越发浓烈的冷香也只是推拿的成效……

她做了个梦，这个梦只有一种颜色，简单又复杂，是对她内心深处最隐秘的反映，没有太多尘俗纷扰，可也不超脱，仅限于男女之间的那点事。她不确定是声音还是味道叫醒了她，她醒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在煮茶了，有轻轻的茶杯碰撞声，那音量应该不至于吵到她，那就是味道了，鼻端若有似无又渐渐离去的冷香叫醒了她。她睁眼，抬头，对上那狰狞的光头塑像，彻底清醒了。她想，真好，此刻我是自由的。在这里没人认识我，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感受，我也不需要对谁的人生负责。同处一室的他，不会对赤裸裸的我有什么世俗偏见，虽然和自由裸奔的梦想还有些距离，但还是挺接近了。人性被放大，她审视自己，此刻的她最想做什么？她有种立马起身抱住他的冲动，抱住一个不属于她那个现实生活的人，这样自己是否也能暂时脱离现实。

“这是我最后一次过来了……你……这几天谢谢你。”沙哑的声音逐渐平稳，咬字刻意。



“休息好了可以过来喝杯茶。”

午后的阳光被挡在窗帘外，但还是能感受到那暖暖的温度，有几许从窗帘的边缘钻了进来，在大片白墙上缓缓移动，给人一种岁月静好的错觉。可惜错觉就是错觉，如此短暂，叫人遗憾、不舍。

“你结婚了吗？”方颜端起茶杯问他。

“还没找到合适我的。”

“开头合适，无论谁，一旦在一起，都可能会变不合适。”

“算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吗？”

“是。”方颜郑重地点头。

“呵，那我就不结婚了。”看着方颜那认真的表情，王舟眉目舒展，平静的眸子似也有了不一样的神采。

舌尖的茶水甘甜如斯，小小一口在舌尖来回萦绕，舍不得下咽，方颜想，这是什么茶？真好喝。

在榕城待了一周，方颜要回去了，临别前，她跟晓姗说：“下个月订婚礼我就参加不了咯。”晓姗说没事，这次能来住一周已经够意思了。方颜又说：“过来人的想法，我蛮说、你蛮听吧，

我建议你们婚前同居，基于前任的渣度，男人还是要试探一番的，不说那方面行不行，至少你得了解跟你结婚的男人是否真不抽烟不喝酒、睡觉能否盖一床被子、臭袜子能不能自觉地放进收纳篮里面……”方颜不知道自己的建议有没有用，但是以她目前的境界只能说到这里了。

回到小县城，一周没见的女儿有些不一样，方颜觉得似乎长大了呀，但是脸晒黑了。她没听到女儿说想她，所以抱着女儿直摇晃：“快说快说，想没想妈妈，想没想？”直到问了好几遍女儿才说想，她便松开那抱得有些紧的双手。方颜想这几年她明明都绕着女儿在转，她怎么就能够不想妈妈呢？不合常理呀，至少不合她认为的常理。

婆婆次日打来电话：“你怎么那么喜欢玩呢，还一去那么多天，孩子还那么小，应该以她为主，想玩以后孩子长大了机会多得是。”方颜听得出来婆婆是苦口婆心的，但是内容总归是刺耳刺心。她内心的另一个自己又跑了出来：“凭啥啊，我就得累死累活为别人而活，我就出去几天，世界就转不了了吗？”这些话只能是内心的那人在身体内叫嚣，因为方颜会怼内心的那人：“孩子是自己生的，当然自己要扛起责任啦！难不成还要别人负责。”最后，和婆婆的对话以方颜的妥协回复而结束。

女儿感冒了，家里那位“室友”会将矛头对准方颜，对她念“给她衣服多穿一点”或者“流感高发期，别让女儿去上学了，在家休养”“别老带出门吹风晒太阳”等会让方颜瞬间被怒火湮没的话语。对方不会跟她吵，所以接下来又是一场无言的战争。每当这时候，她就会想起那股冷香，内心的怒火总能快速平复。她想，明明抓不住却又一直留在心底，挺好的，还有长期疗效，至少不会气血淤堵了。

回归了几天的县城，一如既往的安逸，安逸中又隐藏着一触即发的焦虑和不耐。方颜想念那种只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她给王舟发了条微信，发完之后那种想念更加强烈。一整天她都有些心神恍惚，连晚饭都是草草敷衍，时不时拿出手机看看是否不小心调成静音了，可是不是，直到深夜，她都没有收到回应。

某天，她发微信给晓姗，晓姗当时在忙，语音回她：“正搬家呢，隔壁老王是个杀人犯啊，吓

死人了，大家都不敢住下去了。他把人杀了做成塑像摆在家里，这是有多变态啊……”方颜没继续追问，因为晓姗没法给她答案。

她脑子里有些反应迟钝，但手上还是极快地切换了应用，她打开网页搜索新闻，“推拿师将人残忍杀害并用石膏藏尸，丧心病狂！”黑色加粗的字体挑动着神经，心脏频率失真，她想，一切都是在塑像全程“注视”下进行，那双平静的黑眸或许并非平静，而是在预谋着什么，而那温热的大手又是怎么处理冰凉的尸体，是否差一点就忍不住把自己了结了……原来死亡曾如此临近过，而她全然不知。

送女儿去幼儿园之后，方颜连去菜市场的力气都没有，她只能做一件事，就是躺在沙发上发呆，然后有些害怕又控制不住地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开头像，看着那个隔着屏幕似乎都能散发冷香的“王”字，看了很久，久到不认识这个字了她才挪开视线，她逼着自己看，似乎这样便可化解部分恐惧，以及心底所有的失落。她想，“这世间玄妙，万物相通，好比这人跟这字一样，你以为自己看得很清楚，已然算得上熟悉了，但是看久了又成陌生，甚至面目全非。”方颜缓缓地吐出一口颤抖的气，那口气她憋了许久以至于忘了呼出来。

地板散落一地等待收拾的玩具，电视机显示屏上反射出一个身形模糊的女人，机械地起身出门买菜……

作者简介：

张素娟，笔名后张，女，1990年出生于福建漳州南靖。2019年加入漳州市作家协会。多篇小說、散文发表于《少年文艺》《泉州文学》《闽南风》等。

短·篇·小·说

寻找曾经的你

□ 吴余珍

—

苏语童已经好长时间没去超市了，这不，孙子周六上完钢琴课要过来，她这才想起孙子爱吃的水果零食。也难怪，平日里总是老伴张为军去购买日用品和水果蔬菜的，现在自己刚退休下来，有的是时间，同时也可以省省老伴的力，再者就是让儿子儿媳妇能带孩子常回家看看、享享天伦之乐。

她哪里是去购物，分明是去参观。拿了这个又觉得那个好，幸亏张为军今天也休息，就陪她去购物，也做了一回现场指导。超市导购笑了：“叔叔，常见你来买东西，难得看见阿姨来，你让她慢慢挑吧。”苏语童也笑了：“我主内、他主外，外出采购当然是他的事啦。”张为军小声对导购说：“小姑娘，我爱人平时在单位坐坐办公室的，不常

出门，现在退休了，带她出来体验体验生活，也解解闷，她呀，原来在单位搞活动是能跳能唱的，现在在家都要憋出病了，嘿嘿！”

苏语童在蔬菜柜前愣了一下，她发现前面有个人的侧面很像她初中的老师！她兴奋而又小心地走过去，目不转睛地盯着：“是李老师吧？”

“啊——我、我是。你是？”

“你真是李老师？！啊！李老师好！我是你曾经的学生苏语童，那年，你刚到我们农村初中吧。”苏语童放下手中的菜篮子，一把握住老师的手。

“苏语童？刚工作？农村初中！哦，唱歌特好听、朗诵最有激情的那个苏语童，你的名字挺有书卷气的。”

“哪里，马马虎虎，那名字本来是下雨的雨，小学时喜欢语文，就改了这个语了。”

“哈哈，喜欢数学岂不要把苏改成数喽，哈哈。”

苏语童似乎忘记了老公的存在，张为军急忙上前，跟李老师握手！催促苏语童加老师微信，要不是孙子要来，她定要拉着老师聊上一会儿呢。

她啥也没有买成，依旧是老公买这买那，她乐颠颠地跟在老公后面喋喋不休地介绍这个李老师。说他当年如何英俊挺拔，教导主任老婆想让他做女婿，叫他吃了几次饭；说他和几个男生把木黑板取下，放在课桌上当乒乓球桌，被校长狠狠训了话；说他放学了就在宿舍前的树下拉手风琴，周围围了几圈女学生跟着唱歌。说到这，张为军突然转过身问道：“你在那儿唱了几次？”

“哈哈哈”，苏语童大笑起来，一贯温顺和气的老公居然带着醋意，“我是学校文艺部的，你说唱得多还是少？不过，很可惜，李老师教了一年就走了，再没见过。”除了介绍老师，又开始介绍同学，谁长得漂亮、谁跑得最快，谁最调皮……“想想初中时真的有趣，那时农村初中能考上高中的很少，大多数人现在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很淳朴的，还真想念他们。”

张为军配合着老婆“嗯”“啊”“哈”的。不想打击她的兴致，因为刚刚退下来，她还并不习惯，自己还有两年退休，没时间陪她。忽然，老张说：“你何不学学年轻人，建个同学群？”

“怎么建？我怎么知道那些同学在哪里？都分别四十年了，当年的小姑娘，如今成老太婆了。”

“找苏家林和茅亚丽呀！”

“我怎么忘了！哎呀，好办法，先加他们，再让他们扩大队伍！”

二

苏家林是苏语童的堂兄，其实也只比苏语童大了几个月。当年学校划片招生，所以他们兄妹便在一个班上学，但那时虽是农村学校，却男女学生界限分明。而苏语童和茅亚丽住得靠近，茅亚丽经常来等苏语童去上学，放学还一起回家。一次学校举行文艺演出，需要一名女主持人，结果是苏语童和高一年级的学姐比高低，最后学姐落选，她班上的几个男生竟在放学路上抓了只癞蛤蟆吓唬苏语童。苏语童被吓得大哭，茅亚丽丢

下书包，折了根小树枝一路狂追，结果舞动的枝条把一个跑得慢的男生的脸上划了条杠。第二天，茅亚丽的家长被叫去学校，出来道歉还赔了十五个鸡蛋。但这让苏语童的父母很感动，给茅亚丽买了一双白球鞋；同时苏家父母买了几只苹果到苏家林家里去了一次，希望做哥哥的能保护好妹妹。苏家林也是老实本分的孩子，早年丧父，叔叔一家一直资助他们兄妹上学，他不会打人，但人高马大的，跟在堂妹后边着实能吓退别人，尤其旁边还有一只母老虎——茅亚丽。当然，几个调皮学生也被学校老师批评了一顿，所以后边也没发生过什么。加上孩子们大了，苏语童一是长得漂亮，二是学校文艺骨干，很多同学都认识她，甚至有男生暗恋她，给她写情书，不过被她交给老师了。

接近初中毕业之际，感觉学习有点紧张，不过那时农村的孩子对升学没什么奢望，用现在的话叫顺其自然，苏语童家里她是独女，看她细胳膊细腿的，希望她能考上高中；茅亚丽有两姐姐一妹妹，巴望她考不起高中正好干活挣工分；苏家林家里随他，他娘说了，考上么名气好听些，考不上么实惠点，让他跟叔学个手艺，早点挣钱，因为小一岁的妹妹都能挣工分了。

茅亚丽吃了晚饭跑到苏语童家，说姐姐要招女婿，家里要腾间房出来，考虑和苏语童关系好，加上苏语童是一人睡一间房的，想挤几天，等放了暑假就到舅舅家和表姐学裁缝去。苏家没说什么，因为这茅亚丽厚道能干，苏家父母都喜欢，还笑着说要认她做干女儿，茅亚丽开心极了，背了个衣服包和一个米袋就来了，苏父叫她把衣服留下，把米袋拿回去，但茅亚丽拿回了米袋，却捉了只鸡来。现在好了，一个班三个孩子在一起学习玩耍，小院子里热闹极了，连木疙瘩样的苏家林也变得活泼起来，三天两天捞鱼摸蟹送到苏语童家里来，苏父咪口酒，便叫侄子和两女孩一起弄瓶汽水陪他吃，有时苏家林的妹妹也来凑热闹。苏母看了，开玩笑说：“亚丽和家林倒蛮般配的。”说得亚丽红着脸转身就走，苏父说：“有戏有戏！”家林呢，忙帮叔叔倒酒：“叔，喝酒啦，喝酒啦。”这时，苏家院子就笑声荡漾了，苏家林的母亲也闻声从自家屋里跑出来，一听这等事，乐滋滋地对语童妈妈说：“你可给我们保媒去！”

苏语童考取了高中，苏家林和茅亚丽没考上，

亚丽去舅舅家和表姐学裁缝去了，苏家林跟叔叔学做木工。虽说苏语童后来没能考上大学，但被招进了县文工团经常出去演出；茅亚丽学完手艺在街上租了个店面帮人做衣服，时常到苏家帮着缝缝洗洗的，有时也帮苏母或苏家林的母亲及妹妹做做衣服；苏家林随叔叔出去包木工活，时常不在家。

三

苏父是远近闻名的好木匠，一次到另一个公社去做活，见到一个当兵的小伙子正探亲在家，不是洗衣做饭就是担水浇园，一问才知，小伙子叫张为军，父母双亡，和姐姐、奶奶一起生活，姐姐要结婚了，奶奶把屋后的两棵树锯了，自然风干剖了板材，想给孙女做几样小嫁妆。苏父看中了张家小伙，心想：这不是白捡个儿子么？几天活做完了，便跟老太太说起正事。老太太不马虎，要见见苏语童，苏父连夜让苏家林把苏语童接回来，连骗带哄叫女儿相个亲。结果皆大欢喜，苏父非但没要工钱，还买了块手表给张为军做见面礼。老太太开心得直抹眼泪，取下了手上的银镯子交给苏语童：“孙子送给你们，但曾孙得姓张！”苏父满口答应。

张为军与苏语童书信往来恋爱了几年，还没结婚，老太太就去世了，苏父帮着处理了老太太的后事。张家房子简陋矮小，征询了张为军的意见，两人在部队结了婚，后来就住苏家；两年后苏语童生了个儿子，也一直是苏母在照看；再后来张为军提干，苏语童所在文工团演出清淡，她索性随军去了。苏家一下冷清起来，好在和苏家林他们住一个院子，苏家林和茅亚丽成了家，也生了个儿子，苏家林组了个工程队，到处帮人家盖房、打家具或装修。茅亚丽的缝纫店也不开了，街上开了不少服装店，式样好也便宜，谁还自己买布做衣服？加上茅亚丽要带孩子要种田，所以就做起家庭妇女了。这样也好，和苏语童的父母呀及自家婆婆呀，相互间有个照应。

苏父到底年纪大了，尤其到冬天，老气管炎发起来总要挂几天水，苏家林在家的话自然是他

带叔叔看病，后来苏家林带了几个木工外出干活了，就是茅亚丽忙前忙后。即使张为军后来转了业，苏语童被分配到纺织厂，先是厂文艺队的、后来做了宣传干事、再后来当了工会主席，但家里的事还是全交给茅亚丽，他们关系处得比亲兄妹还好。那时苏家林搞工程承包，要买些机器设备，张为军夫妇没少帮助，张为军还为苏家林拉活。这些茅亚丽自然记在心上。所以哪怕家里包个馄饨、杀个鸡，一准叫叔叔婶婶一起吃，池塘捉到鱼、过年杀个羊，也一定送到张为军在城里的家里。

可天有不测风云，一次，苏父帮人家盖房上梁，脚一滑，摔了下来，虽经抢救，但还是撒手归西。张为军和苏语童回来时，苏父已咽气，苏语童和母亲哭得昏天黑地的，所有后事都由苏家林去协调处理，主家赔了一些钱，苏语童处理完父亲丧事，就带着母亲回城了，小院就交给茅亚丽照料。因为工作繁忙，加上孩子读书、张为军夫妇还一起报了函授学习，一般就苏父忌日和清明回来。平时也就和茅亚丽打几次电话，无意中关系有点疏远了。

四

农村人有的上城里打工、有的自己做起生意，很多人家都盖起小洋楼，苏家林也一直在谋划着，只是自家老宅基地地方有点紧。茅亚丽就打起叔叔家的主意了，打电话给苏语童，告诉她遇到的困难，还说，要是自家盖了高楼，肯定挡了苏语童老房子的光线，要不趁婶婶健在，原先的老房子拆掉，利用婶婶的农村宅基地面积盖个二底小楼，多出的地方让给茅亚丽他们盖个大楼，只要苏语童同意，只出个材料费，工钱苏家林家出，以后婶婶或妹妹回来就住上亮堂的楼房了，要不然那老房子也要塌了。苏母听了伤心了好久，她舍不得老房子，但又怕老房子真的塌了，想想茅亚丽说得也对，盖楼房了，一是干净卫生，二是苏家有个根基在了，所以把当年老头子的那笔赔偿金拿了出来，张为军也拿了些积蓄，交由茅亚丽处置。

于是，一年后，小院完全变了样，老太太很想住乡下，一是环境熟悉热闹、二是生活习惯随

意，无奈心脏不好，女儿女婿不同意，只好还是随女儿一家挤在城里的二室一厅里。而苏语童是被动建房，想到好不容易攒的钱派了这样的用场，所以心里一直有点不爽。后来几个同事听说她在农村有小别墅，都惊讶地去参观了一回，夸她有战略眼光，看到家里被茅亚丽收拾得一尘不染，堂兄亲自做的几件家具大气又厚重，心里一下舒展开了。尤其一个姐妹说院子里种菜还不如养花，人家随口一说，到第二年清明回去时，发现那菜园子真的改作了花园，种了不少花，还种了几棵果树，而茅亚丽在花圃角落里栽了几根葱都被苏家林拔了。花园里种得满满的，后来苏家林只要外出看到好的花树，因为种不下，索性连盆买回来，有时还送到苏语童城里的家里。

五

苏语童的儿子大学毕业领了女朋友回了县城，她想重新买套房子，和苏家林随口这么一聊，茅亚丽知道了，硬是推荐了她儿子买房所在的小区，当年茅亚丽的儿子大学毕业，找了个城里姑娘，人家不愿回乡下住，嫌夏天蚊子多、进出不方便、乡下学校质量没城里高，好在苏家林这些年有积蓄，所以现款买了城里的房子。苏语童一看，那里环境好、交通便利，可房价贵了去了，正犹豫中，茅亚丽塞了张卡给她：“里边二十万，以后有就还，没有就不要你还！”让苏语童嗓子一下堵了。更让苏语童感动的是，苏母想回家过年，苏语童就和张为军带着孩子回了乡下，可过了年初六，他们要回去上班，老娘却不想走，茅亚丽就把苏母接回了家中，让苏母和茅亚丽的婆婆住一起，照顾了她大半年。这么一来二去，苏语童和茅亚丽又情深似海了。

苏母有心脏病，时好时坏，苏语童不放心，还是把老娘接走了，可自己要上班，只能留老娘在家里，得空打个电话问问，把药片就放随手。但还是防不胜防，一天夜里，苏母一睡不醒，送到医院也无济于事，苏家林把婶婶遗体带到老家，按乡下风俗安葬，苏语童倒在茅亚丽怀里哭得眼睛红肿、声音嘶哑，可又有什么用呢？

过些时日，苏语童想到家里父母都不在了、乡下房子又空着，想索性给苏家林抵那二十万的债，茅亚丽急了：“不可以，那是你家祖上留下的，你也要留子孙，那钱不急，有就还，不凑数就不要你还！”后来，张为军夫妇工资涨得也快，在不影响生活质量的前提下，四五年也还清了。

苏家林最近接的工程离家近，所以时常早上出去，晚上回家。他现在也鸟枪换炮了，把摩托车换了汽车，茅亚丽一听到汽车喇叭声，就把菜端上桌。茅亚丽这两年也清闲多了，婆婆去年去世了，孙子有城里的亲家照顾，所以她就忙她的一亩三分地，养些鸡鸭，然后吃过晚饭就跟村里的姐妹们去跳广场舞。苏家林疼老婆的原则是只要老婆开心，看她这么喜欢跳舞，自己也去看了几次，后来给跳舞队买了套音响。弄得茅亚丽一下子在舞伴中的地位升高。一不做二不休，苏家林又让老婆给跳舞队的舞伴们买了一套跳舞裙。茅亚丽当然受宠若惊，每天照顾好老公成了她的重要任务。

六

茅亚丽拿了酒杯，给苏家林倒上酒，说：“今天语童来电话了，说让我们帮着找找初中同学，想建个同学群。”

苏家林愣了一下：“那她咋不回来？我们初中同学大多在家的，初中毕业的还能去哪儿？”

“那也不一定，有些女同学嫁到外边了，不是还有几个在外边做生意嘛。”

“嫁到外边的可以问她们娘家人要个电话，几个做生意的嘛，可以去他们老家问问，或找他们亲戚问问的。还有啊，不是我们不肯去问，你让她回来！我可以带她一起去找。你看这么多年她回来过几次？都要退休的人了吧，喏，你帮她收拾屋子，那么干净，她回来住过吗？待会我回个电话去，让她抽空回乡下走走，不走都生疏了！亲戚都不亲了，还同学？”

男人一挣钱就硬气，何况苏家林说得也有道理，茅亚丽也不说什么了，只寻思：要是苏语童回来，家里招待还是随她自己去，自己肯定先把小楼门

窗开开、灰尘扫扫，是杀公鸡还是母鸡？“家林，你说语童他们回来是在咱家吃饭呢，还是他们自己另起炉灶？”

“你呀，瞎琢磨啥呢？语童刚退休，老张还要上班，能在这儿常住吗？那边多久没生火做饭了？连米袋都空了吧，油盐酱醋还得重新置办，烦不烦？不管回来几天，肯定不能让他们动手的。反正现在谁家缺钱？就肉么上市场买些，那鸡鸭鱼蛋蔬菜什么的家里不缺，城里人就爱吃农村人自己养的、种的，那环保、绿色！”

“好了好了，一说就没完了，我怕他们见外，不来家里吃！”

“你热情点，别甩脸子！”

“我跟语童从小没红过脸好吧，但我感觉她进城后变清高了，一年难得回来一两次，还非得把菜园子改成花园！”

“嗨，你还别说，我们小院弄了个花园都出名了，上回邻村的老表来叫我去装修，进院看见这花草果树还说我有情调呢。你明天把鸡圈鸭棚清扫清扫，语童爱干净！”

茅亚丽收拾好碗筷锅子，就去跳广场舞了。苏家林与苏语童通了下电话，又赶紧翻看手机里的通讯录，把几个有联系的同学邀请入群，想到今天刚喝了酒不便开车，要不然连夜去别的村找同学去了。

等茅亚丽回家，苏家林已经联系上十二个初中同学了，赶紧叫茅亚丽入群，然后破天荒两个人还分房睡，为的是各自入群聊天！

得知苏语童第二天回来，茅亚丽赶紧躺下，盘算着第二天的活计。

七

县城回来的路其实也不远，苏语童在丈夫张为军的陪同下进了小院，苏家林今天没去干活，早早上集市买菜去了。茅亚丽忙着杀鸡杀鸭拣菜，苏语童一把拉过茅亚丽，要她把做饭的事交给张为军、她陪着自己去邻村找同学，茅亚丽笑了：“着什么急呀？人家难不成等在家里与你约会呀？他们都上班的上班、打工的打工。或许中午能见上面，

或许要到晚上呢。”

张为军也笑了：“瞧这性子急的，这么多年都没怎么联络，一建同学群，兴致高得不得了，昨天几个同学聊到半夜，搅得我也没睡好！”

苏语童有点不好意思了，忙帮茅亚丽拣菜、做饭。两人边做边聊，张为军都插不上嘴，索性去客厅看电视了。

茅亚丽在纳闷，苏家林一早出去说买点螃蟹和饺子皮与馅的，这老半天还不回，忍不住拿手机要打电话，电话那头说一会儿到。

果真没多久，苏家林的车子驶进了小院，可车门一开，出来五个汉子，齐刷刷：“茅亚丽，我们来吃饭咯！”茅亚丽将湿手往围裙上擦了两下，忙迎出去，先愣了一下，随即朝里屋喊：“语童，快出来！看！我们的同学来啦！”

一个瘦高个子，皮肤黝黑、眯着细眼，先把手伸向茅亚丽：“认得我吧？”

茅亚丽用力拍了他一下：“细脚猴！你还这么瘦？哦哟，不礼貌了，你是李一山！快进来！”

苏语童奔了出来，她一眼看到了一个白白净净的秃头胖子：“徐、徐明华！对吧？”

“那，我呢？”其中一个往鼻梁上推了推眼镜，慢条斯理地说。

“范建平！过去我们总喊你范贱，为此，你还藏了我的书包！”苏语童大声说。

范建平拍了拍旁边的一个人：“这个人总认识的吧？”

这个人太熟悉了，名叫周跃新。当年，他初中毕业学做车工，师傅见他手脚勤快、脑子灵活，想把自己女儿许配给他，谁知他偏偏喜欢班上的陈红梅。陈红梅长得漂亮，说亲的都踏破门槛了，她娘为她挑了大队支书的儿子，而陈红梅却不喜欢。一次，周跃新和陈红梅在柴房约会，被陈母发现他们衣衫不整，破口大骂，周跃新赶忙逃离。陈母盛怒之下，随手拿起一根竹子扔过去，却不想是根鱼叉，那叉子把周跃新的腿划了一个口子，后来周跃新的母亲跑来大吵一架。最后是陈红梅被迫远嫁到她姑那边，找了个铁匠；而周跃新也被师傅开了，后来他自己做做小生意，越做越好，再后来在县城车站旁开了个超市。前两年他老婆病逝，一个女儿嫁在城里，按说他的经济与年纪想要找个伴很容易，可他就这么单着。

原来，苏家林一大早上街买了点东西就去找同学去了，还把他们带了过来，也算是一次同学小聚会啦。

八

中午几个男同学喝得兴致很高，苏语童和茅亚丽忙着给他们加酒、添菜，张为军自称插班生，也融合到他们中了。为不打扰他们，苏语童和茅亚丽退到厨房泡茶和削水果去了。

周跃新的事，苏语童本不知道，都是茅亚丽告诉她的，所以她也不便多问，却突然想起陈红梅来。她把茅亚丽拉到一边，眼睛却看着外间餐厅，就怕有人进来或被人听到，尤其怕周跃新听到：“陈红梅现在怎样？”

“能怎么样？跟那铁匠结婚半年多就生了个儿子，铁匠娘很怀疑，觉得不是自己儿子的种，整天撺掇儿子离婚。其实他儿子没有生育能力，白捡个男孩也不错，再者陈红梅长得漂亮，所以就这么相安无事地过着呗。”

“那周跃新老婆走了，他倒没想再找个？”
“原先他老婆挺能干的，两人在外边做生意，后来女儿考上了县中，老婆回来陪读，周跃新在外继续做生意。一次回家，你说奇怪不奇怪，平时自己开车的，那天车抛锚了，只好坐公交车，竟然在车上碰到了陈红梅！”

“陈红梅回娘家？你不是说她老公看得很紧的么，一般不让她一人回来的呀？”

“那次是陈红梅的儿子生病要动手术，家里钱不够回娘家筹钱，铁匠么要照看儿子，走不开呀。”

“你不是说她和娘家哥嫂关系不好的嘛，能借到钱吗？”

“她悄悄给了五百块，在车上她肯定和周跃新说了，所以周跃新不但把身上的钱给了她，还从家里拿了存折付了三万块钱。本来谁都不懂的，第二天周跃新送钱到车站去，被邻村的人看见了，传到了周家媳妇耳朵里，两人大吵了一架，他媳妇也就知道他外边有儿子的事，就不许他出去做生意了，在车站旁边盘了个店面，开了个超市。其实我们这边谁也没见过他儿子。但周家奶奶开

心得不得了，总要提她所谓的孙子，把周家媳妇气得要离婚，因为家林和周跃新关系好嘛，周家媳妇就到我家来诉苦，说要要回这三万块钱。后来家林劝她，说周跃新要认儿子人家未必同意，还有你想要回这钱，是不是还让周跃新去找陈红梅呀？这么一讲，周家媳妇不作声了。有人说周家媳妇后来生了乳腺癌，是被气出来的，还有的说是家族遗传，反正搞不懂，当时传得沸沸扬扬的。”

五个男人喝得也差不多了，张为军想着下午要开车回去，所以没喝酒，他帮着收拾碗筷，苏语童和茅亚丽急忙出来清理桌子。范建平拉住苏语童不放：“建群好，建群好，老同学就该聚聚、就该聊聊！”茅亚丽忙把他按住：“你呀，喝醉了！快喝点茶醒醒酒！”

“我没醉吧？”周跃新又从椅子上站了出来，勾住茅亚丽的头，嘴凑到她耳边，“我没喝醉，来来来，我跟你说件事。”茅亚丽轻轻一推，周跃新就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了。

茅亚丽看着周跃新：“是不是要说陈红梅呀？”
“聪明！你真聪明！”周跃新还想站起来，又被茅亚丽按了下去，“她给我的电话不对呀。为什么给的是假号码呀？”

“她给过你电话号码？”苏语童怔住了。
“那回，我给她钱，叫她留个号码给我，她说没手机，就给了家里的号码，她写得清清楚楚的，可我拨过去、却是别人家，家里没人叫陈红梅、没人做过铁匠、没有儿子，还把我骂了一通，拨了几次，人家差点要报警啊！为什么骗我呀？为什么呀？”周跃新竟然呜呜哭了起来。

大家都愣住了，茅亚丽眼圈也红了，忙去里屋绞了块湿毛巾递过去：“嗨，有话慢慢说嘛，别激动、别激动！”

“你放心，我、我作为同学群的群主，我去想办法搞到陈红梅的电话，但你别胡来！”

“我能怎么着啊，我只想知道、只想知道她过得好不好？她儿子好不好？”周跃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范建平和李一山急忙将他扶起。

徐明华建议几个人来打斗地主，范建平和李一山就把周跃新架到桌子边，茅亚丽急忙去找牌。苏家林看着周跃新竟不知所措，茅亚丽示意他去端水果盘。

张为军真的有点后悔了，不该建议老婆建什么同学群，等会再闹出什么家庭矛盾或纠纷甚至——他不敢想了。原本吃了午饭就准备回去的，结果苏语童说让张为军自个开车回去，她不走了。没办法，明天要上班，张为军只好自己回去了。茅亚丽赶紧去装些鸡蛋和蔬菜让张为军带回去。

入夜，苏语童叫茅亚丽陪她睡，苏家林知道她们要说悄悄话了，反正这两天同学群里也热闹，苏家林乐呵呵地答应了。

九

天蒙蒙亮，苏家林醒了，咋听不到家里动静，起来却见茅亚丽留了纸条：“去陈红梅娘家。”料想是要联系方式了，赶紧拿起手机打过去：“注意方式方法，即使要到了号码，暂时不能告诉周跃新，不能惹是生非啊。”

茅亚丽骑电瓶车带着苏语童在路上，听见手机响，取下头盔，拿出手机，真麻烦，而她最听不得苏家林叮嘱或责备她的话，回了一句：“当我三岁小孩啊？”

苏家林昨天没去工地，想今天得去看看，于是胡乱扒了一口就开车走了。

苏语童和茅亚丽到了陈家村，打听到了陈红梅的手机号，巧的是再过六天正好是陈红梅老娘去世十周年的祭日，她哥说她没工作应该会来的，妹夫和外甥来不来就知道了。

苏语童突然盘算起来“再过六天不是星期日嘛，我和张为军去接她！现在路造得又多又宽，我就当去旅游！最好陈红梅的家人不跟过来。”

好不容易到周六，张为军本来约了两朋友去钓鱼的，结果被苏语童叫去找陈红梅。好在现在道路宽阔、通讯发达，前一天苏语童就和陈红梅联系上了，故意说旅游经过她那边，顺便来瞧瞧，几十年没见了，很想念啊！

其实到陈红梅家并不远，连上高速一共就花了不到三小时。通过导航，一下就到了陈红梅所在的乡镇。一路上两人打过电话，所以她们约定在镇上农业银行前面的公交站台边碰头，陈红梅说她穿了一件红色外套，说那样容易找。

张为军一下子看到了红外套，慢慢开车，苏语童摁下车窗，大喊：“陈红梅！陈红梅！”站台上—红衣妇人闻声上去，苏语童连忙开车门：“陈红梅，上车！”像拦路抢劫似的，陈红梅一下就上了车。

苏语童一开始坐副驾驶位置，后来在服务区买了些东西后就特地坐在后排，现在四只手紧紧握在一起！苏语童仔细打量眼前的老同学，发现她依旧漂亮，只是打扮上有些土气，想起原先脑海里总浮现她憔悴甚至衰老的情形，不觉自己感到好笑。陈红梅说她老公把她送到这里等他们，他去市场买点菜，现在就去她家，不远的，就在前面路口左拐两三百米。

陈红梅的家就在大路边上，三底两层小楼，前面的场地很大，后边有个池塘，池塘里一群鸭子游来游去，边上有个小竹林，竹林里有几只鸡在觅食。陈红梅的老公已经到家了，桌上放了茶具和洗净的水果，苏语童环顾四周，发现家里很整洁，锅上好像煨着鸡汤，铁匠在旁边正忙着剖鱼，见客人到了，赶紧欠身示意入座，说手上腥气就不握手了，叫陈红梅招呼客人。

张为军走过去敬烟，铁匠一脸窘相：“呀呀，该是我敬你烟，瞧我这……”铁匠手一摊，摇摇头，“我不抽烟，你自便、你自便。”张为军收起烟，站在边上和铁匠聊起家常。

陈红梅让苏语童夫妇来喝茶，苏语童坐在桌边一阵困惑：“陈红梅小日子应该不错啊，那当年怎么还拿了周跃新的钱呢？”但在人家家里又不好说，只是很想见见她儿子，就说：“红梅呀，都是老同学又是老邻居的，干吗这么客气！中午孩子们回来吃饭吗？”

“他们不回来，在街上开了个车铺，专门卖电瓶车的，儿媳妇卖车，儿子装车、修车，忙着呢！平时不回来的，就带着孙女住那儿了。”陈红梅边削苹果边说。

铁匠去烧鱼去了，苏语童示意张为军去厨房帮忙，结果被铁匠赶了出来。“哈哈，你在这儿歇歇吧，开车挺累的，我老头子手脚麻利，不用帮。”陈红梅笑着把削好的苹果递给张为军。张为军觉得他不适合与女人聊天，还是到厨房和铁匠一起准备午饭，这回铁匠就允了，两人边聊边做饭。

两个女人在一块，苏语童也放开了，说想参

观一下她家。陈红梅就领她一间房一间房地走，她来到陈红梅儿子的房间，发现了他们的结婚照，那小伙子很帅，分明像陈红梅，他媳妇也很漂亮。“好，真好。这么多年没见，看到你过得这么好，真开心！”苏语童不由自主地握起陈红梅的手感叹道。虽然苏语童很想聊一下周跃新，但话到嘴边又咽下了，只是漫无边际地瞎聊起来。

转了一圈回到厨房，两男人已经把饭菜摆上桌了。铁匠拿出酒来，张为军说下午要回家，开车不喝酒。苏语童试探道：“陈红梅，你多久没回老家啦？要不你们跟我们回去？”

铁匠突然对陈红梅说：“红梅，你娘明天正好十年祭日，你跟他们回去，祭拜祭拜。”又转过脸对苏语童说，“不好意思，我在街上私营厂上班，虽说计件的，但一环扣一环，基本没休息天的，今天就和人家换了一下班，不去了，我儿子那边明天正好来车要卸，我总归要去帮忙的。本来明天走的，带的东西前两天就备好了，现在让红梅和你们一起走，真巧，有便车，我省心了！”

午饭过后，又闲聊了一会儿，张为军看了下手机说：“我们可以走了，苏家林刚发信息来，叫我们去他家吃晚饭呢。”铁匠忙帮陈红梅的行李搬上车，又叫陈红梅到鸡窝里捉只鸡让苏语童带回，苏推说不要，但铁匠一定让陈红梅去捉，陈红梅领着苏语童去鸡窝，铁匠拿了一个小布袋塞给张为军：“麻烦你，帮我处理好！”张为军慌忙将布袋塞进怀里，铁匠冲张为军一笑，随后推了辆电瓶车出来。见陈红梅的鸡捉来了，又回到家里拿了个纸箱，把鸡的两脚用布带子扎好，把鸡放纸箱后又把纸箱扎好，示意张为军去打开汽车的后备厢。张为军两手抱在胸前，木然地走到车后打开后备厢，随后两个男人紧紧地握手，像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一样不肯松手。两个女人都笑了，一前一后上了后排座。

张为军的车驶出了很远，铁匠似乎才缓过神来，关上门，骑上电瓶车走了。

十

车里居然有短暂的沉默，张为军先打开了话

匣子：“陈红梅，你家老陆绝对是好男人！”

“呀，为军，你居然知道红梅老公姓陆？”苏语童吃惊了。

“他叫陆志明，对吧？红梅。”张为军从后视镜中看着陈红梅说，“他有个铺子在街上，先是打铁的、卖铁具的，你和你婆婆关系处得不太好，就搬到铺子住了，地方小，幸亏铺子后边是池塘，你老公就趁冬季池子水浅，挖河泥，硬是把地方盘大了，还打河桩、搭房子，后来生意淡了，铁匠手巧，改修自行车了，再后来街面改造，统一盖街面店铺楼，你家正好弄到两间门面，后面还自带一个小天井，我说得不错吧？”

“他咋啥都跟你说了？”陈红梅笑了。

“他啥时候跟你聊上的？”苏语童也纳闷了。

“我和他在厨房做饭时聊上的。”

“明人不做暗事，他还托我办件事，我觉得应该告诉红梅。你老公托我还一笔钱，他觉得你欠了人家钱好久了。有这事吧？”

红梅突然激动起来：“他怎么知道的？他怎么跟你说的？”

苏语童也糊涂了：“快说！我们转了一圈，你们两老头做饭不安分，都聊了啥呀？”

张为军抿嘴一笑：“老陆说，他和红梅姑姑家的儿子是好朋友，从小玩到大的，一次暑假里看见红梅去姑哪儿，就喜欢上了，后来她姑给他介绍红梅做他媳妇，他乐得睡不着。可成亲后，他发现红梅不开心，还有身孕，难过得跳进铺子后边的池塘里大喊大叫拍打池水老半天，惊动了巡逻的治安人员，以为他落水，赶忙下河救人，谁知站起身，水才到腰间，两个人把他拉上岸骂了一通！他冻得瑟瑟发抖，后来还发高烧，红梅在床前寸步不离照顾了两天，还把自己的故事跟他讲了，最后两人抱一起哭了好久。是吧，红梅？”

红梅眼圈红了：“当年年轻，怀了周跃新的孩子自己还不知道，被我娘发现了，让我姑带着去医院流产，可未婚没地方开证明，医院不干，我姑就把我带回了家。正好看到陆志明从铺子回家经过，就和他聊上，帮他做媒，谁知他一口答应。简简单单就结婚了，我对他很陌生，甚至不让他碰我，他都忍着，但后来显怀了，他一下就急得像发了疯似的。”

“后来我愿意和他好好过，想把这孩子打掉，

医生说月份大了，孩子都成形了，发育又好，咋说也是一条命啊，哪有打掉的道理？还说随意流产，以后谁保证不滑胎？结果就决定生下他，以后自己再要一个。谁知计划生育形势严峻，只能生一个，他保证待这孩子好，还傻乎乎地去了做了结扎手术。他娘看出问题了，一直叫他和我分开，他急了，说他没有生育能力，气得老太太在床上躺了好几天。最后没办法，表面上只好认下儿媳妇和孙子。”

“那借钱是咋回事？”

“儿子快高中毕业了，学习紧张，不知怎的得了急性心肌炎，在医院里被医生吓得以为儿子要死了，赶紧筹钱。那时都是些穷亲戚，没办法，我听说周跃新做生意很有钱，就想到他那儿筹钱去，他的儿子，他总不会见死不救吧？还好，他答应拿钱。那天他车出了故障，就和我一起坐公交车回的家，我去娘家住，等他第二天取出钱给我。约好在车站见，我拿了钱就走了，怕以后节外生枝，他问我电话，我把自家电话号码中间换了个数，不让他找我，但我可以找他，他当时把袋子里的钱都给了我，又把银行的钱取给了我，当时三万不少啊。我也把这钱的来历跟老陆说了，当时他咬着嘴唇没说什么，因为孩子是他的命啊！孩子做了手术，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也就没再上学，老陆原来修自行车，可后来骑摩托车的人多了，他就让儿子跟人学修摩托车。后来让他开修理铺，现在呢，骑摩托车的人少了，骑电瓶车的人多了，儿子索性就专卖电瓶车加修理电瓶车，生意挺好的。前几年有点钱了，老陆叫我把人家的钱还了，我想，还什么还，孩子长大了，要造房娶妻呢，所以，我把那钱藏了起来，推说已经还了，咋还被他发现了？”

张为军笑了：“当时借了周跃新三万多，老陆是不是叫你还四万的？那回准备还钱，因为第二天是你娘的祭日，让你带过去的，结果你存了银行，把存折藏你一件不常穿的大衣口袋了。一次你生日，老陆给你买了根项链，你满心欢喜，却怪老陆乱花钱，戴了半天，晚上让老陆取下，放你的大衣口袋，结果被发现了存折，上面写了儿子的名字，而存款日期正好是你娘的祭日。那数额、那日期，让老陆确定你没有还钱。你有一天不还钱，他就一天心里不舒服，几次想问你，又怕你难过，他甚至想自己找过去把钱还了，又怕

你不高兴。他觉得你不还钱，也许是当初你和周跃新的约定、也许是你 对周跃新的报复、也许是你 对周跃新还有什么其他想法，但老陆心里就是一直不舒服，所以这次让我带五万块钱，说一定替他还了，了他一件心事。至于你有什么任何想法，他都尊重，他只希望别打扰到儿子！”

“五万？他没跟你说钱从哪儿来的？”陈红梅大吃一惊。

“你不知道吗？他每天为什么晚回家？不是加班，是出去帮人家清洗油烟机。他为攒钱还戒了烟。”

陈红梅哭了：“我本不想还这钱，要是老陆这么讲究，我、我这次自己还。老张，你和语童做个证明，我回去当你们的面还钱，省得我家老公胡思乱想的。就还五万，回去把那存折给老陆，让他放心，我们这一家人不会散的！”

苏语童也陪着流泪，她觉得老陆是真心对红梅的，她搂着红梅的肩膀说：“别难过了，我发现你很幸福！回去我去找周跃新，告诉他，你过得很好，你儿子也很好，有的牵挂是幸福的、有的牵挂是烦恼的，有时放手是尊重、更是爱护！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都快奔六的人了，快快乐乐过好自己的日子！”

张为军点点头：“哎，前边到服务区了，我们进去休整一下，后边就快速赶路，回家咯！”

车稳稳地停下，苏语童和陈红梅下了车，陈红梅觉得心情特别的舒畅！苏语童挽着她的胳膊，拿出自己的手机让张为军给她们拍个照片。两个风韵犹存的同学笑着面对夕阳，摆了好多姿势，如同又回到了少年时期，“咔、咔、咔”拍了好多，苏语童选了两张转发到同学群中。

作者简介：

吴余珍，中学一级教师，现已退休。校园心理剧《家庭教育》获江苏省第七届校园剧特等奖，校园剧《爱是加法》获江苏省第九届校园剧特等奖并参加央视《大手牵小手》“童声里的中国”展演录制，参与创作的《车车变变变》登上央视少儿频道七巧板舞台，撰写《搭起家校共育彩桥》获江苏省关工委征文一等奖。

绕不开的情缘

□ 陈德胜

年初，李红明因工作突出，被上级从一连排长位置上委任为新兵连指导员，和新兵连长赵权搭档。赵权是二连副连长，他们共同负责新兵训练任务。新兵连虽然是临时组建单位，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同在一起军训，两个人有了交流的机会。训练之余，没有爱情方向的李红明向赵权诉说了单身的烦恼，希望在省城安家的赵权能圆他的爱情之梦。

赵权的家在省会近郊，结婚有一年多了。几个月前，可爱的宝贝刚刚出世。而立之年得子，他几个月来天天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看着赵权享受着家庭的幸福、向战友们分享着育儿经时，李红明除了羡慕之外更多的是酸溜溜的。

新兵连部设在营部，李红明和赵权住一个房间。朝夕相处中，彼此成了无话不谈的密友。初为人父的赵权不断向李红明传授着恋爱的经验。他常劝李红明不要把眼光放得太高了，本科生要摆正

自己的位置，不要“高不成，低不就”。赵权说中了李红明的要害：李红明刚从军校毕业没几年，正是年轻气盛、抱负满满的年龄，干什么事都这山望着那山高。在李红明再三恳求下，赵权答应可以帮他考虑一下人生大事，但前提条件要顺其自然。

转眼半个月过去了，赵权答应的事情还没有着落。直到有一天，和李红明一同分到团里的军校同学王国政来新兵连部转，故事才有了期待的后续。三个人闲聊了一会儿，赵权不慌不忙地从他的书本里取出了一张照片，展示给他俩看。

“这个女孩怎么样？”赵权狡黠地眨了眨眼。李红明和王国政迅速地围拢过去，照片上的女孩呈现在他们面前：这是一个时髦浓妆的女孩，穿着白色的风衣，白皙的脸上涂着鲜艳的口红，眼影描得很重。明亮的双眸勾动着人的心魄，披肩的长发散发着靓丽的气息。照片上的她，明眸

善睐的眼神和嘴角轻蔑的笑意，有一种漂亮女性特有的冷峻。她的双手背靠着栏杆，远处是北京北海公园白塔的秀美景致……

“还可以吧！”李红明和王国政异口同声地说。

“可以吧？咦——你们还要人家多漂亮？我跟你俩说。哪个见了照片不说非常漂亮的！”赵权对两个人的表态很不满意。

“她是干什么的？”王国政随便问了一句。赵权呵呵一笑，“你看，心急了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你就卖关子吧！”李红明狠狠剜了赵权一眼。

“好吧，我说说。这个女孩家是省会近郊县城的，在北京一家商贸公司打工，一个月有千把块钱的收入。家庭条件相当可以，在省会买房子不成问题。怎么样，条件还行吧？”

看了女孩的照片，加上赵权渲染的赞美之辞，李红明对女孩有了一些期许。

“啧啧，这女孩要模样有模样、要个头有个头、要条件有条件，多好啊！可惜呀，我结婚早了，要是现在找对象，我一定把她追到手。”赵权含情脉脉地自作多情起来。

李红明和王国政对视了一下，默不作声地看着赵权“发情”。

“唉，我说了这么半天你俩不知道啥意思吗？”赵权问。

“不知道。”李红明先说。“哎呀，我说指导员，你可真有你的？半个月前的你跟现在咋不一样了呢？揣着明白装糊涂，你不想和女孩一块‘让我们荡起双桨’吗？哈哈！”赵权盯着李红明不住地揶揄着。

李红明突然脸红了起来，“这……”“什么这、那的。跟你实话实说吧。这个女孩希望找部队上的一个军官。”赵权说。

“哦。”李红明回应着，瞟了一眼身旁的王国政，突然记得他现在也没处对象。

“怎么着？指导员有啥话要说吗？”赵权双眼炯炯有神地盯着李红明。

“我看国政现在还没处对象，要不……先给他介绍一下。”李红明捅了一下王国政。

“这……这……”王国政像触电一样一激灵，

吞吞吐吐地不置可否。“啥这、那的。就这么定了！”李红明学着赵权的语气拍了板。

“见见就见见呗。”王国政不再推托。“好吧，碰巧这周六女孩从北京回来。国政，到时候我电话联系你。”

王国政走后，赵权给了李红明一拳，“你倒挺会做好人的？半个月前还可怜巴巴地央求我，现在有目标了，你却躲了？”

李红明揉了揉疼痛的肩膀，“相对象和干革命工作一样，要发扬革命风格，该让时要大度！”“去你的吧！反正我手头上就这么一个指标，要是让人家捷足先登了，你就老实呆着吧。”

李红明的心像被针刺了一下，“也是啊！”“让了可别后悔！”赵权说。

几天来，李红明的心七上八下的。眼看赵权为他联系上了一个指标，为了一时的大度拱手让人。好比煮熟的鸭子飞了一样，说实话，心里也怪那个的。

李红明期待着一个好的结局，虽然还要等到周六过后才知晓。但这个结局其实对他不太重要，主要对王国政重要。李红明积极推荐他相亲，并不是一时兴起。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军校生活，军校在一个中队，又是门对门挨着的近邻。王国政对人热情、待人真诚的品行无时无刻不感染着李红明。战友情深啊，他俩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兄弟。毕业后又分配到一个团队，彼此之间的友谊仍在延续。李红明不知他有怎样的婚恋观。总之，他和他一样都还单身。出于多年的友谊，李红明毫不犹豫地会把机会让给了他。

星期六转眼就到了。赵权作为家门口干部有周末轮休的权利，换上便装走之前，他还不忘挖苦李红明两句：“指导员没来好事盼好事，来了好事躲好事，哈哈！”

李红明无言以对，笑笑看他离去。李红明靠看书打发了双休日的时光，心里七上八下地想着王国政相亲的事儿：也不知怎么样了？有成的希望吗？但愿他和那个女孩有相见恨晚的缘分。

星期六下午，当李红明还在胡思乱想时，王国政气冲冲地来到新兵连部。

“怎么样，今天艳遇怎么样？”李红明迫不及

待地问。

“哎呀，我说李红明呀李红明，你真会用词！还艳遇，纯粹的乱遇！”他扭过头，看着屋顶半晌不说话。

“乱遇？啥情况？”李红明一头雾水。

王国政叹了一口气，“我这才明白，看人不能以貌取人。今天见面了，很让我闹心。那女孩和我见面背着我冲着墙说话，看都不看我一眼，做人起码的尊重都没有。行了，就冲这一点，咱就拜拜了。”

“这么说，你们只是一面之缘，没有碰撞出爱情火花？”

“哼，”王国政冷笑了一声，“你这些年的爱情小说真没少看，说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什么爱情火花，屁！”

王国政怼得李红明有些面红耳赤，李红明再问别的情况，他愤然不语。

“看把你气的，见个面不成就不成呗，何必呢？”李红明赔笑。

“我看不惯她那做派，在北京有什么了不起的？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女人有的是！”

王国政临走时气还未消。李红明为他的好意感到懊悔，本来想成全一桩好事，没想到结果恰得其反。

赵权周日晚上轮休回来，带着一身的疲惫。

“那女孩太漂亮了，择偶的标准也不低，没看上王国政。”还没等李红明说什么，赵权率先说出了缘由。

“是这样啊！”李红明有些半信半疑。

“我不跟你说过了吗？这女孩要个头有个头、要模样有模样、要工作有工作，怎么也该挑一挑吧？”

“她多大了，还挑？”李红明问。

“28了，差不多和你一样大吧。”

“都这么大了，挑什么挑？”李红明一脸的不可思议。

赵权斜看了李红明一眼，“你也不小了，不也在挑吗？”

“不是没有合适的吗？有合适的我早就谈了。”赵权的话似乎击中了李红明的要害，李红明不自然地说。

赵权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李红明摸不着头脑。

“别装了，”笑过之后，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李红明，“你还不知道我拿照片为了给你找对象吗？你倒可好，拿王国政当了一回挡箭牌，弄巧成拙了吧？”

“这……当时我可没想这么多！”李红明一脸难为情。

“我也别绕弯子了。这么办吧，人家没看上王国政，不一定看不上你。你要有意的话，我再给你介绍一下，看你今年命中犯不犯桃花。”

“好吧。”李红明思考了一下，点了点头。

“那好，就这么定了，下个星期天见面。”赵权真是快人快语。

“这也太快了吧？”李红明心里怦怦地跳了起来。

“趁热打铁！”赵权说。

事情绕了个圈，又回到了原点。也许缘分来了不是你的永远等不到，是你的永远也跑不了，这就是命中注定吧！

作者简介：

陈德胜，天津静海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西部散文学会会员、石家庄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文学艺术研究会会员，曾长期供职于武警部队。多部作品见于《速读》《西部散文选刊》《鸭绿江》《参花》《金田》等。

本草物语

□ 任迪飞

使徒蒲公英

你的名字可真叫个杂：金簪草、黄花地丁、婆婆丁、蒲公英、蒲公英……这身马甲脱了又换，换了又脱，百种姿态摆过、千般面目变罢，我自眼不花、心不乱：你不还是那个再平常不过的黄花苗嘛！

你所求甚少，哪怕只得了一粒土、一滴水、一缕风，你便能栖身天地间，扶疏晨昏里，根须纵横地下，枝叶纷披一地，儿孙遍及四野。你很招摇，“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谁也不知道我的快乐和悲伤。爸爸、妈妈给我一把小伞，让我在广阔的天地间飘荡、飘荡……”经冬复历秋，你且舞且青绿、且歌且飘荡，东土、西域、南洋、北国，这个蓝色星球的角角落落，总能摇曳出你的姿影，总能撞见你盈盈自得的笑脸。春风里，

春光下，你这般张狂，很有些不像话哟！

在草木之人眼里，你很是亲民。不光是唤了你哪个名儿，一样地感到亲如家人，就连你脾性，也是一样的亲和。谁都清楚，从根须到茎叶，你通身有益，生焯凉拌、油面摊炒、根叶煎泡、团丸吞服，百般变了花样护佑着苍生。“黄花苗，筋连根，啥都有这姊妹亲”，人、草、万物一个理，一奶同了胞，同气连着枝，堂亲传千年；“黄花苗，香油调，吃一碗，屙一瓢”，这就在妙说着药性，捎带上开涮了不晓得个中厉害的三岁小孩喽。如此体察、体恤，少见、少有嘛！

可恼的是，你的藏污纳垢、你的黏人汁液，一朝上了手，收拾干净颇得费一番细致功夫。殊不知，于人，这着实有些讨厌，于你，只为匍匐尘泥中、低调以自保：我是天地钟情物，可近观不可亵玩！俗谚尚道“樱桃好吃树难栽”呢，想得了你的益处，可没那么轻巧！好在日子久了，

这就长出了见招拆招的本事，对付你的脏、你的黏，有的是智慧手段：根茎分离、各安其所，整根轻焯、清水漂洗，双手濡湿、对搓细磨。

最为称奇的，还是你那一柱擎天的秆茎，中通外直，极力托举着春来花儿黄，那一种暖暖的黄，一如阳光的泼洒、葵花的灿烂，贴心熨肺的舒爽；黄花脱尽绒花起，它还是一柱擎着天，好让你的亿兆子孙藉着风力和高枝，飞得更远、长得更壮；待到徒子徒孙随风飘散去，它也便渐渐地或一下子成了眷眷怀顾的守巢者，直到那么一天，颓然委地，渐渐化了泥土。

你，蒲公英，生生灭灭，或快活人畜腹肠，或枯败肥了地力，终不过泥里来泥里去，活脱脱基督使徒一个嘛！

佐臣车前子

大家汪曾祺，为它简笔画了像：（车前子）叶贴地而长，近卵形，有长柄。在自由伸向四面的叶丛中央抽出细长的花梗，顶端有穗形花序，直立着。穗不多，少的只有一穗。……（《草木春秋》）车前、车前子、车前草、平车前、车轮草、车轮菜、车轱辘菜、猪耳草、牛耳朵草，嗨，管你咋喊，都是这棵草。据说，它以独根的为佳，只是难得一见。可不是，“物以稀为贵”嘛，这独根，它咋能不稀罕、不金贵？印象里，它根下统统分叉，多须毛且浅短粗壮。这草，似乎天生的一个“人来疯”，房前屋后、墙角路旁，人来人往处，偏爱凑个热闹。一场雷阵雨罢，泥路上、沟渠边、田垄里，事先商量好了一样，一下子就都钻了出来，挤挤挨挨稠如星、密似林。

从一露头起，这草好像就抱定了一个主张：任你千踩万踏，我自生生不息。记得黑白影片《苦菜花》里开头有几个镜头：马车轰隆隆碾过，呼啸而下的鞭声，护犊情深的母亲背影，车辙里碾瘪了的苦菜花。那一刻，跟我见过的车前子一个样，我直认这苦菜花，还有那黄花苗，都不起眼，随时被踩来踩去，被车碾碎、被牛啃净、被猪拱烂、被鸡啄光，真也可怜。常常还在为它们抱着屈，干嘛非长在路上遭这番罪呢？

那天，邓州肖绍柱的一首小诗《车前草》一下子击中了我：喜欢喧嚣／它把根扎在路边／做不了马前卒／做一棵草，也好／民间的风言风语，从草尖掠过／它收拾起海量的马路轶事／因了人间的疾苦／它把自己淬炼成一剂良药……哦，是我看轻了这草，它只是不管不顾不择时空一心一意蔓延着，其余不论。我这杠精，看来是白为它叫屈了，既为车前，就已认命做一粒关汉卿一样的铜豌豆啦，于它，不以总量换存量、不以蛮力较胜负，既如此，这屈从何来？唉，庄、惠二子的鱼乐问答，肉食者谋之，它又何间焉！

小时候太淘，暑假里，没一时安生过，真是“三天不挨打，上房坡揭瓦”。粘知了、捉天牛、捅蜂窝、掏鸟蛋，摸树猴、荡秋千、推铁环、摔泥巴、捉迷藏，捂酸梅杏、浸青涩柿、削核桃皮，摘枣摸桃偷瓜、打鸟捞鱼逮蛙，哪一晌哪一样，不是在毒日头底下蹲上蹲下，刮风下雨又能奈我何？满头大汗、满脸通红、满身黑炭，一个个十足的泥猴子、黑泥鳅、水娃子。

疯罢了，内火慢慢积攒下来了，整整一个秋天，不是长疖子，就是疖腮、红眼、牙痛挨个来。这个时候，这草，还有茅根、苇根、竹叶，甚至还有癞蛤蟆、红花蛇（一种无毒蛇），炒青、煎熬、烘焙，忙个不停歇，只为消内火、祛湿毒、止脓血。疼得不行了，就得去诊所，找赵姓老中医给你贴三五服膏药、挤一两回脓疮啦。尽管这会让你得有好几天趑趄趑趄着，或者龇牙咧嘴吸溜老半天，他那妙手神草，终是会让你疼罢痒罢，脓血消新肉生，重又活蹦乱跳、爬高上低野起来。那些神草里头，没准儿也少不了这车前子吧？这自由的精灵，不管长在哪儿，或卧或立或斜倚，随性就势，可不就跟个野孩子一样，天生的淘吗？

人世间，还是这草有智慧，只管活着，不论归处，又何必去论呢？

相约茅草地

四月里，我总会在野地里遍寻茅芽，尽管茅草一族正在小城影像里淡出。小城高楼通衢，竖如林、横似网，老土了的它已无地容足，渐渐被

边缘成了一个模糊的背影。这正如光鲜肥甘之下，布衣粗食便也故事难再，它唯有识趣地黯然隐遁啦！

小城周遭，曾经的野地，有了沙土、有了细流、有了树丛，茅草就会连成片、堆成窝、结成团，于此安营扎寨、攻城略地。不必提说它当年的地盘，二道河秧地、旱地、荷塘、桃园、竹园、菜园边，沿老鹳河两岸一溜边河滩、淤泥、沟渠、陡坡、土埂中，就连四邻乡野的土路、田垄旁，曾经的一地茅草，尔今安在哉？

梭罗在《瓦尔登湖》里说：“不能维持一只兔子的生活的田野一定是贫瘠无比的。”田野之于茅草的意义，正如之于兔子。谁都拎得清，在这个世界上，物种退缩一寸、人间孤独一分。

茅草，一如平民，卑微不惹人眼，须臾不可或缺。些微寻常物，常见大效用。三根汤里，由茅根挑起了大梁；牛羊腹肠中，有茅草接续加持濡养；秋冬时节茅草黄，男女老少收割忙，锅灶里火烧火燎，房檐上修修缮缮，咋也离不得它、割不净它！一冬一春里，烧荒向暖找乐子，阳春三月下，挈妇将雏抽茅芽，我们曾经的最爱。

烧荒，这把火可不是好放的。茅草返潮或风丝不起，这火放起来不死不活没了趣儿；要是茅草和那圪芭草拉拉扯扯连了片，就再好不过了：天干物燥大风起，星火燎了原，风助火势、火借风威，搅起冲天烈焰。险象，只在毫秒间。大火霎时焦了眉毛、舔了发梢、糊了袄裤、烫了手脸，哪怕肠子悔青了也不管用喽。一阵乱踩，一通扑跳，也拦不住腾腾火苗一路狂舔，舔了圪芭草，烈焰变火苗，斯斯文文、静静悄悄，性子也燥不起来了。这个时候，下风头不远处，再来一把火，风向忽变，两火相向死缠到了一块，去了势的烈焰，慢慢就没了。放眼望去，烈焰过处，可怜一片焦土。

三月三罢，小儿女心心念念着的，只剩茅芽啦。于是，周末，我们逛春去！醉人春风里，盘桓在烧荒肥田里、草盛树丛中，我们巴望着、念叨着：茅芽，茅芽，快快现个身吧！往往是一通寻寻觅觅罢，眼困身乏时，惊喜从天降：一两根，三五根，不，一大片的芽针吧！边海抽边忙里偷个闲，轻轻剥出嫩如白玉、软滑绵柔的芽条，入口轻啖，一股凌冬历寒的草香气息，直入你心脾。满满的、淡淡的、甜甜的，这大抵是幸福的味道、春天的

味道吧？

年年抽茅芽，年年有心得。烧过荒的、稠草灌木丛甚至刺窝里，茅芽最稠最肥嫩；如今虽说禁了烧，漫溯青草密集处、茅草枯败地，准会有它。芽条得尝个鲜，从芽尖初露到芽苞抽穗，也就三两周吧，一入了五月，它一老，入口直如木屑且满带苦味，倒人胃口不说，还败了寻春兴致。还有一条，抽茅芽，怎能不哼上那几句童谣呢：吃茅芽，屙套子（棉花套子），给你老爷编帽子……

又是一年春草绿，这个四月，唯愿与茅芽、茅草，还有茅根，依然不爽约。

悟语枇杷里

瞧！这枇杷，一着先了手，着着领着先。

它花放冬腊月，暗香满乾坤。宁做风中客，难守寂寞身。当此时也，红梅苞未绽，腊梅徒有梢，迎春、桃李，尚是青黛一痕、一例苍灰，瑟缩在刺骨冷寒里、霜雪交加下。这还没完，细一瞅，它那黄中泛白的碎细小花，折伞状花序、宝塔形堆垒，花团锦簇，密密实实漫天热烈，淋漓畅快，风驻日暖的午后，还招来三五蜜蜂。它花型硕大，花瓣结成串，俏立枝头，十足的潇洒只一回、挥霍过日月的决然、豪横。如此这般不论套数、自绝生路，给点儿阳光就灿烂，谁不为其捏着一把汗？冬藏时节，大地冰封、百花齐暗，唯有它格色，也唯有它明了，最好的猫冬就是，开花、开花！谁承想，这一剑亮罢，它还真就赌赢了！

你看它，正月间繁花次第凋谢，二月里果粒初现眉眼，整一个春天，直到麦黄时节，枇杷果由小变大、由青变黄转橘红，成熟于盛夏，与渐次开花结果的梅、杏、李携手，成就时鲜美味，快意世人朵颐。好久不见，甚是想念；甫一见面，已是绿叶成荫子满枝啦：半年的厚积，只为一朝的薄发，只为惊艳出世。恰如不在眼皮底下晃悠着的咿呀学童，猛可间长成半大小子，如此生猛惊艳、如此高调站位，世界自觉也在为它让着路呢。这不，枇杷花放的热情消退，露出了米粒般的果实，叶们这才渐露梢头，抽出新绿，伴着宿叶，一起

为果粒遮阴挡雨。有序能如是，枇杷自当草木第一流。

草木世界里，叶花同放、叶后着花不多见，先花后叶倒也常有，称奇的倒是，齐刷刷旧叶凋落罢，新芽才冒头。比如那梧桐，仿佛是在一夜之间，老北风一过，一树黄叶翩落如雨，散碎若金，只撒下悬铃子，孤独在风雪中。那黄叶，真像集体荣退的顾问团，风光谢幕、从容让位，风度、气度依旧在。果不其然，不两日，梧桐梢头，芽苞荣耀登场，生命的单曲循环，重启。待到初夏时节，枝叶伸展如猿臂、如蹄掌，悬铃子，这才纷纷随风凋落，晕染成一地粉黄，完美了一个轮回。

不是所有的叶子都在集体荣退，也有一片片、一枝枝零星凋落的，不细瞅还真被骗过了。比如这枇杷叶、桂树叶、玉兰叶，三两片，五七片，飘落不定时、无定数，不紧不慢地点缀着街头风景，留恋着世人目光，反正日子有的是嘛。除非大风过境，气温大跳水，平日里，难得见它们齐刷刷凋落。我倒是还有个发现，逢着暖冬，杨柳、梧桐竟能捱到冬至前后，犹在青绿不凋。那一份自在，恍若自觉置身在江南一隅，浑然不知晓，小城也有寒冬哟！

落叶遍地，不管是春来新碧催陈叶，还是秋叶焜黄翩然去，骑行林荫道上，身旁，有电动车驶过，裹起一阵微风，挟着落叶轻悄翻飞，像极了船行水上浪花起、犁过泥浪蜂拥来，养眼不喧嚣。此刻，不由得想起：城市里，有视落叶为猛兽洪水，拢之焚之唯恐不净不尽者，也有若江南某城专辟落叶大道，让民众于此寻寻觅觅去、开开心心嗨，找回游戏的童年、久违的慵懒。凡此种种，你不必讶异，想那蜀犬吠日、粤犬吠雪、吴牛喘月，只因少了响晴天、南国少冷冬、计月当了日，心为物所役，也属人生当下一态，不该总作了贬义来解吧？慢慢走，看风景，唯愿这难以言尽的静美，你也有亲见过。

晨昏洒扫落蕊、枯叶，你会讶然于一地的青绿或鹅黄，细一瞅，不是浮灰，却是花粉无数。这才悟到，杨柳榆、蒲公英等，或杨花似雪、或榆钱如雨、或绒花像伞，其实和那一地青绿或鹅黄一个样，都是热闹的春天洒下的生命种子啊。它们如同诗圣屋上的茅草，不见“挂胃长林梢”，

“飘转沉塘坳”成了常态。你看那马路边、草坪间、泥沼里，涂抹一层雪白如棉花糖、一地粉彩如调色板。直等得一阵风雨过罢，飞絮零落成泥，遍地花粉作尘，被风雨切分成绺成线，与污泥浊流媾和一起，腌臢着你我眼目。谁料得到，生命的种子啊，闹腾得乱糟糟一团的春天，轻轻巧巧就把它挥霍成了祭品。入了祭品的，不会有枇杷一族的踪影。

“开到茶蘼花事了”的暮春时节，尤其是清明才罢，枇杷果粒优游枝叶下，长大在春日熏风里，人间四月天，芳菲斗尽时，绿肥红偏瘦：枇杷，尽管二十四番花信风里，没了它名分，但它始终占着先，领跑了整个春天！

精明如枇杷者，这世间，哪能有第二！

作者简介：

任迪飞，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五里桥镇人。有个人公众号“超低空飞行者”。新闻稿变过铅字，公文稿得过奖状，如此而已。作文新面孔，伏案老家伙。翻过两页书，识得几段文。聊发少年狂，重垒方块字。书罢兴未尽，贻笑大方家。

强雯散文三题

□ 强雯

雨中丰盛

在雨中，游兴有诸多不足，但古镇例外。萧瑟、冷清、寂淡，古镇在雨丝飞扬中，底色藏是藏不住了。脚下青石板路透出光亮，有了旧日电影的质感，但质感是质感，清寒也从脚下溅泥处蔓延开来。

我就是在这样的天气前往丰盛古镇。

丰盛古镇名声大，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溯方志，有其踪。清乾隆《巴县志》载：“仁里，丰盛场，十甲，离城百三十五里，三六九场期。”明末清初始建场镇，乾隆时期，名声赫然。这里，曾是巴县通往南川、涪陵的必经之地。

不过去此地，有些尴尬。说近，是在主城，似乎随时可达，但和主城的距离又不那么方便，60公里，得跑一个半小时，能赶上去一趟区县江津或涪陵了。这不远不近，一直未能成行。

重庆的冬天，以雨水白雾见长。存压了诸多年，选择了小雪节气里前行。

以我游览古镇的经验而言，最多两三个小时，

走走停停、看看问问。冬日的雨雾让农村一片白茫茫，黑塑料膜覆盖着来年的庄稼种子，零星的红枫、银杏在路边飘摇而过，不成规模，像一个人终于喘了一口气，又继续迷茫的人生之路。

真的像极了人生。惊喜只是乍现而已、倏忽即过，不会一路亮丽。枯萎的田埂被白雾遮挡了荒凉，村舍大概是新房子，但在白灰色的背景中显得伶仃。

停车场是免费，但路面泥泞，堆积了好几处大水坑，黄泥四处串流，对面几家餐馆见有来车，热情地招揽生意。店里并没有什么客人，看一看菜单，比城市里卖得还贵。想着躲雨，便将就点了两个菜，胡乱塞住了肚子，才觉得身上有了热气。

最先看见的是木洞场口的牌坊，新，大概是挂牌历史文化名镇后整饬所制。杨三面条、吴氏老酒坊迎面而来。招牌吸引人，我便驻足多看了几眼，吴氏老酒坊门口的女人便笑脸相迎，极力推荐茅红酒，我问是什么做的？她只说是高粱，又问是否加了枸杞，她说没有。再问，那红色是怎么来的，她说是天然的。我笑笑，也不和她争辩，看见墙上挂了吴氏老酒坊传承工艺的诸多图片。“哦，原来是1983年。”

她大概没听出我的言外之意，很得意地说：“是

啊，老字号了。”

我离开的时候她极力推荐买一瓶茅红酒，“对女人可好了。”她意味深长地说。

面条，都是宽面条，也不觉得有格外吸引人之处。

我想，大概是下雨，就只剩下这些拳头产品在坚守了吧。

卖糍粑的倒是本分了许多，不吆喝，安安静静地将又白又糯的圆饼放在锅盖上，粘上了灰面，没有那么黏手。

这才是小镇的本色。不光丰盛古镇，我在龙兴古镇、綦江古镇也看见过同样的情景。不过那是明媚之日，人会吆喝，我喜欢看这不吆喝的，安安静静地卖糍粑，有日复一日的节奏。

雨水倒是个好东西。

但古镇始终有个中心，有一个人气兴旺之处，于丰盛古镇，是十全堂。

它被几辆摩托车、三轮车包围，几乎难以看见它气势恢宏的门牌，不断有人进进出出，带着酒气、肉腥味。门口有个木质招牌，还来不及细看，就被进进出出的招呼打断。

我只好进去先看看再说。

眼前三进三出的楼宇是个酒店，但根子却是长在过去年轮上的。

在一扇黄砖砌成的老门洞处，颇有几分古意，探头往里一瞧，竟然是个豪华KTV，阴暗潮湿的欲望，是现代人的审美，20世纪90年代那种奢华风。大概是为了安慰客人无处消遣的欲望吧。我把头缩了回来，仿佛看见了贾樟柯电影里嘴角上翘的地方霸王。也不知是人生创造了电影，还是电影创造了人生。也许互相创造吧。

这个大宅子是民国时期丰盛场上刘道辅的宅邸，虽然明为一代乡绅，实际上是民国时期巴县、涪陵、南川三县袍哥组织的“仁、义、礼”字号的三堂总舵爷、龙头老大。四合院的最上层，还有一栋碉楼，是作为军事防御所用。

十全堂的名字取自为十全十美之意。

眼前的宅院依然人头攒动，除了住宿之外，有不少远近的村民在这里打麻将、喝茶。

在前台挂着一个大牌“修旧如旧”，当年的宅院被大火烧毁了不少，这是政府抢救性恢复之后还原而成的。

想象当年刘道辅在这里议事论政、处理乡间长短是非，用重庆方言叫“搁平捡顺”，也是有不少人间智慧的。

这种人间智慧看看电视剧《戏说乾隆》《那年花开月正圆》，都可以窥得见端倪。

黑白两道通吃的大人物，在民国年间，于纷乱世事中生存，这一栋三进四院，是得有多少故事堆成？

闹。还有兴致勃勃的人进进出出十全堂。雨水没有消减人们的欢快。匆忙，和百年前的民国一样，只是往来者换了行头。

说来奇怪，我每到一个陌生偏僻之地，发现只要有几家堂店相连，那里便有车水马龙之气象。打牌、喝茶、吃鸡吃羊、说着无边无际的话，人们似乎都是风尘仆仆赶来，为着某一份新鲜的相聚或眼界，但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生活。这些原本准备着的有意义的时刻，竟然也是茫然的。在这些扎堆的角落里，消解着某种茫然。因为大众的茫然，我反而发现了意义生成之处。

十全堂，这个名字，俗，俗得恐怕上天难以成全，但却是真实的百姓乡里，有皆大欢喜的快乐，不追求意义，也难追求人生意义的升华。有点像某个道貌岸然的君子，用他的手腕平衡着世道生存。追求意义在这里只是附庸风雅。

关于刘道辅的史料乏善可陈，像这栋宅邸一样，新旧交杂、深不可测。

雨水缠丝般卷起天幕，黑色的瓦檐已经清洗得透亮。

我寻找一品殿，经人提醒，一品殿就在眼前，可惜大门紧锁。据说里面有双重四合院，檐额上有镂空牡丹图和龙凤深浮雕，往里的四合院东面是一防匪的碉楼，高四层，正面的檐墙上还塑有避邪的“吞”，此楼是场上最高大、保存最完整的碉楼之一。木门破旧黯然，看不见，也未尝不是一种美感。那些牡丹、龙凤、吞，在乡土房宇间，也美不过故宫的雕栏玉砌，也许在想象中更美。

古镇名头多，从福寿街转到了十字街。最有意思的当是十字街22号——仁寿茶馆。

门口赫然写着“清代袍哥老茶馆”“清代袍哥仁字号堂口”“袍哥文物展览馆”“巴南区文物保护单位”。

作为川渝码头文化的龟壳，这里是值得细看的。

仁寿茶馆其实也是刘道辅开设的。跑码头的人多在这里拜一拜，会一会。逢赶场天，巴南、涪陵、南川三地乡绅济济一堂，名为喝茶聊天，实则处理帮会间的事情。国有国法，帮有帮规。茶馆里，还陈列有早期帮会组织袍哥会的经典文献《江湖海底》，以及哥老会的“十不准法则”，立于雅座之上。

了解袍哥会，是了解四川近代社会的必修课。袍哥会是清末民国时期四川、重庆、云南盛行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又称为哥老会。与青帮、洪门为当时的三大民间帮会组织。在辛亥革命之后，长期成为四川大多数成年男性都直接加入或间接受其控制的公开性组织。

这珍贵的地方文献，从明代到清代，到民国时期的木刻版本，陈列在玻璃柜中。《江湖海底》有的地方称为《海底》，实为过去作奸犯科者为逃官兵追杀，将自己的组织机构、暗号等藏于铁盒，沉于大海，过了若干年，渔民打捞上来，便称此等文件为“海底”。这也是黑社会早期的组织机构文件。《江湖海底》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是以官方儒学为倚靠，重视忠孝仁义，而尤重异姓兄弟情谊，即所谓“弟兄才把江湖成”，不过他们对兄弟情谊的了解不少来自小说与说书，因此也能看到水浒、说唐等典故。在孔夫子二手书网络上，这一本成都木刻版的《江湖海底》高达2600元一本。时过境迁，袍哥已泯然历史，但那个时期的文化，却也别有意味。无论是研究民间文化的延续，还是官方文化的补充，都有不少令人寻味之处。

茶馆里只有一个姑娘在柜台边端坐，但无心招揽客人，桌椅规整地摆放着，却没有茶水的痕迹。前厅，几炷香燃烧着，供奉着雷神。我猜测着雷神何以成为袍哥的保护神，无意中想到了在日本京都建仁寺见过的风神雷神屏风。那是京都最古老的禅寺。1952年被日本确定为国宝，屏风的全部表面贴有金箔，右半描绘风神、左半描绘雷神。对于雷神的崇拜，集大成者还有是位于鸭川上游的上贺茂神社，其正式名称为贺茂别雷神社，源于御祭神的贺茂别雷大神，是京都具有最古老历史的神社之一。此处被作为避灾、避雷、电器产业的守护神、方除而迎来各方善男信女。

天雷轰鸣、力大无穷。对自然神力的崇拜与哥老会讲究仁义道德究竟有何种关联，虽不得详解，但也算是一种对天力的敬畏吧。

人来人往的古镇，也会因人而发生不测风云。历史的冲击也曾到过丰盛古镇。在十字街的一座房子上，还有红色宋体的“大批修正主义”字样，并未完全抹去。

很快，我们便转到了涪陵场口。回过神来，木洞场口、南川场口、洛碛场口等相距并不远。这个以回字形铺排的古镇，呼应着一脚踏巴县、南川、涪陵三地的地理。

有些古镇像我们幼年一知半解的学科，老师微言大义，小儿似懂非懂。有慧根的，得像孙猴子半夜月下等师父，晓以明白，揣测通透，授位“悟空”，教七十二技。丰盛古镇，作为巴县历史的季风在雨水中飘来荡去，你得到一些，又并未完全。被雨水洗得透亮的不只是天空、瓦檐、过去。看见自己的呼吸慢吞吞地落在础石上，对面屋檐下一个老头在喝酒，他招呼我说，“随便拍”。大概是见惯了新奇的游客，他向我指了指身后的一块招牌“祖传肥肠”，十个川渝人九个爱肥肠，或烧或卤或爆炒。我笑了，按图索骥肥肠，但是店铺门前只挂满了烟熏色的腊肉一排。

雨水更密了，没有游客，我站在阴干处，停了下来，像他手中的酒。

寂寥处的喧哗密密匝匝。

安乐山，笔架山

照例是冬天，雨雾弥漫，萧瑟阴沉。合江县一片白茫茫。即使不是冬季，这里也时常被薄薄的一层云雾环绕，长江边的小城大多如此。

虽然地处四川东南，但因和重庆接壤，离重庆主城百余公里，他们更喜欢称自己为重庆人。无疑，这里的饮食和口音都更接近重庆地区，喜辣嗜麻、说话直接。因为这里盛产荔枝，连道路名也改了，有了一个荔城大道和荔枝文化广场。这是合江最繁华的地方。我知道百米处就是长江，那里有整饬一新的滨江路，平整、干净、空无一物。白天，滨江路显得安静、寂清，没有了夜晚灯光的映射、音乐喷泉，它更像是一个人的底色，这底色就是长江，长江人家。泥沙混杂的凌乱、芜杂与小县历史在白雾中若隐若现，这白茫不宜久视，久视让人沦陷，

钩沉的不仅仅是合江的往昔，还有个人的浮沉。如这白茫般深邃，不知所以。

一笼热包子下肚，找回暖意。

当地人提醒此刻宜上山，摇手一指，是为笔架山也。笔架山离合江县县城不远，5 公里的距离。一个县城中心有这样的山，是幸事。

上山路，渐觉空气清新起来，清寒从车窗外闪进，带来莫名快意。冷，也会制造快感？不是，那是凛冽中有松香、樟香，树木的呼吸粗重。

在半山泊好车，沿着石梯上行。石梯新葺，曲折复状，樟竹相迎，每一处转折，都只见眼前之树，高不可观，上了八九处陡坡，路势见缓，风吹叶响，樟枝密集，呼吸才稳。步道一平坦，白雾便聚散离合，多了层次与深意。深红色步梯在脚下铺陈，雾湿漉漉，伸手在树干上润成汁液，枯枝败叶如沐浴般，得了仙机，藏着不可轻易与人诉说的奥秘。我疑惑着仙人、精灵会从某处乍现而行，道一二禅机。

林中树干虽细，直径一分米有余，但笔直，有 30 来米高，远远近近，灌木倚从，错落有致，你凝望着树，又疑心着是树木凝望着人、凝望着空气。置身此中，让人说不出话来。

这果然是成仙之处。古代，这山叫安乐山，好名字，比今日改称的笔架山更有无穷意味。这古名，是东方美学之名，今日之名，取其形似，若笔架直立，象形处多、会意处少。

要查安乐山往事，北宋成书的地理志史《太平寰宇记》便有。其间记载：隋朝开皇年间，一个叫刘珍的道士曾在此修炼，最后羽化登仙。这是修仙最出名的一桩，但并不是最早的。最早的，是东汉年间，道教创始人张道陵云游四方，曾在笔架山修炼，山上独有的天符树，其树叶相传便是张道陵为百姓治病解难的符篆。自古名山招帝王。此后，好兴致的隋文帝、唐高宗、唐玄宗都曾诏令建观或题词。宋代诗人苏轼也慕名来过此地，访古问迹，留下诗句“天师化去知何在，玉印相传世共珍。故国子孙今尚死，满山秋叶岂能神。”

回想种种修行，成仙、慕仙之事，眼前的雾气也有了灵气，当地人说要不是大雾弥漫，可以远眺合江县城景，嘉陵江、长江合抱之色。“晴天，那可是好极了。”

我能体会那种好极了的感受，光影、能见度，山水相环下的新城之光，合江，早已从过去衰败的

土壤里成长起来。这种远眺，当地人比外地人更有复杂的心情。不过，我也没觉得太大的遗憾，雾障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内心气场。这里，更是向内的探索、自我的探索。冬天，让森林只剩下了黑白灰的色调，但却打开了更为丰富的层次，中国水墨画以及新水彩派下的意蕴。每一块驳离的树皮都值得细看，青苔覆盖了弯曲断裂的树干，以一种穷经上苍的姿态刺向白雾，它横断了行人的路，但却打开了一种醒悟，有人绕道而行，有人矗立，若有所思。思想是短暂的，那扇门并没打开，但这一幕却一直停留在心里，等待另一个时刻的撞击，思想的根苗来得缓慢，却值得等待。

人在陌生地，往往被一种说不出的物体、景象所震住，以为会有不一样的思想从天而降，就仿佛我面前的景致一般，但更多的时刻是哑然，被生硬地塞进来的美或力，让人语塞。

但是会有那么一个时刻的，我知道。

在这样的森林中漫步，不宜有人陪伴。但仍能听见来来往往的声音此起彼伏。路过刘珍的炼丹台时，我并不太相信，那样一块石头，有指鹿为马的荒诞感。不过，是真真假已经不重要，反正是有那样一块石头曾经摆放过刘珍的丹药，见证过修行路上的委屈、执拗、不安和笃定。

其实，眼前的安乐山早已不是古时之貌，或者比较接近古时风貌。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也曾遭遇大肆砍伐树木之灾，炼钢造铁是一个时代的政治任务，也进化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二十年后，重新植树造林，才有眼前郁郁葱葱的一切，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青山绿水”这终极命题，也超越了政治课题的范畴，“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这个美好田园的设计，是环保的还债，也是向古代美学致敬。

城市发展的步履匆匆、凌乱、掠夺，像赶往站台的客人，撞上沿途的旅人、摊位，不管不顾，闯了祸，才懂得只爱你停脚步。修复伤害，有意的无意的伤害。

青山绿水是地球的胎衣，也是众生百姓的护甲，更是文人的魂灵。

两棵百年的古樟在云台寺旁高耸入天。行若华盖，遮天蔽日。但见瓦檐森列，三十来年树龄的楠竹林与樟树林，瑟瑟作响，这云台寺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梁代。刘珍升仙后，隋文帝颁旨扩建和保护。南

宋时，为抗击蒙军，合江县城曾迁到笔架山，云台寺便充为县衙。明末云台寺被毁，清代康熙年间又重建。20 世纪 60 年代，寺毁佛坏，其房屋又被征用为学校，里面的菩萨悉数不存。现年 60 余岁的宋晓红曾在里面读书，她指着左右禅房告诉我，这边是男生宿舍，那边是女生宿舍，当年挑水、吃饭的情景说起来如数家珍。虽然对青春时学学停停的状态甚为遗憾，好在挑灯夜战、一心向学，成为恢复高考后的 78 级大学生。到重庆西南大学读书，改变了人生命运。

烟云缭绕，正对着寺庙红墙的，是另一株古樟，如今已经有新的菩萨坐落在庙堂之中。接受着往来众生的香火。寺外墙上有清人重书宋黄庭坚《游安乐山记》。

“建中靖国元年正月晦，合江县令白宗愈，率江西黄鲁直，拏舟泛安乐溪，上刘真人山。同来者，临颖索继万、黔安文辉，主簿郭中以疾初起，不能来，尉周世范以支军廩不至。安乐山，真人飞升之宅也。真人讳珍，字善庆。初卜居此山，曰：‘樊道平盖山，气浊而不清，江安方山，气清而不秀。求山而清秀，惟安乐山耳。’既安居，泉源发甘，虎豹服役。晦日之游，云雾晦暝。将出山，晚晴。诸峰俱出。”

全文 146 字，字字耐看。不仅是文采，也是背后风云。

观文算日，那是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黄庭坚接到任太平州知州的命令后，即从宜宾起程，乘船顺江而下，去安徽当涂赴任。正月廿九走到合江。那年，黄庭坚 56 岁，春寒料峭，万物待兴，如同他人生的际遇一般，也充满了明朗的可能。正月三十，在合江县令白宗愈等的陪同下，黄庭坚登安乐山。可以想见当时登山的喜悦和爽朗，如白雾中林木，些许透出光亮。

此碑系清代光绪年间合江县令夏与赓补刻，镶嵌在正殿门外一侧的墙壁上，进出山的景色对比，表面看是文章惯用布局，实则是他由贬到用的开朗之心。身世与山景的映合，总有某种巧合，但又不止巧合这般简单。陪游这段历史自然也走进了《合江县志》。想来那是 56 岁的黄庭坚，虽然已进入人生的天命之年，万物当沉郁不争，而宦海沉浮，哪有静好不动之心。56 岁的老文豪笔下，回荡着的得志之快，依然如同少年般风发。

尘世不安，尘世难安，想透了这些，反而安心了。

那些弥散在空中、雨中的俗世夙念，不知菩萨听到否，但是那古樟应该是听到了，它们有着更为长久的生命、根系和土壤。

人类也和这樟一般，生生不息，开枝散叶，此消彼长。

大众的林场

他过去的名字叫大渡口林场。林场，比公园更原始、野性、有生命力。它可能还藏着某种故事，猎人与猎物、胡子、深发、皮毛、沉默寡言，这些林场的气息，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俄罗斯、爱尔兰的，它们通过书籍、广播、电影传递过来。

所以进入大渡口公园的圈地，仍可以在山头隆起、弯曲、起伏之处，看见“大渡口林场”题写的红色条幅，无非是“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但有一条标语很新颖：警惕松林头号杀手，严防松材线虫入侵。

即便是固守流连于重庆的各个林场，我是指那种并不被大众青睐的，有专业功能的植被保护区，也难得看到这样的标语。此森林提供了一种知识性、先觉性，于大众有一种科普性。我或者极少数人会拿起手机，查一查什么是松材线虫。

或者，它会不会突然掉到我们身上，传染病毒。

不过更多的人是一走了之。“反正就是一种害虫啦，小心就好。”每个人心中大概会这样默默地念叨。

这些标语固执地宣传自己的所属地：大渡口林场。

每一个林场都有一个族系，它的族系是中梁山山脉。中梁山山脉由北而南贯穿重庆主城，绵延百余公里，直至江津。它被长江和嘉陵江切断，狭义的中梁山，则是指沙坪坝区和九龙区上的一条山梁，对于这一条山梁，民国《巴县志》也有记载，说，宋家沟以东“一山突兀，名曰中梁发自石垭口，南讫于高店中梁之下有双龙洞……”

说是林场，其实并不大，就大渡口公园所属范围，有步道、石梯、扶梯，人来人往的路径来看，从起点绕完一圈再回到起点，也就是一两个小时。它适合周末人群休闲、散心或缔结情意。

人工修建的阶梯陡峭，穿梭在密林中，看不见太阳，只有蝉鸣在疯狂地歌唱。

这不过是四月，雨水与阳光同样充足的人间四月天，突然唱起了高音。30 的高温，蹿了两三日，让盛夏提前来临。

四月里有几日盛夏光景，在重庆是常事。热量不像夏天那样囤积数日，易燃易爆炸。走到树林中间还停留有春日，哦，不，冬日那荫蔽的寒意，被黄桷兰、油松、侧柏、金叶榆、大叶女贞、小叶黄杨、蜀桧、金叶水腊包围建立的阴沉天地里，阳光也无意留恋。密林中，人还是会生出害怕，害怕一种隔绝、疏离、遗忘。那种害怕是身体发虚、冒冷汗，觉得太阳平白无故地被耽误了。

为什么要这样呢，阳光不过是友好地趁着日子来探访，虽然面目凛冽了些、话语强词了些，便不招待见了。

寒意毕竟不是好事，到底还是季春，农历三月。想到阳光里去走一走。于是又快步起来，要躲过那森林里原本的萧瑟、封闭、乌沉沉的暗绿桎梏。

很快，几声蝉鸣打断了封锁。此起彼伏，我的眼睛跟着寻找起来，那欢快、轻灵的蝉鸣，有生命在牵引。

阳光把银杏叶的嫩叶照得透亮，在一笼深色的黄桷兰树木中，明亮的绿色灵动、跳跃，你会怀疑这是树林中的精灵，具备某种功能，点石成金大概就是此时。

石梯并不总是规整。

一路爬上去，体力已经不支，没有寺庙、没有碑刻，亦没有农家，作为一个公园，它确实太匮乏了，当然，它可以说它是一个林场，就像所有标语宣扬的那样，在红幅标语的右下角，他宣扬着自己的属地，这是一种不容置疑的领地意识。

山头不高，最高处才 500 来米，一架废弃、斑驳的亭子标志着最高峰。在这里可以俯瞰大渡口区，有尘土飞扬的采石场。

大渡口森林公园尽管很小，来往仍有不少行人，恋人、准恋人、夫妻、亲戚、家人，像不息的河流，它们很快就打断了只有安静时分、静心聆听才可闻的蝉鸣。

这个 1986 年开始兴建的森林公园，并没有完成原先的规制，比如万亩桃园、战国遗址等，森林浴场是现成的，就像昆虫一样，世世代代、生生不息。

季春的蝉鸣还是温和的，它们不会像夏季那样随时撒尿，淋路人一身。它们只是在抚慰你。

那种抚慰，是让你即使一个人在林场阴暗中，也不觉得孤单。夏蝉的提前到来，并不是只有大渡口林场，它也在别的公园、别的山头。阳光的高热让这种生物烦躁吗？欢喜吗？不管它真实的生物是怎样，对我，它就是抚慰，抚慰了这一个小小山头的匮乏。

没有什么是匮乏的。这寻找聆听的一时半会让整个登山行程充满了收获。

我愿意走遍城市的每一个森林公园或林场，去体会、理解他们的故事。

大渡口区似乎一直在“脱困”。十几年前，这里就在大兴土木，造房建园，开拓新的住宅区、商业区，以低价吸引新居民。然而，从大渡口森林公园下来，依然得面对灰尘仆仆的建设工程地，它大概是重庆主城区最脏的一个森林公园片区，轨道交通的建设，如蛇蜿蜒，直达天际，水泥车、大货车，压得马路起伏不平。这几年疫情影响，经济腾飞的脚步缓慢了下来，许多公园、楼盘依然是一副努力再努力但不尽如人意之相。

过去的林场应该更新鲜、更干净，那种原始的野性被驯化了，哦，被破坏了，但是它还没有真正蜕变成蝴蝶。

依然有生命在滋长。

公园外面，就是中梁山隧道，不过现在已经改名为大渡口森林公园隧道，在驱车掉头、两次钻进隧道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正在一片绿林茂地下行驶，想象着这种奇幻，它们在我头顶上如此苍茫。

作者简介：

强雯，重庆人，中国作协会员、渝中区作协主席。曾获重庆文学奖、巴蜀青年文学奖、红岩文学奖等，现为重庆文学院签约作家。有中短篇小说散见于《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青年文学》等刊物，曾被《小说月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刊》《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出版有长篇小说《养羞人》《吃鲸鱼的骡子》，小说集《石燕》，文化随笔集《重庆人绝不拉稀摆带》。

周歆宜散文四题

□ 周歆宜

平淡中也有诗

“天明走马入红尘”这句诗不禁让我想到现在大城市中人潮的匆忙来往，伴随着各种千奇百怪的杂事以及冷漠无味的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每日为目标而奋斗，过着快节奏的生活。的确人们每个人都有梦想，每个人都希望可以变得不平凡，渴求留名丹青，这是我所无法否定的。

但是，你是否想过一种平淡的生活，那种文人墨客都向往着的简单生活

那是一个让我难忘的小镇，是在春日的一个下午，阳光洒在老旧青石板街上。找了一家静谧的茶馆临河而坐，就这样静静地感受这岁月安好，河面被镀了一层金光，偶尔因为白色的水鸟掠过泛着一圈圈涟漪。这里不同于红尘的

繁华嘈杂，有的只是一份朴实与澄净。看着河对岸的妇女临河洗着衣服，猫儿躺在主人旁边打着盹儿……碧蓝的天空漂浮着片片白云，就好像《圣经》里那白衣天使一般。绿柳就这样立于河边，似乎她终是无需再看那离人相别。那一刻，让人有一种想要忘却一切俗事，就在此刻静静地坐着，闭上眼感受着那世间的宁静，过着所谓“茅檐低小”的简单生活。那是一种充满着诗意的生活，那是一种平淡的生活。这让人不禁想到苏轼写过那么一句词“人间有味是清欢”，这样的一份恬淡，让人回味无穷。既已如此，又何须朝暮那琼楼玉宇呢？

“宝鼎茶闲烟尚绿”品一壶茶，感受着人生之味。“涤虑发真照，还源荡昏邪”它有着人世间最纯真的味道。茶是君子，它不似酒那般清冽浓厚和那一份洒脱不羁，它有的只是一味清淡、一份雅致。那种不与艳者比、不与世争的品性，

实在难得。窗外的暖风拂过我的脸庞，温和得就好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的脸庞。一曲歌声伴随着风飘入屋内，那是一首江南小调，唱歌者用着黏糯江南方言，让人深陷其中。当真令人喟叹：谁家小姑曲惊人，散入春风满此城。

挥袖作别，再回看这流云万千，终是有人千万留恋。人们羡慕这繁华楼阁，却也有少数人会陶醉着这平淡乡野。至此，我不禁想到先人的那么一句话“故人之才性，以平淡为上”。有时候比起轰轰烈烈，平淡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

恰似雪中春信来

在我看来，寒冬二月，便是人间好时节，外婆家的那棵红梅便是料峭霜雪中最动人的一抹人间殊色。

梅花开意味着春的不远，外婆家的梅树是我记事起就在的。每年二月左右，它迎着冬日的料峭寒风，含着霜雪后的甘霖，怒放在庭院中，它是外婆家青灰色笼罩的门户中的一抹亮色。红得又亮又猛，十丈软红也不过如此。

我也是在那红彤彤的枝丫下开启我的学海。“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长辈在庭院梅树下教我的第一句诗。懵懂的我即使那时听他们说得天里雾里。但是我望着水中栩栩然的梅树的倒影，我知道水是清的，梅花是有味道的。那味道清冷却又浓烈。

外婆家在农村，那里只有几户人家种了梅树。大多人家只种果树，如桃树、李树、杏子树之类的。也没什么人喜欢梅花，都觉得寓意不好，妈妈总是会想家中该把梅花换掉，种一棵金桂、一棵玉兰，凑个“金玉满堂”。独我不喜欢那些能吃的、寓意好的。我只心心念念着这一棵梅树。在春日，别家的树刚冒芽，它却开得劲头极冲，也不害怕那让人倒吸几口气的春寒。偏偏无人喜爱，做了谪宦逐臣。

其实，在我看来，梅花的作用要远比别的树大。春天，幼时的我会折下梅枝与朋友嬉闹，或者将花戴在头上以作装饰。别家的桃李是受

不得这种折腾的。心灵手巧的外婆会用梅花做一碗梅花汤饼。热腾腾的汤饼足以点亮整个三月，这便是我最快乐的春天。

后来，母亲重修了外婆家。曾经讨厌的青灰色的门户没了，孤零零只有我爱的梅树先生也不知所踪。院子里栽种了雏菊、美人樱、薰衣草……有些花也能在春天开放，只是看得人有一种“只恐夜深花睡去”的零落感。外婆年纪也大了，梅花汤饼那热乎乎的感觉已经许久没有上过我的手了。只有梦里还能见到梅花先生斑驳的树干、朱红的花朵。

我家旁的河边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棵梅树，姿态袅袅，城市里的美景在高楼下难能可贵。人们看着那棵梅树满是赞扬。哪怕它再小再瘦弱，人们都不顾一切赞扬它。

我透过那棵小小的梅树看到了曾经庭院中的大梅树，恰似雪中春信来。

自然的馈赠

什么是自然的馈赠？“雨催惊蛰候，风作勒花开。”一道惊雷劈开冬日混沌，唤醒了地下可爱的小生物。它们在潮湿的泥土上缓慢蠕动，肥嘟嘟的身体扭来扭去，看起来有些滑稽。这时大地开始恢复生机。伴随着布谷鸟的歌声，人们撒下种子，冰雪消融，阳光下的河水宛若翠玉金粉所凝。上涨的水面是雨水丰沛的征兆，是人们对五谷丰登的期盼，是大自然馈赠的礼物。

当最后一株桃花谢下去，河边杨柳青青。白日变得漫长，夜晚一眨眼就从指缝间溜走。似火骄阳让人头晕目眩，那时，热情的夏日降临。直爽的夏季毫不掩饰它火热的一面，过火的炽热开始让四肢不禁怠惰。唯有樟树上的知了不知疲倦地吟唱着属于它们的歌。仿佛在提醒这个世界即使条件再恶劣也不要有一丝懈怠。

当树上听不到那激昂的鸣叫，独留下空蝉时，秋天来了，这时的大地充满了甜美和喜悦。大部分作物有了肥美的果实。大半年的工作后终于得到了回报，比金醇的蜂蜜还要甜上几分。

同时，动物们寻找冬眠的巢穴，植物开始凋零，大家都开始寻找自己的家——那个世界上最温馨安全的地方。

在一年的临近结束，有些不近人情的冬日来了。“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透过家家其乐融融的窗户外，可以看见红梅依然傲立在霜雪中，就像戍守边疆的军人一样。可以说是娇蕊中的英雄，是来年的雪中春信。

这就是自然的馈赠。

书里书外

小时候的我常以为母亲和她念的那些书就是一切。

母亲喜欢花，同样她也喜欢种花。在惊蛰唤醒大地后，她会不辞辛苦地翻松空了一整个冬日的泥土，舒展其松软的身体，再悉数撒下花种，等着清明丰润的雨水灌溉它们，等着初夏第一

缕耀眼的阳光照射它们，就这样看着这些花在大地上一天天烂漫生长。

直到花开了。开得奔放而又浓烈。

那些花朵绚丽而又多姿，娇小玲珑的身姿掩映在绿叶之中，翠绿得能滴出水来。乳白的，鹅黄的，玫红的……彩色的浪潮翻涌奔腾，根植于浊土却无限趋向阳光。就是这些微渺却又蓬勃的美丽吸引来了蜂蝶和昆虫。母亲会告诉我不要驱赶走那些可爱的小生命，她告诉我那是认识自然的一种方法。她顺手从书架中取出一本《昆虫记》，她说，有一个叫法布尔的法国人耗费一生的光阴来观察、研究虫子，他一生专为虫子写出了十卷大部头的书，如果我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看看，里面还有很多有趣的插图。于是，这本《昆虫记》就开始停留在我的桌子上，我能叫出不少昆虫的名字了，圣甲虫、褶翅小蜂、月光蛱蝶……原来小小的昆虫都恪守自然规则，为了生存和繁衍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于是，我会让其中的一些小生命四处游走和飞舞，哪怕它们累了来我身上停留片



刻也无所可谓。昆虫也是地球生物链上不可缺少的一环，昆虫的生命也应当得到尊重，这是生活中的母亲和母亲的诗书给我所带来的启蒙：任何生命可畏亦可敬。

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点点长大的我知道了并不是所有花都可以在四时摇曳生姿，它们大多数会在秋日化为枯枝槁灰。但是有一个例外——一棵缩在墙角的梅花。在其他花开的时候梅花多是形容枯槁，秃净的枝干没有一点鲜艳和活力，就好像邻居伯伯蹭亮的头顶。我曾一点也不喜欢那棵瘦弱微小的梅树。直到有一天，一只流浪的小花猫突然造访了家中的院子。它比我见过的任何的猫都要不讨人喜，细瘦的身子、杂乱的皮毛，叫声很轻却又极其尖锐。它脖子上安了一只铃铛象征着它曾是一只家猫，却又不知道基于什么原因而被遗弃。这个时候母亲却毫不犹豫地拉着我去给它安家——就在梅花树下，母亲用水泥堆砌一个小屋，在里面放上柔软的棉被。流浪猫一向很警惕，于是母亲安置好一切后就再也没有多去打扰。又像是有意无意，母亲常常让我去照顾小花猫还有那棵梅树。日子一天天过去，小花猫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得白净又温顺，院子里的梅树也开始抽出第一支花，我也开始改变之前的偏见。后来我问母亲为什么要收养小花猫时，她问我是否记得狐狸和小王子的故事，聪明的狐狸恳请小王子驯养自己，被驯服以后他们成为了灵魂深处的伴侣。一时间，我沉默了。我想起了小狐狸说的那句话“只有被人们驯养了的事物，才能被人们所理解”。同样，母亲还向我强调了“你要对你驯养过的一切永远负责”。那件事情便是我成长的开端，这是生活中的母亲和母亲的诗书给我带来的成长：偏见始于无知，也明白了负责不仅是基于自我道德也是对生命的尊重。

当我在黄昏时刻向花园里泼洒最后一桶水，确保所有的花都被灌溉之时，天边最后一抹绮丽堕入地平线下。但额头上的汗水似有不舍，滴滴答答地拍向朵朵花蕊。曾经的小花猫也老了，它不再跑上跑下，只是懒懒地窝在屋里，等着我。母亲突然生病了，她住院了，每日回到家等着我的只有它和满院子的花。我将装满猫粮的食盆放在猫儿面前，我抚摸着它突然开口问道：“廉

颇老矣，尚能饭否？”回答我的只有几声喵喵，空旷的房子里回荡着猫叫声。我不知道它有没有懂我，但是我突然觉得意外的孤独。没有母亲陪伴的日子像是一杯白水。我只能从满院子的花、从一声声猫叫、从一叠叠书里寻找母亲的身影。可是我找不到了。我这才意识到，在成长的漫漫长河中我在无意间离母亲越来越远。直到我在一个尘封的角落里找到了一本《雪莱诗选》。那是母亲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翻开书的扉页，上面写着雪莱所说的：美德的最大秘密就是爱，或者说，就是逾越我们自己的本性，而融入旁人的思想、行为或人格中存在的美。我蓦然热泪盈眶，这时的我才发现，一直以来我的生活都缺少了爱。当越来越多的事物充满着我的世界时，身边一直默默守护我的母亲在我心中的分量不知不觉间变得越来越轻，甚至变得无足轻重。当习惯成了习惯、以为变了以为，剩下的只有冷漠。于是在母亲出院的时候，我捧上了我种的花送给她。当我看见她比满园春色还要艳丽的笑容时，我想明白了生活的真谛。这是生活中的母亲和母亲的诗书给我所带来的启迪：没有爱，生活将变得灰暗冷漠。

我知道，书里的哲学和书外母亲的智慧，给予了我人生许多，而这些我人生所得的珍贵的宝藏也将伴随我一生，和我继续向前，生生不灭。

作者简介：

周歆宜，昆山市文峰高级中学。

难忘的乡事

□ 阎锦文

肉汤焖饭

虽说血压、血脂和胆固醇一直偏高，一旦失去监督，我便会自己动手做碗肉汤焖饭解馋。回味跟着回忆泛滥，味蕾随之变得不可收拾。

那是我第一次在生产队开夜工，给收割下来的晚稻脱粒。午夜过后，寒风瑟瑟，我隐隐约约听到杨剑民“饭和菜都烧好啰”的吆喝声。滚筒飞转的脱粒机慢慢地停了，柴油机嗤噗嗤噗的喘气声一声短一声地消失了，原先灯火通明的打稻场瞬间一片漆黑。

此时，我清楚地听见队长扯着嗓门在呐喊：“老规矩呀，男人再去田里挑担稻把子回来，今晚就歇火啦！”知青点挨着稻场，我把挑回来的稻把子撂在场头，回家洗过手脸，赶紧拿起碗筷，三步并两步地赶到一路之隔的剑民家。左瞧右看，

除了剑民夫妻俩之外连个人影都没有。

剑民看见我，先是一愣，接着一脚跺说道：“你还没吃吧？”杨嫂接过话茬问剑民：“这咋办？两锅菜全捞得干干净净。”杨嫂说的两锅菜，是十天半月前社员们田间地头就议论翻天的红烧肉和大白菜烧豆腐。还听说毛婶某一年为了这顿饭，早中晚在家只喝一碗稀粥充饥，不幸晕倒在田头的笑话。

当年，晚稻脱粒是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情。生产队会趁着开夜工让社员们放开肚皮吃顿美的大锅饭。大白菜是生产队地里长的，豆腐是在养猪场自己磨的，正儿八经的五花肉，剁成一寸见方的大块，听说每年这顿大锅饭都在剑民家烧。

剑民急得直挠头。我无语地杵着，心里阵阵酸楚，感觉自己就是个背井离乡的讨饭花子。“我给你弄碗肉汤焖饭吧！”杨嫂嘴到手就来，她先往灶膛里添柴点火，再起身用锅铲把锅里仅有的

那点剩饭从锅底向四周摊开。能听见微弱的噼啪时，她将肉锅里的剩汤用铁勺一下一下地舀着浇到饭锅里。杨嫂一边忙乎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稍微焖会儿就好，是我们大意了！”

锅盖揭开的瞬间，溢出的肉香味把我枯竭的泪腺一下子给冲动了。一大碗堆得尖尖的肉汤焖饭，肉汤被饭米粒吸吮干净，饭米粒被肉汤浸润得油亮。那饭黏得几乎能够粘住上下嘴唇，嚼在嘴里油油的、酥酥的、糯糯的，细碎的肉末像一只只小蚂蚁钻在一颗颗饭米粒之间。我狼吞虎咽地扒着那碗肉汤焖饭，杨嫂却坐在对面唠叨：“知识青年新来乍到，不懂乡下的规矩，人家都是妇女拣家里最大的碗来打菜打饭，恨少不嫌多，男人直接回家，一家老小都跟着沾沾光。”“你不赶紧娶个媳妇，往后恐怕还真就不行！”听着杨嫂的唠叨，快要打嗝的我脱口回了一句：“我才刚刚十七岁！”

那年麦收

俗话说：“晴阳暖风生麦气。”立夏之后，眼瞅着层层梯田麦浪翻滚，由青葱的草绿色渐渐地演绎成温馨的米黄。连着三四天阳光炽热，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一片金黄。稔熟的麦穗蓬乍乍地簇拥着一根根秸秆，微风吹拂麦浪的沙沙声，传递着夏粮丰收的喜悦。

麦收季节的姊妹桥，晌午的骄阳热辣似火，五更天下地还得套上御寒的破棉袄。那时，割麦的工具是原始的，方法是传统的，一人一垄，包干到人。那天，我带着两把磨得锃亮的镰刀下地，双腿撇开，埋首躬身，左手握秸秆，右手挥镰刀，一鼓作气地往前赶。伴随着“噼啦”“噼啦”的刈断声，丝毫没敢懈怠的我竟被两个小我三四岁的农家姑娘远远地甩下一大截。

心里犯急，却还时不时腾出手捋掉额头和脸颊上咸涩的汗水，腾出手攥成拳头敲打两下酸痛的腰背。越是心急火燎，越是手忙脚乱、越是掉得更远。令人讨厌的麦芒在手背上划出道道血痕，粘着湿漉漉的衣衫弄得人浑身瘙痒，时而又针扎般的刺痛。老队长调侃我说：“人也笨，刀也钝。”

早工收割的麦子，带着雾湿在地里捆成

六七十斤一个的麦把。挑麦把的钎担两头尖中间宽，插得稍有偏心，便在肩头上翻身，不是外翻担子落地，就是里翻打到自己的嘴巴。我反反复复地纠正过五六次，终于踉踉跄跄地把一担麦子挑到晒场。

摊铺在晒场上的麦把，先让大牯牛拖着碌碡呼呼啦啦地粗碾三圈，再人工用槌枷噼噼啪啪地精打两遍。脱净麦粒的秸秆，被用木叉和草耙耨到一边，捆扎结实，堆码成垛。那时，姊妹桥小麦的亩产超不出二百斤，秸秆却要翻番。收过麦、插完秧，生产队长便雇来毛驴车队，将秸秆分成几趟拉到镇江，卖给大东造纸厂做制浆的原料。

“湿麦心里热，摊开晒三日，咬得嘎嘣响，颗粒可归仓”的农谚，至今记忆犹新。晒场在山脊上，四面来风。三碾两拍落下的麦粒，先用拖板一堆堆地聚拢起来，再用飘掀一掀接一掀地挥扬，草屑与麦粒借着挥扬时的风力悄然分手。捧在手心的麦粒散发着淡淡的麦香，放在嘴里一咬，依然是黏糊糊的白色浆粉。那季麦收之后，我们那批知青将和社员一样，在生产队里分配口粮。双手揉搓着饱鼓鼓的麦粒，心里却犯着惆怅，70斤原麦只能兑换50斤面粉，接下来如何对付两个月的一日三餐？

那天，跟开富叔在场上晒麦。我只管拿着晒耙挨排排地耙来推去，开富叔却时不时地看看天空飘浮的云朵，嘴里总在念叨：“一年四季东风雨，云往西飘披蓑衣。”傍晚，天色突然阴沉，社员们把家里的晒垫、凉席和竹匾不约而同地集中到村上学校。然后抬的抬、挑的挑，把没晒干的小麦迅速转移到学校的教室里摊晾开来。

俗话说：“饥无力，饱无劲，半饥半饱十分劲。”自打麦收，只顾着在田间场头忙碌，大都半饥半饱地对付着一日三餐。一连四五天阴雨连绵，稍微清闲，却总感觉饥肠辘辘。听说几个知青撸撸刮刮没有五斤米，开富叔从仓库给我们拿来半淘箩肉瘪皮皱的小杂豆，教我们掺在米里煮饭。接下来那些天，我们喝过清汤寡水的红薯叶粥和南瓜糊，淋着雨到生产队长家里借过米，一步一滑八九里去大队书记家里蹭过饭。

终于熬到了雨过天晴阳光热辣。生产队开秤分麦那天，社员们喜笑颜开地挑着大箩小筐，把晒场围得水泄不通。突然听到生产队长在吆喝：“大



家都等等，先给几个知识青年称，让他们赶紧换面去。”至今想起，心里瞬间暖暖的。

乡村四月

姊妹桥七沟八梁群山环抱。春暖燕归，家前屋后的桃树和梨树，竞相绽放出或浅红或粉白的花朵，各家各户亦是起早带晚忙着腌瓜点豆。我也依葫芦画瓢在屋后的空地上挖了两个瓜宕，填满用火烧过的草皮土，分别栽上冬瓜秧和南瓜秧。早晚去浇水中午忙遮阳，十天半月过去了，愣不见有一根藤头匍匐远行。

知青屋紧挨着一片竹园，雨后春笋随处可见。时不时趁去塘边淘米，顺手扳倒几根矮矮胖胖的嫩笋，剥掉灰褐色的笋壳。回家立马洗净焯水除去苦涩，横刀拍扁后切成细细笋丝。灶膛里添把柴，搁一小匙荤油滑滑锅，先煸笋丝，后炒鸡蛋，出锅前再添把寸段的春韭，鲜香扑鼻，很是下饭。

那夜，我从迷离的梦中被一声声怪异鸟叫唤醒。竹榻临窗，伸手撩开遮风的草帘，孤寂地仰望星空，再听得那鸟哀婉急促的凄唤，不禁想起宋代诗人翁卷那首《乡村四月》：“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相传，慈母丢失爱子之后，悲痛欲绝地变成子规鸟，白天她漫山遍野地寻找，黑夜便“乖乖”“乖乖”不停地呼唤。另说，乡村四月，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盎然盛放，可是那些种田郎却依然沉醉在过年的梦境里。“一年之计在于春”，这鸟便声嘶力竭地叫唤“快快”“快快”，于是这鸟又有杜鹃和布谷鸟的美称。

那天，队长让我跟着来富选种育秧。稻种是去年秋收精挑细选留下的。我俩将那些籽粒饱满的稻种一箩箩地从仓库里抬到晒场上，再用木耙薄薄地摊开。来富说，晾晒可以提高稻种的出芽率。连续晒过三天毒辣的太阳，又用手摇风车呼呼啦啦地吹去藏匿其间的草屑、杂物和灰尘。

第二天，仓库门口搁出四只齐腰的大水缸。我只管一担担地往缸里挑水，来富左手拎着浸在

缸里的淘箩，右手在水里不停地来回划动，捞出漂浮的秕谷。稻种漂选过后，再用稀释的生石灰水浸泡消毒。水一缸接一缸地往外换，我便一担接一担地往里挑。

催芽那两天，来富没日没夜地摆弄着那几根玻璃棒式的温度计，这个草包里插插、那个草包里插插，时不时招呼我用喷壶给草包浇浇水。现在想来，土法催芽的“日浸夜露”全凭经验、全靠细心。

做秧底的田，既要土壤肥沃土质疏松，又要避风向阳排灌方便。看着一粒粒吐出尖尖新芽的稻种，均匀地播撒在经过晾晒施肥翻整的秧底上，我很是欣喜。随后，生产队长领着几个男社员用一根根竹片在秧底上搭起一座座蒙上白色塑料薄膜的大棚。

落谷后的秧底要昼夜看守，早晨要掀开塑料薄膜沥水通风晒太阳，傍晚又要重新加盖严实防风防寒。夜深人静，我总爱蜷缩在田头的草棚里打盹，来富却总打着手电筒围着那几块秧底，一个时辰测量记录一次大棚里的温度。

俗话说：怕什么就来什么。嫩绿的秧苗刚逾寸高，便遭遇“一夜春雨三连阴”的倒春寒。加盖在塑料棚上的稻草帘，早晨八九点钟一片片地卷起，下午四五点钟又要一块块地重新盖上。那天，我们在田埂上挖了个烧火的圆坑，来富从养猪场背来一口大铁锅。连着几夜，我只管躬身赤脚泥溅烟熏地将田里的冷水一挽一挽地庖出去，被来富用大铁锅烧暖的温水又缓缓地流进田间。

秧苗终于够高够壮了。开秧门的前夜，生产队圈里杀猪塘里捕鱼，社员们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地吃顿“栽秧饭”。生产队的几个头轮着给能耕善耙插秧挂趟的社员敬酒，算是一种激励。那天，胡子拉碴的我竟然莫名其妙地喝到微醺浅醉。

茶语乡情

退休之后，时常惦记回高仑看看。高仑村东依高丽山，西靠仑山，岗峦起伏。农历三、四两月，却是桃花刚谢杏花绽，漫山梨花似飞雪。

我在姊妹桥插队时，大队的林业队在岗岗山。

岗岗山竹修松茂，南临芦塘水库，北依海拔400米的仑山，有桑园蚕房、有桃杏梨枣，四季温润的环境更是茶树生长的风水宝地。

俗话说：春到清明好，草长莺飞时。阳春三月，修冠不久的茶树纵横距离相差无几，宛如战士列队，亦像舞者飘逸。施过初肥，再赶场春雨，整个茶园便生机盎然起来，和煦的阳光下，黄的淡雅、绿的深沉。

春天第一次采的茶叫头茶，最佳的采摘时间在清明后谷雨前。头茶只采撷两叶和三叶的新芽，不能用指甲去掐，要用拇指和食指去拽断，或者折断。采茶人，踏着露水伴着鸟鸣，既争分夺秒，又小心翼翼，采茶的能手赢在眼尖手快，技法娴熟。采茶很是辛苦，采茶姑娘们的手指不是纤纤的，而是带茧的。

头茶会炒制成碧螺春，要经过杀青、揉捻、卷曲成螺、烘干四道工序。那些年山里没有通上电，炒茶自然是土灶铁锅燃竹薪。竹篓装新芽，竹篾锅里翻，揉捻和卷曲都用竹篾编制的簸篮。炒茶师傅不光要有技术，还要耐得寂寞、吃得辛苦。师傅那双手始终要在滚烫的茶叶和铁锅之间，抄上抄下，颠来晃去，边炒边揉，揉炒相济。加热搓凉，再加热再搓凉，反复五次，最终卷曲成螺，再烘炕、晾凉、过筛，而后包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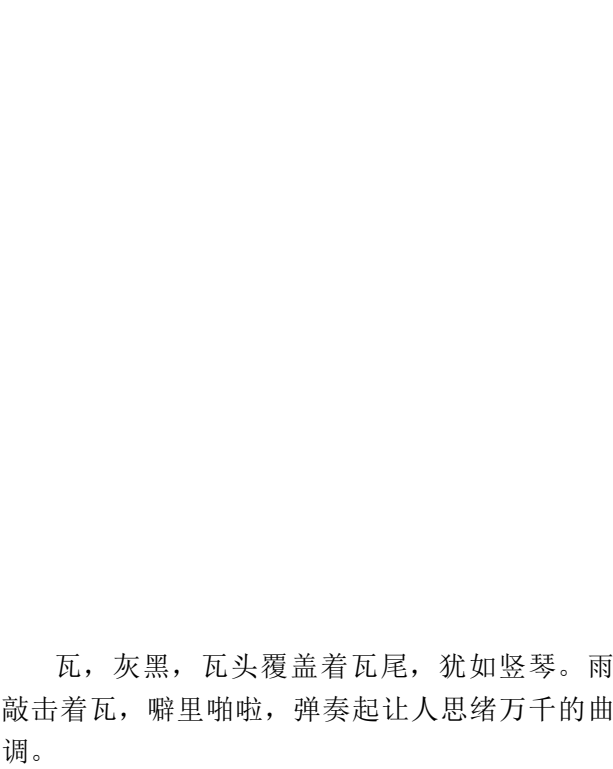
浅黄色的四角楞纸包，大红的棉线提绳，二两茶叶一包，看着赏心悦目，闻着茶香四溢。那时候，生产资料极度匮乏，头茶除了打点能帮大队争取到农药化肥柴油的头头脑脑，也是一笔颇丰的集体收入。

林业队长老王冷面孔热心肠，对我们知青没少关照。我总爱偷闲揣包浦江烟去老王家里讨茶喝。瓦罐溪水竹薪文火，老王习惯当着客人面洗茶壶温茶盅。“客来茶当酒”，不知不觉就聊到深更半夜。

知青返城后，老王常来镇江，除去推销茶叶和桃梨瓜果，还会求援些林业队紧缺的物资。每年春季，他都送我半斤碧螺春，说是头茶。

瓦：泥土的精魂

□ 黄良海



瓦，灰黑，瓦头覆盖着瓦尾，犹如竖琴。雨敲击着瓦，噼里啪啦，弹奏起让人思绪万千的曲调。

依山横排着三排瓦屋，两旁的村道伸出向上生长的手，拥抱着几十户瓦烟囱冒出来的炊烟。村后圆镜般的山塘，鸭子、水牛、野孩子搅动了一池浑黄的水浪。山塘养鱼，年关放水捞鱼，家家户户分得红鲤鱼、青草鱼、胖头鱼、黧黑的鲫鱼，年年有鱼，鱼香弥漫，瓦屋内外荡漾着欢天喜地的笑声。香樟树、枫树、松树在塘坎上的矮山坡长相守，树冠墨绿，粗大的枝条俯察于塘面。茶油树是山的主角，霸占了玉龙岗，象牙白的茶油树花张开不大的嘴巴，与碎碎的阳光忘情相吻。火砖麻石青碑的祖坟、无名鬼的乱石堆，高高低低，安家在可以眺望到佛祖岭的山腰。山脚下废弃的长龙瓦窑被坍塌的黄土掩盖，不过龙骨还在，拱形，窑门内凹，像墓碑。方方的进柴口周围长满了芦

棘青苔芦苇，一米阳光漏进，似乎钻进了怪兽的肚子。

塘背村世代代烧瓦窑。卧窑，立窑，建在村子的边缘，黄泥路旁搭建了四面漏风的亭子，堆放着烧瓦窑的燃料——山上随处可以砍来的松树、栎树、青杠树、苦楝树。杨师傅大将风范，吆喝窑工用长长的铁棍把劈柴片和干柴枝塞进进火口。他瞪着血丝的眼睛回来巡看火路。火苗噼噼啪啪，卷起通红的舌头，在架好的泥瓦通道间不安分地蹿动。火，流淌着希望与毁灭的河流。一天两夜没有合眼的杨师傅在指挥一场火中取宝的战斗。而瓦工煎茶油米粿，杀黑狗崽子，摆三鱼四肉两头牲的客家盛宴，敬土地神，敬火神，款待村里单姓的杨师傅。熊熊大火艳红了大半个村子，杨师傅冷静坚毅，掌控着火候，掌控着瓦工家里上学、盖房子、娶媳妇、治病、人情送往的梦想。

瓦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梦想的始发点。春生哥绕着瓦墩不停地转圈圈，地面被赤脚踩得凹陷、光洁、坚硬。他文弱，目光从沾满了泥巴的镜片和眼镜横梁上飘出，鼻梁两侧画上手推眼镜的泥巴印子。汗水涸了灰白的印子，泥水黏糊着毛茸茸的胡须。高考复读三年了，还是被挤下千军万马执着奔走的独木桥。暑假，他背着一蛇皮袋子的书来到窑厂，要焚书做瓦工。

“书留下，瓦窑不烧有字的纸。”杨师傅温和，说话不紧不慢。

杨师傅带春生。挖黏泥，打竖井，短把钹头挖，长柄铁锹铲。劈泥，双手握宝剑似的钢刀，将泥堆削得瘦骨嶙峋。运泥，独轮车咯吱咯吱唱着沉闷单调的号子，拨动了春生哥郁闷挣扎的心弦。揉泥，泥条在横铺的木门板上反复翻滚，撒上草木灰，不粘手不粘门板。杨师傅竹竿的身子，泥巴印子盖在粗布围裙上，深深浅浅，远远地看，好像是隐约可见的山水画。他用弓形的丝刀切下泥砣，手掌按压泥砣，开泥，横长竖短，残留着掌托揩泥的轨迹。开好的泥好像是一截裁剪好的夏布，又像是篆刻划画的竹筒。杨师傅双手托平夏布，粘贴在瓦钵壁上，像是给孩子穿衣服，再右手操刮泥刀，打圈刮去多余的泥团。倒翻瓦钵，又一次旋转，刮泥。软乎乎的泥团就变成了四片泥瓦合围而成的瓦筒。

明晃晃的日头当空照。空旷的晒谷坪排满了瓦筒，一队队一列列，深褐色的泥渐渐成灰白，瓦筒倚在膝盖，手轻拍笔直的纹线，裂开，成坯。瓦棚里充斥着泥土气息、汗水骚味、杨师傅的早烟味，垒起的泥瓦片，一层层，像书页。春生哥不由得想起了一摞摞书本，一道道习题。

又是七月，田垄飘荡着金黄的稻香，喜鹊喳喳在瓦棚横梁上跳来跳去，橙树上蝉儿聒噪不停。春生哥喜极而泣，十年寒窗终于修得正果，迟来的录取通知书好像是过年时放的冲天炮，炸响了安详宁和的小山村。然而，父母天生残疾，两间土屋一间厅堂，抬头可以看见杉木椽皮上盖有仰卧的瓦，阳光钻过瓦缝，恍惚，朦胧，让人产生迷离的幻觉。

“春生，读书好，村里几十年才出一个大学生，费用的事，我牵头，叫瓦工们多出一阵汗吧！”杨师傅金鱼眼上嵌着粗眉毛，几根长眉毛雪白，

分外耀眼。

持续了几百年的窑火终于被时间的手扇灭了。拆瓦屋，建洋房，融入瓦工脾性与沧桑的瓦，失宠了，沦落成无人问津的弃儿。瓦碎了，精魂散了，窑成了废墟，我们都失去了作为村庄的标识。杨师傅像芝麻秆一样的手带着庐山牌手表，金属的光泽明丽，表盖刮痕纵横。春生哥从工作的省城回家，送块手表给杨师傅，还有蕲蛇药酒、舒经健腰丸。杨师傅腰椎不好，经常折腾。春生哥还带回成套成套的小人书，《杨家将》《红楼梦》《林海雪原》《三毛流浪记》《霍元甲》《陈真传》，那是我们这些小孩的快乐。坐在瓦棚里读小人书，比画着书中英雄的武功，争论书中英雄的排位，月光映照着过夜不收的瓦筒，物象随风摇曳，影影绰绰。

生活有时真的很残酷，像锥子戳了又戳疲惫不堪的神经。春生哥坐着轿车又回来了。他步子蹒跚，鼻咽癌化疗，虚弱无力，大热天戴着顶鸭舌帽。

香樟树上安着鸟窝，山塘新砌了石头塘坝，水面铺着橘红的余晖。杨师傅佝背，春生哥尾随，在玉龙岗缓缓地走。芦苇摇摆剑叶，似乎想摇醒沉睡的长龙窑。

“师傅，我死后，想埋在这里……”

杨师傅不回头，老泪纵横，捡起碎瓦片狠狠地砸向山塘。塘面泛起一圈圈波纹，由小及大、由近及远，扩散，继而，又归于平静，似乎抹平了生活的一切。

脚下还有破败的瓦片，三角的、四角的、五角的、不规则的，还有被猛火烧坏的瓦疙瘩，一坨一坨，狰狞可怖。瓦，从泥土中来，又回到土地这个母体。瓦，泥土的精魂在烈火中永生，落寞而坚毅、简单而硬朗、平淡而绚丽。

它以残损的身体在向土地诉说泥土的柔情和烈火的生猛，还是想向土地诉说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作者简介：

黄良海，中学教师，江西省作协会员。先后在《江西日报》《散文百家》《散文选刊》《教师博览》《青岛日报》《青岛散文》《小品文选刊》等报刊发表作品，并有作品获奖。

年华似水忆乡情

□ 卢文芳

小桥流水，让老屋有诗一般江南水乡的韵味，多少回梦回老屋。几块青石板，一条清流婉转于白墙黛瓦间，在小院前徜徉而去。

圆形的院门，多了几分古朴与雅致。院门一关，小院风雅别致。一大丛翠竹挨着小河围墙茁壮地向上生长，今日发几枝、明日发几枝，细竹赶集一样冲上蓝天美其所美，枝枝节节欲与天宫似比高。那碧绿的枝叶在春雨里朗笑，在夏天里勃发，在秋天里歌唱，在冬天里养精蓄锐。

春夏之交，含笑伴着和煦的风绽放花蕾，它的花苞小巧玲珑，躲在密集的叶丛里，花瓣白色或淡黄色，有时会夹杂一些紫色的条纹。它最喜在阳光下和夜间芳香四溢，让我忍不住端一张小凳子坐在它的花下沐浴芬芳，尽情吮吸着带着甜蜜般的迷人香味。

院子里的白玉兰树开花了。白玉兰是妩媚在江南水乡的花，它花繁而大，经久耐看，美观典雅，清香远溢，天生丽质，如云如雪，诗情画意。细细端详，千枝万蕊的玉兰花莹洁清丽、朵朵向上，如削玉万片，晶莹夺目，散发着阵阵清新、淡雅的幽

香，令人心旷神怡。

微风里，白玉兰树斜斜地伸展着枝干，无叶无绿，只是朵朵优雅宁静地绽放。那白得有些温润的花瓣，隐隐的带着些香气，虽不浓郁却也清新自然。

每天清晨，阳春下，我和婆婆便会来到三楼阳台摘伸展在阳台上的白玉兰花，花密密匝匝藏在大树叶里，有的在树枝高处，有的在树枝底处，有的藏在繁茂的树枝间，婆婆摘了几朵阳台上的花后，就站在我身旁看我忙碌，眼睛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树枝，寻觅着，每看到一朵藏在树间的玉兰花都会指着告诉我：那里一朵，这里一朵，还有一朵……每次一摘就是一大捧，之后放在大厅里，满屋子都是甜蜜的花香。有时也会把三五朵白玉兰花用线穿起来，戴在脖子上，又美又香。逢到花多心情好，还会摘很多白玉兰花带到学校，放在教室讲台上，整个教室都香气扑鼻。

夏天，白玉兰树下是乘凉的好地方。下班后我就会在树下的石板凳上看书、写字，儿子就在树下的空地上骑小自行车，连小狗也喜欢在树下躺着乘凉，时而闭上眼睛小憩、时而微睁着眼睛看着我和

儿子、时而慢慢走到我身边用头蹭蹭我的脚。夏风一吹，白玉兰花雪片一般飘落下来，铺满地面，犹如花海。

每到秋冬，白玉兰树依旧长青，秋风一起，大片的叶子“簌簌”地响起。到过我家老屋的朋友都说这棵白玉兰树长得特别快也长得特别好，枝繁叶茂，主干粗壮挺拔。

白玉兰树陪伴着我们度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白玉兰树就像一个证人，见证了我所有的青春年华，也见证了这个家所经历的一切繁华与落寞。

只可惜，有一年下大雪，白玉兰树终究没能抵挡住雨雪的重荷，枝干压断，形象大变，再加上树根渗入了房子的地基，几经商量，就把高大的白玉兰树砍了。

站在没有白玉兰树的大院子，看着白玉兰树砍后的树桩，一种失落感涌上心头。之后，我们总会时时忆起白玉兰树种得好！时时忘不了白玉兰树那馥郁的芳香。

树终究还是没了。

而今，每当秋风响起，我就似乎听到了白玉兰树“簌簌”的叫唤声，一切虽已成过往，但记忆从未走远。

偌大的院子，仅有花香是不够的，种几棵丝瓜藤也别有风味。春天一到，婆婆在院子墙边的土里种下几株丝瓜苗，春风春雨滋润，不出几日丝瓜就冒出尖来，嫩嫩的，黄绿色，柔弱又清新、稚嫩又倔强。初夏，弯弯曲曲的小丝瓜蔓儿就爬上了红色油子绳。过了几天，蔓儿上长满了绿色的叶子，像小朋友的小手掌，忍不住摸一下，叶上有毛茸茸的小刺，不扎手。到了七八月，蔓儿上开满了小花，亮黄亮黄，像小喇叭，又像星星，在阳光下眨着眼。丝瓜是菜里花，黄得迷人，迎来了一群小蜜蜂、小蝴蝶、小瓢虫忙碌着；叶，绿得清新，碧玉一般，让人怜爱。一路走来，最忙碌的是婆婆，从种下丝瓜苗的那刻起，她就像养育孩子一样呵护它们，施肥、浇水、除草，早晚或者空闲都会守在丝瓜藤前端详着，一个个小丝瓜就在她的眼前慢慢长大了。

丝瓜无声无息地生长，其生命力之强，虽然你看不见它的动静、听不见它的声音，它却以内在的魅力，在顽强地延续着自己的生命。丝瓜的每一片绿叶、每一个花朵、结出的每一个丝瓜，都按照丝

瓜自己的章法有序地生长。收获的季节，带着花的丝瓜，有的又直又粗，有的惊叹号般地垂着，阳光一照，露珠在叶间闪烁，风一吹，左右摇摆如晶莹的风铃。成熟的丝瓜是淡绿色的，鲜美清香，刮去皮后可以红烧、清炒，还可以做汤，吃到嘴里感到细腻而柔软。

婆婆的厨艺很好，每每都会变着花样做丝瓜菜。丝瓜炒肉是她的拿手好菜。一个丝瓜切成菱形薄片，一两猪肉切成长条薄片后放料酒生抽腌拌，然后用芡粉拌匀，新鲜的红青辣椒切成细叶子一样的薄片，一根新鲜蒜苗切成长条，洗净锅，倒油，待油八成热肉片下锅翻炒八成熟，倒入红青辣椒翻炒一下再倒入丝瓜，放盐，翻炒，最后装盘。这个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放水。如此这般，一盘色香味齐全的丝瓜炒肉就出炉了，这是婆婆的味道，也是家的味道。

婆婆种的丝瓜吃起来又香又甜，营养也丰富，我们都爱吃。丝瓜不仅能吃，老的丝瓜，把外面一层皮剥开，用里面的茎络洗碗是最环保的洗碗工具。那年丝瓜大丰收，吃不完的丝瓜婆婆还常常送给邻居吃。

充满诗意的小院温馨美好。而今，我离开老屋已经快十年了，婆婆也过世好几年了。院子里高大的白玉树因为太大砍了，含笑因招蚊子也砍了，枝枝蔓蔓的丝瓜也早已变成了枯枝败叶消香玉陨了。此去经年，我与老屋里的一切渐行渐远，注定今生的缘分是有限的。

起风的日子，我好像又闻到了白玉兰的清香……

作者简介：

卢文芳，女，高中语文高级教师，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西第五届青年作家改稿班学员，《大观文学》《散文选刊》杂志签约作家。先后在《天津文学》《中国民族报》《海外文摘》《散文选刊》《重庆晚报》《江西工人报》《光明日报》《唐山文学》《传奇故事》《中华文学》《娘子关》《传奇故事》《三角洲》《西南商报》《井冈山报》等发表过文学作品若干。出版散文集《静水深流》，有 30 余篇作品获奖。

三代人求学记

□ 张春华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我已经 66 岁了。我父辈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我兄弟姐妹生于新中国成立后，我儿子这一代成长在改革开放的美好年代。回首咱家的“人世间”，不禁有太多的感慨、太深的感悟和太强的感动！一叶知秋，就说说三代人的求学记吧。

我的老家在南通城东 10 公里的乡下，父亲兄弟姐妹 6 个，他排行第三，3 兄弟中的老二。当时家中仅有一点点土地，主要靠租种别人家的田来维持生计。兄妹该读书了，可是家徒四壁，怎挂得起 6 只书包？爷爷奶奶狠狠心，决定让老二去读书，其他人安心种田。肩负着全家人的希望，我父亲上了 4 年私塾，再读下去家里实在无能为力了，只得回家跟着大伯做做小生意。我小姑新中国成立后上了两夜校，能写自己的名字。6 兄妹中仅有 2 人粗通文墨，其余 4 个是文盲，真令人唏嘘不已！

爷爷奶奶含辛茹苦把 6 个孩子拉扯大，让他们分别成了家。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普通人家都不富裕，几个伯伯姑姑家磕磕碰碰的事时有发生，我爸就成了大家庭的“救火队长”，不管谁家有事，首先想到找我爸，他总是奔波 60 公里来回，说得口干舌燥、累到深更半夜，有时还要贴钱，一直无怨无悔。“有困难找老二”成了大家庭的口头禅。我小时候对此有些不解，长大后才明白，如果当年不让老爸读书打下基础，他日后就无法成为大集体企业中层干部。有恩必报，这是一种特别的同胞情谊，太珍贵了！

到了我们这一代早已换了人间，人人都能上学、个个都有书读。爸爸妈妈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是老大，我同二弟、三弟、大妹都读到高中毕业，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更进一步。不是自吹，其实我在校学习成绩一贯名列前茅，尤其喜欢写作，与大学校门擦

肩而过一直让我耿耿于怀。高兴的是小妹考上了南通医学院（今南通大学），成了家里第一个大学生。紧接着小弟考进了上海华东化工学院（今华东理工大学）。那时候，6个孩子中有2个大学生、4个高中生，方圆十里并不多见，引得亲友们羡慕不已，老爸老妈也觉得脸上有光。

我小妹庄丽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江苏省人民医院，边工作边读研，后来去加拿大读博并定居下来。我以侨眷的身份连续担任了三届基层政协委员。2017年，我家荣获“南通市十佳幸福家庭”。2020年年初，我与小妹合作完成了一篇充满家国情怀的文章《相亲相爱一家人》，刊登在省委统战部主办的《华人时刊》2020年第四期上。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我们兄妹的下一代7个孩子相继来到人间，他们太幸运了，几乎是含着蜜糖长大的。在国力增强、大学扩招的大背景下，考大学变得易如反掌。我儿子率先冲刺，考上西安交大，保送读研，弥补了我的遗憾。之后他的弟弟妹妹们紧紧相随，叩开了一扇扇大学校门。迄今7个孩子已有4个结婚，11人中有2个博士、5个硕士，也算是书香门第了。每次小妹回国探亲，家人们都会从全国各地汇聚到我爸妈身边，笑声朗朗、其乐融融，好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放眼当下，我们庆幸生活在伟大的、充满活力的时代。不管学历高低、能力大小，只要有梦想、有追求，就一定会有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我堂兄妹、表兄妹有32个之多，如今每个家庭都拥有自己的幸福生活。比我大一岁的堂哥张志祥，早年办了个小打小闹的并线厂，他儿子接手后增添了几条新的生产线，产销两旺，一不小心成了大家族的首富。我最小的表弟袁建平，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培养的孩子更是出类拔萃，他年仅31岁的儿子从新加坡留学归来，今年被聘为南京理工大学的副教授。

今年3月底，我在抖音上惊喜地看到，我那85岁高龄的小姑张秀芳正在唱歌：“东方红太阳升……”歌声清晰，神态自若。第二天，她又在抖音上哼起了这首歌的歌谱，吐音准确无误。啊！小姑，您是我父亲6兄妹中唯一健在的长辈，看到您，就想起了咱家的许许多多……小姑，您是时代更迭的见证者，希望经常听到您的歌声，祝您健康长寿！

作者简介：

张春华，代过课、打过工、当过秘书、办过工厂，荣获2020年度南通市通州区委宣传部改革创新奖一等奖，2021年度南通市优秀社会组织工作者。

板鹑

□ 张毛豆

清晨的阳光带着昨晚湿漉漉的水汽刚探出一点，兰姨就抱着小曾孙昊儿送给她的咖啡色毛绒兔子站在门口了。天上有“嗡嗡”声，兰姨抬起头，想找那只唱歌的大板鹑。

最早经过门口的是这一片的环卫工老陈，一把毛竹大扫帚横绑在垃圾车旁，老陈站起身，撅着屁股蹬着三轮车驶过这条不宽的水泥路，兰姨望着渐渐远去的大扫帚，若有所思地捏了捏手中的兔子。几声刹车声、狗叫声、大扫帚扫地的“沙沙”声后，湿润的空气里飘来一阵三丁包和荠菜虾仁包的香味，几个孩子背着书包还笑着蹦跳着从门口经过，兰姨又捏了捏兔子，咽了口口水。几个孩子对她挥了挥手。“瞧啊，那个馋嘴老太婆又这么早就起了！”一个男孩笑道。“龙龙，你不能这么说她，总有一天，我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也会这样老的，包括我们自己。”一个小姑娘道。她走到门前，隔着栅栏和兰姨点了点头：“奶奶，早，

我们上学去啦。”“好，好。”兰姨笑着点点头。小娃娃真乖啊，十来岁的年纪，和她的昊儿差不多大呢。不过她的昊儿不在这儿上学，他在市区上。这儿是略略偏农村的，兰姨的儿子说，这儿空气清新些，没城市那么吵闹，对她这种老人家好。刚开始他来得很勤，每个礼拜来两三次——是呀，虽然老人院在郊区，可是离他们家还是很近的，自己开车，一刻钟就到了，公交车的话二十来分钟也到了。可是近几个月，他们不太来了，唔，许是他们忙，这不年底了吗？兰姨想。兰姨仅有这个儿子在她身边，女儿远嫁在坐飞机都要两三个小时的一个小城市，所以几年才回来一次。可是说来也怪，人老了，兰姨不想儿子女儿，倒越发的想孙媳妇小爱和小曾孙昊儿来，相对儿子儿媳妇给她买的甜牛奶、草莓夹心饼干，她更满意于小爱一直记得她爱吃咸食的喜好，她为小爱给她买了葱油饼干、咸面包而感动，也为昊儿喊她

一声“老太太”、给她买毛绒兔子作伴而感动。

阿姨小华七点二十骑着电瓶车来上班的时候，兰姨已经在门口站了一个多小时了。“啊哟，怎么这么早就起了？淋了露水、感冒了可怎么办！”小华阿姨搀着兰姨去小食堂吃早饭的时候，兰姨嘴里还在嘟囔着什么。

早饭是黑米粥或者小米粥，菜是香菜肉圆汤和炒豆芽，在轻快的“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的歌声中，兰姨喝了一碗小米粥、吃了一点菜。

我们忙碌的时候总觉得日子过得好快啊，对这里的老人，日子却是难熬的挣扎，一丝一缕的，能感觉到自己的头发在掉、自己的指甲在长、自己的皱纹在加深。

兰姨的儿媳妇笑着说，上个月才来过呢，不放心，再来瞧瞧，这不年底忙嘛！小车停在大门口，几个正在下棋和捧着茶杯看小鸡抢食吃的老头老太太们对兰姨投来羡慕的目光。

兰姨的孙子从后备箱里提了一盒奶茶、两盒桂花糕、一箱小面包出来。兰姨的儿媳妇搀着她去房间里坐，兰姨却举着，伸长了脖子往车里看：“昊儿和小爱呢？”“孩子上学，没工夫来。”孙子皱眉道。兰姨“哦”了一声，没再说什么。

儿媳妇戴着口罩帮兰姨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大家都说，兰姨的儿媳妇真好啊！

兰姨也觉得她儿媳妇好，每次来老人院，都会跟这里的老人们问好，有时候还分小面包给他们吃，真有礼貌呢；还会给兰姨打扫她的小房间。全然没有从前兰姨在家时的白眼——唔，孙子说过，进这老人院的费用他的姑姑也是承担了一半的。兰姨噤着嘴，捏着兔子，看着忙前忙后的儿子儿媳妇和孙子，又想她的小爱和昊儿了，他们已经两三个月没来了。

小曾孙昊儿最喜欢拿着小黑板教她读“a, o, e, i”了。孙子开车带着儿子儿媳妇走后，兰姨抱着兔子，又坐在了院子里的阳光下，闭上眼睛，那只大板鹞还在“嗡嗡”响，两只老人院里养的小鸡在她脚边找食吃，乖巧得很。兰姨觉得她的昊儿也是这么乖巧可爱的，昊儿喜欢讲故事给她听，国外的公主、古代的女媧，还有古诗词。她忽然想起从前乡塾里先生教的“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了，先

生拿着短戒尺打她前面那个小男孩的手心，小男孩抿着嘴不哼一声，身子却在不停地颤抖，打完了，先生又教“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千万片，飞入芦花全不见”。“下雪了。”先生说。是啊，下雪了，兰姨睁开眼，真的下雪了，一片又一片，从天上洒下来，天地白茫茫的一片，没有尽头，雪花像芦花一样。可是，这里怎么会下那么大的雪？

兰姨生病了，谁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兰姨的儿子儿媳妇坚持她是吃了院里的小肉丸或者豆芽——肉圆肯定是买的便宜的猪脖子上的肉，豆芽也肯定是打了药水没洗净的那种，所以她才会生病。看了监控以后，他们又坚持兰姨肯定是这么早就在露水里待冻着了，都没人管管？他们花了钱把老人送到这里来，就是让老人享福的！怎么没人看着她一点呢？院长却坚持是兰姨的儿子儿媳妇对老人缺乏应有的关爱而导致老人的精神反常——你看她现在身体已经很好了啊！他说，兰姨这样独自一人去院门口翘首以盼，或是自言自语，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你们每次来不都看到了吗？他还说，他们只能在物质方面满足他们这些老人，然后在精神方面尽量满足他们。末了，他扶了扶眼镜，道：“毕竟我们确实是盈利性的老人院，你们不放心，完全可以把老太太接回去自己照顾的。”兰姨的儿媳妇撇了撇嘴，最终没有说什么。

有时候我也好奇，这个城市怎么这么多雨，太多的雨、太多的水分，空气潮湿到让人觉得呼吸都湿漉漉的，手伸出去就能捏到一滴雨珠。

又下雨了，兰姨躺在床上，听雨打在窗棂上的声音，“嗒、嗒、嗒……”兰姨闭上眼，在雨声里寻找大板鹞的响声，鹞子在天上飞，兰姨急着追，跑了好久才发现，这不过是一只芦花鹞，像她小时候和姆妈放过的那只一样，小小的，在风里摇摆。雨停了，大板鹞的“嗡嗡”声渐渐清晰起来，兰姨欢跳着去追，却总也追不上，她追得一身汗，大板鹞总是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姆妈说：“兰儿，别追了，等会儿累着了呀。”兰儿依旧固执地要追那只大板鹞。又下雨了，全身湿漉漉的，不，不是的。姆妈说：“快回家啦，兰儿还小，尿裤子是正常的事啊，不羞羞呀。”兰儿想哭。“来，姆妈抱抱。”姆妈张开了双手。

兰姨想转个身，腰却像固定在床上一般，动不了，身子底下湿漉漉的，兰姨伸出满是皱纹和青筋的手，哭了。

“我说用尿不湿吧，你还不信！呐！又尿了！你来弄！你来弄！”儿媳妇尖锐的声音传来。兰姨睁开眼，她的脸涨得通红——然而这红被老人斑和无数的皱纹掩盖了。“毕竟九十多的人了，我们也会有这么一天的。”兰姨听到儿子这么说，稍稍心暖了一些，然而这暖立刻又冷了下来——她的私处在儿子儿媳妇面前羞耻地敞露着。她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自己的腿合拢来，又被儿媳妇用力拉开了。“东边202房的陈家老太，昨天回家了，说是不行了，现在冬天……”兰姨闭上眼，她听到他们低沉的谈话声，她能看到他们好奇探究又带着鄙夷的眼神——她想找个地方藏起来，她想离开。

院里的老人都说兰姨老年痴呆了，你看她对着栅栏外的那些孩子们笑，笑得口水都下来了，还在笑；你看昨天中午吃馄饨，她就不吃，她说怎么没有菜，没有菜她就不吃，后来小华阿姨又拿了个碗，帮兰姨把馄饨分在了两个碗里，兰姨才吃，从这个碗里夹一只馄饨，从那个碗里舀一

只馄饨，吃得津津有味；你看她老是想趁小华阿姨他们回家的时候也溜出去；你看她总是盯着那个环卫工老陈的大扫帚不眨眼，有一次还爬到了大树上……

兰姨依旧在嘟囔着什么，我凑近了听，她说：“大板鹞，竹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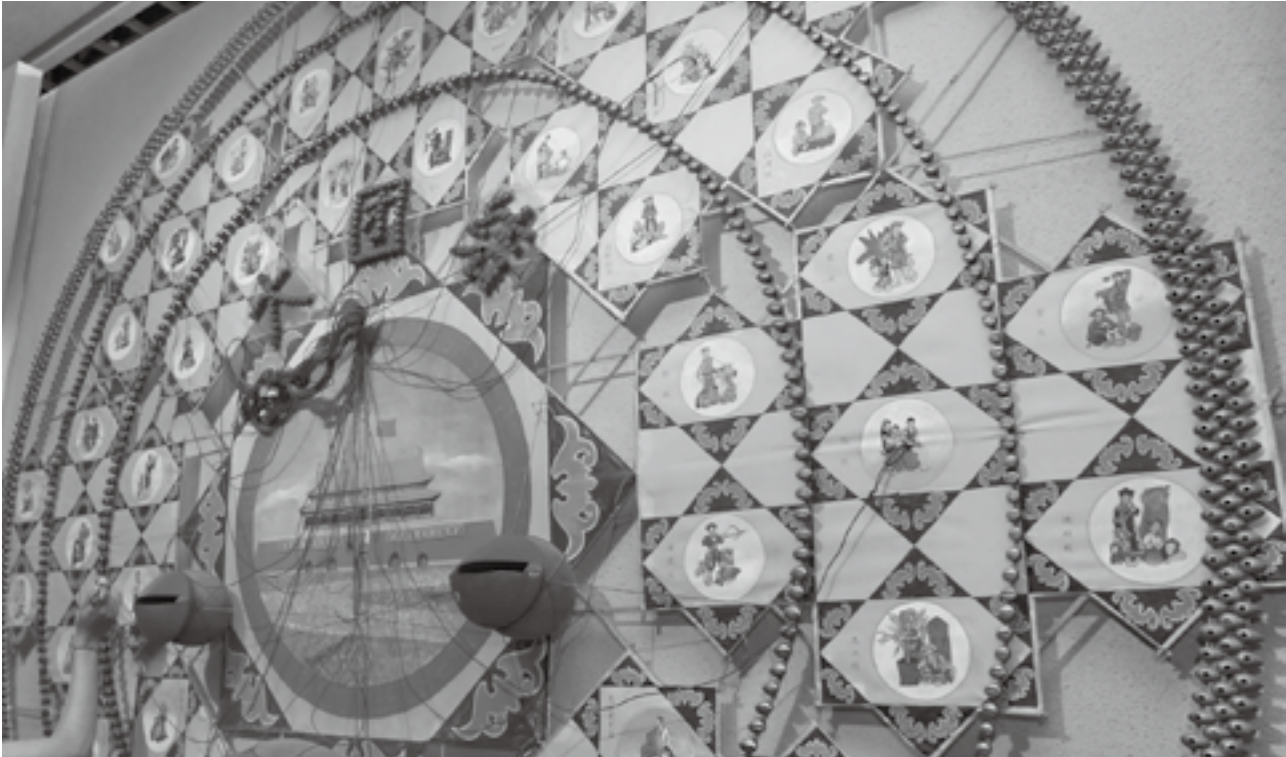
兰姨说：“大板鹞，竹子。”我看到青春的兰儿在用竹刀劈那些竹子，然后用抽刀抽竹丝，竹丝在她的手中翻转，成了一只孩子们爱玩的元宵兔子灯的架子。她的父母在编大板鹞的骨架，他们的手上满是老茧。

天黑了，兰儿睡了。夜深了，兰姨睡了。

许是夜晚太静的原因，大板鹞的“嗡嗡”声尤其响亮。

作者简介：

张毛豆，女，80后，有多篇小说在“中国作家”微信公众号上发表。



在科尔沁小镇的日子里

□ 索付

我是小镇外来户，先前在乡村住，种着十几亩田，春种到秋收全用机器，一年多半闲暇。我感觉时光像蜗牛爬行一样，也因这慢时光，成就了我读书和写作。儿子出生后，生活负担重了，种田和稿费不够生活，就和妻子来这个小镇打工。这里有汉族人和蒙族人，还有满族人，几乎都是汉蒙满通婚的家庭，风俗习惯也都融在一起了。有的是农村户口，有的是城镇户口，还有的是牧区户口。农村户口的种田，城镇户口的做买卖，牧区户口的靠放牧为生。

我干过好几个工作，都因活累、工资低，辞职了。见一个养牛场高薪招工，就去求职。走进场院，见面积不小，牛棚子占据半个院。我和老板说明后，他带我走进牛棚，里面闷热潮湿，还夹杂着呛鼻的牛粪味。中间是水泥槽子，一头头大小不一的牛拴在槽子旁，罪犯一样失去了自由。它们的毛色有白的、黑的和红的，还有黑白花，红白

花和黄白花。有的犄角很长，有的犄角短，还有的没犄角。我怕牛犄角，问老板它们会不会顶人，老板笑着告诉我：“它们拴着呢，你怕啥？心放肚子里好了。”我听老板说后，心平静许多，开始咨询如何喂。老板说不难，走出牛棚，你会看到两个小屋，左边是草料棚，右边是拌料室。每次用推车从草料棚推进拌料室五车碎草、一车酒糟、两袋饲料、一袋豆粕、一袋玉米面、一袋麦麸，将其拌匀。拌好的料推进牛棚，放进槽子就可以了。牛吃完，将槽子放入清水，之后用粪车清理牛拉的粪便。早晨和晚上，各喂一次，清理粪便也是。

我听老板说后，觉得挺简单，问啥时上班。老板说现在到了晚上喂牛时间，你现在就干。我点点头，就走出牛棚，找推车去草料棚推草。车在牛棚门口，又高又宽，我怕推不动，心凉起来。我抓起车把，用力一推，车轱辘转起来了。我为自己的力气感到骄傲，带着喜悦猛推，到草料棚里，

身体潮湿了。我用叉子往车里装碎草，草里粉尘四处乱飞，呛得我直咳嗽。等运完五车草，全身落满粉尘，就像装卸水泥的人沾一身水泥灰。其他的，除酒糟外，都是袋装，运送容易一些。所有饲料运齐，堆放一起，成了一座小山。我拌料，拌匀必须用叉子反复翻拌，累得满头大汗。脸上的粉尘被汗水冲成条状，像一条条七拧八弯的小路。我将拌好的料全部放进槽子后，天已经黑了，此时又饿又累。心想：给牛饮完水，歇一会儿再清粪。饮完水歇的时候，身上湿漉漉的衣服凉下来，感觉很冷。我无法歇息了，找来粪车和板锹清理粪便。尿液和粪便是混在一起的，成了糊状，用锹戳很费劲。清理完一半的时候，一不小心滑倒了，头发和脸及衣服沾上粪便，像掉进了粪坑。锹碰到了我身旁的牛腿，牛受到惊吓，乱蹦乱踢。牛腿踢到了我的腿，我感觉一阵剧痛，叫起来。老板闻声赶来，将我扶出牛棚，送进医院。

我腿骨裂了，在医院住一个多月，费用花了三万多，全是老板出的。我喂一次牛，他搭进一年工资，声称不敢再用我了。我也不敢当饲养员了，决定自己干。手上积蓄不多，开店本钱不够，想买辆电动车拉脚。我将想法告诉妻子，得到她的支持，没干过这行的我有了信心。

妻子陪我走进电动车商场，里面待售的电动车种类齐全。两轮的，有的像自行车，有的像摩托车。像自行车的带脚蹬，没电时候，能像自行车一样蹬着行驶。像摩托车的没有脚蹬，尾部安装个放货物的箱子，圆鼓鼓的，很漂亮。三轮车是蓝色和红色的，有篷车，也有斗式的。还有前边是篷后边是斗的，和皮卡相似，而且斗能翻。四轮车，有白色、黑色和灰色，样式和轿车相同，车内配置也比三轮车高档。我将买车用途告诉售车员，售车员指着三轮篷车给我推荐，说街上开电动车拉脚的都选择这种车。此车电瓶电机和控制器都是大号的，动力强，爬坡或过泥坑不费劲。减震也好，走坑洼不平路段感觉不到颠簸。最牛的是车灯，LED的，特别亮，行夜路不用担心光线暗。除这些，还有两个优点，一是车有发电机，走远途不用担心车没电。二是车内空间大，能坐好几个人，载客合适。他介绍完，我和妻子都被这车优点打动了，经过讨价还价，买了一辆。

我不会开，学习了半个月驾驶才敢上路。街

上开电动车拉脚的人很多，有拉散座的，也有拉包车的。拉散座的，有的在政府和各个机关门口等活，有的在商场和饭店门口等活，有的守在火车站和汽车站，还有的遛街找活。这些等活司机会走下车，步行的人从他车前过时，就问：“坐车走吗？”不坐车的人听见，有的回答不坐，有的摇摇头，还有的对司机的行为感到厌烦，不回答也不摇头，没听见一样直接走开。坐车的人会停下脚步，问所去地方的价钱，大多数会讨价还价。讲好价钱，司机就满脸喜悦地开车门，乘客有拿皮箱或大包的，也会帮着拿。也有抢活现象，一个坐车的人，好几个司机争抢，这种情况就看乘客的选择了。遛街找活的，他们四处看，精神不集中。这样的行为，有的造成交通事故，惨状不忍直视，有的因违规，让交警抓到扣了车。拉包车的没拉散座的多，这活不好遇见。他们停在乘客让停的地方，无需下车，等乘客的时间可以抽根烟或玩玩手机，拉散座的司机们非常羡慕。

中心街有个大商场，每天有很多人进进出出。人多，打车的人也多，因此这里停车等活的人最多。我也加入这里的队伍，可脸小，不好意思下车召唤。这样，向我车走来的乘客，就被别的司机抢走了。我没想到有这样的人，对他们不道德的行为感到愤恨。我一连几天没拉到活，逼迫无奈，只能硬着头皮下车召唤。迎来第一个活，一个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老头问我能不能下乡，我没回答能与不能，问他多远，他说不太远。我接着问路好不好走，他说好走。我说能去，之后就给他开车门，老头不上车，问路费多少。我不知路费该收多少，问挨我车的司机，那司机一脸冰冷，用不耐烦的口吻说：“十块钱。”我将路费钱告诉老头，老头没有说话，就坐上车。我拉着老头出发了，驶出镇外，路被车压坏了，一点也不好走。老头挺爱说话，和我攀谈，问我会不会讲蒙语、年龄多大了、家里几口人。一小时过去了，也没到目的地，我看下工作台上的里程表，显示从出发到现在已行驶二十公里。我不悦了，他说不太远，看走出的里程，显然在骗我。我问老头：“大爷，还有多远能到？”老头笑着回答：“马上就到了，觉得远了吧？我给你加钱。”我听他这样说，平静下来。到老头家门口时，老头掏出四十元钱递给我，说从镇上到这里车费是四十元钱，跑出租的都要这个价。

你新干这行，不知价钱，我不能昧着良心少给你。我看着老头，不知说什么好，眼睛湿润了。

我印了名片，拉的乘客都送一张，这样就接到了打电话坐车的。我不要高价、用好态度服务，活逐渐多起来，每天几乎没有空车的时候。前年临近春节的一天，我送完一个女乘客，去接另一个乘客时，车里响起音乐。工作台没放音乐，也不是我手机来电提示音，感觉音乐从身后发出，回头一看，车座上有部手机。我拿起手机，见是苹果牌的，很新。我点下接听键，传来女人说话声：“你接听的这个手机是我的，里面有重要资料，给我送回来，我给你点钱。”我不知她是哪个乘客，问：“你是？”女人说我是你刚才拉的那个人。我知道了，对她说：“我这就给你送过去。”我迅速往她家返，拿手机走进她家时，要接的乘客打来催促电话。接电话时，一不小心，还的手机掉在地上。我赶忙捡起手机，见屏幕裂一小块，使用功能还都正常。失主不干了，说她这部手机换屏需一千元，鉴于能用，赔偿一半。我承认是自己的责任，从衣兜掏出五百元钱给了失主。我带着懊悔走出她家屋，一个老太太追过来，拿几张百元钞票往我手里塞，对我说：“孩子，钱你拿着，我女儿不懂事，不能让你这样的好人赔偿。”我心里暖暖的，没有接钱，说我应该赔。

这样暖心的事很多，比如去年入春的一天，我下乡返回时，天黑了。我开灯行驶，走一段路后，车突然动力不足了。我加大油门，车也没起速，继续加油门，油门踩到底时，车就不能动了。我看了下工作台上的显示屏，电量图标显示充足，

我认为是车零部件的哪条连接线断了，拿出手电筒检查起来。检查到控制器时，发现控制器外壳和连接线烧黑了。这种情况，只能把车拽到修理部。打车辆救援电话，不知啥原因，连打十几次也没通。给几个认识的人打电话，都不来，各有各的理由。我绝望了，心想只能在这待一夜，夜晚冷，衣服穿得少，有可能冻感冒。这时，我见一道亮光向我这里前行。我心也随这道光亮起来，断定是路过的车，打算拦住它，雇它拽回镇里。光亮离我越来越近，像缓缓升起的太阳。到近前时，我赶忙招手，车停下来。我见是辆白色轿车，司机摇开车窗、探出头，问我咋了。我说明情况后，司机说正巧我也去镇里，可以给你拽。我问司机多少钱，司机笑了，没有回答。司机从车后备厢拿出绳子，将我的车拴住，拽到镇上修理部。我从兜里掏出一百元钱，要给司机时发现司机已经开车走了。

我将自己的车定为爱心车，凡是打我车的残疾人和孤寡老人一律半价。在我的带领下，我们成立了雷锋车队。政府领导得知此事，夸我们做得好。

作者简介：

索付，本名刘索付，男，生于孝庄皇后故里，80后。已在《草原》《柳城》《辽河》《草地》《金沙江文艺》《短小说》《精短小说》《速读》《科尔沁文学》等发表小说、散文、诗歌若干，并多次获奖。现为省级作家协会会员。

我的第一口白酒（外一篇）

□ 颜泽沛

我老家七号，与五台相邻。中间隔着灌溉河，两村很多田地毗连。我从小放牛，一直放到读高中。热爱集体、爱护公物的我，希望我的牛也做头好牛。我放牛从不危害农作物，这么一说，业内人士便懂，牛跟着我肯定吃了不少苦头。

有个开春不久的清晨，浓雾笼罩大地，能见度极差，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又去放牛。我们骑牛走出村子，沿着灌溉河堤一路东行，不一会儿就到了五台村种满红花苕子的田地附近，小伙伴们纷纷将牛骑进堤边田里吃苕子。我骑在牛背上，让牛啃堤坡子。牛开始还好，当它看到它的伙伴们都在苕子田里享受美味时，嚼了一个冬天枯草的它，终于经不住诱惑，有点憋不住了。它一口堤坡子，一眼扭头望，渐渐不自在，频发牛脾气。我努力稳住它，让它继续啃堤坡子。可它坚决不从，发疯似的前俯后仰、前掀后翻，活生生地把一个坐在牛背稳于山、站在牛背任驰骋的我，从它背

上摔到了地面。我躺在地上，拽住牛绳，不让它跑。它怨恨的大眼睛瞪了一眼我愤怒的眼神，可能觉得闯了祸，担心被抽，扎着脑袋想跑，就在它从我身上越过的一刻，它的腿不小心踢到了我的腹部。我狠狠地拽住牛绳，从地上猛地爬起来，牛总算被我控制住，也老实了许多。

我很恼火！心想叫你啃堤坡子你不干，别怪我了，跟我回去吧，我还要赶到大岭中学上学呢！我牵着牛回家，将牛系到屋后的大树下。当我系绳子时，牛停下脚步后的一口大气带着唾沫星子喷了我一满脸，我理解了它。深感做头好牛难！但牛哪里知道，做个好人更难啊！

我简单收拾了一下，赶到大岭上学。我父亲当年正在大岭中学任教，听了我的述说后硬要带我去看医生。当年大岭诊所的名医张国威先生接诊后，他没有要我做B超，也没有要我做CT，更没有要我做核磁共振（当年也没有这些先进设备）。

他给我把了把脉，又用他那条黄得发黑的听诊器给我进行了认真检查。很快他便确诊：体内有伤，赶紧吃药。中药味苦不说，还须白酒作药引。遵照医嘱，一口白酒，一碗中药。尤其是那比苦药更难接受的白酒，让人记忆深刻！那种火辣、那种刺激，无以言表、难以忘怀。

好的是，从此开启了我的白酒人生。每当亲朋好友聚会，端起酒杯，看到透明发亮的白酒，她那颜值、她那味道、她那入口后沿途给人留下的滋润和温暖，让我对她爱恨交织、情有独钟。每当有人问我何时开始饮酒？我就会讲起我的故事，并骄傲地告诉他：这就是我的第一口白酒。

师恩难忘

昨晚，同学微信群里聊天甚欢。爬楼细看，原来是徐同学从嘉鱼回了洪湖。看着看着，我又想起了中学时的班主任——徐同学的姐夫肖老师。我赶紧在里“@”了徐同学。

老同学好。

你说嘉鱼是你的老家，洪湖是你出生成长的地方。你的话让我又想起了肖老师。

肖老师是我在大岭中学就读时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他很宠我，常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开小灶。他还创办了一个小刊物，名为《萌芽》，我当然是编辑成员。这在当时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年代，老师的良苦用心，是需要远见、勇气和魄力的！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当时我们正在校园内挖鱼池。肖老师给我布置作业：写一篇纪念毛主席的文章。我按老师要求写成，《萌芽》周刊头版发表，洪湖广播站全文播出。学校早操大会上，校长表扬了我，肖老师比我更开心！

那些年，我们每周都有几天支农，帮生产队插秧、扯稗草……学校也有自己的学农田。田间劳作时，记得肖老师总离我很近，他边带领我们劳动，边给我们讲天文地理、民间故事，传授知识及做人道理。

当年我们读书，其实没书可读，唯一办法就是抄书。肖老师总是让我在黑板上板书课文，同学们照抄。考虑到抄书效率低，老师另辟蹊径，

改抄书为“印刷”。那时没有电脑，只能刻写油印。赶在支农时，老师就把我一人“甩”在教室，安排我刻钢板，即把课文刻写在蜡纸上，再油印装订成册，供同学们阅读。其实，老师这样安排并不是因为我的字写得有多好。老师的心意，我懂！

正是因为遇上了许许多多像肖老师一样敬业的老师，我们那时的学业不仅没有荒废，反而特别丰富。

后来，我工作了。有一天肖老师找到我，要我帮忙办点当时有点难办的事情。我毫不犹豫地接受并想方设法出色完成了老师交办的任务。老师很满意、很开心！

道别时，老师紧紧拉着我的手，又开心地笑了：“你以后一定能住上三室一厅！”这可是当时科级干部的待遇啊！我知道，这是老师对我的鼓励，更是对我的鞭策。正是因为老师的鼓励和鞭策，我从住单间、一室一厅、两室一厅，到住三室一厅，后来还住上了四室两厅。

师恩如海，终生难忘。一晃好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肖老师、想起其他老师们，我心里总是充满了无限的感激！

老同学，你常见到肖老师，请转达我对他老人家的问候和祝福。

作者简介：

颜泽沛，湖北省洪湖市人，洪湖市作家协会会员，工商管理硕士。在各级报刊发表文章多篇，参与编写《企业经营管理案例集》一书，作为大中专管理类专业教材使用，由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

桐花雪落（外一篇）

□ 黄萍

暮春时节，迎着落日余晖驾车一路向西，在一个叫塘面的山村，终于见到了我心心念念的桐花。

大簇大簇的白色桐花蓬蓬勃勃地开在山顶的新绿旧绿间，仿佛给山峦戴上了一顶雪白的帽子。油桐花虽小，但密密匝匝地缀满了枝头，冰清玉洁，白得耀眼，随着微风摇曳出一片暗香，引来蜂蝶的追逐。

昨晚下过一场新雨，山林里还氤氲着潮湿的水汽，山道上白瓣黄蕊的落花铺就了一条凄美的桐花路，洁白胜雪，让人不忍践踏。花蕊处那淡淡红色脉纹犹如美人的胭脂泪，我仿佛一下子就体会到了黛玉葬花的心情，那是一份对美丽生命的惺惺相惜呀！

一树繁花悄无声息地绽放，不与百花争艳、不求世人青睐，静静绽放生命的芳华，刹那的绚烂之后，就是雪崩一般的凋谢。“一鲸落而万物生”。

在这一刻，我不知该感慨生命的脆弱还是自然法则的强大。

对桐花的喜爱源自很久以前看过的台湾作家的一篇散文。文章具体内容早已记不清楚，但唯独记住了“五月雪”这个浪漫的名字。“春末夏初，油桐花开。五月花落，纷飞似雪。”作者笔下桐花雪落惊心动魄的美以及文字间淡淡的乡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就许下了一个心愿，一定要在“五月雪”盛放的季节去一次台湾北部，去感受漫山遍野飘雪的胜景，去体味那里的客家山林文化，我坚信，有生之年一定可以实现夙愿。

油桐木属于大戟科乔木，桐花落后就会结出桐果。桐果主要用途是生产桐油，桐油为油漆、印刷油墨的优良原料。

我七岁时就跟随父母离开了农村，已记不起家乡桐花开落的场景，只依稀记得奶奶早年间住的房子，总有股子桐油的味道。那是湘南特有的

老式木板房，镶有格栅花窗，家具颜色总是黑黝黝的。这种刷桐油的衣柜用久了还会发黏，沾得衣服和手上都是。那时邻居家叔叔结婚，找人打了一套大大小小的家具，刷了生桐油，都放在院子里晾晒。我们小孩子如果不小心将没干透的漆粘在皮肤上，还会过敏。

随着时代的进步，桐油已经被各种各样的化学油漆所替代，油桐渐渐式微，由于它的茎叶都有毒，渐渐地油桐树种植越来越少，桐油特有的味道也就和故乡一起留存在久远的记忆中了。“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无论是人还是花都逃不开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

我眼中的桐花，有极致的盛放、有悲壮的凋零、有氤氲的乡愁，有“怪来春晚寒如许，无赖桐花领取来”的浪漫，一如我们的人生，开落有常。简嫔说过：“一朵花或一根草，都是对生命的一种礼赞、一种诠释”。追花的人，追的是美、追的是生活。因为追寻花的芳踪，人生也由此变得美好而丰盈起来。

与生活共舞

因为爱好舞蹈，我平凡的生活多了许多快乐。对舞蹈的兴趣源于初中时的一次表演。那时父亲工作的部队“八一”建军节搞军民联欢活动，允许我们大院子弟也参与。我和几个十五六岁的小伙伴充满表现欲，就商量着要表演一个活力健美操。20世纪80年代末电视都还是新鲜事物，更没有现在完备的兴趣爱好培训，我们几个人也没有舞蹈基础，全凭着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干劲，靠着从电视上扒来的动作，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次舞台秀。拙劣的化妆、略显老土的造型，却也掩盖不住青春活力。我们在舞台上的卖力表演，博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这次舞蹈，永远在我的青春记忆里闪光。

再次与舞蹈结缘是读大一时。高中学习的压抑、高考的失利，都让我陷入自卑的泥沼，我急需一次机会来证明自己、重拾信心。入学不久，学校有一个庆祝“一二·九”运动的大型文艺晚会。我于是召集几名同年级的大一新生组成一个舞蹈

小组，希望能在学校的文艺汇演中一展身手。我是这个小组的导演及总策划，不仅自编自导新疆舞，还负责剪辑音乐、督促排练、借服装等，付出了极大努力，虽然最终没能获奖，但这次表演让学生会看到了我的组织能力，为我接下来竞选学生会干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舞蹈也令我邂逅爱情，遇见了我人生中的另一半——高我两届的学生会师兄。老公说他第一次见到我，小小的个子，身上却有一股不服输的虎劲，于是开始留意到我。这次舞蹈，为我的大学生活增添了亮色。

毕业后，我和老公一起来到广东的一个小城市，工作的忙碌加上养育孩子的辛苦，慢慢地就与舞蹈疏远了。但心中热爱舞蹈的那团火一直没有熄灭。孩子高中毕业后，我终于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国舞。学舞蹈贵在坚持，练习舞蹈的过程痛苦与快乐并存：基本功的训练需要忍受身体的疼痛、汗水的付出，但翩翩起舞时的快感又能让人忘记一切痛苦。通过几年坚持不懈的练习，我的舞蹈基本功扎实了，跳舞也越来越有“味道”。跳舞不仅锻炼了身体、磨炼了我的意志，也让我的形体、气质越来越好。因为舞蹈，我遇见了更好的自己。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舞蹈是身体的韵律，是心灵的绽放。舞蹈也为我的文学创作注入了灵感。舞蹈是动的艺术，文学是静的沉淀，动静结合的生命更具有张力。

舞蹈让我消除烦恼，释放情绪；舞蹈让我自信阳光，健康快乐。我有什么理由不爱它呢？尼采说：“每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我愿意永远与时代同频共舞，愿意永远与生活携手共舞。

作者简介：

黄萍，鲁迅文学院广东作家研修班结业，广东省云浮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劳动午报》《中国审计报》《福州晚报》《西贡解放日报》《西江文艺》《湛江日报》《湛江晚报》《云浮文艺》《中国流派》《珠西诗刊》《云安文艺》等报刊。作品曾获云浮市征文比赛一等奖。

扒龙船（外一篇）

□ 林钊勤

农历五月初五是民间的传统节日——端午节，潮汕人俗称“五月节”。每逢这天，潮汕人都会举行多姿多彩的庆祝活动，形成富有地方特色的端午节习俗，扒龙船（赛龙舟）、食粽、插艾、浴或喝药汤都是当地主要的习俗。

先说说汕头端午的食俗吧，被誉为美食孤岛的汕头，端午吃药，在蜈蚣、毒蛇、蝎子、壁虎和蟾蜍五毒滋生的毒五月，要吃用梔子水和糯米粉做的梔粽（梔粿）。梔子是一味中药，有清热泻火、解毒凉血、助消化的功效，在阳气最盛，五毒滋生的端午节潮汕人称为“吃壮”，潮汕话粽与状同音。寓意吃完身体强壮。

端午节在汕头不仅要吃粽子，还要吃梔粿，因梔粿很软、很黏，吃的时候无法用刀切，需用线来切割，有喜欢蘸糖粉的，我喜欢蘸白砂糖，在嘴里嚼着能听到嘎巴嘎巴响，有刚柔并济的感觉。

粽子在汕头被称为粽球，内有糯米、咸蛋黄、五花肉、鲍鱼、虾米、豆沙、莲子、香菇、柑饼，将甜、咸、果味、海鲜、河鲜、菌类、肉类，用粽子叶包裹一体，汕头传统双烹粽球，体现汕头人善于包容性。

珍珠花菜又名真珠菜、鸭脚艾，学名为白苞蒿。它有清热祛湿的作用，在端午节这天价格飙升，汕头人称端午节为排毒解湿的圣日，即说是最有效的时间，所以需要一早就抢购。

珍珠花菜猪血汤在平时就是汕头人的早餐之一，用它来排尘毒，端午节这碗汤更是香饽饽了。艾草在端午节前后几天是最畅销的青草药之一，汕头人不是用来做青团，而是用它煮水后泡脚熏脚、洗澡、洗头。祛风散气祛湿之用，插门上辟邪驱蚊虫。

潮汕人家端午相沿要在门楣、门环以至屋檐下，悬挂一束束用“红头绳”系扎着的艾草、菖蒲、榴花、



蒜头、龙船花共合为五种称“五瑞”，俗称悬插“五瑞”。旧俗传为“合五”以招屈原之魂。其实，古代潮人先贤是针对“恶月”瘟疫猖獗而采取的防疫保健措施，意在驱瘟辟邪。

除了吃，无疑是玩了，在汕头扒龙船玩出了新花样。

汕头是中国内地唯一一个市区有内海的城市，也是全国著名侨乡，汕头海湾扒龙船更是闻名遐迩。扒龙船是我国一项历史悠久的水上竞技活动，每年“五月节”汕头海湾扒龙船都会吸引来自海内外的爱好者观望。

“此风忽作东南来，一碧万顷惹人爱。”首届汕头海湾扒龙船在美丽的汕头内海湾拉开帷幕。远远望去，只见龙舟整体像一条龙，头部是龙头，尾部是龙尾；龙舟的颜色光彩夺目，船身的底色大多是以红色、金色，或是蓝色为主，龙舟的其他地方也五颜六色、绚丽多彩，有红的、黄的、蓝的、绿的……十分漂亮。这无疑是一个欢乐的节日，我们三五成群，顶着烈日，来到了汕头海湾堤上，追随着赛龙舟的队伍。

只见每艘龙舟上都坐着二十二个人，他们穿着统一、整齐的衣服，系着彩带，个个信心十足，都想拿冠军。桨手们一个个铆足了劲儿，似乎不拿到冠军就不肯罢休。瞧，观众们欢呼声覆盖着全场，桨手们的吆喝声也雄浑有力，大鼓响起，

振聋发聩，他们期待着大赛的到来，让自己能大展身手。

不知谁吆喝了一声，龙舟有序地排列起来，桨手们都在沉默中酝酿力量，欲在赛季中爆发！龙舟栩栩如生，仿佛是大江中蛟龙即将决战，龙眼炯炯有神地巡视一切。

“预备，开始！”只听哨声一响。

只见龙头前面站着一个人，挥舞着鼓槌，边敲边喊“一、二，哼哈！”桨手们一声声有节奏的吆喝震天撼地，他们划动手桨，汗流浹背，有序配合。时而这条独占鳌头，时而那条后发制人，他们你追我赶，向终点飞去。每个人都使出了浑身的劲儿，他们胳膊上的肌肉也愈发的通红。在船中打鼓的人也很卖力，“膨膨膨，膨膨膨”鼓声越来越大，观看的人也越来越多，人们的心情都随着船只而改变着。

第一只领头羊出现了，是绿队，绿队的队员的脸都发狠地变成苹果红，不用多久已经把他们甩得远远的，一马当先的他们并没有骄傲，经过了很久，红队赶上了，他们两队各不相让，让我想到了两条龙在打架的场面。究竟鹿死谁手呢？这还不知道。观看的人的心都快要蹦出来了，这两队很难分出高低，速度忽快忽慢，变幻莫测。

有诗作证曰：“夫人头涌，海潮奋，仙客出，烟霞至，星旗展羽，战舰雄列拍云翼；纳百川，

吞沧海，邀五湖，聘四方，引凤来仪，帆帜盘桓斗飞鹏。壮勇摩拳，称雄有我，较直道竞速；力士擦掌，水府折桂，凭泽国争锋。百臂合力，箭舟离弦，观轻舸摸天，千足蛟蟒探海；桨飞蝶舞，荡雾升烟，看虎贲横刀，声邀龙王掠阵。粤东龙抬头，涛声卷起一城雪；海滨称邹鲁，扁舟首开三江风。爆竹穿空，擂鼓激浪，显达风闻以思进；豪情击水，快意破波，黎庶竞乐而忘归。龙腾天阙，侨领奋勇，南国浪高九斗；舟创四海，百姓争拼，韩江壮瞻天下。”

激动人心的时刻要到了，红队绿队谁会夺冠呢？绿队快马加鞭，红队也不甘示弱。一阵欢呼，红龙赢了，对手相互祝福，在这欢喜的日子里，没有扫兴的气氛。

“天空祥鸟飞，海底鱼儿跃。”海面健儿赛龙舟，满湖欢声稠。舵手站龙尾，鼓手立龙头。中间两排好男儿，划桨争上游。

噫，“人生难得半日闲”，跳出城市工作樊篱，摆脱工作压力，融入端午民俗，体会乡间民意，多么惬意！

骑在马背上钓鱼

前几天中午，我和画家杨帆先生通电话，我问他画作有“水中套马”“金戈铁马”“马上封侯”“套马图”等，有没有画过骑在马背上钓鱼？

杨先生说：“我在西藏、新疆、青海等地写生将近二十年，真没见过，但在内蒙古还真见到过，真不愧是马上民族。”

我说：“蒙古族的挥杆套马比赛，比骑在马背上钓鱼的技能难多了。套马比赛中，手持一长约3米的竹竿，竹竿顶扎一绳环，环的大小以能套住马头为宜。先让一匹烈马疾奔，套马手们纵马飞驰，紧追不舍，到适当距离时即迅速挥杆将马套住，这技术相当高，不愧是马背上民族的绝技呢。骑在马背上钓鱼对他们来说算啥呀，您就画一张骑在马背上钓鱼吧！”他哈哈大笑说：“兄弟想象力还是挺丰富的。”

挂了电话后，我查到一些相关资料。比利时渔民在马背上钓鱼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比利

时渔民一直训练马下海，帮助他们捕获渔产品。渔民将竹筐放在马身两侧，通常能够承受超过2000磅，这种传统的捕鱼方式帮助海边的渔民收获丰富。

网上还有一则报道，爱尔兰有个女子，是一名驯马师，喜欢户外运动。一天，别出心裁，骑着自己心爱的马儿跑到了河中央去钓鱼。奇怪的是马儿居然一点不害怕，配合得还十分好。

我把这些信息告诉杨帆先生：“您见多识广，请您作画一幅，骑在马背上钓鱼。”

杨帆先生是当代著名艺术家，画如其人，为人质朴、率真、豪放，作品古朴苍劲、独树一帜。他长期坚持到内蒙古大草原、新疆、西藏等地体验生活，对马进行过深入研究。他骑马、品马、读马，揣摩观察马的各种动作和情感。他穿行过大草原，与牧马人同住蒙古包，与边防官兵骑马夜巡国境边塞，体验过关山飞度的万丈雄心和艰辛！白天以马为伴，夜卧高原仰望银河繁星的杨帆先生觉得他不应为画马而画马，应以马喻人，表现一种生命的顽强和俊美，表现一种天地间精灵的气质。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我期待着“马背上钓鱼”的大作在杨帆先生笔下早日面世。

作者简介：

林钊勤，作品发表在《新民晚报》《中国审计报》《山西日报》《西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等。

我忘了，曾经我也是个自由的人(外一篇)

□ 周建勇

有多久没有睡过懒觉了？这我记不得了。换过几部手机也记不得了。换过几部手机也必定会第一时间设定好早起的闹钟，这是规矩。有没有不按规矩早起的时候？我常常想：这种事，必定是美好的。

“那天买过一盒感通片的人，现在喉咙痛，配药！”手机铃声把我从睡梦里拉醒过来，听筒里的声音让人迷糊，我咋个在床上呢？不过该配什么药，脑子里还是清楚的，简单地吩咐了几种药，又继续包裹在被子里。被打断的瞌睡袭来，啥也懒得想，继续睡吧。

“喉咙痛，一痒就咳嗽……”再度被电话吵过，瞌睡就溜走了。这个时候才想起，咋个今早没有闹钟响过？爱响不响！总算也睡过一回懒觉，不过连续地被打扰，终究让人不得尽兴。

去店的路上一个背书包的也没有，今天的确是有点晚。

想抽根烟，摸出来的是手机，屏幕上清晰地显示着“星期日”的字样，原来如此。大周末的哪有

学生上学呢？

十字路口的哨音此起彼伏，戴红袖章的交通协管员照例挥舞着小红旗。白色的斑马线被无数的人们踩过，有多少根？我从来没有数过，有谁在意过呢？从家到店要经过两次斑马线，我只知道：在清晨上班时，经常会小跑几步，赶在绿灯变红之前走过它们；在晚上下班时，可以悠然地等着红灯变绿，走在斑马线上，环顾左右的马路，看见静止的车流以及街道两旁笔直高挺的电线杆。路灯的光辉从电线杆最高处撒下来，明亮的街道向着远处延伸，在尽头之上，天空有时灰暗朦胧、有时繁星点点。

店里不忙。洗过脸，站在店外抽烟的瞬间，仿佛觉得忘了个什么事儿。是什么呢？出门时忘关家门了？关了吗？没关吗？我脑子里反复回忆。阳台连客厅的门关了，然后蹬鞋……等电梯……中途电梯又上过一个人。蹬鞋子出门和进电梯之间呢？

就偶然晚出门一次，我到底有没有拉门关门？我是真的忘了！

要不要回趟家看看去？家里有啥可让贼惦记的？想要懒走回家去的路，又记得才熏不久的腊排骨与香肠都挂在阳台上呢。

家门好好地关着，开门望去，腊排骨和香肠没丢！

再回店路上记起前晚和同学聚，说到梨树坪，绕一圈 6000 步，约莫一个小时。睡一个不太顺利的懒觉，从店回家再从家到店一去一来，花掉半个小时，白白地多走了半个梨树坪，着实有点冤！

我是没有时间去梨树坪绕圈儿的，我的时间都在店里和来回店的路上。他们说，每天必须去梨树坪绕两圈锻炼身体。我能哪儿绕去？我哪儿也去不了。难得一回闹钟不响，算健了半个梨树坪的身，还因祸得福了一回不是？

折腾了一圈儿，就快到 10 点了。才想起肚皮有点瘪。离午饭还远，不如吃小笼包去？这主意不错。

自从查出血糖高了，再没光顾过包子店。包子馒头升血糖最快呢，碰不得。通常的早餐是燕麦片和豆浆，油条肉饼与蛋糕之类是不敢奢望的。正餐米饭里掺和大量的荞麦和杂粮，这口感不是白米饭能比的。油腻和糖分高的食品一点也不沾边。从前菜谱里的最爱，现在都离我远远的。

三番五次地说过要减肥的话，大约会因此得以如愿了吧？至于烟酒，说起来都应该戒掉的。只是，这样子的人生还活个什么劲儿！

好赖都得活着。谁叫人拖家带口的呢？谁活着只是为自己个儿一人活着的呢！离入地狱还远，先不忙着超度。想想那句“诗和远方”，究竟与我有何关系？几个月前朋友圈里连篇累牍的长篇小说，写完就算完了。完了就空置了这许久，都忘了还有朋友圈这个事。好歹吃顿小笼包，发个朋友圈以资纪念？拍张小笼包的图片，再斟酌一段文字……嗯嗯，得有仪式感！

由不得我斟酌。周末的店里，居然一下子进来了几拨人，还不是三下两下可以打发走的。等到店里清静，快 12 点了。一通忙碌，整得人头晕脑胀，说好的发个朋友圈，也就罢了。等开饭的时候，望见了墙上挂着的飞镖盘，回头望见掰立正了闲置的跑步机，它们都是为了降血糖买的。然而除了守店的间隙，百无聊赖地扔几回飞镖，我还真没正经地在跑步机上折腾过几回，太短的跑步机跑道腾挪不开我这五短身材的胖子！

规范的饮食、合理的运动，都是降糖必不可少的。都说我这是坐出来的毛病，每日里超负荷的守店时间直让人疲倦得无以复加，除了躺下、睡觉，还能有精力干别的啥呢？

还记得刚买车那几年，逢到周末，挤也挤出来点时间出门去放风，过后这许多年，车没开了，时间哗哗地流淌在店里，就没挤出点来出个门。运动？锻炼？健身？这些事都离得我远远的。去年还说，今年终于能有机会在合适的时间开车到梨树坪，然后也学学他们跑几个圈健个身的。如果不是隔三岔五“交管 123”发来信息，我都忘了我那台没卖出去的车现在我们家周老师手里！

没时间，那一定是忙着；我忘了，那必定因为忙。可我都忙些什么了？在店里多数时间都闲得稀里糊涂，真忙着的时间并没有多少。所有人不见我出门都以为我忙，于是我只好假装很忙。忙着闲着，我就成了孤家寡人，谁还搭理我呢？每天都有无数多的事情和理由必须守在店里，然后人人都忘了我。而我，也早忘了我曾经是个自由的人。

跑步机、减肥及其他

下了晚班，到家已快 22 点，换上跑鞋，站上跑步机，然后启动缓缓加速，直至合适的频率，或跑或走，总是要弄出一身大汗。白天在店里，兜圈子取药不大清楚能走多少步，加上上下班的路程，那是完全达不够健身标准的，所以自从决定甩膘，睡前的跑步就算坚持下来了。

然而，跑步机会发疯，这是我没想到的。

这是我第三次重启跑步机。半个月后的某个晚上，站上跑步机，启动之后，扶手上的加速按钮还没点，脚下的履带已经不可抑制地加速转动，好在我反应稍快一点，弹下跑步机，脚刚着地，跑步机的履带已经疯转，巨大的摩擦声令人心生恐惧！扶手上的速度按钮丝毫不起作用，仪表盘控制按钮完全失灵，速度数值急速飙升！此刻的跑步机完全就是一头愤怒的公牛！

我是吃过这头疯牛一次大亏的。

我家的跑步机安放在客厅窗台下的空当，长度刚好放得下。因为守店极难有健身跑步的空闲，所

以搬了新房，购置一台跑步机是势在必行。对于健身，其实我并没有多少概念，不过是因为职业，了解运动的必需。尽管心里清楚每日里的静坐很不好，而“生命在于运动”又需要遵守，但每晚回家都昏昏欲睡的状态，实在是没能把跑步坚持多久，以至于花了重金购置的跑步机完全成为摆设。

两年之后，某友体检，查出癌症，术后坚持每日晨起跑步，身体状况大为改观，一年少有不吃药的光景竟然一跃而变。我的身体我知道，大问题在眼睛，“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炎”已有十来年了，右眼是个问题。除此之外，“腰椎间盘突出”也让人无法久站。因为职业，讳疾忌医不可取，不如也去体检，结果除了“疑似脂肪肝”尚有其他因为肥胖产生的问题。

怎么办？其罪皆源于长年累月的久坐，久坐而无运动！

再次启动跑步机是个夏天。晚上下班，在跑步机上折腾得汗流浹背，其实蛮舒服。冲凉之后睡觉，还很顺畅，失眠症也缓解了。减肥呢？应该有效果。那段时间，除了家里晚上的跑步，白天在店里还有臂力器等运动器械。

对于“坚持”这个词，我并没有多大定力。除了不得已而为之的守店，别的难以为继。毕竟生存才是最大的动力，只要不危及生死，别的又算得上什么呢？

只穿短裤在飞速的跑步机上，我的眼睛还不忘瞟着电视机。这下好了，一个恍神，脚步踉跄，摔在跑步机上了。跑步机尾顶着墙壁，履带转个不休，整个身子都由着履带摩擦，根本逃不下跑步机。等到儿子飞快过来关机，起来检查身体，手臂、屁股、小腿等各处已被履带搓伤，血淋淋火辣辣的疼！顾不得痛，又遍找不着消毒酒精，只好提起淋浴器喷头，洗净了各处皮外伤，等明天到店再消毒。我自信我的体质，些许搓伤不是大事，过几天结痂就好了。然而事与愿违，膝关节下小腿骨外被搓伤的一大块皮几天也不结痂，皮损部位创面灰白，少有渗液。这咋回事儿？每天都有消毒，为防感染，消炎药也没少吃。再后来持续变坏，输液也无济于事。那段时间小腿不能竖立，针锥地痛，尤其早上起床，小腿离床下地的瞬间能把人痛死！创面不结痂不化脓无感染，但整个小腿严重水肿，指压就是坑。等到后来被朋友拉到医院，回来抹药再红外线烤灯连续

烤了半个月，总算消肿结痂。

跑步不过半个月，治腿伤花了一个月，不能走路回家白天晚上都在店里平躺了一个月，还险些植皮。

这算什么呢？我这健身纯粹就是个笑话，还有些气人兼吓人。还能不能健身，能不能跑步了？我的减肥之路就此作罢。

距离三度启动跑步机，与腿伤又隔了4年。店里在卖血糖仪，给顾客示范，也给自己测，居然高了。我怎么会高血糖呢？这不算太坏的体格！不确定的情绪下，反复去医院查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回来决定运动以及……再度决定减肥！因为有前车之鉴，再次在跑步机上折腾，幅度就不敢太大，小心翼翼都算得上。所以愤怒的跑步机这回没能奈何了我，在它疯转之前，我已安然落地！

反复开关机，它就反复疯跑。其实没完，过了几天，再次启动跑步机，居然规规矩矩地快慢调节自如！这玩意儿，不是逗我的么！

休息几年，跑半个月罢工，闹了几天气，小耍几天，又工作了？

我以为这就好了吧！然而，可恶的跑步机再次给我开个玩笑，没过两天，完全不跑，甚至连开关灯也懒得亮了！

这算彻底歇菜了，我明白！闲置多少年不用，忽然启动，哪儿烧坏了？也许是吧，懒得弄它了！

坏掉的跑步机还在窗台下面，我跑或者不跑，它都静静地待在那里。不通电了，它就是个死的，即便通电，跑步我又能坚持多久？又或者某天忽然它又发疯，还真不确定我能不能逃得掉！或者是天意要保护我不让我跑！

写到这里，忽然在想，我这算不算为不跑不动找借口？是缺少持之以恒地坚持么？然而，这二十来年除了爱恨交织地守店，别的事，又有几桩值得我为之坚持？我不知道。

作者简介：

周建勇，笔名落木，执业药师，四川省散文学会、达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刊发在《中国教师》《参花》《花溪》《三角洲》《广州文学》《河南科技报》《达州日报》等报刊，多部长篇小说连载于中国作家网。

二哥脑子一根筋

□ 陈青延

我曾经在二十前，写过一篇关于二哥做人如何善良的文章，发在《荆州日报》上，如今看来，觉得那篇文章描写二哥的形象还不够丰满，萌生了再一次写他的念头。

二哥的生肖属猪，是一个憨厚老实的本分人。著名作家毕淑敏在一篇文章里说，人的心，应是一个美丽的小箱子，里面装的都要是生活中一些美好的东西。二哥就是这样一种人。他一直把社会生活想得很简单，遇到一些复杂的事情，总是实心眼、脑子不转弯。因之，几十年来，二哥的生活，都会清空心灵的负累，让生活变得轻盈，无忧无虑地过着日子。

二十几岁的时候，二哥在农村老家开办了一个家庭酒厂。酿出来的粮食白酒酒花好、口感醇、味道香，吸引了不少人前来打酒，小小熬酒作坊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家里的日子也过得还蛮好，蛮满足。

俗话说：酒好不怕巷子深。计划经济的时代向市场经济的时期转变以后，靠酒好不出门做宣传，搞推销的经营模式早已落伍了。农村酿酒行业，已出现了激烈竞争的态势。

在这种情况下，二哥意识到，要使自己家的

酿酒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兴旺，就必须要向外宣传与推销，一改昔日的“坐商”做法，变为今日的“行商”方式。于是乎，他骑着一辆刚买回不久的二手“南方”牌摩托车，每天驮着家里熬出来的两塑料壶子粮食白酒，往返于城乡之间，开始了他长年经久推销自家酒的售酒人生。

一日中午，二哥装满两大塑料壶的酒，骑着车驮去县城的饭店酒家推销，来到一家饭店，看见店前坐着几个人在聊天，二哥走过去，询问他们中有没有人要买酒，其中有一个身材牛高马大的人，看见有人来上门销酒，便站起身来，声称他要买一二十斤酒，并说，自己身上一时没带钱，要求二哥先拿三十元钱给他去买两个小塑料壶来装酒。二哥没加思索地立马从袋子里掏出了三十元钱给他去买酒壶。

然而，二哥呆在那家饭店前，左等右等，半天不见那个去买酒壶的人回来。于是乎，二哥便走进饭店里，去打探那个买酒壶人的情况。饭店老板告诉我二哥，那人是一个无业游民，专门在外面靠混吃过日子。接着，饭店老板替二哥感到遗憾地说：“兄弟呀，当时，你脑子里怎么不转一弯，一个拿不出钱来买酒壶的人，还会有钱买你的酒吗？”

求学路上的苦与乐

□ 梁路峰

这时，二哥才知道自己被那人带了轮子，让自己上当受骗了。不过，这件事，二哥没往心里去。他笑咪咪地对饭店老板说：“没有关系的，他是没有钱才会这样做的。我那三十元钱，权当捐给了他。”

在有的人看来，几十年里，二哥遇事脑壳不转弯，就是他脑子里缺根筋，意思是他有点“傻”的味道。

基于二哥一直是这样一种人，一些“倒霉”的事，经常逢着他来，出现在他的面前。

二哥为了给自家酿制的酒打开销路，长年累月，骑车驮着酒，奔跑在城乡的公路上，难免不遇上车辆相碰的小事故。

七年前的一天上午，二哥照常开着摩托车，驮着两塑料壶白酒，上路往城里去。不料，前方突然迎面而来一辆摩托车，把二哥的摩托车撞得转了半个圈，变成了车子掉了一个头，出现了倒向。二哥当场被摔倒在地上，头破血流。装酒的塑料壶也被撞破，白酒散发一地。那位肇事的摩托车司机，也被摔到了地上，手脚被擦破了皮。

肇事者爬起身来，猪八戒吃西瓜，倒打一耙，反过来说是我二哥违章驾驶。肇事者叫来交警，指着二哥被撞过头来的摩托车说，是我二哥逆向行驶。

交警要求双方协商解决问题，问二哥是不是这样一回事。二哥看了看自己摩托车倒下的方向，脑子里没有转弯，还没有弄清逆向行驶是怎么回事，就认可了肇事者的说法。那一次，憨厚善良的二哥白白地赔付了对方三千五百元钱。

事后，家里人责怪二哥，说他脑壳有点蠢，明明是肇事者占了他的路，开车刹野眼，撞了他的车，还要他倒赔付钱。

二哥当即对家里人说：“没事，没事，两车相撞，不怪人家一个人，再者，他也受了伤。”

你看看，我二哥脑子里真是不拐弯，确实少根筋似的，总是替别人着想。

岁月辗转成歌，时光流逝如水。随着时间的推移，二哥从来没有把那些倒霉的事放在心里，而且一直用阳光的心态，在发展自己的酿酒行业。

在二哥辛勤的经营下，家里的熬酒作坊越做越大、越做越红火。两年前，家里开通了宽带网，买回了电脑、打印机与复印机。二哥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人，被形势所逼，也已经学会了电脑打字、QQ聊天、网上购物与网上销酒。

一位哲人说过：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站着一

个伟大女人。这些年来，二哥家里致富了，也离不开二嫂的协同劳作与支持。二哥深知这一点。一天晚上，他在电脑上上网的时候，发现淘宝网店里有一些很适合二嫂穿的衣服。于是乎，他决定网购几套回来，作为感谢二嫂的礼物，同时，也表示一下自己对二嫂的一种恩爱之情。

不几日，快递哥送来了网购的衣服，二嫂直夸衣服买得好，买得合她的身合她的心。二哥见状，好生高兴。高兴之余，他马上打开电脑上网，在淘宝网上写评语，直夸淘宝网店的商品好。

没过两天，网上有一个自称是淘宝网店里的人给二哥的QQ发来祝贺，祝贺二哥的两条评语获了奖，并给二哥的银行卡号里打来了每条评语五元钱，共计一十元钱的奖励金。同时，他在QQ里留言，要求二哥坚持给淘宝网店的商品多写评语，多获奖金，并要求二哥打六百元钱给他本人，再买淘宝网店的几种商品，作为签约淘宝网兼职评论员的条件。

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这是一种极好事情。二哥为了多写评语、多得奖金，于是乎，没有丝毫考虑，就迅速给他打去了六百元钱。

再过了几日，二哥上网从QQ上发信息过去，询问他当上兼职评论以后的有关事宜，那人却销声匿迹，没有了踪影。二哥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又上了一次当。

遇上这档子事，家里人不禁又数落二哥脑子不转弯。世上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出现呢。

可二哥却不以为然地说：“吃一堑，长一智。这世界上没有人吃亏，哪还会有人得到好处呢？”

这就是我那位脑子不转弯的二哥经常对人说的话。难怪他几十年来，生活没有烦恼，心如雨后的天空一样，一碧如洗，阳光灿烂。因而，二哥的日子一直过得幸福与快乐！

作者简介：

陈青延，曾用笔名驰远、花香心悦，20世纪60年代出生，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劳动模范，1983年开始写作，有作品散见《世界日报》《中华导报》《人间福报》《伊利华报》《亚特兰大新闻报》《中华日报》《明州时报》《台湾好报》等海内外两百多家报刊。现居湖南省南县。

1978年7月，我高中毕业了。

领取毕业证的那天，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高考落榜了，我卷起铺盖，告别同学和老师，打道回府务农种田耕地。

20世纪70年代，对于上大学的欲望还不是很强烈。母亲说，儿子，你能读完高中就很不错了！哪怕就是考上大学，家里也没有钱供你上学。

第二年3月，通过考核应聘，我成为堆子前人民公社的一名勤杂工。报到那天，公社书记对我说：“你的工作就是协助钟财粮（相当现在的乡财政所所长职务）征收公粮。”

按照钟财粮的安排，到了秋收和冬收，每隔一天我就要下乡到10个自然村1个林场，挨家挨户去农户家催收公粮。

从此，我早出晚归，走村串户，下到村组，风里来雨里去，一个月下来，走遍了所有的村组农户。公粮征购完成了，其余时间帮助公社办公

室的文书写通知，刻钢板，当通讯员，参加冬修水利、计划生育、人口普查中心工作，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青春年少，勤奋是最好的表现。那年，我的工资每月才19.6元。

一年后，公社领导让我去文化站做图书管理员，那是我最喜欢的事，因从小就爱读书、爱好写作文，我就好像鱼儿跳进了水里，如饥似渴地阅读，看书读报，写新闻、写记叙文、学写短平快的小小说。

文化站是一个集群众文化活动与文学创作的大市场，我专心致志地做好节假日文化宣传，组织文艺队下乡演出，闲暇之余，沉下身子主攻小小说创作。不久，我的小小说在河北《小小说月刊》头条刊发，继而在《百花园》《微型小说选刊》《小说月刊》等报刊连续发表，受到全国各地读者好评，并有10多篇小小说获得全国小小说大奖。

三年后，因文化站没有编制、没有财政拨款，我调到乡办企业办公室担任会计，兼染布厂的票

据管理员。从文字到数字，我在密密麻麻的数字天地里寻找人生坐标。

1985年，乡办企业改革大选举，我当选为遂川县笑迎食品厂厂长。因爱好文学，无论工作岗位如何变换，我坚持写作。日长月久，我深深感到知识的贫乏，创作出来的作品总是被退稿，有几家杂志社的编辑老师建议我去选修文学课程，多看书、多学习。

有一天，阅读《中国青年报》文学版时，看到一则北京大学发布的举办中国文学函授大学三年制招生广告，我毫不犹豫报名参加。1990年12月，我顺利完成了所有的文学专修自学科目，经考试准予毕业，取得了大学专科学历文凭。

1993年，遂川县笑迎食品厂改制为个人承包私有制企业，我面临一次职业何去何从的选择，千思万想，最终，因了对文学的挚爱，我退出企业，又回到了乡文化站担任负责人。1994年5月，乡领导推荐我来到了遂川县安村水电建设工程指挥部办公室负责新闻宣传报道工作。

1996年，我被遂川县公安局招聘从事文秘、新闻宣传工作。到了新的岗位，我深感压力很大。我只读了高中，学识不够，工作起来束手无策，局领导对我说，你如果想在公安机关长久待下去，就必须去参加自学考试，要去充电，考大学本科学历，你才会有发展的机会。

局领导的话让我感到压力沉重，我明白自己肚子里有多少墨水，感到自己必须要充电。1998年7月，我报考了江西公安专科学校治安管理专业学习。通过入学考试，成为江西公安专科学校的一名走读生，开始了漫长的求学路。

于是，每到星期五下午下班后，我吃过晚饭，就拎起书包跑步到遂川县汽车站去搭乘遂川开往南昌的客车。客车每天晚上8时从遂川县城汽车站出发，经历336公里，要到凌晨1点左右才能到达南昌市八一大道汽车站。当晚，客车司机允许乘客在客车上过夜，我靠在座位上蜷曲着身子，眯着眼到天亮。

第二天一大早，在车站厕所的水龙头下，掏出牙具刷了刷牙，洗了一把冷水脸，跑出车站，买了两个馒头，来到八一大道搭乘公交汽车赶往青云谱去公安专科学校上课。

这辆客车，无论风霜雨雪、天寒地冻，与我

结伴了三年的旅程，帮助我完成了学业。三年南昌苦读求学，公交汽车司机成为我熟悉的朋友，每当我跨上这辆公交车时，公交司机刘师傅就会说：“梁公安，你又来了。”

星期六和星期天在学校上课，认真听老师讲课，课余时间自学，做作业，没有离开学校半步，晚上我与同伴一起睡在学校的走廊里。夏天，一张草席，铺地而当床；冬天，一条薄被褥，抵住寒风的侵袭，一夜熬到天亮。每到寒冬腊月下大雪，因被褥薄、走廊风大，睡在过道冻得浑身发抖，整夜无眠。

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我来到操场上跑步十圈，然后刷牙洗脸，跑到校门口的饮食摊子上吃一碗素面，一刻不停提前来到课堂听课。为了省吃节用，中午和晚上吃的都是方便面。星期天下午5点半上完课后，我拎着简单的行李跑步到青云谱105国道去拦南昌开往遂川的夜班车回家。

到达遂川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十分。下车后，遂川县城大街上已经没有人影，没有车辆，我从车站跑步回到局里。回到局里大院门口，守门大叔总是准时起床为我打开小门，让我回到公安局大院宿舍。我蹑手蹑脚到食堂洗个澡，回到宿舍睡三个多小时，第二天早上7点起床，吃过早餐，赶到办公室开始上班。就这样，三年省城公安专科学校求学路，每到周五下班后，风雨无阻，从来不旷课不迟到也不早退。三年风霜雨雪、烈日暴晒，每周往返672公里，整整奔波了3年270天，我终于拿到了江西公安专科学校颁发的大专毕业证。

秘书科，顾名思义，承担文书，写公文、写新闻、写调研、写总结、写行动方案、写讲话稿，负责信访接待，兼管公安档案，尤其是处理信访时，涉及法律的问题特别多，我对法律问题一知半解，处理信访时思路经常短路，有时对法律问题无从下手，我只好求助法制科的同事，可处理起问题来总是事倍功半，因此，我下决心要学好法律。

2004年9月，我报考了西南科技大学法学本科的自学考试，又开始了三年本科求学路。

在西南科技大学学习期间，除了完成必修课之外，我钻研法律知识，重点攻关公安法制、民事、刑事法律实务。在读法学本科期间，英语课程把我难倒了，全程十六门课程全部考试过关，我这

个20世纪60年代初出生的老生是英语盲，学期结束，英语考试无法通过。在南昌市补考了一次没过关，第二年我选择在吉安市井冈山大学补考，可又没及格，我几乎绝望。第三次补考我选择在赣州市职业技术学校考场，法学院给我一次开卷考试的机会。一上考场，打开电脑试卷，我满头雾水，试卷上的英文字母认识我，我却不认识它们，我照葫芦画瓢蒙着做，我想这是我最后一次补考的机会了，否则前功尽弃，对不起三年一万两千多元的学费，还有杂费、差旅费等等，如我放弃，无法面对家中父母老小。

离结束考试时间还有十分钟，我不知道能不能考过60分，考生只剩下三个，我坐在最后一排，苦思闷想，满头大汗，焦虑不安。考官提醒，还有5分钟就要结束考试了。焦急中，我抬头发现另外两名考生已经离开了考场，一名女考官上来看了看我的考卷，摇摇头，什么话也没说走了。我几乎崩溃，我知道，这次考试的分数仍然没有达到60分。于是，我仔细查阅答卷，竟然发现有三个题答错了，我立即修改，然后掩上考卷，走出教室。

我走出校门，回头望了望技校大门，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我突然感觉脚下的路很长很沉……我想，这也许是我人生中学历考试的最后一次磨炼。

2006年7月，我取得了西南科大法学本科毕业证，在局领导和秘书科长的鼓励下，我报名参加全国司法考试。第一年考试成绩离最低合格分数差36分，第二年差28分，第三年差13分，第四年……一直考到第六年，终于达到合格分数线。

六年司考路，漫漫路长，艰难前行。六年奔跑，有辛酸，有泪水，有彷徨，也有欢喜，有悲伤。每一次走进考场，都是一次磨砺，每一次走进考场，怀着希望和决斗的心理，失望与不满并存，每一次考试到了最后一刻，我晕头转向、眼花缭乱，想想往日的努力，我没有放弃、没有退却，始终坚定信心，不到长城非好汉！

从踏进公安机关大门那天起，就注定了与法律有缘，在公安机关工作离不开法律知识的运用，无论写新闻、文学作品，都会应用到法律法规政策。我一边学习法律知识，一边钻研法律业务、探讨法律务实。根据公安机关的案例，我撰写了200

余篇法律实务探讨、经验性交流文章。不久，我参加了全省统一法律考试，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工作者。近年来，我创作法制文学作品1600余篇，有60余篇文学作品获得了国家、省、市级作品评比一、二、三等奖，并被评为吉安市优秀法律工作者。

作者简介：

梁路峰，江西遂川人。西南科技大学法学本科专业，全国公安文联作协会员、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23届高研班学员、公安部文联签约作家，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公安部文联作协签约作家。先后在《人民日报》《法制日报》《啄木鸟》《北方文学》《天津文学》《法制与人生》《青年文学家》《人民公安》《解放日报》等发表文学作品360余万字，有若干作品分别获得全国、省市新闻和文学作品奖，著有《金蝉脱壳》《暗算》《血案迷踪》《法案纪实》《龙泉警事》等10部文学作品集。

烟火老门西

□ 杨春燕

秦淮水间

历史长河肯定生有翅膀，也自带美颜秘笈的鳍，他携带无数跌宕起伏的生命和撞击中诞生的故事，胳膊肘子上挎着蓬勃向东流的一江春水，他蜿蜒聚集起又撒下众多支流河系，曲折穿过广袤无际的大地，亲吻过无数的伤口，被他拥吻过的人们往往会做一番挣扎，在舍与留恋之间、在怀旧情感音符中延续下去了生活。从古至今，历代万种生物披星戴月涂抹出江南烟雨的水墨画，诞生一个又一个生生不息古老而丰盈的云锦家园。四季轮回转世，他快乐勇敢地不会停止奔流脚步，一路上纵情享受着他所遭遇的一切，重逢了他的淡雅秦淮，还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老友：金陵门西。也正是在我们视作故乡的地方，诗人思索着，潜入了水中，如同生命深入生活。他在秦淮河水中

看到了清廉自洁的莲花，不声不响，兀自绽放……

自范蠡在今中华门外长干里筑越城至今约2500年，老城南是金陵文化的发源地，以中华门为界，分为门东与门西片区。南京的先民们在这一带依水而居，“达官之悠居、文人之雅居、百姓之乐居”说的就是门西。众多名人轶事、文人雅兴以及古典园林，让门西成为蕴含园林艺术、教育实录、民俗宝藏、宗教文化的一颗璀璨文化明珠。

夏天，秦淮河岸边菖蒲最风姿绰约，但这绝对不会是它的独白，而是夏季穿着豹纹装的老虎蜻蜓和紧身红色衣裹着全身的大红色蜻蜓多爱落在内秦淮河边的菖蒲草上谈情说爱，共同打造出来热烘烘的气氛。菖蒲草是君子，它每天都在被老虎蜻蜓和红衣蜻蜓贴来贴去，菖蒲草是斯文人，冷静地在大树树荫的庇护下，抬头看看天空飘着的云朵，开始数起了绵羊，一只两只三只，数到

太阳西下，余晖变成金红色笼罩着河水，老虎蜻蜓和它的攀西红衣蜻蜓才谈完一场懒婆娘裹脚布一样长的恋爱，菖蒲草淡定地摇摇头，明几个早上，一准继续在我的头上屙屎拉尿。

才立秋的时候，我特意去门西凤凰台下听蝉鸣，许多知了一起扯着嗓子唱出心中的歌谣，比城东蝉鸣的动静要轰轰烈烈得多了。就在那两盏并蒂玉兰灯上方，斜着身子巨大的古树依靠在城墙脚下，一辆橘色水车给参天古树喷水，养护古树，树也会饥渴的，跟被需要呵护的三岁孩童一样。一阵水雾喷过去，蝉，突然哑了一阵，这些蝉一定被突然袭来的“雨水”浇成了落汤知了，沉寂只片刻，蝉们成群结队转移去低矮的一片树丛间，继续跟《欢乐颂》的角儿一样，扮演着生旦净末丑，起劲儿地练着它们的金嗓子，它们知道自己的特殊地位，夏秋，根本就离不开蝉的元气。

也许河底并不安静，有些动静，是岸上的人听不懂的，比如泥鳅在河里游泳发出的声音，还有土腥味很重的鲫鱼，在水里吐着泡泡，秋虫听得懂，螳螂打个嚏喷，咒骂起要变坏的天气，蜘蛛忙着吐丝，织补自己的蜗居，蚂蚁急吼吼地往洞穴里储藏着“西点面包”，还有水鸟贴着水面飞过，它们用足够的耐心，在等待弱小的鱼儿耐不住寂寞，扒开水面出来看人间悲喜剧。

似乎走神儿的瞬间，我察觉水底有一圈一圈高度近视眼般的眼神斜竄双眼看着我，原来是为了生计奔波的胖头鱼。秦淮河里的胖头鱼嘛，体型要壮哉壮哉许多，一条条硕长又丰满的鱼有齐腰高，犹如大江大湖里面专门负责生儿育女的胖头鱼祖先们似的。卖鱼的渔人并不说这是秦淮河里面的鱼货，言辞这是给饭店专供玄武湖清塘湖鱼做剁椒鱼头的鱼。那鱼头，我炖了，先跟遭遇了艳遇似的陶醉，不出半个小时，腻到猛往肚子里灌浓茶，分明不知是茶醉还是秦淮鱼醉，那天晚上，我被秦淮河里的鱼放倒，原来鱼，也可以迷醉人的，很久很久见到大鱼就躲，许久许久不敢碰剁椒鱼头。

蓝天上的云朵给秦淮水面投下多情的靛影，两岸茂密高大的植株一棵连着一棵、一片连着一片。那柞刺树上挂着一只圆满乌黑的鸟窝，八哥鸟快乐地张开秀气可爱的小嘴，扯着嗓子在练习断断续续越打越响亮的呼哨，八哥骄傲自己黑漆

漆的肤色，和在水一方的秦淮八艳李香君作伴，再黑的也可以幸福的“一米”。旁边一棵木梓树的树枝很像伸向天空的剪影，那枝杈上有无数的孪生兄弟姐妹，你身体上长出了我，我身体里跳跃出了你。你若行走在夏季的木梓树下，可要当心，穿着红衣绿裤的“洋辣子”就潜伏在木梓树中大嘴马牙地啃着树叶。木梓树上的就是爱蹦爱跳、胖嘟嘟的小麻雀。木梓树下，不知道是临水民宅居民种下的，还是野的，一片与深沉厚重的枫叶红和银杏叶黄色彩完全不同的嫩黄色小小的花，那分明是南京人最爱的草——菊花脑，它似乎忘记了季节，又开出了搅局似的、嗲嗲的丛丛花朵。

门西人家

2000年申遗成功之后，许多人才得知原来南京城还有一朵古老美如云霞的花，这就是云锦，南京云锦、四川蜀锦、苏州宋锦和广西壮锦中国四大名锦之首的南京云锦。明代南京的金陵十八坊，织锦坊就是其一。明清时期，中华门与内秦淮河沿线成为城市经济中心，是重要的商贸和手工业集散地，丝锦缎生产逐步达到高峰，门西一带“机户云集，机杼声彻夜不绝”，15万人以此为生。

在门西，在那古老的胭脂巷、五间厅、窰家园、吉祥街、严家井、六度庵、皇册库、铜坊苑和小府巷……这里有万家机房，织工们将七彩丝线在木制编织机上穿梭着编织出富丽堂皇、华贵典雅的缎子，缎面上有国色天香的牡丹、有象征爱情的并蒂莲花、有手拄着寿桃拐杖的老寿星，也有象征着官运亨通的鲤鱼跳龙门……每台云锦编织机上一上一下的两位机织工十分了得，技艺精湛高超，他们无须画稿，全凭记忆，用金丝、银线、孔雀等动物羽毛都夹杂在织线之中而纺成的云锦织线，编织出“锦中之冠”。在古代丝织物中“锦”是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丝织品，元、明、清三朝均为皇家御用品贡品，云锦因其独特文化和内涵，被世人称作是中国古代织锦工艺史上最后一座里程碑，公认为“东方瑰宝”“中华一绝”。

经过了近代战争的洗礼，新中国成立时只留下了织机四台，传承人只有四名老人。如果不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持续关注、督促，南京云锦很有可能就这样失传。

殷高巷 24-1，是保存不多的明末二进云锦机房，现为秦淮区双塘街道磨盘街居委会，明末云锦机房灰瓦屋顶上，开出一枝又一枝褐色的花，也许那不叫花，像极秦淮水边褐色芦花果。老门西人回忆，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门西有一家艺新丝织厂，生产挂毯和地毯，图案设计为“熊猫与竹”“八达岭长城”、徐悲鸿“八骏图”……老艺人枯木逢春，产品远销欧美中东……云锦，很像是来自天空一只锦瑟华年的鸟儿，在历史长河中快乐飞翔一千多年，他有天空中遨游的大鱼作伴，还有秦淮河斑斓名流、印象凡夫的大鱼荷花。

在南京老城南，没有一条路是直的，从门东到门西，算是一个不太完整 U 字形的分布，所有的房屋是沿着秦淮河河道而建，路，是沿着房子而修，所以连外墙都不是直的。有人说荷花塘历史街区很像一片密密麻麻的蜘蛛网，在我看来既像一片大网，也像一片曲里拐弯的河道，不管是日头之下还是夜晚的我，穿行在水斋庵、谢公祠和高岗里清末民初古老建筑破旧狭窄的巷子中，犹如一条从城东游到门西的大鱼，这是另外一片天空，这是另外一种风韵。

在六角井内，遇到一个饭后坐在门口缝补扣子的男子，他说这里三十年前在他几岁大的时候就有拆的计划，今年他都四十多了，依然要守在这老旧小区里，他边钉扣子边调侃，这件衬衣的扣子，为什么总是倒数第二颗松脱？搞特殊化？信心缺失？思想滑坡？打嗝啦？用劲啦？还是太肥，肚子吃饱了撑的！惹事做。真是刷色的，我幸好有我家妈妈传男不传女呱呱老叫的手艺，喏！缝好啦。

伴着月光穿行在六角井，尚未修建过的城南老房子，人均住房五六个平方米，除了香肠挂在天台上，阁楼上，还有衣服和鞋子在露天亮相，电线杆上面，你看见一块儿大布在微微抖动，走近再看，不知是谁家的床单挂在半空上。巷子里清代八角井孤单寂寞，头顶上压着杂物和广告纸牌。老井一侧是仅可通过一人极其窄的巷，一头钻进，摸黑儿走到一扇进门，跨过即看见了里面

原来是有几户人家的。一对母女在说话，母亲银白头发，也是一身棉的花睡衣，女儿坐在餐桌边嗑瓜子，房子低矮，有点像钻进地道又见到了烟火，餐桌上摆着一盘切片香肠，锅里还炖着鱼，鱼儿被炖熟了，那个母亲一揭锅盖，香气扑鼻而来。我很想细看到底是什么鱼，门西主妇们多为烹饪高手，又怕打扰到那对母女，看见女儿的打扮和神态，似乎不常回来，有点像回娘家做客，外衣和围巾一样不少，都穿搭着呢。越过余香的院落，出门，城墙鹤立眼前，我再回头看一眼这黑灯瞎火的院子，恍然顿悟，这幅画，就是城墙下面有人家。

水斋庵 17 号旁边有一棵两人合抱粗的大槐树，男主人是一个从出生就守在这条巷子的门西人，老爷子根本不舍得离开这里，他手里抱着一只大茶缸，“咕咚”灌下肚口茶，很得意地用城南话告诉我说，姑娘哎！早年翻盖后的房子有一百多平方米，一楼隔出两个单间，一间租做百货店，一间租做裁缝铺，小日子呱呱老叫。他的老伴放下手中锅铲子也走到门口和我聊天，她说只有小孩子才会像树枝那样开杈离开门西，去外面买房过日子，娃儿们都有梦想，我们不想折腾，哪里都不如门西可以睡个安稳觉，你说阿对？这家男主人属于脑子灵光的门西人，他家对面的一套院落里挤着几户居民，完全没有动工修建过的样子，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前是什么样子，现在依然还是原来的白墙灰瓦，连门楼都是原封不动。老人家的房子重新翻盖后小二楼做成卧室，以前是一排平房，夏季梅雨天会返潮。他说门口的槐树从一点点矮，都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了，我们生活环境也要改变，不应该全部依赖政府。

人们多少有些口是心非的，一边在口诛笔伐痛批，黑万恶之源腌腊食品，一边情不自禁年年月月思念着伊，特别是到了时令季节，逃脱不了怀旧气息扑面而来。

南京俗语说：小雪腌菜，大雪腌肉。老秦淮人王增陵又在捧太太的马脚，老婆买了三四十棵“矮脚黄”。回家后，铺放在楼顶平台。王老师递过去一句话：“就买这么一点，够哪个吃呀？要腌就多腌一点嘛！”只见老两口草草吃了午饭，便开始腌菜。把菜叶朝上，码放在大盆里，均匀撒上盐。一层一层。等菜被盐腌软了，用手压压

实在，继续码菜撒盐。一刻儿工夫，两大盆菜腌上了。两个大盆相互扣压，王老师在上面又压上一块大石头，反正家里奇石多如“牛毛”。傍晚，腌菜出水了。已经柔软的菜，被码放到大泡菜坛里，密封好。40 天后，又嫩、又脆、又鲜。老南京人说腌菜是要讲究手气的，有手汗的人不能腌菜，腌的菜会烂，俗称“倒坛”。

记忆里七八十年代的南京城，腌菜可是秦淮人家过冬的主菜。生切腌菜头是早晚就稀饭的小菜，腌菜炒豆芽、腌菜烧豆腐、腌菜炒辣椒、腌菜炒藕片都是日常菜，腌菜头炖排骨汤、腌菜炒什锦则是过年时的大菜。待到来年开春时，把缸里所剩腌菜捞起，煮过再晒就成了梅干菜……回味往事，王老师嘴巴甜得不愧为老南京人，擅长把老婆哄得团团转，毕恭毕敬跟上一声：太太辛苦啦！

那时的人们普遍生活比较穷酸，门西有好多聚宝盆只是一个美好的传说，但门西人依然可以把一日三餐变出自己的风味。比如苋菜根儿炒青椒、冬瓜皮或者西瓜皮炒青椒、蕹菜根儿炒青椒，最莱斯的一道菜，就是各家端上钢桶锅去鸭子店端上几分钱的鸭汤回来烧冬瓜，既省了油水，还沾了荤腥和鲜味，再后来得知可以吃到烤鸭的时候，又是门西人最先创造发明出来的烤鸭架子炖冬瓜汤。

至于时鲜和口味，炒韭菜段子十八拨，韭菜端上餐桌，要挺刮刮的。炒苋菜讲究菜色或红或绿，一点蒜片，菜汤泡饭更够味儿。烧菊花脑或鸡毛菜汤讲究一个余字，这样才会吃出原味的清香，最好再配上一只蛋花金黄色的鲜鸭蛋。烧荤菜最时兴咸鱼炖肉，鱼笃肉滚，滚滚入味。老门西人家的传统菜肴还有鱼鲑、扣肉、腌糖醋蒜头、小萝卜响、霉面筋，制作方法只有门西人才掌握。到了冬季，家家都在腌腌菜和雪里蕻，门西人更是把个腌雪里蕻翻出花样来，素炒、炖豆腐、煨鲫鱼汤。

煤灰堆，路口那家老爷子热情地跟我们已经认识了很久一样，恨不能把知道的都告诉我。餐桌上已经摆出了两道菜：鸡杂炒青椒，腌菜炒猪肉丝，还有浓汤在锅里上下翻滚。

门西男人时常一副暖男样子，行头上很好区分，就是从头到脚的花棉质地睡衣。在略微宽敞的百

花巷，一位三十多岁男人在低矮蜗居家门口古砖地上悠闲地原地跳绳，这位先生也是一套花睡衣打扮。而夜晚门西的女人，花睡衣家居服更是常见呢。经过小百花巷 3 号，我歪着头看了看，发现民国式屋梁的一侧上有一根长长的线绳，吊着一只腌过的咸鸡，再看右边还有两挂咸肉。我待在那里，感觉到身上掠过丝丝凉意，这宅子很像二进或者三进，宅子尽头有一个圆圆猩红的火头，我费力去瞧，原来，里面站着位穿着一身花棉睡衣的老太太，那烟就在她的嘴角上叼着，很派头十足的感觉，眼神看不太清楚，不见衰老眼眸深处的浑浊，只见淡淡目中无人的冷意如烟飘过。

杏花沽酒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诗中优雅的“杏花村”，曾令多少代人情醉、神往。它究竟在哪？南京民俗专家表示，《首都志》里杜牧《清明》一诗中描述的杏花村就是南京的杏花村，在花露岗下的古凤凰台一带。古时杏花村无所谓村，只不过这一带居民聚集、烟火万家，当年的山冈上，杏花满坡、灿若红霞，不仅风景美丽，也是沽酒的雅处。“杏花村外酒旗斜，墙里春深树树花。”杏花沽酒，是金陵四十八景之一，南京至明代中后期后，饮酒之风盛行。可能是因为历史上的原因，每当夜晚穿行于荷花塘，穿行于鸣羊街、小百花巷、糖坊廊、煤灰堆和璇子巷时，时常会在街巷玉白色宫灯下，迎面扑来躲都躲不开白酒迷醉的味道。老酒增香，虽然脚步似乎已经踉踉跄跄，实在是架不住寂寞蓝猫给它鼓掌喝彩，还有遮天蔽日粗壮古树上一窝鸟儿在纵情燃烧激动酒醉中歌唱。而我，又再一次投入古巷的河道里游泳，和花鸟鱼虫一起在水中疯狂摇摆。哦！我看见五彩的凤凰变成了燕的妩媚和鹰的矫健，在古彩宽广的星空下，蓝天大海和古巷秦淮，浮世繁华，朝朝暮暮，吾爱有三。

来过门西不止一次两次，一日，为品尝门西两元一碟比待嫁大姑娘还抢手的油渣，毅然选择中午穿过集庆门城墙，迎面撞见挂在离着城墙不远的一只长长的晒衣架，架子上没有衣裳，晒太

阳的是门西人家自灌肠衣皱巴巴的香肠。特别是巷子里民居的门口地台上，还会时常看到铺着绿茵茵的大颗腌菜，院子里、阁楼外挂着的都是一嘟噜一嘟噜已半干的香肠。门西人灌香肠一定喜欢多放酱油，那香肠分明掩饰不住透出淡淡幸福的褐色。不过，并不是所有的门西人都喜欢你对着香肠暗自思量端详着拍照，钓鱼台巷子深处，一个老太太很警惕地看着我，她家香肠远看犹如天空中肉色浑圆饱满的蜘蛛网，横七竖八交织在一起。

走过孝顺里，看见建于清末民初单层砖木混合结构的殷高巷 22 号民居，小青瓦坡屋面，南北向三进院落里有不少的花草。院子里一个奶奶很高兴地领着我欣赏她种的花。老人家种的夜来香不知道是什么品种，花很大，白色的，奶奶说一早一晚特别的清香，整个院子里都是香的，可惜现在花已经败了。花儿并没有全部败光，虽然现在已经近十二月。我发现还有一朵花开得很好，奶奶说你闻一下，真的是不一样的香味。我很听话地踮起脚伸长脖子去闻那朵长圆乳霜白的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湿润了眼眶，在这座古老的宅院，古老和现代，就和手拉着手的恋人一样，路是那么的遥远，却是从未分开。九颗夜来香里还有似乎很想和已经有点寒冷天气抗衡的呢，冒出来头来了几个“勇敢的人”，只是，这八位勇士的花苞没有暖和的天气和温暖的阳光，开不出花来了。奶奶说，这花冬天要修剪，明年再长再开更好更旺盛。金银花叶片还绿油油的，而金丝荷叶已经冻死了。不过，蜡梅已经打了花苞。老人家指着月季花丛，她说每年三四月份月季花开得非常漂亮。姑娘，再叮嘱我，记得去栖霞看红枫，她说 2 路公交车到长途东站原地不动，下来坐 D21 就是栖霞山。老人看着我沉默了几秒钟，说，你会记得这里吧？明年春天记得再来看花，我们这个院子里的花儿很美。提前怀旧，从此以后每年的春天，我会记得一个牵挂的地方，离我并不远，可以来看花，还有精杠杠不显老的奶奶。

殷高巷内

殷高巷内有一家开张二十年的小李汤包，店里店外坐着的都是应景品尝蟹黄汤包的客人，一盆一盆里面堆满了橘红色螃蟹被拆下的壳。脐朝上蒸熟后的螃蟹入冰箱冷冻十分钟，好拆，男伙计们张张罗罗，忙里偷闲告诉我，蟹肉的生长为横向，每只腿连着一个腔。哦！真是熟能生巧，剔出蟹盖内的肉与蟹黄，再把蟹从腹背一分为二，用剪刀横着剪开后用剔刀剔出。用刀尖沿着关节秒旋转一周，切断关节和蟹壳连接的软组织。两个手指头捏住蟹腿关节部分，轻轻往外一拉，这个蟹腔的肉拉出来了。蟹腿两头剪掉，用剔刀小心地推出。小李汤包店做螃蟹汤包，一天要拆八九十斤，原来门西小李蟹黄汤包还有礼盒装外卖的，一盒九十八元，啧啧，还是门西热闹。有几家巷子口就是高淳螃蟹专卖店，个头儿从小到大，五元至二十元一只。在店里面来了一笼，四只蟹黄汤包二十二元，连吃两家，腻歪得够呛，也许是美味麻痹了神经，并没有觉得蟹黄汤包有多么特别。就在几天前，我晚上来到小李汤包店，看见小李汤包店里人手分成两摊子在忙，外面操作台上要打理出八百只烧麦，是给明天早上来取货的酒店早餐专用。门西人有南京大萝卜的味道，女店员看我在忙着给友人发微信，她先是端着一托盘的汤碗走过来问，阿要汤啊？我看了一下，蛋皮丝虾皮汤，就答她，好呀。几分钟后她又过来，这次不是问我还要汤，干脆直接催我，快点吃哎，汤包要冷咯。我抬头迎着她和善的目光，心里突然被撒了一把白砂糖那样的薰甜，又有点热乎撩的，在这初冬的南京，大名鼎鼎荷花塘殷高巷，被小李汤包店女店员温暖。

也许是荷花塘历史街区自带光环，街区殷高巷有三十年历史的鹏缘面馆第二代浑身透着一丝秀气和干练，女老板高鼻梁、大眼睛，大概是每天凌晨三点半即到店铺睡眠不足，黑烟圈有点明显，妙就妙在她的下巴有点像林青霞，自带美人沟。店里五个人，早上六点钟营业，下午两点关张。下午一点半我赶到的时候，店里几张桌子上还都是食客。油渣很久没有尝到滋味了，怀旧是人们避不开的情结，我有点兴奋地跟老板说，再

来一份油渣。老板有点尴尬地说，两天才有一次供，今天正好摊到没。哦，早上九点我哪里能赶得过来呀。我嘀咕一句，点的双菇面，外加一碟雪里蕻。大碗汤面端过来，里面有切成大片的香菇、杏鲍菇和木耳，还有两只大狮子头。香菇和杏鲍菇入口滑爽，狮子头干香嫩，雪里蕻不是很咸，微甜、脆鲜。

对面美女左手端起盘子，她那侧桌角上贴着一张纸，八个字：创建为民，创建惠民。美女全神贯注用擦满唇膏的嘴巴一口啄住盘子里那只小笼汤包，非常熟练吸出满口汤汁，然后用粗细白白的牙齿咬上包子薄到透明的皮，那只汤包纵然浑身血液已被吸吮一空，依然在拼命挣扎，似乎还不太情愿进入被彻底咀嚼的口腔，它还贪恋人世间的自由和美好，但，汤包已被咬出半月牙型，又一口，一只汤包就落肚了。

“再来一个稍微炆一得儿的大肉，兰花干。”我凑到操作间窗口问到，“啥叫炆一点？”“哦，炆点儿面就会硬点儿下，第一滚后到第二滚浇水，然后再一滚就挑。像我那面就叫软一点的，两开哦，浇两次水再挑面。”回到桌前发现坐在我后面的眼镜男面前那碗大肉面上直接架起一座桥，是厚笃笃带着软骨五花肉大肉桥，就这样无敌又霸气横跨在一只大海碗上，这是我在南京城的面馆中看到最大的大肉。眼镜男用筷子把大肉折叠按在面条上，这片大肉俯首帖耳，又结结实实欺凌在面身之上。

伊可能没有想到一件娄事，我被荷花塘当年最早穿喇叭裤一代人的老杆子给刷色一把。殷高巷公共厕所有点高大尚，看见一个七十岁左右男子站在一台仪器前晒脸，对准跟镜头一样的取景框挤眉弄眼，然后，他面前的仪器开始发出声音，雪白雪白的卫生纸轻飘飘跟变戏法似的荡下来，那位男神得意洋洋地伸手去拽纸。我很好奇，也伸长脖子去晒晒面孔，男神活像挥舞着指挥棒的乐队指挥，踮脚！我看了他一眼。他又指挥，往后站！我又看了他一眼。他继续指挥，往镜头前贴一得儿！我说不行，这机子欺生。他说不是滴，还是你个子矮了一得儿。卧槽，挨摆被老杆子开涮一把。不甘心，大天白日，又去殷高巷高大尚卫生间一楼外晒脸，结果伊猜怎么着？那白棉纸打着旋儿，抖着水波荡漾般长袖舞动起来。

感动，是不是应该属于情怀的一种。生活品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这样为许许多多平凡的人，她们端出的一笼汤包、一碗面、一句敦促的话语、一句再来呀，而感动。还有那些平凡到你不识也叫不出名字或茂盛不减春色的花草树木，或已经叶片卵形还是披针形都不知，空落落树干愤怒鼓出一个巨大的伤疤，原来树也会受伤，这伤疤大到不敢相信的像只皮球，而扭曲变形的枝枝丫丫，在沉默不语，门西的树瘤一定有难以忘怀的故事。还有，恐怕只有在门西你才会看到，古城墙下，骑着电动车、甩开腮帮子飙京剧唱腔的那个先生……这，就是属于门西人的烟火气吧。

钓鱼台河房

钓鱼台小学对面的秦淮民居群钓鱼台河房，是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钓鱼台河房的文字说明牌用了英文和韩文。这里原为孔子的六十三学士孔贞运旧居，时人喊他作“孔天官”，宅子称为“天官宅”，内有一个漂亮的花园“玮碧园”。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为英王陈玉成官邸。太平军失败后，为曾国藩、曾国荃临时住所，后成湖南会馆，具有秦淮河房的典型特征。这里是天官宅，又称玮碧园。河房，指内秦淮河两边的房屋、河厅。秦淮河房，夹淮而居，绿窗朱户，两岸交辉。夏月水漫，画船著鼓，游兴至夜为天下丽观。钓鱼台一九二号河房，据传是清代两江总督曾国藩在金陵时的一处用居。太平天国时期，这里成了英王陈玉成的府第。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被曾国藩选为私宅。其后，曾国藩搬出了两江总督府，这里空下来就成了湖南会馆。也是湖南商旅办公、住宿之地。

我的眼睛有点看不过来了，像一个没有买票就进场的观众。河房里，上善若水，三十多个戴着红领巾的花季孩童，在河房“茉居”学习和进行水资源和水世界的莫愁环保儿童活动，南京莫愁首部环保主题儿童微电影《假如地球没有明天》也正在首播。

顺着长廊来到第一个天井，这天下午天井里有女诗人聚会，十来个畅谈女性话题，仪表端庄

我的同类。不知道男人们看到了会作何感想，他们经常说搞不懂现在的女人，好像女人是个谜。至于女人，如何剖析娘炮？如何看待阳痿的男足？曾经那英把男人当成一本厚重的书，起码在没有被足球先生抛弃之前，她是这样认为的，想起你的笑，想起你身上淡淡烟草的味道……

河坊天井里忙着拍照的是个身着松绿外套束着腰身的年轻女子，她跟我一样脑袋上斜扣着普蓝色贝雷帽，长长睫毛下一双带娇含笑的眼睛，让人想起醉生梦死的“葡萄牙血统”。她全神贯注举起手机取景，坐在对面藤条贵妃沙发上采访与被采访有点年纪胸部丰腴，我的目光落在她们的胸部，那是被时代标志红纱巾就可以搞定一场爱情的中年，纱巾绕颈，飘在胸前，两位典雅中年女人。

从河房现在的管理者、参加过门西拆迁工作的八零后刘冲那里得知，古代坐船上朝比坐马车上朝的官员官职要高，而坐马车上朝的官员官职又比坐轿子的官员官职高，所以从秦淮河坐船而来，必须是达官显贵。现在的河房，也有游船，不过路线和夫子庙画舫穿行线路完全是相反的方向。离开看水的码头，顺着台阶走回，看到临水连后门的一栋二层楼房。在这里工作的南京人后代小陈说，这是陈玉成特意给女儿建的公主房，公主房的建筑设计也有别致不一样的地方，在房屋下面使用的是小砖，非常费时费工，公主房上挂着金色门牌——至臻楼。

回到门厅，抬头注意到门厅内上方那道很有气魄、造型独特的大梁，从屏风上雕刻看起来当时的大学士门庭若市，两侧则分别雕刻着松子和葡萄。才进门处的梁叫九根梁，一般是七根梁，只有皇宫里才能用九根梁，只因孔贞运官位太高，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部长。曾经沿着秦淮河而建的老河房无数，唯独钓鱼台河房得以保留下来，得益于河房那个独特地方：自带码头。明朝以及清朝，码头不是民间老百姓可以拥有，这个花钱也办不到的事，必须要有官府审批，有码头有船才可以奠定此处河坊的身份和地位。

河房整体造型有点北方的四合院布局，只不过在北方是东南西北四个厢房，而在河房这里只保留下来东厢房和西厢房。整个会馆里面，每个房间里室内是开窗的，又叫花格窗，像这样的花

格窗在会馆里一共有四扇。

钓鱼台河房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地方，此处河房是南京本土建筑，不属于徽派。徽派建筑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马头墙，而在河房是清水墙，用墙体本身的砖铺出来丝毫不加修饰的纹饰。河房使用烧造出来灰色的砖每一块都非常完整，门头和屋檐均为优雅漂亮的曲线。瓦和瓦当相互咬合受力，瓦当是保护瓦的，经历过辉煌历史，也经历过战乱，这些瓦当和瓦很像一对一对千年不老的男神女神，就那么静静不动声色又暗自得意地迎接着人们仰慕的心情和热烈的目光。

河房大门外原来守护着高大的户对，后移到朝天宫保护起来，现在我们看到的户对属于仿制。户对造型有莲花，中间是个鼓，如果中间是一个圆形的鼓，这家老爷是文官，如果是方形的鼓，就是武将，这对河房户对中间是圆的鼓，河房主人必定就是文官无疑，户对上面狮子代表了威严。河房门槛也是等级越高门槛越高。老南京话来说：你们家门槛太高，我们跨不过去了。还有一讲究，这门槛是不能踩的，进门需先迈左脚。

河房正对钓鱼台巷子有道暗红色木门，这门就是原先府里的佣人进出通道。最为神奇的是，钓鱼台河房墙体灰色小砖上砌着一只正方形石人脸造型，这就是脸庞宽大、眼球巨大犹如铃铛、威武霸气、胡人脸的拴马桩。从古至今，许多古迹会变成文字记忆中的描述，现代人已经看不到多少珍稀宝贵的文物。拴马桩，使用意义和字面上的一样，就是拿来拴马的。拴马桩造型各异，有刻成狮子和貔貅的，狮子和貔貅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一个代表威严、一个代表着财富。用手抚摸着拴马桩，似乎可以感受到河房主人不同寻常的身份和地位，河房主人作为至高无上的大官人显然不是贪财之辈，且暗藏含蓄和中庸，他没有把拴马桩做出狮子和貔貅的造型，做出胡人的脸，却只在齐胸的位置，其中奥妙无穷。这只没有高过人头趾高气扬的拴马桩依然神圣不可替代，孔贞运，高山仰止，一个极富亲和力的大官人。至于拴马桩有多少年的历史，无从知晓，在北方传说中“胡人南下而牧马”，最早出现据说是在金元时期。而南京的马道在明清时期已经成为常见，老城南还有专门遛马的土路。

凤凰台下

旧时门西名刹繁多…现在的瓦官寺，位于花露北岗幽僻的一角，经过南京四十三中。关于这座寺庙，还有一个传说。公元 364 年，南京建瓦官寺，顾恺之为了给寺庙募款，在白墙上画了一幅病蔫蔫的“维摩诘像”，没有眼珠。开光点眼那天，顾恺之请寺僧打开寺门，让民众参观，并向观看的民众筹款。结果许多人为了争睹顾恺之“开光点眼”涌入瓦官寺。顾恺之当众起笔点睛，很快便凑足了一百万钱。后来，这幅活灵活现的画像毁于战火。历史上，瓦官寺曾被明朝南京状元焦竑更名为凤游寺。现在荷花塘一带凤游寺小学、钓鱼台小学和文枢中学，都自带古韵。

经过文枢中学附近的钓鱼台 83、85、87 号，发现这里就是建于清道光年间旧时的贸易公司，系钓鱼台四大账房之一，吴家账房，从事绸缎出口贸易。为南京丝织业代表性的遗迹，吴家账房也是典型的清代风格建筑。不知是否老门西人天生有经营的细胞，在吴家账房前，遇到一位七十多岁老者，也许是为了生计，他顶着夜色，吆喝声响起时，最初那一刻我愣住了，一个转身才发现，原来那是文枢中学门口才过去的老者随身携带的广告语音响：“十块钱毛毛雨，现在谁都买得起，

十块钱牛津货，不到一盒烟钱，就能买到一根用上十年的皮带。”下晚自习课的学生们跟雀跃的溪水一样涌了出来，挡住我的视线，看不到那位体型微胖背佝偻的老者了，踮起脚来时，看到他头上的藏蓝色毛呢帽子，正在离我越来越远，再后来，我的眼前都是青春年少的孩子们。一个初冬走夜路的人，被疏疏密密四面八方涌上来的嘈嘈切切各种声音打湿了眼睛、耳朵和灵魂，老者被青春的悸动淹没在夜色深处。“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记得第一次来门西荷花塘看到一户大半潜藏于地下，只有屋顶“古朴”露出地表，我深信不疑这一定是古建筑。为了找到这所“古宅”费尽力气，在门西一带迷宫似的巷子兜兜转转。当再次遇见，一阵欣喜若狂，只是闪念间略带一丝疑虑，这古宅旁怎么会出现垃圾车？寻找到荷花塘历史文化街区的工作人员，领到那处“古宅”，方才得知，原来这是依山坡而建的后仿版古宅，非我想象中的明清古建筑。至于为什么阶梯状的造型，凤凰台下原本就是一个山坡，依高低错落排列而成。凤凰台下的山地在清代陈作霖编著的地方志里有记载：“凤凰山在县北一里，宋元嘉十六年有三鸟翔集此山，状如孔雀，文彩五色，声音谐和，众鸟群集，乃置凤凰里，起台于山，号凤台山。”此以凤麓代指金陵（今南京）。



很巧，这天新的收获，我看到了愚园。愚园，曾经是清代太守胡恩燮的私家园林。当年，胡恩燮官至太守正值仕途得意，却毅然辞官归里，并将这处明中山王徐达的后裔徐博别业更名为愚园，寓意“大智若愚”。愚园建有清远堂、春晖堂、精舍松颜馆、青山伴读之楼、在水一方、愚湖、渡鹤桥等三十六景，当年，有不少达官贵人、文人墨客聚集在此。现在的胡家花园重新修缮过了。南京建都后，门西一带还生活过众多文人雅士、高门士族。如陆机、阮籍、韩熙载、胡恩燮等。当年的门西，还有陈淡仙的风台寓园、卜味斋太学园、吴孔璋孝廉园、陶氏冰雪窝……

顺着外秦淮河岸边一路走来，有一条环河而建的水泥路，路桩加铁索就是这条细长蜿蜒延伸小路的保护伞。我站在旁边犹豫半分钟，前后看不到几个人，没有敢下去，也有点担心，毕竟外秦淮河起码水深超过一米五，我是一条会飞的大鱼，谈起水性嘛，有点弱。后来等我走近中华西门的地方，才瞄见下面环河路上露出两只人的脑袋，不仔细看，你会以为那灰蒙蒙在草丛中晃动的是野兔。

穿过科幻大片定格在一束光，光阴中的城门洞，我坐在明城墙西干长巷内木质长椅上歇脚，一只懒散的猫迈着模特步、翘着尾巴、拧着花里胡哨的屁股从我面前大摇大摆地溜达一圈。看我没有搭理它的意思，就闪过高高的屋檐儿，不见了。竹林下一只棕色小狗在玩儿猫腻，它拉开架势，向下弯曲两条细不愣蹬后腿，几次下蹲后挣扎出一个和它的腿一样粗细长条屎蛋，紧接着，这狗对着泥土一阵乱刨，泥土洒落下来，和屎混在一起，完全在阳光不多的天色中，分辨不清了。一个高个子男人从我面前小路上走过，他回头说：快一点咯。我以为会来个姑娘。扭头找寻，定住了神，奔跑过来的原来是一只黑白色大狗。金钱富贵草处，一只蹦蹦跳跳的喜鹊歪着脖子看我，我很想让它站在错开城砖修建的内城墙上玩耍，可惜，它似乎听不懂我的话，摆出一副在聆听校园里老师的教导声：初一六班，不要乱走，不要乱跑，排好队。仰脖松肩，天上，一朵云霞飘过，陪伴着那架飞机一起去旅行。我的右前方那座一排灰色瓦楞屋子上雕了一个像射击孔一样的方窗，我不知道为什么墙壁上要做这么样一个方孔，想象

中，里面伸出了一只长枪，瞄准的是1937爬城墙的鬼子。

华灯初上，万象清明。想起一幅方才欣赏过的画《风流天下闻》，左上角是一条大鱼，瞳目皎洁如明月、嘴巴微闭，严肃得不想露出尖尖的牙齿，跨界画家只以简笔勾勒线条，那鱼背部施以重负般饱满的浓墨。大鱼周围是一群十分俏皮的小鱼环绕。画中无点墨画水，却又似乎有无穷魔力的水。画面左侧“群归为哪般，风流天下闻”十个字，群鱼对首鱼的簇拥来演绎，浩大的场面，热烈的感情。山水千万绕，中有君子行。庄子就曾经把自己看作北冥的鲲，那是一只可以化作大鹏的神奇大鱼，直冲云霄，翱翔九州。浓烈中我们恍若置身于生命之迷醉的鱼，走下画来，畅游历史之路上高山流水的长江、黄河和母亲河秦淮水岸。人们原本个顶个都是千军万马杀将出来见世界最勇敢的那只“鱼”，人们用文字用笔墨写诗作画，歌颂哺育了一座座城池流水潺潺、繁华簇拥水清浅的母亲河。生活在城中村的人们，到处都是自由自在的，他们可以在夏季在冬季将身体置于水中，净化魂灵。他们可以借一叶孤舟，穿行在彩灯闪烁不定的秦淮水间，高高的凤凰台上，凤凰展翅高飞起来。夜色渐浓，琉璃塔被秦淮河上的水雾遮住，古城墙下门西人家的灯光缤纷多彩替代了夜色朦胧之中隐身的花儿。远远的，凤凰台下一曲萨克斯风《有没有人告诉你》响起，悠长缠绵的曲子心碎成无数个音符，一朵一朵化成情深的玫瑰，它们先是飞扬起来拥吻着金陵，古老的城，再舒展开来身体，飞去了水中靓影的秦淮，落在门西烟火人家。时光紧迫，每天已不足二十四个小时，昨夜星辰，消失在遥远的银河。

作者简介：

杨春燕，女，汉族，海军航空兵退伍军人，江苏省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作品散见于《美文》《太湖》《长江丛刊》《鸭绿江》《金山》《奔流》《作家天地》《青年文学家》《中国文艺家》《时代文学》《花溪》《今古传奇》，入选《2021年中国精短美文精选》等。

有疫情的春天

□ 周廖玲

1

春光烂漫，满园芳菲
没有任何一朵花
因为疫情而不绽放

疫情像流感，在春雨夜行的时候
把怀化感染
鹤城最早生病。但我坚信
流感最终会治愈
如每一朵春花终会凋零

2

沅水浩荡，苍松翠柏
雪峰山绵延的峰峦
把革命的精神扎根于每个人的心间
雪峰山养育了我们强健的体魄

在病毒面前，病人是最坚强的
医务人员是最伟大的
抗疫志愿者是最勇敢的
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是最负责的

3

每一个逆行者冒着风险
前行。他们的日夜
是汗水、是辛劳，是无私地奉献

每一个沉寂的夜晚有不灭的灯火
每一个坚守的阵地有无限的牵挂
疫情下的每个人
都在谱写传奇神话

4

有疫情的春天
旭日会在每个清晨升起
暖阳下的每朵鲜花灼灼其华
每一片绿叶精神焕发

春天会过去
把传说还给真相，让大地一片清明
还百姓的人间烟火
幸福，安康

作者简介：

周廖玲，侗族，中学高级美术教师、湖南省作协会员、湖南省诗歌学会会员、毛泽东文学院第八期专题（网络）文学研讨班学员、湖南省工笔画学会会员。作品发表于《诗刊》《作家文摘》《速读》《怀化日报》等报刊，出版作品集《周廖玲诗选》。

守候山谷（组诗）

□ 邓联选

窝居

甲壳虫的翅翼收敛
梦想拥挤不堪
唯一可以透气的窗户

背对着太阳

心事一打开
散发一股独特的味道
风吹来的时候
这个秋天像要下雨了

守候山谷

山风吹来，悄悄话被打断
钟爱自己身体的人，固执而任性
站立者是你，追赶者也是你
呼喊声带有双面性，在拉扯中塌陷
守候的爱情，跌进深渊

这就是现实中的路径
明明是平坦的，却变得越来越崎岖
你走了，仿佛还在原地
但你走了，谎言就跑得远远的
风在身后，不再制造阴谋
只有坚持自己真实的声音
才会留下踏实、清晰的印迹

山石的棱角

电光火石，为大山听诊
砸下的深坑，让这片土地血液奔涌
沉睡的记忆，渐渐苏醒

曾经的安宁、美丽，被黑夜描述为沉重
当黑黝黝的枪口，对准小鸟的心脏
一道弧线划过，大山彻底失落了
幸免于难者，长出山石一样的棱角
与落下的羽毛一起，成就坚硬的躯壳

凝固的血，在电光火石之上跃动
洞穴深处，常常有飞沙走石
等待探险者，揭开千古之谜

蛰伏

我和一垛稻穗蛰伏在田垄
听你的声音在山那边坠落
看你的背影已经遥远

乡村出奇的静
如同热闹，突然被酒罐密封
细节在风中摇曳
一抹炊烟升起
沉默从此被打破
幸福紧跟脚步声，进了家门

入夜，乡村洋溢醉感
悄悄话不着边际，向周边渗透
晚风吹来时
我和一垛稻穗盘缠着身躯
静静伏在地里沉思

一个人的夜路

独自走了很远，将乡村甩在身后
不知什么时候，身体被一张网罩住
火把在夜幕下忽闪
无力地消隐脚板上的茧痕
大地的血管，涌动最脆弱的神经

山路，古老而孤独
完全是一张翻过去的脸
远处的山包，小虫在嘶鸣
近处的池塘，飘过一阵鱼腥味

野草匍匐在幽暗的深处，浮动花香
我整个身体沉入了黑暗
脚步和心跳被苦藤树攫住
只有拳头和毛发是热的
瘦弱的风在暗示，一种真实的存在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到底是如何走出那条山路
头脑仍一片空白
每当夜幕降临，独自捏着火把走路
稍有停歇，总感到莫名的恐惧

一根稻草

我是一根被遗失的稻草
被野风吹落到了河谷
我在漩涡边艰难地抗争
践诺自己对于生命的理解

自然界的生存法则告诉我
生与死对于弱者，已别无选择
但对于强烈的生存欲望来说
就意味着战争
我宁愿燃烧自己，化为灰烬
也不愿成为被别人吞噬的借口

我是一根被遗失的稻草
我在漩涡边苦苦地挣扎
这潮湿的海洋性气候
给予我巨大的惯性和推力
我想凭我的力量，去以小搏大
去验证奇迹在此刻产生

生与死，谁也无法抗拒
没有谁躺着就能改变自己
俯首听命或绝地反击
我有我的选择
生命在这一刻，何其壮烈

作者简介：
邓联选，又名邓流沙，湖南邵阳人，曾任某商业杂志主编，现供职深圳。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散文》《散文诗世界》《中国诗歌》《中国诗人》《诗歌月刊》《山花》等刊发表散文诗、诗歌作品，诗作收录于《当代精美短诗百首赏析》《百年新诗精品选读》和《中国诗人年度诗歌选集》等多种年度诗歌选本。著有诗歌专集《时光的沙粒》《月

光流年》。

云端上的高风亮节（外一首）

□ 马勇

先遣灵光，人间叩拜
物化亮丽绵延起伏
侧耳聆听，消隐千年的悠悠雷声
静悄悄的黄昏，睡醒黑夜

死和着永不凋败的韵律
秉性淡泊的竹林
我潮起潮落的心情
难辞抄袭大海之嫌
又遇智能置换的炊烟

揉皱眉间青春，云端上的光高风亮节
深春花斑，远嫁的泪痕
爱情杂芜，扬弃天使般的纯真
利刃闪闪，分割智慧光芒
自然授勋的顿悟
跪拜了早晨、傍晚的云霜
苍茫海面蒸腾豪情

摇曳在风口浪尖

无度逐梦、“原型”乔迁
充斥人间的念想
兑现着纷扬的幸福
摇曳在趋之若鹜的风口浪尖

足音嘈杂的灵魂竞相逃逸
夕阳饮泣
雪花，飘白了夜空的容颜
茫然无涯的出击

挣脱隆冬的枷锁
慌张的爱情
还能十日怀胎吗

天神呼啸着深度的迷醉
映红的寒鸦穿过那一片片南移的云海
策反一阵风的向标
粉丝般捧送着鲜花与美酒
携上带芽的发月
在时光中漫步茁壮

作者简介：
马勇，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词协会理事、中诗协研究会会员。作品发表在《鸭绿江》《辽河》《参花》《长江丛刊》《读书文摘》《神州印象》《散文百家》《诗中国》《时代人物》《作家报》等杂志。出版个人诗集《闪过的意象》《朝阳之梦》《灵魂的眼睛》《疼痛的心灵与泪花》。

晨（外一首）

□ 张峻凯

微光洗净了尘埃
拂晓从夜里涌出
天
异常的新
在黑夜里
异常的新

空气湿润而清凉
凝望着远方
久久地伫立
这一刻
仿佛
仿佛与大地共息
我向往远方渐渐变亮
向往希冀

向往世界就是我的眼睛
但我知道
我知道你
不会与曙光同来
我知道你
不会迎着我而来

后来

是否还会记得
学校门口的书店
你在的时候
我都在

是否还会记得
我早操时的狼狈
跑不动
总是掉队

风把时间吹成了一眨眼
你在哪呢
是不是
已是别人的新娘
是不是
还会无名的惆怅

所有的美好
与年轻
都凝固在了路灯下
凝固在了
最后的合影里

作者简介：
张峻凯，90后，毕业于西安石油大学，中国诗歌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校园文学委员会委员。

根雕（外二首）

□ 钟树林

将可塑之根混入原木
只能看见杂乱和腐朽

给它一个显眼的平台
任何树根，只要内心不腐
只要有坚硬如铁的肌肤
即可变废为宝，点石成金

制作根艺的过程
就是删除和擦亮的过程
磨去它肮脏的外表和污点
删除它不守规矩的触角
擦亮它平庸下包裹的优点
张扬它瘦漏透皱的个性

把制作者的想法
像件精美的外衣强加给它
还需要入木三分，栩栩如生

一个原本普通的树根
在刀斧下华丽转身

灵芝

从树上分娩出来
但不是树的孩子
灵芝举着一个美丽的童话
在从右到左的书页间行走

这棵活得太累的树
选择平静地躺下
暴雨前的一阵狂风
让它摇摇晃晃的身躯
再也扛不住活着的艰辛

春天走了
为它唱歌的鸟雀
去了更大的林子
这棵树腐朽在山上
为即将到来的秋天
捧出自己唯一的念想

对比

那天的阳光很亮，擦去森林中所有的黑
那天的空气很干净，散发泥土的清香
那是个渴求知识的年代
是公文里号召的文艺的春天
那一天，参会的秘书和驾驶员
在森林歌舞厅里朗诵席慕容和汪国真
先锋文学笔会的间隙
你和省城昆明的五位大师
坐在小白龙森林公园的草坪上
谈论伤痕文学和下半身写作

那个年代物资匮乏，诗人作家备受追捧
不像现在，得知我退休以后
除去必须的生活，每天坐在书房读诗写诗
有远道而来的客人，关切地劝我妻子
快去一心堂买点药，或者找个老中医看看

樱花盛开时（外二首）

□ 梦芝

按下删除键
记忆里的樱花去向不明

二月的风
吹不皱府河水

去年的樱花，不会在今年
或者明年，开放

府河岸边的樱花
依然抢占了我的领地

翻开诗集
我们希冀的樱花，开得正艳

每一片花瓣，都是甜的
每一首诗，也是甜的

而府河水，把樱花一分为二
一半惨白，一半红得滴血

看不到樱花绽放
也看不到，惨白或滴血

没有读懂樱花，也没有读懂
那部诗集

劫

在熟悉的城市，重逢
梦，拾级而上

嘉陵江铺开心事
注定了梦的劫
前行是出路
她，退往童年的渡口

烟雨锁住了江面
我无力写出酒醉的诗篇
桃花，做了泥土的情人

总是辜负那些分别
还有重逢

驷马桥怀古

走过驷马桥
风，吹落黄叶
驷马的轮毂，画不圆晚秋的菊
菊香，依然绵长

司马相如，那一曲《凤求凰》
始终占据着席位
他过桥的驷马高车
如风

走过驷马桥，流淌千年的凤凰水
在听，七弦琴弹奏
“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怨郎诗》的颤音
《白头吟》的忧郁
古老的蜀琴，还有，燃烧的文字
已足够冲刷我蓄积的冰雪

作者简介：
梦芝，原名彭建华，女，成都市金牛区作协会员、
四川省散文诗学会会员。作品发表于《山东诗歌》《山东散文》《星星》《大渡河》《江河文学》《辽河》《河南科技报》《小说快报》《中华小说》等。

老井（外二首）

□ 邱明华

二姑婆走了很多年了
她家的老井掩埋在烟波里
而那清净的面容
又一次在脑海泛起涟漪

二姑婆守护着老井
如同守护自家的宅子
她知道这口井在
就是瓦房人家的生命之源

当小河水涨大河船高
雨水搅混了河水
此时老井的清亮甘甜
就成为镇子的金水银水

很多个夜晚的梦里
跟着二姑婆走在月光下
吻到了柔柔的井水
犹如亲到了故乡的月亮

烈火英雄

黑烟笼罩，一幢大楼哀鸣
借风的火舌上蹿下跳
一个姑娘，已无路可逃
求生之身悬在半空

浓烟翻滚，烈火疯狂
手紧抓窗沿被热浪灼伤
生死攸关，她多想
一根救命稻草

消防呼啸，如同及时雨
亦好似猛虎下山
架云梯，喷射高压水枪
火魔顷刻间挂起白旗

房门砰然打开，阳光进来
仿佛天降神兵
一双大手，像闪电一般
硬是把她从死神那里夺了回来

得救的姑娘，噙满泪花
此时可爱的英雄
一块心石，缓缓落地
炭黑脸颊笑开了洁白钢牙

伟大的力量

秋雨绵绵，湿透山林
山雀母子，蜗居中期待
雨后的天晴

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尽
饥饿，已触动敏感的神经
山雀急切地飞出觅食

一条蛇发出闪闪的绿光
也出洞四处搜寻
小山雀不幸成为猎物

山雀归来，听不见呼唤
她哀嚎着，扑打着蛇的头
不顾蛇反击的毒液

山雀像挂弹的轰炸机
追击的双翼，尖嘴的利器
喷出最强的火焰

那火焰融入了山雀
哀伤，愤怒
爆发出勇敢的力量

作者简介：
邱明华，笔名大漠（致远），居陕西安康，70
后作家、诗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
学会会员，省刊杂志编辑。作品散见于《中国文艺家》
《神州》《奔流》《中国诗人》《长江文艺》《辽河》
《江河文学》《青年文学家》《参花》《鸭绿江》《作
家报》等报刊和各大网络平台，作品多有获奖。

哦，十九岁的女教师 （外一首）

□ 张玉锡

你带着橄榄绿的学生腔

叫巧舌百啖的夜莺妒忌
小伙的眼光在你校徽上茉莉般开放
会写诗的小伙扮演求爱者的角色亮相
大沓稿笺上写满“你呀我呀”的现代风
写满紫丁香团圆月杜鹃鸟
淅淅沥沥的霓虹雨

那一夜你甜甜地不能入睡
心中的火炉发着高烧
你终于回信了，说读信时
比记英语九百句还吃力
诗的意象朦朦胧胧，不属于十九岁年纪

时代向前，你害怕淘汰
找来了数学化学物理语文政治外语复习
艰难地在学海中游弋，常常孤灯迟眠
终于考上大专函授，在同事中打响一炮羡慕

可是有一天听说
那位会写诗的小伙在外地干出一番事业
跟另一个女人结了婚
你橄榄绿的学生腔真有点橄榄绿了
你再度琢磨那一大沓诗稿顿时泣涕涟涟

这一天，雪下得很大
你颤抖的手在黑板上写错一个常用字
把“她”写成了“他”

坟台，一个少女在哭

小小曲折
流成幽绿的深潭
陀螺形的深潭
你的任性叩响了地狱之门

幸运是站在一颗松动的石子上
狞笑的波浪要招你灭顶之灾
你的魂魄附上过路的退伍兵
青春在不幸里淬火
闪闪发光

从此深潭里再也捞不起一枚军功章

退伍兵种下去了
僵尸种在你家的责任田
那燃烧的纸钱里
你看到了蹈火的凤凰
栖歇在你悔恨之枝上
啄你累累的苦果

烈士呵
不，爱人呵——
你揪心撕肺地恸哭
哭痛了一条山脉
痉挛的风卷来
挟着凄凄的梅雨
演你
奏你

作者简介：
张玉锡，中学高级语文教师，温州市作家协会会员、瑞安市作家协会连续三届副主席，先后担任本校西岙文学社和云江诗社导师，是全国中语会中学生文学社研究中心会员，曾出版过《站立的树》等多部诗集。

等那片云（外四首）

□ 曾令阳

你是那片云
向远方飘荡
也许前面有更广阔的天空
让你的梦想尽情飞翔

我是那天空下的禾苗
在酷暑里默默祈祷
多希望你突然降临
化成雨滴滋润我干枯的心房

等你，一天又一天
山花开始凋谢
河床逐渐干枯
你还不来
我的心像日出日落的太阳
每天充满希望又失落彷徨

等你，星星为我点灯
等你，月亮为我引航
相思是无边无际的海洋
牵挂那片云
到地老，到天荒

我不是蝉，却欣赏蝉

我要呐喊
已失去太多
走不出那揉碎的传说
太长的路
太多的黑暗

我要歌唱
如泣如诉是思念
高亢激昂是号角
走向寂寞的夏夜
心事如闪烁的繁星怎么躲怎么藏

我不是蝉，却欣赏蝉
穿越乡村和城市
穿过许多梦的夜晚
喊出太阳，送走月亮
让有限的生命怒放异彩
留给人间一曲曲优美华章

致敬，八一

八一，从南昌走来
麦穗和镰刀

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闪闪的五星，照亮黑夜
温暖了华夏儿女的心房

八一，从英雄的手中传来
浸染先烈热血的军旗
在时代的风中盛开
一个沉甸甸的日子
今天，用汗水和智慧续写辉煌

致敬，八一
一个英雄的日子
您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当年那震撼世界的一声怒吼
至今在天地间回响

永铿“6S”

你赠我 6S 种子
让我播种在公司的土地上
我在长出的希望秧苗上
唱出了心灵的赞歌

你用整理整顿清扫清洁树立的素养
让我们欣然展露漂亮
久远记忆里沉重的忧郁
是一条冬天里的河

你用你宽阔的思索
我用我笨拙的诗歌
缠绕起 6S 的春天
这标志着
枝繁叶茂的季节
是我们发展未来的结果

为南京大屠杀公祭日而写

国歌和 13 亿人默哀的呜咽

在我心中响了一天
破碎的心随风飘荡
30 万英灵，你是否在九天听见
神州大地带血的悲歌

和平宣言的大合唱
像黄河长江
浩浩荡荡，悲壮激昂

钟声敲响，余音袅袅
如泣如诉的控诉，痛断肝肠
是地火，是岩浆
是一个民族奔腾不息的希望

12 月 13 日，岁月不会遗忘
白鸽啊，这是个笼罩着阴霾的日子
天寒地冻，草木也在颤抖悲号
请你带着我们滚烫的呼声
世世代代，岁岁年年
去告诉太阳

作者简介：
曾令阳，曾用名曾令扬。笔名扬帆、在路上。
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发表
于《诗选刊》《诗歌月刊》《安徽文学》等。入选各
种选本及小学课外读本，获奖若干。现居广东佛山。

金陵凤凰台(外三首)

□ 陈筱静

太白，当年你的悲伤登临台上
浮云蔽日，浪漫主义的光芒
也只能一声叹息，拂袖间江水分流

诗写七句，三只凤凰便反复起落
太白，我的阅读类似考古
越千年，你登临的台几经兴废

江心洲上的新台如梧桐苦等着雕塑里的凤鸣
我必将吟诵“凤凰台上凤凰游”
也悄悄长出两片云霞

凤凰高飞于形而上的时空
就像你“仰天大笑出门去”，一杯一个浪漫
一口一朵莲花，与我隔空相望
你飘飘衣袂是来，还是去，是云
还是今晚的月光

三山葱茏，人间万家灯火
太白，我无法说出心里的青绿
不如你饮下这壶清酒，把我也
当作一滴墨，一个词语
挥手写下今世的盛唐

拓片

沧浪之水藏着屈原的灵魂
太白吟诵的那朵菡萏还在盛开
子美笔下飞燕的眼神，和云朵
一样柔软

命运指使你成为一阕
新鲜的宋词
被岁月用旧的孤独、寂寞
在我们的眼里持续发光
靠近，你又像一面明镜
照见我们内心奔涌的，风雨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你在时间的深处凝固
独守一小段时空
将自己放在，合适的渡口

天平山的枫叶

秋风来时，作为回应

黄的蝶、红的蝶在枝头乱颤
疲倦了，就放慢翅膀
停靠在雨里细细咀嚼人间的甘苦
这倔强的硬骨头，即使陨落
也要舞动最后的辉煌
或者伴随着细微的“簌簌”声
滑入恍如隔世的梦
天平山的枫叶，和别处的没有什么不同
和我一样，也曾葱茏
但最终将消失于时光的背面
像一位长者，在离开前
必将交出一世的香

我和你

月亮将自己挂在空中
鸟儿收回了思想的箭头
和风尾葵，芭蕉，滴水观音
达成了和解
它们坐在月光中，面色宁静
不说话，也不打闹
此时，你粉嫩的脸庞
散发花朵的香味
头发像夜的丝绸
均匀的呼吸有某种魔力
能转动时空的密码
而你上扬的嘴角
则映照我内心的蔚蓝
我一边张开透明的翅膀
一边为你盖好，梦中的小被子
波浪形的空气围拢过来
有一种共同的声音，在我们身体里流淌
在这个夜晚，你是万物的宝贝
也是我的，宝贝

作者简介：
陈筱静，江苏省无锡市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鸭绿江》《延河》《奔流》《江河文学》等。曾获《十月》《上海文学》征文奖。《金山》杂志签约作家。

落日和木楼(外三首)

□ 黑小白

站在二层木楼上
看到西山的黄昏深藏于草木之中
梦幻般靠近我

暮霭怀抱村庄，澄澈而安静
俯瞰中的街道，自行车陆续穿过人群
铃声清脆

我开始忘却自己攀登过的名楼
和抵达过的高度
将落日和木楼安放在眼泪的顶端

——虚掩的云霞
如已然度过半生的我
影子般沉默

从一株蒲公英上看见春天

我买来波斯菊、竹节梅、向日葵和大丽花
——父母偏爱这些花

而我更喜欢
和他们一起松动土地，施肥，浇水
把每一颗种子托付给姗姗来迟的春天

杏花、樱桃花、李子花还没有开
父母每天细心打量它们
仿佛多看一眼，花朵就会早开一天

而地砖缝隙中悄然冒出一株蒲公英
像四月里绽放的第一朵阳光
给接下来的日子镶嵌上金黄的边框

荡漾

海面上落下黑夜与白昼
它们彼此依靠又截然分明

时间舍弃庞杂，喧嚣，和斑斓
以海水无垠的起伏，诠释过去和未来

而现在，光在柔软的线条上荡漾
静默的沙砾，铺满我的胸膛

——我听见身体里的悲伤和喜悦
相互啮合
月色下的海浪彼此拍打
涌向黑夜的深处

钥匙

他和他的小摊一直在那里
——环城路靠近桥头的空地上

小城变化了很多，但我总能找到他
补鞋，或者配钥匙

风特别冷。他在阴影中低头干活
楼群遮去阳光
十几年前的小木凳、缝纫机、工具箱安静地陪伴
在他身旁

我坐在小木凳上
有人陆陆续续走过，我们没有说话
他用锉刀修磨已然成形的钥匙
仿佛雕琢自己的一生

细小的金属粉末缓缓飘落
像一颗颗小星星，悄然隐身于尘埃

民族作家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诗刊》《星星》《诗选刊》《飞天》《延河》等刊物。出版诗集《黑白之间》。

生活随记（外一首）

□ 梁朵

一针麻药
一次亲密地抱头
我不再幻想烤肉的孜然味、酱香味
今天起，我能咬的只有一根棉签
能对付的只有风吹草动
不想隐忍被针筒抽空血管的场景
我怕仰望的权贵里，藏有
一架失事飞机上，与面孔的多种抽搐表情
唯恐一群黑鸟无端啄走
我思想里仅剩的一片曙光

现在，我喝粥。溃烂深度，随他
放弃为天下之忧而忧

毕竟，辽阔的天空还能接纳一只白鸽

第三十四次核酸

一直坚信我没问题
健康得像一头犁水田的老牛
就像我从来没有过敏性疾病
我说这些，纯属自语
麦苗返青，油菜花开得金黄
谁也不能保证
暗处没有啃叶的虫
正偷食坚韧的根须

我只好等小区解封
等水杉上的喜鹊窝搭建得再牢固些

等我的诗集认可

等一米线阳光靠近

作者简介：
梁朵，江苏常州人，诗作在《启明星》《凤凰湖》《江河文学》《阿坝文化》《中国诗影响》《奉天诗刊》《几江诗刊》《山东文学社》《长江诗歌报》等发表。

黄昏抵达昌平(外四首)

□ 王伟

光影到达临界点，黄昏如期
抵达昌平，天平持续向西倾斜
支点是山脊线吗？直线的光
有时点亮星星，有时是离弦之箭
山峦，一波波向暗处簇拥
楼群向光亮的角落集结
西山以镀金的锋刃，割着太阳的韭菜
这滚动中的行星的孤独
这万有引力下的群山与平原
火山与河流，尚未定稿的自然史
5点10分，昌平最壮阔的落日
与我分坐在托盘的两端
在似乎永恒的阴影与抬升中
我瞄准星光的信标

河套记

水已退去多年
连同河边洗衣服洗菜的人
它先是被一片落叶盖住
而后更多的事物便沉积下来
过河石被时间掩埋
很多树都被流水改变了位置
如果杂草和蒿子也是一种流水

昭示下一次必须到来的秋汛
希望它来得猛烈一些
但请适可而止，东岸十米开外
都是我的亲人
他们过的都是细水长流的
小日子

安静之年

街道是透明的，即使有人
在十字路口点燃一圈圈小旋风
天空低头不说话
我低头跨动听觉的秒针
没有鞭炮，我们可以在
一年的尾声里慢慢系上绳结
可以一一盘点旧事，想想
那些还能想起的人
因为安静，可以听清
老人和孩子说的每一句话
瓷器闪动着柔软的光
绿萝保持着倾听的姿势
这是我需要的安静
朋友圈里祝福的信息是一串串春芽
我对新的蓬勃深信不疑

二月，一场雨的情书

这是进行时态，二月推动着
春天的时针，但这万物萌发的风中
我们还必须包住纸里的火，彼此闪躲
像带着阳刚与阴柔的云朵，平分着闪电
多么仁慈的光阴，雨滴敲打发烫的心事
我要对你说出的话，正是这样
湿漉漉的细碎的质地，一次次溢出
越来越浅的眼窝
感谢春天的伤口绽放的呼喊
杜鹃一年年加重爱情的病情

感谢今夜的细雨把我黑色的目光
都打湿洗净，安放在二月兰的指尖上
希望我的雨声，没有打扰春天
水灵灵的心事，我永远是一个孩子
错过春天，又被春天收留
所有的枝干都在二月的雨中
举着天问的手势

盲道

极夜中，我是自己的船长
我有一根敲敲打打的桨板
像摇摆的天线，等着接通凹凸起伏
又常常丢失的航线
我又是唯一的水手，习惯于
听懂人声中的鸟语，汽车的潮汐
楼房的阴影和落日，同样
会让我的天空更黑一些
被人搀扶，脚下的路
就会紧紧拉住我绕过暗礁和断崖
靠上下一个码头
更多的路，我得自己走
原生态的崎岖泥泞，那更接近我的天气
在这么黑的黑，这么远的远
我拄着自己的光
照亮一步之遥的海面

作者简介：
王伟，北京昌平人。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北京老舍文学院第二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

太阳雨（外一首）

□ 黄天刚

老天变脸比人还快
刚才还笑得灿烂，又变得满脸愁云

雨像断了线的珍珠，落了满地
走在半山腰，前后没人家
我也想跑去岩下躲雨
可看到背着书包的她，满脸惊恐
衣衫贴在轮廓分明的身段上
我站树下迈不开脚步
等待太阳从乌云里跳出来

心眼

蜂窝煤的心眼多
而且还是黑心眼
在时间铸造的火炉里
还不是化为灰烬
针，就一个心眼
只要你蹲下身，捡起它
穿上七色彩线
就能在小块丝巾上
绣一幅辽阔的河山

作者简介：
黄天刚，70后，生于贵州省绥阳，系贵州省作协会员，有作品散发于《诗潮》《诗选刊》《辽河》《延河》《星星》《四川诗歌》等刊物，偶在全国获奖。

退居二线（组诗）

□ 赵焕明

退居二线

当一些规律的时间退居二线的时候
一些嘈杂就多了起来
那些摊位的叫卖声随时会
把我的日子喊累

我不敢随意
去触碰天伦之乐那根弦，因不知晚霞
什么时候静悄悄的掉落一块

偶尔出去散步，风的味道变了
好像也知道我退居了二线
由暖意融融，渐渐地变成了寒风习习

坐在电脑前，当眼睛累了的时候
也偶尔走进老年活动中心
斗地主，打拱，还打小麻将
到那才知道，一些问候也退居了二线

斗地主

在一副 54 张的牌里，地主可以
轮换坐庄
这里的阶级斗争
就是赢钱与输钱的斗争

斗地主，在约定的原则里
无论你是大王还是小王
炸弹因没有眼睛，可以不认识你
往往如此
常常快乐中夹着懊恼

尽管在这样的“社会主义”阵营里
依旧贫富不均，矛盾重重
五湖四海皆兄弟
但是，有谁视金钱如粪土了

如果，你技高一筹，或是运气好
你才有权重新洗牌

买菜

退居二线

我和老伴也时常轮换着买菜
大脑往往像一只空虚的菜篮子
每天装一些
白菜萝卜，或是生姜大蒜

每当在菜市场转悠的时候
觉得眼光比语言更重要
相信光的速度比秤杆移动的速度
更快
更能直达人心

挑挑拣拣，讨价还价那都叫本事
转悠多了又仿佛看见
木桶、粪桶，还有竹箩筐
我怕我的目光
会斥痛她们的筋骨

渐渐的，有时候又低下头去
与那些菜贩子聊几句
聊聊远方大山，聊聊芳香的泥土
聊聊收成、汗水和泪滴
不知不觉把故乡牵扯了进去

偶尔回单位

其实，车程一点没变
只是悠悠心事把家与单位的距离
拉远了

拉远了距离的还有同事们的目光
那背后的窃窃私语
以及，那些变味的微笑

接住一根烟，轻轻地点燃
指尖上的烟云，在眼前绕来绕去
无法淡去昔日的时光

窗外的阳光，依旧好温暖好明媚
却没透一点给室内
只有一些风忙着进进出出

孤独（外一首）

□ 王恩贵

那块横卧在山坡的石头
如今愈发的突兀、苍老
野草日夜的陪伴与呵护
也无法再次捂热它冰冷的脉搏

斑驳的纹理如丝网
罩住些许时光，鲜活如初
我轻轻地坐上去
永远也坐不回曾经的画面

山顶的那朵云
一载又一载和石头深情对望
山边的桃花
默默地红过一春又一春
此刻，阳光在倾斜
清风拨动阵阵忧伤

一只山雀，从草丛跳上石头
用熟悉的嗓音
对着我一阵唧唧鸣叫后
拍翅飞向云层
杳杳不知所终

信

“你的泪，是我看不见的那片海”
风带去的每一粒字
都是沉入海底的石子

喜鹊在枝头沉默不语
暮色掩饰了真相，对于伤痛而言
如水的月光适合舔舐

万物秩序生长，守住草木之心

也就守住花开的讯息，那些石子
也会温暖起来，像星辰般闪烁

时间嘀嗒，不知疲倦
就像我一样，孤寂地守着天空的某一隅
直至那道雁影，落入我的眼眸

作者简介：
王恩贵，四川省盐亭县人，中国新写实主义诗社成员，绵阳市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发表于《四川诗人》《四川诗歌》《作家报》《绵阳日报》《速读》《辽河》《扬子晚报》《人民日报海外版》《鸭绿江》《散文诗世界》《诗歌月刊》等。

拜将台（外一首）

□ 李平原

月夜，萧何揣着十万个火苗
用十万个马蹄，踏碎十万个月亮

精心打造的拜将台
汉王俯身，躬拜的当下
一座雕像，开始发出神光

拜将台，高大，雄壮
台上的雕像
因暗度陈仓暗渡背水一战十面埋伏这些词语
依然鲜活靓丽

天黑前，一定要离开
即使在月光下，也听不见含有火苗的马蹄声了
更害怕一支比月光还冷、比楚歌更毒的箭，突然射出

格桑花开

秋深，已踩上雪线

山脚下的疏附小城，一片一片
格桑花开的声音噤住了霜露的嘈杂

趁浅浅的阳光，蜜蜂
拨开格桑花的六色旗袍
抚摸最后的幽香

夕阳从慕士塔格峰滚下
格桑花卷进深深的夜
一闪，一闪，有了星空

外一首诗社作品专辑

外一首诗社创立于 2020 年，立足荆楚，面向全国，旨在携手草根同仁，抱团取暖、互励共进、读诗修身、淡泊明性，甘做诗坛喧嚣与浮华之外的宁静一首。诗社现创办有《荆州诗歌》《乡村文艺》两个微信公众平台和《外一首》诗报等 3 份纸刊。拥有成员 200 余名。

元素周期表 (外一首)

□ 何曲强

把铁取走
打造最锋利的刀
送给孤独者
砍断身上的藤蔓和禁忌

把白银取走
送给流水和雪崩
做个没心没肺的大盗

把黄金取走
火焰里淬炼成心
成绳索
送给有情人

我不停地取走元素
人间剩下一张白纸

诗人说

那些诗人就着香烟、口红、暮色和啤酒沫
一夜雨和雨的灵魂
一次灵与肉的交融
甚或古寺前扫地的小和尚
都会写出深入骨子的
深入泥土几千尺的
深入万物起源的诗
盛甘霖，拯救和野外的狼性
盛大自然的悲悯和强大的启示

我写点春水，村庄和莫名的绳扣
故作玄虚，蜻蜓点水
结尾时，稗子悲壮地走向死亡
爱在辽阔的秋天里蛇行

我揪心地面对镜子里的那具骷髅
和瘦瘦长长
像患了绝症的句子
老气横秋，血如桃花
从此更加小心地活在人间

作者简介：
何曲强，80 后，湖南省诗歌学会会员、益阳市作家协会会员。《珠西诗刊》杂志副主编，《外一首》诗报执行主编。诗歌见于报刊和选本。

回老家（外一首）

□ 王束欣

回老家的时候，我要坐绿皮火车

我的那个城市没有高铁
四个小时和一个行李箱一起打包
慢慢靠近它
翻过挡风林和环湖圈，涌进红褐色的土坯
暗暗黑黑的草丛因为不分家
坐落出更秩序的寂静
漫长而空窗的芦苇
和蒲草在一个活动场边肆意生长
青蛙安静起来
大大小小的池塘里装着不同样子的星空
街道上的桂花树垂下了虫卵
几株向日葵垂帘谢幕
小吃摊如同棋子在十字路口定格
我在很多这样的时刻回归它的征途
向遇见倒数第一朵和正数第一朵玉兰花问好
脱掉袜子把光阴都输在石头缝上
它遇见我，它能开出更白的花

因为天气太好

更好的天气终于降临
因为天气太好
我们不舍得骚扰彼此
我们喝完了啤酒
又喝下了更多的沉默
看！星星！
我说着，你抬头瞥了一眼
这时候，一辆破旧的摩托的尾灯
迎面扑来
你的眼睛又红又亮

作者简介：

王东欣，湖北省荆门市人。作品散见于《汉诗》《河南诗人》等各级报刊。

开花的石头（外一首）

□ 青鱼

距离拉回时间，枕着黄梁
沉醉迷梦
一些石头于分寸间开始复活

五月披一身霞光
闭关锁门的院落开出片片海棠
满径的蓬蒿点点嫣红。叙述
只是两个字

允许大刀阔斧，笔走龙蛇
写一出《金陵十二钗》
写一出《风月宝鉴》
写一出《金玉缘》
写一出《石头记》

或是旖旎和缠绵，或是梦游太虚，或是葬花
悲喜和琐碎之外。她说——
你若沉默
她便是开花的石头

这座城，没有打开秘密的钥匙

每维护一城安宁的出走
都会预留几十封信
信封是白色的
它们有一个相同的名字——
遗书

沙漠行走有绿洲，乌鸦喝水有石头
这座城没有打开秘密的钥匙
只有暴动、枪手
只有代号，和因为保密而撒下的谎言
生死自负

遮住谎言的城，海水湛蓝
月光比手指更快地划开信纸
照见一地的伤口，心
揪成了团
百年无雪的乌鲁克，也下起
一场大雪

作者简介：

青鱼，原名周文琼，重庆人。独立主持微刊平台新诗精品刊《牧也诗社》和格律诗词《牧也庄园》。

旧衣服（外一首）

□ 牧风

在我十八岁后，父亲开始
穿我丢弃的旧衣服
他说，贴身，暖和，穿着正合适
一直以来，只要我穿过的
他都特别爱惜
从不让尖锐的东西划到
好像怕伤到我似的
洗好，叠得有棱有角
放在枕头边。时间久了
破洞的地方，就让母亲补一补
再接着穿

仿佛我一直待在他身边
从没离开过

一个人

走在男人的身影里
看上去像一个人
灯光下，各自忙着手中的活计
沉默得像一个人
雨中，男人将衣服的一半披在女人

头上，融洽得像一个人
女人捏着男人的颈椎
两个人，疼着一个人的疼

两个人，活在一个人的世界里

作者简介：

牧风，原名李斌平，湖北监利人。诗作散见于《诗刊》《星星》《诗潮》《绿风》《草堂》等，出版过诗集《约等于故乡》。湖北作协会员，现在广州工作。

雨夜（外一首）

□ 烟雨城

夜的深邃里落下的雨
是一个春天最后的淋漓

疾病 硝烟 谎言在远方蔓延
惯于祈祷的人彻夜难眠

雨声有色 涂染人间憔悴
亵渎时光的伤痕 愈加清晰可见

雨水聚在一起 那么的细小
那么细小 也流向低处
是河的一部分 是海的一部分

透过窗户的灯光
落在草木上 那么的暗淡
那么暗淡 也是照亮黑夜的一部分
也是举着人世慈悲的一部分

在南山

在南山，高处的树
托着蓝丝绒般的天空

低处的云朵托着鸟鸣
小路蜿蜒，翻过山岭

两侧的树，一棵依着另一棵
它们的花朵，在风中
相拥又分开，仿佛爱着
又不能在一起的两个人

纷纷而落的花瓣
像极了那些诺言
随风辗转千百回，才肯入尘
才肯化身为泥

作者简介：
烟雨城，原名王文霞，甘肃定西人。有作品在《山东文学》《齐鲁文学》《长江诗歌》《北方作家》等发表。

香山寺的桃花鱼（外一首）

□ 梅雨

梵音消失
与一条江走势有关
一尾白肚皮鱼
衔桃花听禅

香山寺主殿
我佛慈悲，端坐
高台中央，不说功过
老和尚跪地念经
小和尚立地敲钟
殿外，一池红莲如火
温暖众生

今夜的征途

这么多年，关于前途我避重就轻
飓风还是来得张扬，渲染着
头发盐霜的此起彼伏
我的麦地，金黄伏倒一地
乌鸡们，擅长按粒收割

只是今夜
月光纯白，趟过夜色
趟过我的安睡
我，宛如一株加冕银冠的稗草

作者简介：
梅雨，本名张华。作品散见于《散文诗世界》《青年文学家》《广东文学》《精短小说》《荆州晚报》《遂宁日报》等。

记事：我在天台山间等你（外一首）

□ 严华斌

时间都基本隐藏在四月的山谷之外，一棵树
山花烂漫。五月季节外面的落花，流水
我想化解四月的最残忍，每天的情感基调
一切没有来得及赎罪，每个春天种植的向日葵
我是最怕听到到处落花的声音，影响众善奉行
一处国清寺，挤出天台山间内心柔软的内容
当有人陷入五月时间的身体时，我本想撇清
佛前让我学会放下，转个弯的地方
被我安放的修禅，百里桐柏山生活，接过月光
让一个春天的落叶翻身，我爱的人，举案齐眉
我想很适合在这里降落，接过秋水的湖边
打开五月的万物，收藏与丰盈，如同故乡的麦子
遗落在异乡的漂泊，佛前，平淡也许最真
一截山谷，箫声，从远方而来的春天与秋雨
身体的悲凉，如四月里走漏的风声
清明节也未能回家的人，在我的梦里
佛前是否有余光，洞察藻类植物的五月
还是让季节走吧，爱人的白发，跟在眼前的沧桑

有人怜悯世间的分离吗？一处都是远方的感伤
未分类的情感，佛语，禅宗
赞同五月沧桑
如果春天能按时到来时，一棵树下
爱人，让我在五月的天台山等你。

等待紫藤花开

紫藤花开，选择以致爱
用一场雨季淋湿在昨天的宣纸之上
我借着七月的季风妩媚你的思念
贯穿慈城公园的山路，一截时间
就像怀念，等待明年的紫藤花开，伤感
落在秋天黑色的屋檐下，飘逝的花期
七月丰富多彩的情感，以及昨天的叶子
沿着茎蔓上美丽的缠绵，走下月色
我懂得你的花语，为情而生，为爱而死
站在城市黄昏过的路口，你的执着
苏醒若冬季苦荷 湿漉的阳光
沿着早春二月的爱情
相遇成最美的季节，等待紫藤花开
我把最好的词语放进七月，初夏的蝉鸣
把海山门前的岩石震痛，打开黑夜的雨
泛滥在定海七月的码头前，以爱相守
那些午后的汽笛、渡船，借着海水纷纷回潮
我想用那些峙山湖面上的
莲花摇曳成你的心事
用七月紫藤最后的种子，晾干现实的伤情
等待紫藤花开，从来年的季节里回来
让一种幸福长成明天离别时
最后依依不舍的词组，让我为爱花开

作者简介：
严华斌，现居浙江。湖北省作协会员。作品见于《人民日报》海外版、《诗刊》《未名诗人》《诗选刊》《散文诗选刊》《奔流》《经典美文》《齐鲁文学》《文学百花苑》等。

突破（外一首）

□ 刘友和

一粒种子与阳光雨露间
隔着一层沃土
在狂风暴雨中
破土而出
在电闪雷鸣中
长成一座宝塔
耸立在苍茫的大地上

附近的一粒种子
潜藏的无数粒不同种子
在潜移默化中
无声无息地不断突破思维的桎梏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一切毫无悬念地循环
无端因有冻馁之虞而不敢越雷池一步
于是无数贤达胜士
在历史长河中湮没无闻

飘

贤成河变成水库后
再不能放木排了
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
似散落的独木
同村人偶遇
不知如何称呼
只有一声亲切的乡音
有如梳理木排的钩子
成了大家在河流里
唯一相认的参照物

作者简介：
刘友和，福建省武平县人，龙岩市作协会员，

作品散见于《扬子晚报》《江河文学》《大渡河》等。

飘（外一首）

□ 王玉清

控制不住海岸线的远近
海风把海鸥、海浪，以及
落日一次次推向他
又一次次远离
他闭上眼睛
想象码头那个等他归来的人
真实，纯朴
每想一次
他就努力把意念的舵握紧一次
与大海和解一次

柳絮

柳絮，在家乡的夏天
第一个放下春天

那些柳絮很轻
打开了更远的天空，又合拢
一种疏离感
落在我的身上

在异乡，我总能在它身上
看到自己失重的部分

作者简介：
王玉清，辽宁人。初中高级语文教师，作品散见于《青年文学家》《意文》《今日诗界》《渤海风》《神州文学》《风流一代》《中国诗人》《流派》《山风》等刊物。

推开一扇窗（外一首）

□ 朱继忠

闲暇时间，喜欢在咖啡馆独坐
偌大的落地窗，咖啡不加糖
五颜六色的灯一直在燃烧
对面的空椅子被打磨得锃亮
没有人会大声喧哗
告诉自己，抬头就有一盏灯
窗外的风景，真实而模糊
有雨的时间最好
听滑落的声音，给透明着色
有人会拉上窗帘，也许
自己给自己的回答是最好的
就像此时，春风和暖
从雨雪深处出发
推开一扇窗，也是给自己留白

只有自己知道

习惯一个人坐在角落
喜欢坐在不显眼的地方
不在乎大小、方圆
一张桌子，不在意有没有沙发
有一盏吊灯就好，抬头
感受明暗的交集
可以像一个王者扫视全场
像读一本书，最精彩的部分
风平浪静或者心潮澎湃
可以保持一种姿势，甚至
投影的部分在消失
咖啡沉默，忠实的倾听者
不喜欢加糖，想喝出儿时的味道
其实，谁也不愿意反刍
堆放在角落的，更容易发芽
特别是春天，花红柳绿
难以想象化作尘泥，最先

或者最后抵达的，只有自己知道

作者简介：
朱继忠，湖南省作家协会、诗歌学会、网络作家协会会员，有诗文散见于《诗刊》《青年诗歌年鉴》《湖南日报》《创作》《诗屋》等报刊、选本。

香椿臊子面（外一首）

□ 花泪雨

一见那些，出现在
菜市场嫩绿的香椿时，母亲的
那碗——热气腾腾的
香椿臊子面的
香，就在
口腔里蔓延

细细的碱水面、嫩绿的香椿
金黄的鸡蛋碎、红彤彤的辣椒油
浇上滚烫的汤，那香
——喂养着，我人生的
酸甜苦辣

当我推开窗

当我推开窗，麻雀的
吵闹声，把满园春色
及侍弄院子的你，一起
向我递过来

手拿小铁锹的你，松了松韭菜的土
顺手拔了拔白菜旁的杂草
提起水壶给它们喝饱水
……

调皮的风，见你不理它
扯扯你的衣角，又扯扯你的白发

看着你，满园春色
抚平了推窗时的苦闷
原来：一粥一饭，皆温暖

作者简介：
花泪雨，本名曹志琴。云南省保山市人。有部分作品刊登在《散文诗》《长江诗歌》《齐鲁文学》《春城晚报》《新民晚报》等。

红土（外一首）

□ 孙建忠

红土的原野淹没了黄昏
蓝天白云、高山闪耀着红暖的辉光
路在坦阔的红色中延展
在红扑扑的丘陵、高山间
蜿蜒、跋涉、奔跑
红土飘扬
风开始热烈地歌唱
一切昂扬起来
红土的熔炉
消融着寒凉和寂寥

起风了

起风了
不是春天
初心在落叶中凋零
心动随着流水挥别
风携带着有毒刺的花朵
苦凉的雨水到处泼洒着猜忌和锋刃
可惜了
那一地的山茶
一年四季她们都在为风
装扮自己鲜红的娇颜

作者简介：
孙建忠，笔名绽放，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发表于《诗选刊》《星星》《人民日报》《延河》《作家报》《扬子晚报》《启明星·校园文学》《渤海风》《星火》《鸭绿江·华夏诗歌》《青海湖》等报刊。

蜡像馆（外一首）

□ 金明

对前朝皇帝和一个妃子的
复制，如此真实
我在时间中，重生

金人与宋人互相掠夺
他们淹没在八百里燕山之中
煤山上的凝望者
心里装着宫廷，也装着绳索
甲午炮声是沙哑的
但它，却可以震灭一个国家
摇曳的灯火
讲解员说：可以换装拍照
我从泥潭里醒过来
脸上突然有了历史的颜色

我正冠，着龙袍
在镜头下，满头大汗
像从一场燥热的
风暴中，刚刚被捞出

盒尺

蛇一样退缩于壳中
随时从冬眠中苏醒

有人遍访庙宇
寻求心理暗示，也有人

一次次重复，只为确定
臆想中的不确定

当它的蛇信子伸出来
当它软软的冷冷的身体贴近你
宽窄，有了定数
长短，有了距离

它习惯了盘踞在暗处
无需踮起脚尖丈量
只要瞥上一眼，尘世的一切
就烙上了刻度

作者简介：
金明，本名刘金明，河北承德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在《中华辞赋》《诗选刊》《速读》等刊发表诗多首。

夏天的味道（外一首）

□ 渠慎涛

青涩的面孔
却装下风沙、雷霆和暴雨
挥手告别一地繁花
和骨骼深处的那场雪

便迫不及待地
从一袭戎装到清新薄衫
然后伴着清脆的歌声
在挂满青果的枝头
荡漾起舞

阳光照进来，挤走
黑暗的部分
我那躬身田间的老父亲
拂拭一把汗水后
把腰子杆挺了又挺

逆流

人往高处走，无非一场
与地球的对抗

一说到高处我就寒冷
此刻，进取心是个伪命题

水举着巨浪，青面獠牙
可以淹没我，淹没低处的深渊
有时候则不然

都市繁华啊！高楼耸立
一群蚂蚁浩浩荡荡，大有啃食城市之势
最终不过是虚张声势

我则另辟蹊径
在他们离开的地方
依水筑穴，放牧南山

作者简介：
渠慎涛，笔名问渠、黑瓦，徐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有诗文散见于《诗选刊》《青年文学家》《奔流》《鸭绿江》《参花》《散文诗世界》《神州文学》《渤海风》《人民日报》《彭城晚报》《黄海晨刊》等。

逐岸（外一首）

□ 杨旭彬

驭青桔，钓起堤岸几重
调皮的合欢花捋捋发梢
槐树搭成曲形巷道
黄的紫的白的小花簇拥着
放映一帧一帧油彩扇面
高入云端的杨树长满眼睛
照看一处风雨，呵护一方草木
下坡然后转弯，忘了捏闸

直起身子站在踏板上
飞啊飞，披上云朵的衣裳
又一轮拜访，风遗留在域外
草木安静
一对白鹭腾空而起
河面余音袅袅
岸边露营，缺了紧要的餐具
以枯枝为之
看儿童逐蝴蝶游戏
撒了半杯汤汁
捡羽毛一支
等某位鸟儿领取
花草深处与养蜂人寥寥数语
追赶花季的路上
每个日子都酿尽了甘苦

听见

女儿说，奶奶过去一定是最漂亮的
没错啊，还有善良
皱纹是流年不经意的划痕
而慈眉善目中的光影滞留
这一次，我看得见你
你却只能听到是谁
看到雪白发丝悠悠的那些过往
又被你脸上不加掩饰的笑容缚住
手臂伸过来
心思热浪一样地淌了进去
来不及为任何东西伤悲
我也能笑出声音
一尘不染的床铺，一尘不染的心
过去似乎用眼睛装得满满的
现在的你呀无所谓白昼和黑夜
花仍是那些花，草也是那些草
没什么两样
你安心听我们絮絮叨叨的声音
墙上的红辣椒红得耀眼
屋顶上的南瓜冲着我招摇
你就在风景里慈祥地笑着
一切都缓缓的在长长的四季里轮替

有你的烟火里
日子才称出了重量

作者简介：
杨旭彬，笔名阿丛，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化工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在《甘肃日报》《安徽日报》《兰州晚报》《扬子晚报》《延河》《中国散文家》《西安日报》《丽江日报》《西部散文选刊》《诗词世界》《北方作家》《散文选刊》《华夏散文》等报刊发表多篇散文和诗歌。

风从海上来（外一首）

□ 牧天

确定风的存在
来自初夏的肩膀
一阵阵来
越过目光看到海的蓝色
一块玻璃平躺前方
风就是悄悄地从上面
打旋，跳跃，然后奔跑而来
步伐轻盈，柔美
那是装了轻纱的翅膀
带来凉爽，又不可捉摸
闻不到咸味的水汽
带着孤独，将自己收藏
站在岸上望着海
风就吹向宽旷的沙滩
翻动衣角的光
悄悄融化在其中

纸笺

整理过程
心是打开的

通风管道一样顺畅
是开了记忆之门
风中絮丝解码
春季讯息遗留的光影
水汽里寻找温度
速度与激情的片断
其实只在收拾旧物
旧物中突发情绪
纸笺工整文字
挤压可爱的思想
浮动唐诗宋词
意象寄托给了芭蕉叶
脆弱又坚韧，站起来
向生活致谢
借着灯珍藏这片岁月
放在书籍
第一百八十页

作者简介：
周春炫，笔名牧天，浙江省诗词与楹联学会会员，有古诗、现代诗等作品发表在省内外刊物。

牵手（外一首）

□ 高洪军

饥饿汹涌，韩信几欲沉溺
漂母用善心牵手
灵魂上岸，受一场洗礼
一饭千金，把自己高高树立

母亲从漂母的血脉走出
用经典把我养大
一手牵着我的今生
一手牵着韩信的目光

如今，我为人父
一手牵着女儿的成长
一手牵着母亲的叮咛

蜗牛

谷雨携手春风
绘出生存蓝图
忐忑的心思被阳光牵引
探出一份卑微的梦想

期许在远方招手
一道沟壑，汹涌着天堑
泅渡过去
一片青叶一个伊甸园
沉溺，淤泥多了一个战利品

背负今生
足迹拖着长长的叹息
抬头仰望
前方微笑着家的繁衍

作者简介：
高洪军，笔喊月，江苏省徐州市安然人。诗歌散见于《扬子晚报》《速读》《青年文学家》《河南科技报》《流派》《听山》《中国诗歌网》等报刊。

车前草（外一首）

□ 蒋晋锋

父亲刨挖初夏的车前草
就像为路过的车辆清障
浮肿，限制了母亲的农事
扶犁，耨耪，施肥。从此
田间，成为父亲一个人的舞台
母亲抗拒那些化合物，副作用
她大口吞下车前草的汤汁
就像在扫除前路的障碍物
她想用自然撬动自然
以卑微的苦击碎体内的痛
让自己的车轮，重温自己的土地

哪怕是一个配角。她深信——
车前草，可以挽救自己
自己又能拯救土地和庄稼

苦菜与蒲公英

郊外，阳光反复翻晒偌大的绿地
此刻，时间交给一对老夫妻
也交给苦菜和蒲公英，努力生长着
蓬勃着。欲与小草试比肩
老者，像发现新大陆，整个上午
他们忽略草的存在
频频和植物交换着欣喜
粗笨的大手不停挖掘
苦菜的苦和蒲公英的梦
大袋小袋，满满当当
一起奔赴生活

作者简介：
蒋晋锋，山西武乡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

果壳（外一首）

□ 李祚福

她极少去了解一种食物，富含着什么。
只关心它帅不帅。
她从书上看到分析说，这一类型女性，好色。
她羞于承认。
将胸部裹得比任何人都严实。
她刻意到，开始欣赏老土，恨不能让自己变得更老土。
就连买橘子，开始选择路边摊，买相任由老板定夺。
粗糙的表面下，仍然饱满的香甜果汁，同样享受到瞬间心理或者感官乐趣。

她已经习惯了便宜，保护果子似的保护自己的声名。
她会与人说笑，边剥橘子
“扒了你那身衣。”
有对孩子大骂，把橘子皮随手一扔，她说一张嘴
什么都吃得光
“成天喊果子果子，还果孙喏。”

乡下泥巴，捏成丸子就像丸子，捏成果子就像果子。
从落地生根到开花结果，将自己送出来，送到你面前。
我发现她，留在农村，像橘子果壳一样，与泥土
地混为一谈。

指甲语文

皮肤坚硬的地方，人们都可以忽略掉啊
血液却推举它成为了，我身体的王者
我还在农村时，它只善于藏下些许泥土
藏入一些，皮肤柔软处积累的污垢以及头皮屑
我已经从农村人眼里接过来鸡毛、蒜皮的等级意识
我是一个惯瞎的乞讨者
我并不知道用黑暗、苦难收获嗟来之食
远不如以人格争取在光明里死去
皮肤要坚硬的理由有二：小的利和锐和小的浅显、宽泛
当手指划过空气，看不见的最小裂痕才是我的爱恨
当手指划过她的每一寸肌肤
那种想象的感觉，才是我的坏主意
当手指爬行于工作中
磨损之神毫无迹象取走了我的棱角
有人在指点江山时，轻触到各色美女
有人在恶语相向后，卡住对方七寸时外露哽刺
我是寻找短见和身处井底的人
许多时候，手指只有脚趾的度量
最多是，在自己小小空间里捅破一个窟窿
生出来又臭又馊的闷气

我输了，又何妨 (外一首)

□ 喻红春

我愿意 以我一生的幸运
换一个 和你独自一起的时光

我愿意 以我一生的孤独
换一天 和你相守的肆意欢畅

我从三千六百个常用字中选几个
那是 我愿意
我从三万六千天的普通日子选一天
那是 我希望

今生对月高歌
思念洞庭泛浪

如能闯进你的心房
我醉了又何妨
如能刻骨铭心一场
我输了又何妨

湖边苇

一株苇，落单在湖边
湖的对面，是一个叫芦苇场的地方

一个人，独行在湖边
路的另一头，是十几个帐篷

一个人对着一株苇
一缕清风荡起满湖心事

一株苇对着一个人
一片绿色泛滥满株过往

一苇一人一湖
渡人渡己渡红尘

作者简介：
喻红春，湖南省诗歌学会会员、岳阳市作家协会会员
策口诗联学会理事，倡导写“大众看得懂的诗文”。

江西省德兴市作协诗人作品选

在鲤鱼洲，与一群鹤对视

□ 程杨松

鄱阳湖的纸笺轻轻抖开
鲤鱼洲用墨简洁
道路和栈桥线条婉转
笔下有鹤觅食，交颈，鸣唳
时而飞舞
一场江南的雪下得克制
片羽吉光是浪花的提纯部分
把小小的一戳冬天点亮

在鲤鱼洲，天空极尽扁平
云朵沦陷在迷雾里
等待阳光拯救，或羽翼捎回
低矮的大地逆时而动
被风款款吹奏碧绿的曲调
更低矮的，是贴地生长的陈旧记忆
藏匿砖瓦房内、水杉林中
或者田垄塘间
勾引一群无限抵近的欲望

在鲤鱼洲，与一群鹤对视
我惊羨一湖水的日夜囤积
以及渐涨的美好和善良
带给它们多年养成的惯性：
当每次临寒如约而来
它们迎风的姿势，恰似一种绽放

作者简介：
程杨松，80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人民日报》《文艺报》《北京文学》《作品》《延河》《安徽文学》《星火》《飞天》《山东文学》《山西文学》《当代人》《草原》《南方文学》等纯文学期刊发表大量作品。

依山傍水的村子 (外一首)

□ 曲阳

水草是一群刚放暑假的野孩子
嘻嘻哈哈将河水的头发弄绿
河岸的眼皮也被涂上夕阳的萤粉
我的母亲河，成了待嫁的新娘

谁在用老樟的新绿拨开山路
沥青的速度超过了棍子叔的新车
二爷和瓜不再守着门前的一亩八分地
新买的手机可以视频到
千里外大孙子手臂上的藕节
抱着一罐刚酿的蜜
晚风一样送进他的酒甬

春花家的花狗
陷在我家紫薇花瓣里
杏花是不是已经开过
真的不记得
我只是一心想把小花狗眼里的秘密
清洗出来

在聚远楼

到了楼顶也摸不到天空
就像苏轼看不见汴京

他是送儿子苏迈来的
途经石钟山时
在中学课本中歇过一次脚
我出现在楼上很晚
没有赶上苏轼的悠闲
连赵构私藏的泪珠也没有拾到
苏轼的几首诗和赵构的匾
是历史深处的几点光亮
借着微光我看见
佛印马廷鸾赵孟頫黄庭坚等人的脸
是他们告诉我
苏轼登楼之后命运有了转机

我的言辞明显弱于那些灯火
全城的夜景又都属于灿烂的山城
也好，可以静心数一数这里的台阶
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玄机

作者简介：
曲阳，原名曹华富，江西省作协会员、德兴市作协主席。作品散见于《诗刊》《诗歌月刊》《扬子江》《诗林》《诗潮》《绿风》《散文诗》《星火》《辽河》《作家天地》《创作评谭》等。

寂静（外一首）

□ 许健平

鼾声孵化出雷鸣时，月亮像一只白猫
直到早起的人群踢开朝阳一地的黄毛

白天与黑夜，具有同样体重

我藏我心：喧嚣在左，寂静在右

走上讲台，目光逆流
刻意回避镜子的自卑

二十五双眼睛需要澄清
需要识别人间的一点技巧与事实

弯曲的我把更多的形象与隐喻
安插在渐次成熟的预言中

雪

湖水，围墙，枝头，读书声
一浪高过一浪
忙碌的白昼闭上眼睛
听熄灯号漫过深冬

从岁末的角落牵出一线尘埃
与雪花共舞
每天捂暖的文字，经不起岁月的催更
苍茫啊，辽阔啊，都是时间的托词

整个校园
只剩一盏雄性的灯
只剩我的思绪与月光
像雪一样，下着白

作者简介：
许健平，笔名舍人，赣籍 70 后。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散文诗学会会员、德兴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20 世纪 90 年代起有诗歌、散文、小小说等文字散见于《诗歌月刊》《诗潮》《诗选刊》《散文诗世界》《星火》《金山》《鸭绿江》《作家天地》《检察日报》《中师语文报》《江西青年报》《江西工人报》《赣江大众报》《郑州晚报》《河南科技报》《江南时报》《彭城晚报》《上饶晚报》等报刊。有作品入选各类诗歌年选。

细细的春天（外一首）

□ 余佃春

疼啊，枫树没有叫出一声
它站在一株电杆附近
电杆快要滑倒的时候
有人扶住了电杆：
一根指头粗的钢丝绳
把枫树和电杆连接起来

钢丝绳的脸绷得铁紧
像要把枫树
勒回童年

水渠、菜花和我
又胖了一圈
唯独这株枫树，忍住了
时间的刀刃

二十二度的邀请函

鸢尾花抬起睫毛的时候
你要顺着乘槎河上来
在天豁峰和龙门峰之间
那些飞翔的水，是我

把一池的宝石蓝送给你
我是十七岁的日吉纳
像金达莱，也像无名小花
明天要出远门，你要祝福我

在谷底森林
你会遇见长满梅花的鹿
也会遇见反季节穿衣的紫貂
他们怕生，你脚步轻些

星光撒满 22℃的夏

你总能有一个理由
奔向我

作者简介：
余佃春，70 后。诗作散见于《人民日报》（海外版）《诗选刊》《诗歌月刊》《浙江诗人》等报刊。

某人（外一首）

□ 祝卫东

他的嘴
越来越靠近大海
巨大的海浪
触摸云彩

你就站在浪尖
被甩进云间，仿佛
一只蛾虫
站在青蛙的舌尖上
浪潮过后，一张
破帆遗失在海滩
像一个故事
被风轻轻吹散

读

我站在
某人的笔尖上
读一段鸿沟
或者彼岸的事情

我无法轻信
一瓶墨汁
在我此世肉身
无法抵达的时空里
开出的花朵

当我对一些事物质疑
便想起，世间
还有什么
比那些文字更柔软
我读它的时候
常常被我捏成
自己喜欢的形状

作者简介：
祝卫东，教师，作品散见于《诗歌月刊》《作家天地》等。

草籽

□ 李志玲

比起春风的声势浩荡
没有人会顾及一粒草籽的速度
漫长的寒冬之后
它们猝不及防

一群鸟雀划过明净的长空
一声长音，一声短音
没有人知道它们的用意

春草深深
羊群曾努力得到的一切
也在我的指尖慢慢失去

作者简介：
李志玲，国画教师、中国诗歌学会会员。诗作刊于《诗选刊》《延河诗歌特刊》《湛江文学》《作家天地》等。

大雪无雪

□ 咏梅

撕开墙角的豁口
穿过瓦屋的碎片
棉袖里灌满了干冷
屋里佝偻的背影
炉火烫平了褶子
还是青砖黑瓦
依旧是那裸泥地
水缸边的青苔
泛黄了，风干了
木门的插销
拴锁着灰色光阴
远行的游子心
在归途中遥望
厮守着斑驳的旧梦
黑夜，吞噬了南方的雪

作者简介：
咏梅，原名余有梅，80后。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作家天地》《文化艺术报》《江西工人报》《上饶日报》《上饶晚报》等发表作品若干。

站在时间里

□ 周里凤

在九层垒土之巅
高昂着头，与北斗执盏对饮
一杯琼浆，碰溅出满天追随的星辰
而我，早已习惯蹲下身
裹着用草木织就的布衫，仰望你

风紧紧拽着湖面的黑色锦袍
哪怕一次牵手
山巅与水低

用锋利切割下时间与距离

然后离去
我笃定能做的是熄灭
也包括岸边
所有望向我的眼眸

作者简介：
周里凤，女，小学教师。作品散见于《诗歌月刊》《作家天地》《辽河》《金山》等。

味道

□ 余少芳

不会游泳
诗却在水里发芽
打捞文字
深水区，躺着想要的灵感

再不敢写母亲
害怕文字戳痛宣纸
害怕键盘敲响儿时的呼唤
害怕思念漂泊进一个孤岛

偏旁从水里爬出
湿漉漉的，排列成行
在沙滩上晾晒
成海盐，成人间味道

心事只有二两
海却容不下

作者简介：
余少芳，女，散文、诗歌散见于《诗歌月刊》《作家天地》等。

下楼

□ 万宇轩

楼层很高
远来客不识路
冰冷的数字告知走向
时间搓了搓冷风的手

我呆的地方并不安静
推门请走右手边
拿起、放下
我不想成为边角料

所以
我找了一个台阶
时间
刚刚好

作者简介：
万宇轩，笔名青衫烟雨渡，90后文字爱好者。完本小说《冷血凤绝》，小说《破晓之洪荒帝尊》在起点中文网连载中。诗作刊于《诗歌月刊》《作家天地》《金山》等。

观雪

□ 郝巧香

参与最盛大的节日
需要一颗最圣洁的心
你是智慧的
成功地绕过了遥远的疫区
你也是谨慎的
只落在高山峻岭
与匆匆回家过年的游子
保持千米以上的距离

新年的第一天
我捧着绿色的健康码
乘着一年来的牵挂去见你
走进你的纯洁与浪漫
融入你细小的颗粒
结成一身的白

作者简介：
郝巧香，事业单位退休返聘职工，从事白蚁预防和灭治工作，作品散见于《诗歌月刊》《作家天地》等。

巷子（外一首）

□ 小青

在一个幽深的巷子里，独自
摸索了很久。没有月光，没有灯
我走了很久，脚底下
磕磕绊绊，带着恐惧和懊恼
巷子仿佛没有尽头，不确定
脚步是否一直向着出口，也许
误入了沙漠的迷阵
瞪大眼睛，低着头
仔细辨认，一步一步
踉跄，极其缓慢
忽然，我想起了
自己是一名诗人，不应该堕入
黑暗，抬起头
仰望星空，是的
那里隐约有一片光亮
顺着光亮的方向，很快
走出了巷子

路上有暴风雪

我从童年出发，路上

有暴风雪。我没有忘记
收集阳光，雪那么大
走着走着
头发就白了
老了，我什么都不眷恋
只把太阳和雪留下了

作者简介：
小青，本名王静。江西鄱阳人，70 后。江西省作协会员、德兴市作协副主席。在《创作评谭》《星火》《散文百家》《江西工人报》《交通旅游导报》等报刊发表过作品。



《红楼梦》谶诗隐喻结构的审美意识形态的阐释学张力

□ 蒋相杰

古人所说的谶诗或者诗谶，是指那些被赋予了预言与神秘性质的诗词。以往对《红楼梦》谶诗的解析要么与图谶联系起来直接归在谶纬文化研究下，要么划归在译介学之中。但是，学界几乎公认《红楼梦》谶诗是隐喻结局的关键所在，这就为探究谶诗隐喻结构的审美意识形态的阐释学张力提供了条件。

阐释学视域下审美意识形态实践论的定位

一方面，有如王列生等一批学者曾将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划分，形成了原典形态、承传形态、阐释形态和创新形态的知识谱系。另一方面，根据张永清教授反复的文献筛查考证得出的最新研究成果来看，“审美的意识形态”最早出自俄国学者沃罗夫斯基著作《论文学》内的《马克西姆·高尔基》一文中，在国内经历两次翻译，一次为 1910 年，另一次为 1981 年。钱中文于 1984 年后正式对“审美意识形态”进行学理化、系统化的建构，形成学术命题并延宕至 21 世纪初叶。其间伴随着“领袖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之风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浪潮，正式推动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在文艺理论经典化进程中的渐进发展。

那么本身而言，“钱中文们”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阐释形态之一，且经历了多次进入教材，引发多轮争鸣反思的跃迁过程，其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价值不言自明。而审美意识形态实践论的向度呈现，则在本世纪初由冯宪光、马睿带出，以“隐喻结构”为线，勾连出了审美意识形

态理论的新图景。笔者再以阐释学为原点，进一步打通中国古典诗词与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之间的壁垒，拓张新的研究疆界。

此外，阿尔都塞曾将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途径总结为询唤和镜像复制，“1. 把个人传唤为主体；2. 他们对主体臣服；3. 主体与主体相互承认，主体间的相互承认，以及主体最终的自我承认”。[1] 古典小说及内部的诗词作为可视文本，潜在的审美意识形态运行的隐喻机制可按如下方式进行：“文本阅读为根底的视觉文化一视觉与文化消费一意识形态认同与再构。”更何况，隐喻介于语言形式与公共心理之间，可以为基于语言学转向的多种理论阐释服务下，如给“语言符号是在具体语境中使用和存在的，而语境是意识形态的”此类属于语境决定论的观点做注脚。

另外值得一提的阐释维度要数童庆炳先生在考论“实践是‘审美’与‘意识形态’结合的中介”时存在的问题，一言以蔽之：跨越实践自身的本体论意义的情况下，未将实践作为理论出发点阐释问题。这就无怪乎赵宪章先生以此为例诘问：“左右间性”对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理论的意义，更在于我们的理论对鲜活的文学现象能够产生何种影响。有些作家自称从不顾及他人对其创作的评价，这显然是故作姿态。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理论对于文学现象的阐释力、影响力能有几何？[2] 那么，本体阐释的方法论运用在此时就大有可为，审美意识形态的实践本体及其运用就会成为一把“钥匙”，破开尘封已久、却处处可以使用的、复归实践验证的“迷雾之门”。

文学作为审美艺术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情感性、形象性和超越性。[3] 对于汉语文学文本，尤其是古典诗词而言，隐喻结构的情感、形象与超越更是构成了审美意识形态张力。相当一部分《红楼梦》诗词或多或少都带有谶的成分，归根结底又均为具有全知全能视角的曹雪芹所写，因此更具特殊性，具体体现有两个方面：

其一，《红楼梦》谶诗审美形式为诗，内容功能是谶。以《葬花吟》的末六句为例：

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
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
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谶的成分主要集中于这部分，应验的是“花落人亡”。也就是说，黛玉的结局必然是香消玉殒，脂砚斋的批语以及各版本的续书都曾按照这个谶进行了不同方式的阐释或演绎。总之，这首黛玉的传世名作，审美形式上是传统的歌行体，从“未若锦囊收艳骨”开始到结束的功能明显是以花喻人的谶语。桃花散落是一种自然规律，但是诗中所塑造的一个忧愁的葬花人形象却凝聚了深刻的“悼红”情结。诗中的葬花行为不仅是对《灌园叟晚逢仙女》《艺圃撷余》中此类情节的简单借用，而更是这位才女结合身世遭际、自悲自叹的真实写照。葬花人的形象具有丰富的创造性和理想性，隐喻的情感不仅超越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是超越社会的现实而产生了独特的“生命意识”。

其二，诗谶在形式上体现读者、原作者、署名作者、作品形象之间存在的某种互动关系，内容却是封建社会谶纬文化的生动反映。组建海棠诗社时，史湘云曾有《白海棠和韵二首》：

其一
神仙昨日降都门，种得蓝田玉一盆。
自是霜娥偏爱冷，非关倩女欲离魂。
秋阴捧出何方雪？雨渍添来隔宿痕。
却喜诗人吟不倦，岂令寂寞度朝昏。

其二
蘅芷阶通萝薜门，也宜墙角也宜盆。
花因喜洁难寻偶，人为悲秋易断魂。
玉烛滴干风里泪，晶帘隔破月中痕。
幽情欲向嫦娥诉，无奈虚廊月色昏。

两首诗都采用了一些有关仙人鬼怪的典故，其隐喻都明显地带有了谶纬文化的色彩：

前一首中，“霜娥”的语典与“倩女离魂”的事典一目了然。史湘云替霜娥代言说自己“爱冷”实际上是夸赞白海棠在寒冷中高洁地盛开，故戏称它并非因为像唐传奇《离魂记》中的张倩女一样魂魄离身才变得寒冷。可以说，史湘云巧妙地达成了与海棠花、霜娥以及倩女的对话关系，很好地完成了形象性的隐喻建构，充分表达对海棠花的喜爱与赞美。

史湘云的判词是这样写的：

富贵又何为？襁褓之间父母违。
展眼吊斜晖，湘江水逝楚云飞。

对该判词第二句的解读一般认为，史湘云尽管气度不凡，但终究逃不过家族败落以及与丈夫分离甚至阴阳两隔的命运。

由此看来，曹雪芹代替湘云言说“霜娥”与“倩女”的时候，加入了浓重的悲谶色彩来点对点地呼应判词的内容——前者是隐喻湘云与丈夫将会分离而像“霜娥”一样“霜（孀）居”，后者则更加明显地指出这种分离很有可能就是“阴阳两隔”。基于此，就更能解释第二首中湘云能够与嫦娥共情的原因，即为隐藏式地预示：夫妻两人天各一方，不得相见。

这样互动而互补的隐喻结构以谶纬文化为线，在整本《红楼梦》中甚至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网状结构，隐喻结构中形象的文学性表达既呈现得更加有创造性，又富含生机与意蕴，超越了作者、读者与文本的简单关系，超越了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更是实现了作者与读者自我认知的超越。

作者简介：

蒋相杰，江苏常州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列文论、审美文化。本文为2021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比较视域下中西文艺意识形态理论分野”（KYCX21_2531）相关成果。

从《宋史·五行志》和《十日谈》看14世纪中西文化的“瘟疫书写”

□ 豆子奕 闻哲

在中西方有关瘟疫研究的相关文献中，对“瘟疫”的描写主要停留在客观陈述历史事实、记录解决瘟疫的举措、单一描写瘟疫下人们的生活状况及心路历程为主，而对于中西方在“瘟疫”背景下所作文学作品的对比研究较少。本文以“瘟疫”作为切入点，将中国重视修撰“经史子集”等的正派官方的文学《宋史·五行志》与同时期西方文艺复兴的先驱作品《十日谈》进行对比，二者的体裁是不同的，但对疫情的记载、对人的关注是相同的，展现出不同文化背景下14世纪中西文化中的“瘟疫书写”。所谓“瘟疫书写”是指对“瘟疫”的建构、叙述和展示。据此，本文将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一是从社会角度出发，对瘟疫的特点、产生原因、解决措施和影响的对比；二是从文学角度出发，对作品写作所处社会环境、写作体裁和叙事手法以及表达情感和思维方式的对比。

社会角度的疫情对比

《宋史·五行志》和《十日谈》中的瘟疫都具有传染性强、发病快、死亡率高的特点。

根据《宋史·五行志》的记载情况来看，瘟疫在宋代先后发生了至少三十余次，其特点是发生疫病的范围较小，但传染性强。宋代时，瘟疫通常被称为疫、大疫、疾疫、疫病等，多是指传染病的总称，民间的间日疟最为流行。

在《十日谈》中大肆流行的病症是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之一，它的流行使欧洲人口减少将近一半。作为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黑死病以老鼠和跳蚤作为传播媒介，它传染性极强，在人与人之间、人畜之间均能传播，因此传播范围广、蔓延速度快。

《宋史·五行志》和《十日谈》所记录的瘟疫

产生的原因，都包括了气候条件、卫生状况、落后观念。但是除此之外，宋代时期的瘟疫还受到战争的影响。

宋瘟疫暴发时通常伴有突发天气状况，“淳化二年五月，通利军大风害稼。三年六月，丁丑，黑风自西北起，天地晦暝，雷震，有顷乃止。先是京师大热，疫死者众，及北风至，疫疾遂止。”在中国古代，通常来说，疫病主要发生在春夏两季，炎热的环境使得疫病传播速度加快。

黑死病大面积暴发之前，从 1290 年开始，受气候变冷等因素的影响，农作物大量死亡，粮食产量下降，欧洲很多地方出现长时间饥荒，民众营养不良、免疫能力低下，这也是疫情暴发并大肆扩张的重要原因。

宋代的东南沿海地区作为经济中心，经济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受到了一些影响，正如朱熹所说：“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病所由生也。”

在中世纪的欧洲由于经济发展有限，卫生条件得不到保障。当时所有的欧洲城市，几乎都没有下水道，人们将垃圾直接投入屋外，道路上的垃圾四处可见，鼠患、跳蚤严重，卫生状况极其恶劣，为黑死病的暴发埋下了隐患。由于卫生条件差、鼠患严重，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咬了人，便可将细菌散布于人体伤口上，细菌由人体伤口侵入血液中，导致感染，最终引发黑死病。

在中国古代南方有“诉疾病于鬼神”的习俗，“信巫不信医”的思想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宋会要辑稿》记载：“民有病，则门施符篆，禁绝往还，斥远至亲，屏去便物。家人营药，则曰：‘神不许服！’病者欲饭，即云：‘神未听飧！’”

黑死病疯狂肆虐之时，教会主张：“瘟疫是上帝对人类实施的惩罚，采取措施进行抵抗或者逃离就是与上帝作对。”因此，教会对人们治病持否定态度。这种态度使黑死病的蔓延范围越来越广。

除了上述造成瘟疫的因素以外，在中国宋代，社会动荡、战争频繁，“隆兴二年（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在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常有海盗出没；北方则有西夏、契丹和辽对中原虎视眈眈，百姓生活因此受到影响，产生了很多饥民和流民，由于

温饱问题都得不到解决，这些人免疫力能力低下，更易感染和传播疫病。与此同时，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统治黑暗，压迫剥削民众，病弱贫困，民不聊生。

对于疫病的防治，中西方都由各级政府领导，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应对疫情。但由对比可知，中西政府的具体措施不尽相同，宋代政府机构在医学、经济、政治方面都有详尽全面、系统科学的举措，而根据《十日谈》的记载，意大利政府采取的措施较为零散。

宋代政府采取积极的防疫措施，如：“绍兴元年六月……秋冬，绍兴府连年大疫，官募人能服粥药之劳者，活及百人者度为僧……二十六年夏，行都又疫，高宗出柴胡制药，活者甚众。”总的来说，在医学方面，政府派遣医官去民间诊治、研制粥药、宣传普及科学的医学知识；在经济方面，政府拨款救灾、开仓赈济、降低赋税、免除徭役；在政治方面，政府广开言路、奖励治疫有功之士。除此之外，政府还采取打击巫术，加强社会管控等措施。

据《十日谈》有关防疫措施的记载：“城里各处污秽的地方都派人扫除过了，禁止病人进城的命令已经发布了，保护健康的种种措施也执行了；此外，虔诚的人们有时成群结队、有时零零落落地向天主一再做过祈祷了。”由此可以得知，意大利政府及民众主要通过个人自发或集体组织的形式来改善卫生情况，政府还通过颁布疫区及海上贸易限行禁令、制定相关防疫措施等方法来进行防疫。此外，教会组织或民间自发的祷告活动也较为常见。这些措施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长期的教会统治，医疗系统积弊严重，仍然难以克服疫病。

作为中国史传传统的延续，《宋史·五行志》对疫病的客观详尽记载，为后世研究该时期疫病发生的时期、地点、频率以及防治措施等提供了丰富的文献支持和宝贵的历史经验，更有助于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的疫病史的整体情况。而《十日谈》则继承了西方以小说为主流的传统，虽然只在序言中对黑死病进行了描写，但却弥补了西方缺乏史传资料的空缺，为后世提供了参考，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创作乃至欧洲文学的发展指明新的方向。

宋代政府初步建立了一套防治疫病的体系，设立了各级医学机构，形成以各级政府为主、社会民众为辅的群防群控体系，提升了群众对疫病的科学认知，成功将疫病的影响降到最低。但是此时的意大利，却出现了政权的更迭，疫情时期的影响使教会形象崩塌更甚，人们普遍认识到世俗权力才是他们所追求的，这促使欧洲民族国家相继兴起。虽然世俗政府办事效率有所提高，但统治阶层为了更好地稳定社会，把压力转移转到了下层人民身上，越来越严重的疾病与贫困让民众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等级制度的黑暗，转而努力去追求平等和自由，为文艺复兴提供了思想上的基础。

文学角度的对比

文学作品的产生离不开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在 14 世纪的中国，局部动荡但总体政权稳定，经济繁荣，仍然重视一国之史的连续记载；但西方历来没有史传传统，在这一时期仍以小说作为主流文学形态。《宋史·五行志》和《十日谈》虽体裁不同，但其所载都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情况。

宋朝时期的经济社会繁荣，传统封闭式的中国城市逐渐发展为开放式的街市制，街区之间基本畅通无阻，但商业的发展促使城市街道逐渐狭窄，再加上宋朝人口众多，环境卫生问题日渐突出。这一时期，在专制制度、小农经济与空前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共同背景下，封建的宋王朝发展繁盛，即使疫情时常发生，中央及地方政府也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作出正确反应并采取措施予以解决。此外，由于宋代特殊的驻军制度，其京师开封周边聚集了大量的军队，进一步增加了城市的人口密度，也使得疾病的传播变得越来越容易。

中世纪的欧洲，教会的黑暗统治导致经济凋敝，平民生活水平低下，免疫能力低下，卫生条件得不到保障，鼠患跳蚤横行，导致疫情暴发并大肆扩张，情况十分严峻。意大利佛罗伦萨是受灾最为惨重的城市，每天都有无数的人感染或死去，昔日繁华美丽的城市变得尸横遍野、惨不忍睹，正如文中描述：“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一

大批一大批的尸体运到全市的教堂去，教堂的坟地再也容纳不下了……等坟地全葬满了，只好在周围掘一些又长又阔的深坑，把后来的尸体几百个、几百个葬下去。就像堆积船舱里的货物一样，这些尸体，给层层叠叠地放在坑里。”《十日谈》就创作于这一黑暗时期。

中国自古就十分重视“经史子集”等书籍的修撰，《宋史·五行志》是二十四正史之一，以纪传体为主，由官方主持修撰，是研究两宋历史的基本史料。《宋史》共由四部分组成：《本纪》《志》《表》和《列传》。《志》共有十五志，这一时期，《五行志》由以往以人事来说灾异的记录范式演变成“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是单纯的灾害异物志，可从中查阅到相关瘟疫现象的记录，这是研究我国宋代时期瘟疫情况的重要的史料来源，具有较高权威性与参考价值。

西方文学历来以小说为主流，《十日谈》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巨著，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小说除前言外，主要描写了在西欧中世纪暴发黑死病时期，十名男女在乡村别墅避难时讲故事的情节，借这些年轻人之口通过故事展现和批判教会掩藏的黑暗和罪恶及封建贵族腐化和堕落、赞美现实生活和爱情可贵、谴责禁欲主义，表达出作者鲜明的人文主义思想，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先驱之作。

两者在表达情感和思维方式上也有区别。《宋史·五行志》作为官方修撰的史书，其内容多为客观记录，几乎不掺杂个人的主观情感。《十日谈》作为短篇小说集，其前言中是对于疫情期间社会情况的记录，较为客观，但正文是由一个个短篇小说组成，带有虚构色彩，表达作者个人的情感态度。

《宋史·五行志》对瘟疫的记载多为瘟疫发生的时间、地点、患病数量等情形，如：“大观三年，江东疫。”“绍兴二年春，涪州疫死数千人。”“嘉泰三年五月，行都疫。”此外，还有少量描述造成瘟疫的原因，有战乱、饥荒、气候、自然灾害、迁徙等。如：“隆兴二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是岁，浙之饥民疫者尤众。”“淮民流江南者饥与暑并，多疫死。”“江西饥民大疫，隆兴府民疫，遭水患，多死。”“德祐元年六月

庚子，是日，四城迁徙，流民患疫而死者不可胜计，天宁寺死者尤多。”最后，还有少量记录治疗瘟疫的措施，如：“大中祥符元年二月，醴泉出蔡州汝阳凤原乡，有疾者饮之皆愈。”“淳化五年六月，京师疫，遣太医和药救之。”“二十六年夏，行都又疫，高宗出柴胡制药，活者甚众。”

《十日谈》中对瘟疫的记载，有描写疫情暴发后的社会秩序的：“浩劫当前，这城里的法纪和圣规几乎全都荡然无存了；因为神父和执法的官员也不能例外，都死的死了、病的病了，要不就是连一个手底下人也没有，无从执行他们的职务了；因此，简直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有写人们的生活情形、不同人对于疫情的看法的：“有些人以为唯有清心寡欲，过着有节制的生活，才能逃过这一场瘟疫……”“也有些人的想法恰巧相反，以为唯有纵情欢乐、纵饮狂歌，尽量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什么都一笑置之，才是对付瘟疫的有效办法……”此外，还有描写疫情本身的性质及其极强的感染性的：“这里的瘟疫，不像东方的瘟疫那样，病人鼻孔里一出鲜血，就必死无疑，却另有一种征兆。染病的男女，最初在鼠蹊间或是在胳膊窝下隆然肿起一个瘤来，到后来愈长愈大，就有一个小小的苹果，或是一个鸡蛋那样大小。”“这瘟病太可怕了，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染上了病，那情形仿佛干柴靠近烈火那样容易燃烧起来。不，情况还要严重呢，不要说走近病人、跟病人谈话，会招来致死的病症，甚至只要接触到病人穿过的衣服、摸过的东西，也立即会染上了病。”《十日谈》中的描写形象生动地描绘出笼罩在黑死病的阴影下佛罗伦萨人们的生活，表现出作者对于无休止疫情的恐惧和对平民悲惨生活的同情。

不论《宋史·五行志》和《十日谈》前言部分对瘟疫的客观描写记录，还是对《十日谈》中体现人文思想的小说故事，都展现出人类对于“瘟疫”这一事件的关注、对人自身的关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这从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如《宋史·五行志》虽简要地记录瘟疫发生的相关现实情况，但也包含迷信色彩，如：“治平二年四月丙午夜，西北方有白气，渐东南行，首尾至浊，贯角宿，移西北，久方散。占曰：有兵战疾疫事。”这反映出受限

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科学技术，当时社会的人民对瘟疫的认识水平较低，导致思维方式受限，只能依托于非自然的力量，故而生发出封建迷信思想。此外，《十日谈》创作时期，黑死病导致的社会动荡让民众反对封建专制，更加向往民主自由，充满了人文主义思想。

文学源于生活、反映生活

我们采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对《宋史·五行志》和《十日谈》两部作品进行社会事实的、文学角度的对比，分析得出：在14世纪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中国的《宋史·五行志》对于“瘟疫”的描写主要在于客观陈述历史事实、记录解决瘟疫的举措、单一描写瘟疫下社会情形；而西方的《十日谈》则是从现实出发，加入作者自己的体会、想象和对当时的黑暗的社会现状、等级制度的理解，将自己的生活所见注入艺术灵感，从而创作成为文学艺术作品。

在我们研究的这两部作品中，“瘟疫”已不再是简单的客观陈述现象，也不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与承担着厚重的使命和历史责任文学作品密切联系起来，不论是《宋史·五行志》中着重对于瘟疫的发现、瘟疫产生的原因及治疗方法的记录，还是《十日谈》中对人生、社会、情感的思考，都对人类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和作用。“瘟疫”对于14世纪的人们来说是一场巨大的考验，而产生于14世纪的《宋史·五行志》和《十日谈》虽来自不同的国家、代表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体裁不同、内容相异，却体现着文学的温度和力量、蕴含着对人的关注，因此流传百世、经久不衰。所以，文学源于生活、反映生活，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可以记录历史事实、艺术地展现社会现象，而且可以带来一定的社会价值，为后人研究此时期的社会现象并从中学习提供支持。

作者简介：

豆子奕、闻哲，女，江苏大学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2018级学生，本文为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支持项目（202010299069Z）。

大题小做 举重若轻 ——张宗君《孙女喜欢转动地球仪》赏析

□ 谢方生

高山、湖泊、海洋
不再是静止的
国与国之间的边界线
模糊得不能再模糊
我在寻找 CHINA 和 USA 的时候
孙女在为那一大片翠绿的山脉和碧蓝的海洋
惊呼

用清水洗过的地球仪
没有一丝污渍。这样才配得上这双白嫩的小手
孙女每转动一次
我看到的是孙女如太阳
地球在围着她转

——《孙女喜欢转动地球仪》

诗友每天从微信发来的诗歌，少则一二首，多则十多首，能真正打动我的却极少。从微信上读到张宗君的这首新作，如炎炎夏日吃冰淇淋，一种清爽感久久挥之不去。

这的确是一首有分量的好诗！读过之后，就像看到一个举重运动员，轻轻地抓举起杠铃，打破了世界纪录。

表面上看，诗人在写小孙女玩玩具——转动

地球仪，在那双白嫩小手的拨弄下，地球仪飞快地转动着，“国与国之间的边界线 / 模糊得不能再模糊”。而实际上，诗中抒写的是家人对孩子进行国际视野、地球意识渗透教育的宏大题材，但诗人大题小做，当作小孩玩玩具的活动来写，可谓别具匠心！小孙女不负爷爷期望，“胸怀世界，放眼全球”，是一个能光宗耀祖、能担起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新人。诗人刻画这个新时代孩子的形象，抓住她玩地球仪的细节，运笔轻描淡写，孩子天真可爱的形象跃然纸上。对这个小孙女，诗人十分放心，把她看成明天的太阳，“地球在围着她转”。深情的礼赞，蕴藏着诗人对小孙女的无限期望和信任！

把大题材当小题材写，举重若轻，并非易事！诗人不仅要有娴熟的技艺、独到的眼光，找到表现主题思想的独特合理的角度，还要有深邃的思想，洞明世事、见微知著，从细微的生活现象发现诗美。“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张宗君创作出这首佳作，是他几十年诗笔不辍的回报，也是他学养修炼的收获。

作者简介：

谢方生，广东仁化人，退休公务员，出版诗集《人间烟火的歌》《岭南木棉红》。

春天里靓丽的风景：彩叶植物

□ 韩蓉

随着人们对城市园林绿化的需求不断提高，单一的绿色已经满足不了人们的眼光，绚丽多彩彩叶植物更能引起人们的目光，因此，彩叶植物异军突出，开始活跃在园林绿化建设中。彩叶植物无论在公园、风景区、庭院、学校、医院等地，只要合理地搭配点缀，充分地发挥彩叶植物的观赏期，都会形成令人赏心悦目的画面。

叶色自古就被认为是风景园林色彩的创造者。我国古代就有很多描写观叶植物叶色的诗句，如：“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林叶脱红影，竹烟含绮疏”“江云平楚岸，风叶减吴霜”等。除常色叶植物外，大部分植物只有绿色维持时间较长、较稳定，其他叶色表现的时间相对较短。正因其短，才使人珍惜和留恋，使园林景色多变，时进而景新。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人们对城市园林植物色彩的要求愈来愈高，彩叶植物正是以其花朵一样绚丽的叶色，极大丰富了城市的

景观层次，成为目前园林绿化、美化的新宠。目前，一些优良的新品种也逐渐引入市场并被推广应用。下面就简介几种优良的“彩叶新宠”。

菲红王槭：是挪威槭最好的一个变种。落叶乔木。树高 10.5—12 米，最高可达 24 米，冠幅 7.5—9.0 米，树形美观，接近卵圆形，树干笔直，枝叶较密。叶星形，对生，浅裂，叶缘锯齿状，叶脉手掌状，叶片长 10—20 厘米。叶片春、夏季为深紫铜色，秋季变紫红色，叶色绚丽。4 月开花，花朵淡红色、栗黄色或绿色，花茎红色。

紫叶风箱果：是近年来为丰富绿化层次和色彩而从国外引进的蔷薇科观赏性落叶花灌木。株高 1 至 2 米。叶片生长期紫红色，落前暗红色，三角状卵形，缘有锯齿。园林应用：叶、花、果均有观赏价值。可孤植、丛植和带植，适合庭院观赏，也可作路篱、镶嵌材料和带状花坛背衬，或花径或镶边。紫红色与鲜绿色形成鲜明的对比，

非常好地增加了造型的层次和绿色植物的亮度。

金森女贞：又名哈娃蒂女贞，木犀科女贞属常绿小乔木，叶片宽大，叶片质感良好，株形紧凑，是日本女贞的栽培品种，具有日本女贞的基本特征，又具有独特的观赏价值，在美国和日本园林工程中被广泛应用。金森女贞喜光，又耐半阴，且在光照不足处仍具有相当数量的金黄色叶，既可作界定空间、遮挡视线的园林外围绿篱，也可植于墙边、林缘等半阴处，遮挡建筑基础，丰富林缘景观的层次。

红叶柳：又名红心柳，为杨柳科柳属小乔木。小枝红褐色，有光泽。叶椭圆形，卵圆形或椭圆状披针形，长 4—8 厘米，先端渐尖，基部楔形，两面无毛，具腺齿。在整个生长期顶端新叶始终为亮红色。

金叶复叶槭：槭树科，槭树属。落叶大灌木或乔木，羽状复叶，对生，春夏季叶片呈金黄色。耐寒，耐庇荫，稍耐水湿，不择土壤。近几年新引进的色叶树种。

金叶大花六道木：常绿灌木，株高可达 2 米左右，小枝绯红，弓形，叶小，卵形，光照好时呈金黄色。喜光，耐热，对土壤的适应性也较强，发枝力强，耐修剪，生长期和早春需加强修剪，防止枝叶空秃，以保持树形丰满。优良的夏秋观花、观叶灌木。

金边扶芳藤：常绿灌木或藤本，茎匍匐或攀缘，有气生根，叶卵圆形，边缘金黄色，冬叶紫红色。花小，绿白色，聚伞花序。在全光照和半荫环境均能生长，对土壤要求不严，耐寒，耐旱，耐瘠薄。可用作垂直绿化和地被植物。

紫叶三叶草：豆科，车轴草属。常绿多年生草本，高 10—20 厘米。茎匍匐，叶具 3 小叶，深紫色，叶缘呈绿色，头状花序，花白色。喜光，也耐半荫，耐寒，不耐高温和干旱。适作彩叶地被植物。

花叶芦竹：禾本科，芦荻属。多年生草本，叶呈宽带状披针形，具美丽条纹，金黄或白色间碧绿丝状纹，圆锥花序顶生。喜光，喜温暖，喜湿润土壤或浅水中。优良的水景绿化彩叶植物。

以下几种彩叶植物品种是已经过驯化及栽培试验能在我国北方地区大面积推广应用。具体品种名称如下：北美红栎、北美红橡树、金叶美国梓、金叶皂荚、变色龙红瑞木、金边红瑞木、金叶红

瑞木、金叶星宿草、金边锦熟黄杨、金叶朝鲜连翘、金叶（欧洲）山梅花、金山绣线菊、金焰绣线菊、花叶锦带花、花叶柳、匍匐蓝刺柏、蓝叶雪松、蓝色羊茅草等。

彩色植物以其色彩多变、季节各异的特点，在城市园林的景观配置中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也正因为有了彩色植物的培育，我们的生活才变得丰富多彩，它也改善我们的居住环境，使我们的生活如诗如画。

作者简介：

韩蓉，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工程硕士，现任南通市肿瘤医院信息科副科长，高级工程师，江苏省综合评标专家库评委，中国医药信息学会电子病历与健康档案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全国医药技术市场协会（CPDE）电子病历技术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



山东传统手工艺在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中的创新

□ 韩学红

山东传统手工艺具有山东地域特色的艺术形态，呈现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文化气息。山东传统手工业及手工艺产品在现代机械工业化大规模生产下，其社会地位和价值受到严重影响，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山东传统手工艺需要注入新鲜血液，为其提供新的发展方向。文化创意产品的诞生为其发展指明了方向，文化创意产品既有产品的特性，又有精神文化内涵，满足了现代人们的精神和文化需求。

山东传统手工艺的主要品类与艺术特点

山东传统手工艺的发展随着山东省历史发展和地理条件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传统手工艺品类繁多、内涵深厚、技艺精巧，涵盖泥塑、刺绣、

剪纸、扎糊、陶瓷等多个品类。

泥塑艺术类。山东泥塑传统手工艺主要集中在高密、临沂一带。聂家庄泥塑多以当地人物、动物和植物为表现对象。在造型设计上，聂家庄泥塑造型手法简练概括，类似剪纸造、整体形象生动有趣。在色彩运用上，聂家庄泥塑多以红色、黄色、黑色等纯色为主，色调和谐，极具辨识度。

刺绣艺术类。山东传统手工艺中的刺绣又被称为鲁绣，具有明显的山东地域特色。鲁绣的艺术特色鲜明，表现了当地的习俗风情和美好祝福。鲁绣具有种类多样、纹样古朴、形象生动、色彩鲜明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情趣。

剪纸艺术类。剪纸艺术最具特色的地域集中在山东东部沿海，以渤海湾和胶东地区为主。渤海湾地区的剪纸造型形象生动，具有力量感；胶东地区的剪纸工艺复杂、花样多，做工精细，外形饱满。不同的地域特色造成了山东剪纸传统手工艺的地域

差异性。

扎糊艺术类。山东的扎糊艺术主要以潍坊的风筝为主，风筝的制作设计艺术也得到广泛认可。在造型题材上，潍坊风筝的造型和结构源于自然，制作工艺严谨细致，造型上地域特色鲜明。在色彩搭配上，潍坊风筝色彩鲜艳、色彩对比强烈，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视觉冲击力强，远看近看皆宜。

陶瓷艺术类。山东陶瓷艺术主要集中在淄博地区，淄博的刻瓷工艺精湛细致，画面生动富有生机，主要用于欣赏和收藏。仿古陶瓷玲珑美观、制作工艺繁复，可做生活器具使用，深受人们的喜爱。

山东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与开发现状

通过调研发现，山东传统手工艺大多生存于条件比较艰苦的农村地区、地域闭塞，主要以师徒的方式进行传承，学习相关技艺的人较少，加之其生产手段落后、生产材料受季节性影响较大，不是一直在进行手工艺产品的生产，具有间断性。这也使得山东传统手工艺有不少品类至今仍保持着传统的表现特征。山东在传统手工艺保护方面，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相关工作，使得传统手工艺产业有了跨越式发展。但是，山东在传统手工艺的产业发展和教育传承等方面与江苏、浙江等手工艺美术强省还有较大差异。设计观念陈旧缺乏现代性、忽略品牌价值、对市场需求调研不足，市场竞争力比较弱、产品推广滞后等都对山东传统手工艺“走出去”产生了很大影响，传统产品可实现的文化与经济价值得不到发挥。

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之间的矛盾。随着现代化、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追求物质和精神双重结合的生活方式。机械化、标准化的工业生产模式，满足了人们对低廉的价格和简洁功能的日常所需，而山东的传统手工艺产品与工业产品相比，价格、出产速度、传播推广等都无法与之相比，造成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社会需求的脱节。现代产品设计的核心是功能性和实用性，而山东大多数传统手工艺产品还停留在装饰和收藏层面，无法满足现代人们对产品功能性和科技性的需求。现代产品设计在追求简洁和科技感的同时，却缺失了传统手工艺所

具有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山东传统手工艺与现代设计应相互融合，这样传统手工艺才能融入现代人们的生活中去，打破传统手工艺产品只能被收藏和欣赏的状况。

传统手工艺受到现代科技的制约。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产品的更新换代带来了挑战，产品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便利。科技的力量可以对产品的色彩、造型和功能实现现代化、智能化，消费者与产品互动，给人们生活带来方便。现代工业机械化大规模生产加速了产品批量化、规模化生产，以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文化创意产品的诞生，在现代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很快适应市场发展。传统手工艺是以手工制作为主的工艺技术，但在机械化、批量化生产的今天，传统手工艺面临挑战，山东手工艺人多数生活在农村，与机械生产接触较少，文化程度不高，面对机械化标准化生产，传统手工艺就缺失了其独有的手工艺术特征，所以现代设计师对手工艺的了解和创新意识的了解不够深刻，在文创产品的设计上也只能简单了解传统手工艺的表面，缺乏创新。

山东传统手工艺缺乏本土品牌保护意识。山东传统手工艺的现状正处于与现代设计、机械化生产相矛盾的位置，缺乏自己的品牌文化特色，使得产品缺乏竞争力，没办法从山东“走出去”，展示自己的文化内涵和美学思想。受全球化的影响，山东省对传统手工艺的保护意识有所提高。但由于保护机制不完善、花费成本较高、见效慢等原因，使得山东传统手工艺的品牌发展意识和传承创新受到影响。现在有关山东手工艺类文化创意产品品牌意识还比较薄弱，一些地方小作坊粗放经营，不注重自己本土品牌保护意识缺乏品牌识别性，在市场调研中发现，很多卖地方工艺品的特色商店所买产品大部分都大同小异，没有地域特色。

山东传统手工艺在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中的创新方法

传统手工艺作为山东文化“软实力”的代表，其自身的局限性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受到猛烈冲击，所以传统手工艺创新发展需要以新的物质为载体，

而文化创意产品顺应时代而生，为其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也为山东传统手工艺注入新鲜血液。

融入传统手工艺美学思想。

山东传统手工艺的美学思想从古至今呈现了非常多的表现形式，不同的传统手工艺品类展现的艺术美感和文化内涵也大不相同。“以人为本”“物尽其用”“天人合一”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贯穿了山东手工艺的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年代、不同地域，手工艺人们用自己制作的产品，表达着他们对文化和艺术的理解，通过作品展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情境。现代文化创意产品在设计开发时融入传统手工艺美学思想，要认真理解和研究山东传统手工艺所赋予的传统文化内涵，分析其美学思想和审美特征，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设计。

贯穿现代设计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山东传统手工艺从古至今一直秉承着“以人为本”的哲学思想，最初是通过各种手工艺品寄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所需求的“以人为本”是人与外界环境，设计不再单纯考虑产品本身，也会关注产品背后给社会带来的可持续发展。山东传统手工艺具有“匠人精神”，受益人通过参与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拉近了传统与现代的距离，更好地展现了传统手工艺类文化创意产品所带来的文化情趣。

创新产品设计五要素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创新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山东传统手工艺有许多精华元素和文化内涵，如何在文化创意产品中体现出来，需要在产品创新中进行设计研发，以现代设计理念为基础，以产品设计为载体，促进山东传统手工艺的创新，吸引更多的目光和兴趣，使山东传统手工艺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传统造型元素的创新设计。山东传统手工艺品类繁多，可提取应用的传统造型元素众多。在进行传统造型元素创新时可直接运用或间接运用，通过对传统元素表现的文化内涵、色彩应用、造型艺术、制作工艺等方面进行提取转化，利用现代设计表现

手法，结合现代人们的审美情趣和物质需求，设计出符合现代审美观念的具有山东地域特色的文化创意产品。

色彩的创新运用。山东传统手工艺产品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用色彩是不同的，这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制度、民族文化、审美观念和思想表现。传统色彩如何在新的文化创意产品中表现出来，需要考虑色彩与现代文创产品所用材料、所处环境、观者心理感受等，打破传统色彩的局限性，赋予传统色彩新的表现形式使其具有特性。

功能的创新设计。传统手工艺产品一直被人们误认为只是用来观赏和收藏，但现代设计产品更加体现实用性和功能性。传统手工艺要进行功能性的创新，可通过现代技术手段与传统手工艺相结合，利用新型材料替换传统材料，在造型上加入功能性原理，以适应现代人们对文创产品的不同需求。

材料的创新。山东传统手工艺的原材料大多取材于自然界，生产材料受季节性影响较大，供应不充足。所以传统手工艺可以与玻璃、塑胶、复合材料等新型材料相结合，这样既丰富文化创意产品的形式、保留了文化特色，又保护了自然环境。

市场开发及运用新手段。山东传统手工艺文化创意产品要得到更好发展需要建立品牌管理、开发市场，在互联网+背景下，进行新媒体推广、转化营销模式，迅速将以文化创意产品为载体的山东传统手工艺传播至各领域。

传统手工艺是齐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品类繁多、工艺精湛、蕴含深刻的文化思想，对文化创意产品的创新设计具有重要意义，在以文化创意产品为载体的创新设计中，需要更多地考虑在全球化、工业机械化的时代中，人们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求，找到符合发展的机遇。

作者简介：

韩学红，山东滨州人，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现供职于山东协和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讲师，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参编教材 2 部，主持 5 项科研课题，指导学生参赛获奖 20 余项。本文是 2021 年度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山东传统手工艺在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中的创新研究”的研究成果。

虚拟现实技术在博物馆展示设计中的应用

□ 王媛媛 朱衍坤 赵广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个博物院 就是一所大学校”，要“让文物活起来”，这为博物馆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虚拟现实技术在博物馆展品中的应用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对比视频等视觉展示而言，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增加了观众参观的投入度。同时，交互式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很好地还原展品的原貌，以多动态交互的方式表现对象，从而深度挖掘和复活展品的内涵。将虚拟现实技术与博物馆相结合，突破了时空的限制，有效解决了传统博物馆的局限。

一、传统博物馆展示的局限性

传统的博物馆一般按照时间朝代或者展品类型等分门别类在固定空间内依次排列，配以相关的文字介绍和视频图像介绍等，能够在相对空间内大幅度地展示展品的信息，但其在内容呈现方式和组织形式上存在很大局限。

第一，展品陈列上，存在内容上的割裂。一般的博物馆或展览馆空间摆放上按照朝代、文物

来源或作者历史等内容分类摆放。在参观路线上较为固定，只能按照某一固定的内容板块参观，对不同朝代、不同展厅或者同一材质不同样式的展品无法进行比较，不利于参观者横向欣赏学习。

第二，展览空间上，藏品无法完全展出。传统博物馆由于空间有限，可以展出的藏品有限，有些系列展品只能展示部分，因此无法传递完整全面的信息，观众获取的知识碎片化。对于大型的展览品、生物标本、建筑等就由图片替代，这大大减低了展示的效果，观众的体验感差，沉浸性不足。

第三，展示形式上，展示方式难以引起观众兴趣。传统的博物馆有时只能看到一个面的内容，展示距离远、空间小，无法全方位观察藏品细节，因此，很少有博物馆可以很大程度吸引观众的兴趣，青少年群体对这种形式的展品无法全情投入，因而教育性不够强，展示的效果不足。

第四，传统博物馆展出时间有限。一些大型博物馆的展出藏品很多，如果要细细观摩可能需要一天甚至更多时间，大部分观众参观博物馆都是走马观花的形式，因此，迫切需要将博物馆展览方式进行创新，可以全方位地观察展品，充分

发挥博物馆的展示和教育功能。

二、虚拟现实技术的优势

虚拟现实技术能提供较好的沉浸性和交互性，在博物馆展示设计中带来完全不同的体验，随时随地沉浸式参观，还可以与展品近距离“接触”，全方位观察，弥补传统博物馆的诸多不足。虚拟现实技术利用网络的优势，观众随时随地在网络上选择感兴趣的内容参观，横向纵向随意选择，分模块进入，长时间学习。

虚拟现实技术具有的特点和功能使得展品可以通过建模的方式，在线上以 VR 的形式交互，随意放大缩小观看细节，将一些大场景或大展厅的内容还原，比如复原古建筑、古城镇的原貌等；传统博物馆对展品的细节无法仔细观看，线上的虚拟博物馆可以实现这一要求，观众可以仔细观察感兴趣的展品，近距离感受古代人的智慧。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实现很多交互功能，观众不仅可以观看展品，还可以与藏品互动、体验，甚至“体验”古人的日常生活或“参与”一场历史上著名的战役。虚拟博物馆不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公众可以随时随地参观任何博物馆。

三、虚拟现实技术交互设计的原则

在虚拟博物馆的设计开发中要注重考虑用户的体验和使用反馈，将虚拟世界的环境构建与用户行为要求结合，进一步优化交互功能和使用体验。在将博物馆内容与虚拟现实技术结合中，需要对接好虚拟现实环境和现实环境、受众对象和虚拟对象、受众行为和交互行为、受众体验和沉浸式交互。

在环境设计上，考虑不同主题、设计不同的场景类型，模拟博物馆漫游路径中的远景、中景、近景设置，对相关展品设置虚拟动画展示。对于虚拟对象的设计体现时代特点，将角色的身高、性别、体型等认真测量，精准构建三维模型，使

展示更具有真实性。在设计场景和对象时充分考虑视觉上的艺术设计和表达，突出美感与人体工学，根据参观者的活动轨迹进行有效设计，加强参观者的感知与体验。

在体验层面上，有必要仔细考量受众的体验。在优化体验上，交互过程中的设计元素必须从审美、情感和情感主题的角度来丰富，以及广泛的交互知识和实践，并在不同的情境、爱的反馈和艺术等生产技术中适当地使用。

在优化体验影响的过程中，观众能够审视整个交互艺术，然后唤醒感觉器官，充分了解自身的兴趣趋向，并将设计视角与体验者的感受的现实进行对比。为了体验虚拟世界，测试者能够在多个对话和常见情况中漫游，增加整个交互活动的沉浸感。广泛分析观众的情感元素，进而运用移情功能来充分实现虚拟现实的设计原理。

四、虚拟现实技术在博物馆展示设计中的应用

在近几年，很多博物馆以及展览馆开始探索将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展览中，利用全景相机、扫描仪器以及 VR 摄像机对整个场馆建模，再利用计算机交互技术进行程序指令的集成，将文物展品与场景的模型进行交互应用，再通过平台传输进入网络端，观众利用个人计算机或移动终端进入平台体验线上虚拟博物馆的漫游。在技术层面上暂时不能达到全真模拟体验，但便捷的交互控制和体验让人们看到了虚拟博物馆的乐趣。传统博物馆是线上虚拟博物馆的基石，古代文明和文化都在一个个文物中呈现，将传统博物馆扫描建模，形成独有的环境和场景。比如大英博物馆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将博物馆按照时代划分，观众可以进入某一个古代文明时期，使用 VR 眼镜和耳机进入虚拟场景中，甚至可以拿出博物馆中的藏品细细观看，这一切归功于建模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的高效结合，不用花费大量时间去博物馆待一天，而是可以分门别类地去相应场景中观看，重复利用，可以按照时间年代划分，也可以按照样式材质划分。虚拟博物馆不仅有在线的参观，还有沉浸式的体验，比如参与古代某种礼仪的全过程，仿佛文物“活”

起来了，与古代文人雅士一起作诗品茶，参与古代部落的兴衰成败，经历王朝的更迭兴盛。

世界上第一个虚拟博物馆是在 2017 年推出的《文明 AR(Civilisations AR)》，将 BBC 博物馆中展出的众多藏品建模对照，在虚拟眼镜中可以看到真实的物体，同时会在某些展品缺失部位展现相应虚拟的补充，看到展品的全貌，弥补了展品的缺陷。包括托基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埃及木乃伊文物、威尔士国家博物馆收藏的罗丹雕塑作品《吻(The Kiss)》以及苏格兰国家博物馆收藏的画作《圣母与圣婴(Umbrian Madonna and Child)》等诸多藏品。

Google 的 Arts & Culture 应用程序通过一个强大的数据库，包含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多个艺术博物馆的藏品和资料。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可以用手机访问。基于海量数据源，让观众自主访问，支持 360° 全景、楼层选择、VR 查看模式等多种访问模式。VR 技术的呈现使参观者不仅可以看到文物历经风霜后的样子，还能看到恢复后的原貌。

中国的文化遗产源远流长，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吸引了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独特的设计给用户带来惊喜的同时，也给文物保护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使用正确的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种压力。宁夏固原博物馆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展示博物馆的藏品。观众进入虚拟场景与场景内容互动，形式丰富、贴合现实，全面细致地全方位展览。通过身临其境的体验，丰富普通观众的感知维度。

虚拟现实技术的高交互性极大地提升了博物馆在文化传播中的应用效能，使博物馆在虚拟展示领域有较好的发展模式，对博物馆的主题和内容深化展示，突出艺术与生活在技术上的呈现，改善现有的生活方式与参观方式。在虚拟现实技术的支持下，公众对博物馆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五、虚拟博物馆展示设计路径

通过重新应用交互式虚拟现实技术，博物馆可以拥有高质量的沉浸式文化体验。通过交互虚拟现实技术的有力运用，可以提高参观者对博物

馆的导览期望，结合空间的特点可以增强适当的文化内容，通过体验学习和理解来增强参观者的情感体验。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交互式虚拟现实技术可以进一步从叙事的角度对相应的文物进行多动态的解释，以第一人称视角浏览全部，并且可以有效地获得文化特征。交互式 VR 技术可以通过 VR 体感设备、视频系统、模拟工具、交互式虚拟机等设备，帮助观众更准确地参与和识别演示，同时给观众带来乐趣和新鲜感。这意味着传统的博物馆展览缺乏情感信息、应用性薄弱，而新的展览设计融合了交互式虚拟现实技术，让观众在多维度的互动沉浸式体验中最大化博物馆的吸引力。

在博物馆的具体发展过程中，三维空间是通过计算机模拟创建的，创建了一个类似的虚拟世界。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信息整合与交互，大幅提升全三维视觉的敏锐度，让用户实时体验视觉、听觉、触觉的全方位感知。对文物的讲解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来解释文物的创作时期，并在时代路线上追溯文物创作的背景，以享受参观的乐趣。参观者可以充分了解所参观的遗产地文化内涵，以及对这一时期的特征及其历史的广泛了解。

虚拟现实技术是数字技术的一个重点，与其他数字资产相比，虚拟技术具有还原时间和空间的潜力，以及与众不同的沉浸式体验。这些特性为博物馆的原创研究、展示和文化拓展提供了优势，成为展示和文化交流的平台。

作者简介：

王媛媛，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本科毕业于山东建筑大学，硕士毕业于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著有《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VR/AR-based STEAM Curriculum System i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under Big Data Background》《基于 STEAM 的中小学虚拟现实技术课程应用探究》《基于 STEAM 的小学 VR 校本课程开发优化路径探析》等文章，作品曾获 2019 教育游戏大赛四星作品，本文是 2021 年度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虚拟现实技术在博物馆展示设计中的应用研究”的课题结项材料。

“互联网 +”背景下利用新媒体手段助力日照纯手工绿茶品牌发展

□ 张艳华 孙翠莹

20 世纪 50 年代，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为解决山东人的饮茶问题，毛主席提出了“南茶北引”的伟大设想，经过数十年的努力，茶叶终于在高纬度的日照生根发芽，此举打破了国际茶行业“高纬度不可种茶”的学说，并因独特的生长环境而独具特色，到如今日照绿茶逐渐成为“江北绿茶新贵”，成为世界三大海岸绿茶之一。

刚刚起步的日照绿茶遇到了经济的转型，以电商与直播电商为主的经济模式突出了“快”的特点，但是茶是精益求精的产品，随着“快餐经济”的普及，以“匠心手作”为主旨的日照绿茶传统制作工艺——纯手工茶逐渐开始没落。2018 年一号文件提出要“大力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到女娲凤凰茶叶现代示范园区考察纯手工制茶工艺时指出“两个巴掌做出来的东西，有些科技是无法取代的”。

茶，凡高品质者皆纯手工为之。新媒体与传统工艺结合，以新媒体营销助力，打造纯手工日照绿茶 IP，提升纯手工日照绿茶的知名度与品牌影响力，继而全面带动传统纯手工制茶工艺的复兴，提高茶

农的收入，实现日照绿茶产区乡村振兴。

发展日照纯手工茶品牌的意义

纯手工制茶是传统的炒制方式，机械化炒茶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省了生产成本，但是茶叶的集中加工，模糊了地势的差别和小茶园茶叶的鲜嫩程度，电动滚筒炒茶机替代了铁锅的工作，带走的不只是记忆，还有很多属于日照绿茶的老味道。集中加工掩盖了每块小茶园茶香的差异。日照绿茶的经典“板栗香、豌豆鲜”越来越少。复兴日照绿茶纯手工技艺让广大茶农在既不离家乡也不离开本土的情况下，日渐成为富农强农的好帮手。在进行纯手工制茶加工的同时，无形中带动了纯手工制茶工艺的复兴，是提高日照绿茶的品质、增强日照绿茶的市场竞争力、有效带动日照绿茶产区茶农收入增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有效举措。

日照市，地处鲁东那沂蒙余脉，被称为“南方中的北方，北方中的南方”。其独特的经纬度、地

理环境、气候和土壤等因素，优良的自然资源环境和独特的地理条件，使日照市成为非常适宜茶叶生长的地方，也造就了日照茶“叶片厚、滋味浓、香气高、耐冲泡”的特有质量和口感，让日照市成为发展茶产业的天然宝地，加之日照绿茶的功效在业内有良好的口碑和影响力。销量占山东茶产量的 85% 以上。仅巨峰全镇现已发展茶园 9 万亩，是齐鲁茶的主产区，被称为“江北绿茶之乡”。

当前日照绿茶产区面临着从业者老龄化严重的问题，因为机械茶以走量为主，淡化了炒制工艺带来的溢价，所以大多数年轻人都不愿意从事日照绿茶相关的工作，甚至造成了个别村庄空心化严重的问题。因此，增加日照绿茶的产品溢价，提高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投入，增强纯手工技艺的市场竞争力，有利于吸引年轻从业者的加入，对日照绿茶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淡化传统概念中将茶叶作为大众农产品的范畴，以品牌化、成品茶的形成增加日照绿茶的市场竞争力，通过纯手工制茶工艺，提升成品茶的品质竞争力，继而提高茶叶的溢价，增加工艺的溢价能力，从而提高茶农与茶企的收入。通过纯手工茶的普及，带动年轻人学习技术的积极性，实现日照绿茶长远可持续发展。

行业的最优模式应该是从茶农到茶商，再到外地的经销商都有利可图，有着合理的利润，如此行业便可健康向上地生存，茶友购买的日照绿茶不仅仅看价格，而是将更多的目光放到品质、健康方面，回归到“茶，本自然养生饮品”的初衷。纯手工日照绿茶品牌的发展，提高了成品茶的合理溢价，保证了茶农、茶商、经销商的合理利润，调动了茶农学习纯手工制茶工艺的积极性，增强了茶商的品牌化意识和纯手工茶的制作工艺，经销商也通过销售日照绿茶纯手工茶在口碑上有了保证的同时，增加了合理的收入。消费市场在喝到纯手工日照绿茶以后，基于对纯手工茶口感、滋味、耐冲泡性的明显感受，也会对日照绿茶“小众茶”的看法有很大的改观，增强了日照绿茶在消费市场的品牌认可度。

日照纯手工绿茶市场现状及问题

以电商与直播电商为主的“快速经济”模式，导致大多数茶企忽略了茶叶的品质与制作工艺，单纯地陷入走量的思路。日照绿茶纯手工制作工艺因为工艺复杂，与机械茶相比效率低，在没有达到合理溢价的前提下，已经趋于绝迹。但是想提高日照绿茶的品质、打造高中端精品茶，纯手工工艺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因为纯手工制茶工艺无法产生巨大的产量，因此在当前“快餐经济”的模式下，逐渐面临失传的风险。在日照绿茶产区，除极个别品牌商家有极少量的纯手工茶以外，已经很少有人从事纯手工制茶的工作。但是反观比较成熟的南方茶品牌，每一个茶类中都极为重视纯手工茶的制作。

因为日照绿茶南茶北引时间较短，因此品牌化思维比较淡化，多数商家依然坚持着老旧的“走量”化生产模式。老旧的模式一来降低了单品茶的溢价，导致行业形成无利支撑的恶性循环；二来也导致了日照绿茶品质的连年下降，老茶友寻找的经典北方绿茶老滋味已经越来越难，长此以往日照绿茶在国内茶行业中的市场竞争力会日渐匮乏；最后也会导致当前纯手工制茶工艺面临失传的困境，一旦纯手工日照绿茶制作工艺失传，便会形成行业技术断代。

行业内竞争激烈，市场上茶叶产品众多，想要打进市场存在一定的困难。目前市场中纯手工茶占有量还比较小，选用手工炒制茶叶进入市场创建品牌，以手工品牌理念和文化深入人心，用产品和服务赢得消费者；同时，需抢占市场先机，明确目标市场定位，加强与供货商的联系，形成长期合作。手工绿茶种植以合作社形式进行，加强对种植、炒制的培训工作，提高茶叶品质与产量，使日照绿茶产业实现规模化、集约化和产业化经营。利用新媒体销售为基础迅速打开市场。

日照绿茶产区属于沂蒙山区，沂蒙老区以艰苦朴素的性格特点被人们熟知，此性格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对新媒体的认知度不够、茶文化的淡泊。目前日照绿茶产区部分利用新媒体的商家，也仅仅局限于低价格的走量产品，甚至因为新媒体的便利性，行业内产生了很大的价格竞争，没有成

熟的新媒体运营案例和经验。只是盲目地投入新媒体中，大家仅仅将新媒体当成单一的“卖货”工具，只是想着短时间内的变现，没有想到品牌的打造以及企业的长久发展。因此在日照绿茶产区，新媒体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或者新媒体给行业带来的影响利弊参半。

日照绿茶纯手工制茶的宣传策略

我们看到的关于日照绿茶商家的报道大多仅仅局限于日照当地的媒体，甚至有些日照绿茶品牌将当地媒体当成了免费的宣传渠道，在其他媒体以及网络平台中出现的日照绿茶品牌少之又少，虽然日照当地的相关媒体也一直在努力带动产区品牌，但是终归影响力有限。能够在外地媒体以及其他公共网络渠道推广的商家屈指可数，可是往往就是这屈指可数的商家，却成为当前日照绿茶品牌中比较有生命力的。

因此，在日照绿茶纯手工品牌的打造方面，要全面利用新媒体的快速、便捷性。首先，在纯手工茶制作阶段实现抖音、快手、腾讯、微博、百度等全平台多账户的实时直播，确保做到受众群体的最大化。其次，挖掘日照绿茶产区的区域文化，附着于纯手工日照绿茶品牌，打造形象鲜明、积极向上的纯手工茶品牌形象，并挖掘品牌文化，通过软文覆盖于各新媒体平台，逐渐渗透到茶友心中。最后，实现纯手工日照绿茶从采摘到炒制再到销售的全程视频可见，从茶园到茶杯零距离，打造私人专属定制的品牌理念。

让消费者参与到纯手工中来，适时举办消费者纯手工炒制体验活动，并通过线上新媒体进行预热、实时直播，让大众充分了解纯手工制作工艺，增加纯手工制茶工艺给茶友们带来的趣味性，也会让茶友理解一杯好茶来之不易，让纯手工制作工艺更加深入人心。

通过自有日照绿茶纯手工品牌，带动日照绿茶产区茶企的纯手工制茶积极性，扩大纯手工日照绿茶的整体市场影响力，提高日照绿茶的市场溢价，从而最终带动茶农纯手工艺传承的积极性，与当地茶叶主管部门实时沟通，建立纯手工制茶工艺学

习数据库，并完善纯手工制作工艺的传承，最终形成一个立体生态的行业系统。

以独特的纯手工茶品牌，树立品质茶的形象，再与日照绿茶当地茶企合作，输送纯手工制茶师，并联合线上推广，利用线上新媒体的实时性与便捷性，从软文平台到短视频平台，再到直播平台，实现全面覆盖。再最大化地利用茶企自媒体组成庞大的新媒体矩阵，实现多平台海量账号的同步推送。同时以有奖转发的形式，通过纯手工茶的赠送，带动消费者转发的积极性，在让消费者品尝到纯手工茶的同时，实现纯手工茶信息的全面裂变。

建立线上流量落地终端，B2B方面，在阿里巴巴、百度等平台建立官方店铺；B2C方面，在天猫、京东、抖音、微信小程序商城等平台建立官方商城，并实时接入直播。利用合理的利润分成，提高行业外网红人士带货的积极性。在实现销售的同时，也扩大纯手工日照绿茶的知名度。

利用新媒体推广的大数据精准性，精确纯手工茶的市场终端客户属性，根据年龄、职业、消费观念等特点，在抖音、百度、今日头条、微信等平台不定时地实施付费推送。并根据流量属性实时关注流量落地情况，分析流量属性，统计各平台推广中有效客户的区域性、年龄分布、消费情况等，优化品牌的推广方案。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当前，通过新媒体的运用，建立日照纯手工绿茶品牌，提高人们对乡村本土的热爱，提高茶农学习制作手工茶的积极性。宣传品牌文化，回归本土，热爱家乡，宣传品牌理念回归自然、回归手工，增加手工制茶车间的普及，让日照绿茶提高品牌形象，增强日照绿茶的市场竞争力，并有效带动产区茶农的收入增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作者简介：

张艳华，山东协和学院教师，著有科研文章4篇，主持4项科研课题；孙翠莹，山东协和学院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学生。本文是2021年度山东省传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专项课题“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日照茶叶产业的传承与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

高校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路径

□ 赵梦娟 刘芳 郭秀珍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包括中华民族优秀的品质、优良的民族精神、崇高的民族气节、良好的民族习惯以及高尚的民族情感。是经历五千年历史变迁、多个朝代影响更替后流传下来，对中华民族儿女成长有极大的引导作用。经过不断地创新发展，其内容更符合现代学生学习与理解，并对学生步入社会后处理人际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因此，高校在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路径选择上,要结合当代教育特点，参考有效教育活动，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案，实现教育目标。

高校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意义

高校生是国家发展、社会建设的重要人才力

量，其思想、品德、道德观念直接影响其人生态度，进而影响工作状态，对整个国家、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因此，为响应教育号召，做好高校生的德育教育工作，为社会输入更多专业的、富有责任感的有为青年，需要重视中华传统美德的力量。通过中华传统美德教育渗透，使高校生都胸怀理想、树立奋斗目标，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高校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以下几点具体说明。

第一，传承传统文化，弘扬传统美德。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经济往来、文化碰撞机会越来越多。这时，高校生作为国家发展的主力军，其思想道德情操直接影响中国在世界舞台的竞争力。作为文明古国，我们的历史积淀与传承是大部分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因此，要重视中华传统美德在高校的全方位渗透教育，使高校生不断接受中华传统美德熏陶，进而以自身作



为传统美德的践行者，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第二，有效和谐社会，调节矛盾，人民安康幸福。“仁厚、诚信、自强、知耻、勤俭”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需要中华儿女代代相传，并以此作为生存准则。那么，在以这些美德为准则的引导下，社会环境一定是和谐的，社会生活一定是幸福的，国家会更强盛、民族会更团结、社会会更安定、人们会更幸福，这是中国立于世界舞台重要地位的基础，更是实现中国梦的基本保障。因此，在高校开展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可以全面提升高校生的综合素养，使其认知更符合现代人才要求，便于全力推进中国成为世界强国。

第三，增强高校生道德素养、培养其爱国情怀，强化其职业道德素养。高校生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其进行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与世界观，使其辨别是非能力增强，在步入社会工作时，有明确的职业规划，并为之努力奋斗。中华传统美德蕴含优良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气节，有助学生形成一身正气，为社会作贡献。

高校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有效路径

重视课堂教学推广，将思政学科、课堂思政、中华传统美德教育有效融合。

在高校开展中华传统美德教育，需要利用已有的学科教育全面渗透指导，将具体工作落实到位，落实到每一名高校生学习生活中，将其作用全面发挥。第一，可以从思想政治课程入手，将其课程教育价值全面发挥。高校思政课程内容与中华传统美德有非常多的相似点与相同点。因此，通过在思政学科课堂教学中、实践活动中、特色活动中融入中华传统美德，可以获得极高的教学效果。如《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邓小平理论的基本问题和主要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等课程教学的开展，都可以有效融入中华传统美德。在高校生学习先进的理论思想，接受法治教育时，将传统美德逐步渗透，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与道德观，拥有符合传统美德的民族情感。如这次与人类命运相关的新冠疫情发展，中国各行各业的伟大付出，以及科研工作者的不断研发创造将新冠疫苗推出，让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能通

过接种疫苗抗击疫情，这其中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体现。第二，思政教育与中华传统美德有更多共同点，但其他学科知识学习也同样有其不可替代的教育发光点。高校要重视挖掘每一个专业、每一个学科中蕴含的中华传统美德，从而在最大范围内开展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将学生培养为专业知识与道德情操俱佳的新时代青年，将中国精神发扬光大，推动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耀眼辉煌。此外，各专业教师都要积极进取，将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作为教学重点，有效结合专业知识、利用专业教学活动全方位开展传统美德教育，激发学生对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的学习兴趣，培养自身道德修养，促进自身综合素养全面提升。

优化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法，发挥实践教学效用。

传统教学模式更重视知识的讲解与背诵，这样的教学模式不利于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的渗透与弘扬。因此，高校各专业教师在开展课堂教学活动时，要优化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法，发挥实践教学效用，从根本上将各专业教学与中华传统美德有效渗透融合，促进学生综合素养全面提升。传统教学模式进行优化后，增加了丰富的教学元素，如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设备向学生播放历史题材教育影片，以感官刺激的方式增强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以动画片的形式在娱乐学生学习生活的同时，逐步向其渗透中华传统美德：孝顺长辈、尊老爱幼、团结友爱；以纪录片的形式拉开历史神秘面纱，帮助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传统美德知识学习，深刻感悟历史，将高尚的民族情怀融入自身血液中，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承人。此外，多种微课、短视频等新媒体传播媒介的全面发展，也为学生了解中华传统美德创造更多路径，丰富学生视野。传统教学方式大多在课堂内完成，目前，要创新教学方法，将课堂教学向外延伸，开展实践教学，强化学生对中华传统美德的理解与认识，进而使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崇高的民族气节得到有效培养。例如，通过参观古奈良、大沽口炮台、萧红故居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使学生在聆听历史故事、感悟革命情怀中，将中华传统美德有效继承并发扬光大。

创设多种形式的校园活动，逐步渗透中华传统美德教育。

高校生在校时间长，去除上专业课的时间，还会有多种形式的校园活动。因此，高校可以利用这些主题不同、形式不同的校园活动，逐步向学生渗透中华传统美德教育。通过在班级内开展特色活动，可以增强班级学生情感，促进团结友爱之情建立；通过在各班级间开展特色活动，可以增强专业间的联系，使学生接触更多课外知识、丰富自身积累、拓宽视野；通过在各学院间开展特色活动，可以有效促进校园和谐，将中华传统美德在更大的校园舞台上展现，将爱国、明志、诚信、好学、求新等传统美德逐步渗透给每一名学生。与此同时，活动内容与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不拘于一种展现方式。例如，首先，可以通过社团组织开展特色活动，如篮球社团的“激情运动，强健体魄，为国争光”主题篮球赛，可以将运动精神与传统美德教育融合，培养坚强、不畏困难的民族精神，彰显民族气节。书法国画社团开展的“以书法会友、以国画抒情”主题活动，将中华文化有效传承，并通过活动安抚学生新时代环境背景下浮躁之心，从而可以静心深入研究专业知识，强化自身能力，为国家、为社会贡献力量。其次，还可以通过学生会组织的各种校园巡演活动，号召在校学生积极参与到活动表演中，通过各种题材情景剧表演、歌曲演唱、国学朗诵以及歌舞演出等节目，融入中华传统美德元素，展现新时代高校生不一样的自信风采。最后，无论是采取什么形式的校园活动，是演讲、辩论赛还是画报宣传、传统民俗庆祝活动等，其主要开展目标都要有效结合中华传统美德，实现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目标。

重视校园网络环境维护，强化学生正确应用网络资源意识，树立正确价值观。

目前，是网络信息大爆炸时代，是经济全球化时代，更是新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高校生远离家庭生活，集中在高校内学习，虽然更便于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学习与锻炼，但也为高校生预留更多空闲时间。通常情况下，大部分高校生在没有学习目标、职业规划目标奋进的前提下，会将大部分的时间浪费在网络世界中。如利用智能手机玩大型网络游戏，从而不分日夜、不分地点，沉迷于网游中无法自拔，不仅荒废学业，更在日复一日的游戏中迷失自我，找不到前进道路，这

对学生未来发展而言，是巨大的威胁。有调查显示，目前因沉迷游戏而荒废学业、没有取得毕业证的人数年年上升，这对中国文明古国而言是不良发展预警。高校生是国家发展建设的中坚力量，若其思想不正、没有家国情怀，那么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此外，网络环境复杂难辨，网络自由导致所有人都可以在互联网大平台上通过微博、社区账号等发表个人言论，某些偏激言论极易带偏学生思想，使其“三观”发生偏差，进而影响自身言语行为，成为社会危害。为此，高校要重视校园网络环境维护，通过加强防火墙安全等级，将不良网站、诈骗网络信息隔离在外，营造健康的校园网络世界。同时，还要强化学生正确应用网络资源的意识，树立正确价值观。对学生思想教育培养重在“引导”而不在“隔离”，当学生毕业走入社会、脱离校园网络保护时，其也要具备识别网络安全的能力。这就需要高校利用校园网络优势，为学生创设更多网络传统美德教育活动，帮助学生正确认识世界、认识网络、认识社会，并在不断感受传统美德教育中，获得满满正能量，成长为综合素养兼具的新时代青年。

重视榜样的力量，通过榜样力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

榜样是值得学习、值得效仿的好人好事；榜样可以帮助学生树立目标，指明前进方向；榜样是挑战困难时无惧的指明灯。因此，高校要重视榜样的力量，通过榜样力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通过一些融入中华传统美德的主题活动，可以使学生感受到传统美德的魅力，并以此为学习目标，督促自身学习、完善。通过一些演讲、辩论赛，可以丰富学生对传统美德的学习与了解，从而拓展视野、增长见识。但这些中华传统美德的渗透更在于外在，更注重“形”的展示，对学生心灵的激荡是不足的，是缺乏后劲的。因此，榜样的力量是需要高校重视并有效应用的。2021年年初刚刚发布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事迹：张定宇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他身患绝症却依然坚守在抗疫一线；陈陆，一名为救援群众而牺牲在洪水中的消防员战士；张桂梅，一位为改变山区女童命运的公益先进校长；万佐成、熊庚香、王海、汪勇、谢军、叶嘉莹、毛相林、国测一大队。这些人物事迹都具有榜样力量，高

校要利用这些先进事迹在校园内广泛宣传，使学生真实感受到最近的传统美德教育。此外，针对校园内先进学生、优秀学生，高校也要积极鼓励并赞扬。通过学生影响学生，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全面渗透教育目标。

综上所述，在高校教育中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可以有效将中华传统美德思想传递到每一名学生心中，使学生情感与传统美德产生共鸣，并积极以自身行动践行传统美德，进而使学生的高尚思想与品德有效培养，为国家、为社会、为人类发展做好深刻的思想准备，积极学习专业知识为国家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作者简介：

赵梦娟，山东协和学院教师，著有科研文章 5 篇，3 项科研课题；刘芳，山东协和学院教师，著有科研文章 15 篇，主持 4 项科研课题；郭秀珍，山东协和学院教师，著有科研文章 17 篇，主持 3 项科研课题，参与十几项科研课题。本文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传统文化美德在山东高校建设研究”课题结项材料等。

课程思政理念下《设计基础》课程改革研究

□ 王晓燕

艺术类院校、专业课课程思政就是在艺术类专业课程中深入挖掘源自艺术和文化本身的课程思政育人元素和内容，用好艺术类专业课程这一渠道，将课程思政内容与元素有效地融入艺术类专业课程中，充分发挥专业课程显性和隐性思政元素教育的作用，做到艺术类专业课程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相统一。

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

《设计基础》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情况

围绕学校应用型办学定位、数字媒体技术、数字媒体艺术岗位需求及专业创新设计和艺术表现的毕业要求，结合学生艺术素养提升需求，注重艺术与技术统一、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并重，实现知识、能力、素质、价值有机融合。

课程团队积极探索艺术类课程教学思路。通过对现有艺术类课程的深入论证，归纳提炼出鉴赏、反思、创意、探索四个维度的高阶能力目标。

实施教育教学，彰显课程思政特色。明确课程思政实施的重点内容——用好中国设计、讲好中国故事，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价值观传递，深化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以设计专业知识学习为主线，以中国设计中的中国故事为引领，强化课程思政目标的“设计文化、设计元素”显性思政、“价值本源”隐性思政融合；以挖掘中国设计、文化思政元素为核心，选择适当的素材和

课程思政理念下艺术类课程改革研究背景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学生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和重要渠道，高校学生通过互联网等方式多元化地接收外界信息和思想观念。然而对于部分艺术院校、艺术类专业而言，则往往更加注重对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与提升，无法适应艺术类大学生的学习习惯，在专业及课程建设中，忽视了艺术类课程思政的建设和作用，忽视课程思政师资培训力度的不足，造成老师在实际教学中对于课程思政的有效实施有心无力，对教师的自信心也

课程内容承载思政元素；转换教师角色，重视课程思政过程师生的参与度，以激发内生动力为重点，强化课程思政效果的持续稳定作用。

结合课程特征，优化课程思政建设。结合课程特点，按照混合式教学模式，结合项目式教学，开展课程研究，围绕课程思政，进行课程建设，深入挖掘课程中的课程思政资源，开辟课程新场域，文化融入、价值引领，重视创新能力培养，定期开展课程思政专题研讨活动，深入研究数字媒体技术、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基础课程中的中国文化课程思政资源并加以实施应用，课程思政融入教学全过程。

《设计基础》课程思政建设总体设计

立足学校定位，结合文化创意产业群带动专业群的思路，基于构建数字媒体技术、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人才培养专业链的前提，构建“用好中国设计、讲好中国故事、做好中国人”的建设思路，以中国故事讲述中国设计，以中国设计渗透设计理念、设计元素，做中国设计。

把握课程思政建设方向，重点突出。立足中国文化，融入价值观思政元素，以用好中国设计、讲好中国故事为方向，以做好中国设计为重点，课程育人落到实处，实现知识与育人高度契合。

明确课程思政建设目标，科学合理。围绕学校发展定位，培养传承“工匠精神”的应用型人才，秉承“设计思政、文化先行”理念，树立正确艺术观和创作观，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切实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增强文化自信。

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落实实施。以“中国设计中的中国故事”为核心，强化“设计文化、设计元素”显性思政，细化“价值本源”隐性思政，将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创新创业等融入课程内容模块，优化课程思政建设内容。

强化课程思政价值塑造，紧密融合。中国故事与中国设计相融合，中国文化与现代设计相结合，通过价值观文化元素融入，培养学生专业素养与民族自豪感。

《设计基础》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依托超星学习通平台，构建混合式教学模式，开展“技艺融合”教学实践。注重线上、线下有机结合，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体系建构，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教学效果。

明确设计导向，重构教学内容。以三大构成为重点，选取设计过程、构成要素、构成形式、构成设计、色彩、三维造型等为主要授课内容；坚持立德树人，植入设计史、设计思想、设计文化等思政内容，将中国故事中的中国设计等融入教育内容；基于新工科建设，将包豪斯构成理论等交叉学科知识融入教学内容；将三维虚拟设计、半实物仿真技术等数字媒体前沿知识融入教学内容，综合培养学生鉴赏、反思、创意、探索能力。

丰富方法手段，调动内生动力。依据学生认知规律，以学生为主体，融入文化元素的设计项目为主线，有机穿插融合思维导图、问题导向、互动研讨等方式，综合应用翻转课堂、探究式教学、项目迭代教学法等方法，开展密切衔接的四递进教学活动，构建师生学习共同体。

应用信息技术，重塑教学形态。依托于强大技术搭建的在线教学平台，充分挖掘多方资源，将碎片化课程资源进行统整，进行项目化设计，提升课程教学效果。信息化技术打破了教室、实验室界限，渗透“互联网+”思维，促进智慧教室、教学互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学习环境有效延伸。关注学生需求，发挥专业优势，将课程内容以案例视频、交互媒体等形式呈现，组织积极性高、参与性强的互动环节，关注课堂反馈并及时调整策略。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和学科竞赛，有效依托学院科创中心筑帧创客学生社团，融合新媒体技术等手段，引导学生开展合作探究，主动思考，自主设计，培养学生创新设计能力，提升自我价值。

创新教学模式，打造生态课堂。突出学生主体地位，教师主导作用，创新“能力培养为主线，线上线下融合，四个迭代项目，认识观察—体验感知—创新实践—创意孵化四层递进环节”的“1244”项目迭代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师生学习共同体，推动课程教学革命，营造互动、合作、

探究的新型课堂。

“一主线”，即以学生创新设计能力培养为主线；“两融合”，即线上线下融合；“四迭代”，即遵循学生阶梯成长规律“夯实设计基础→灵活组合应用→提高品格内涵→丰富表现形式”，将教学内容设计为“构成要素→构成设计→色彩构成→立体构成”四个迭代项目；“四递进”，即在教学过程中创设了“认识观察—感知体验—创新实践—创意孵化”四层递进环节。

四个项目依次进行，按照“认识观察（培养鉴赏能力）—感知体验（培养反思能力）—创新实践（培养创意能力）—创意孵化（塑造探索能力）”思路，逐步实现课程目标。

思政全系贯穿，彰显育人魅力。结合学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求，结合专业知识教育，深入挖掘中国设计中的中国故事资源，引导学生体验、感悟，用好中国设计，讲好中国故事。

坚持立德树人，体现以学生为中心、项目为导向，注重学生知识、能力、素质、价值四维目标达成，依据学科前沿与社会发展需求，动态更新课程内容体系。结合学校办学定位，围绕专业发展，依据课程目标、特点，结合课程思政建设方向，将国家形象背后的故事等中国故事分别融入各个项目，引导学生体验、感悟，深入挖掘设计元素及设计理念，提升设计能力，提升民族自豪感。

秉承“设计思政、文化先行”理念，线上线下混合，开展项目式教学，基于设计创意，以融入文化元素的设计工作过程为导向，以课程平台为主线，用中国故事讲述中国设计，用中国设计引领学生感悟、体验，在开放教学模式中，培养学生的感知和创新思维能力。

多元考核评价，动态改进提升。构建知识能力并重、线上线下结合的多元考核评价方式。加大过程性考核力度，线下综合运用作品设计、小论文等形式，同时增设高阶评价，以设计类学科竞赛为依托，促进学生高阶目标达成；线上运用在线测评，实现学生学习全程监测；融入思政元素的设计分析，全面评价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增加课程挑战度。

《设计基础》课程思政建设特色与创新

革新教学理念，打造新型教学形态。课程秉承“设计思政、文化先行、学生中心、持续改进”的教学理念，强调师生互动、教学相长、协同创新，持续提高教学质量，改变了“生硬知识满堂灌”的传统艺术类课程教学方式，打造互动、合作、探究式的新型教学形态。

以学生为中心、项目为导向，构建师生学习共同体。以学生为中心，融入“思政+”，将课、岗、证、赛相结合，融入中国文化，精心选取项目，引导知识扩展，建构符合认知规律的教学环节，引导和指导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大赛，促进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构建学习共同体。

基于课程思政，资源共享共建，提高课程应用价值。结合人才培养的实际需求及课程思政融入教学全过程，选取整合教学内容，优化教学设计，建设课程资源，使学生始终以设计师的视角分析所学，并灵活运用，突出专业性。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及文化设计理念。

《设计基础》课程秉持人文设计理念，以融入艺术元素的设计过程为导向，构建了低阶必学、高阶选学，具有差异性和多元性的教学内容及资源库；通过“1244”项目迭代式教学模式，搭建人文、动感、智慧课堂，打造了互动、合作、探究式的新型教学形态；通过不断优化考核评价体系，促成评价方法、考核模式及成绩构成多元化，并增设高阶评价，实现高阶目标达成。通过“技艺融合”教学实践，切实解决了教学中的痛点问题，有效提升了学生的专业设计能力。

作者简介：

王晓燕，山东烟台人，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现供职于山东协和学院，数字媒体教研室主任，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EI论文4篇，获得省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省教学比赛、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等获奖作品20余项，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等课题10余项，主编教材3部，本文是山东省艺术教育专项课题“课程思政理念下艺术类课程改革研究”的结项材料。

“唯有多情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 ——写在章开沅先生去世一周年

□ 蒋建民

2021年5月28日，南通人民的亲密朋友，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先生在武汉去世。消息传来，千里之外的南通也一起陷入了悲痛之中。一年来，人们以各种方式缅怀先生的丰功伟绩，寄托自己的哀思……

章开沅先生不是南通人，却对南通这片土地怀有深深的眷念，对江海骄子张謇饱含着敬仰之情。他从1962年9月（36岁）第一次来南通为研究张謇搜集资料，到2013年7月（87岁）出席南通市纪念张謇诞辰160周年暨《张謇全集》首发式，先后10次到访南通。为张謇研究的繁荣与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出了特别巨大的贡献。南通人民永远感激他、敬仰他、怀念他。他也时常无不自豪地说：“南通也是我的第二故乡。”

在章开沅先生的带领和推动下，张謇研究的学术成果日益丰富、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理论氛围日益活跃，张謇研究渐成显学的趋势日益明朗。

可以告慰先生的是，一年来，张謇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先生希望南通办成培养民营企业家的摇篮的愿景已经开始实现。南通张謇企业家学院去年挂牌成立，迄今为止已举办各类培训班167期，培训了来自15个省（市）的民营企业学员1.45万人次。张謇的企业家精神正在全国落地生根、发扬光大。

我与先生素不相识，既非出自章门，也无任何交往，纯属崇敬与仰慕。这种敬仰之情，已经延续了22年。之前，只知道先生是华中师大校长、历史学家，研究近代史和张謇，并没有读过他的著作。直到2000年看到《张謇传》，才开始“认识”先生，尤其是读了《我与张謇研究（代后记）》，被先生的治学精神和人格魅力所感动，才“半路出家”研究张謇。待到2006年看了《论张謇》，我对先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就萌发了写一写先生的念头。于是便有了那篇《为张謇研究开创新

纪元——章开沅和他的张謇研究》（《江海纵横》2007年第二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网站、《南通日报》《章开沅学术与人生》（华中师大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先后转发与收录。15年前，恐怕还没有专门写章开沅的文章，所以“物稀为贵”。

章开沅先生去世以后，我的心中颇为空虚与失落。除了关注媒体缅怀先生的文章，也陆续购买了一些先生的著作学习与收藏。如《史海远航——章开沅传》《章开沅文集》《走出中国近代史》等。通过断断续续地阅读，对于先生是怎样一个人有了更多的了解。

他是一位气象恢宏的史学大家。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不少，但有章开沅先生这般恢宏气象的史学大家却不多见。

先生之“大”，首先在于具有大历史观的大智慧。他不是就历史而研究历史，而是具有宽阔的视野、博大的智慧和辩证的思维。先生在《境界——追求圆融》中指出，“我们需要着重发掘的不仅是历史真实，而且是蕴藏于史实之深处的智慧……唯有智者始能发现大智慧，唯大智慧之发现始能出良史、出大家。”先生经常讲，研究中国近代史要“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上下延伸的实质是历史的连续性，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连续统一体。横向贯通的精髓，是注意社会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史学与相关学科的融合。“上下延伸是从时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横向贯通是从空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而走出又都是回归中国近代史……只有把中国近代史置身于更为绵长的多层次多向度的时间里和更为广阔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空间里，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这段论述，可以看作是章开沅研究中国近代史之“总论”。具体到辛亥革命，章开沅提出了“三个一百年”的观点：“辛亥革命前的一百年，是孙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纲领酝酿和形成的时期；推翻帝制到当今的一百年，特征是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从现在到未来一百年，昭示着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走向。只有纵观这前后三百年，才能相对准确地认知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与深远影响。”具体到张謇研究，章开沅则认为，“研究这样的历史人物，需要有许多学科介入。除了文、史、哲、经以外，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城市规划学、水利学乃至戏剧、

美术、医学等，从相关理论到方法都应该加以运用与整合。”

先生之“大”，还在于关注现实干预社会的大志向。他多次强调，“真正的历史学家总是力求把自己定位为联结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他们当然会回头看，但同时也会向前看，特别是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关注未来。”“我现在没有把工作限制在书斋之内，而是把我的活动领域推广到整个社会。就是说史学家不仅要研究历史，还要创造历史、干预历史，还要跟其他有识之士一起促进历史往正确的方向发展。那才是真正的史学家！”章开沅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去做的。例如，促成全国性的辛亥革命研究。20世纪50年代，德国学者来武昌调研辛亥革命，章开沅陪同。此事对他刺激很大。他说：“一位外国学者不远万里专程赶来研究武昌首义，而我作为本地的中国近代史教师却从来没有着手研究这个饶有兴味的课题，真是有点难为情。”从此，章开沅先生下决心进行辛亥革命研究，并大胆地向学校提议在武汉召开全国性的辛亥革命研讨会。后经湖北省委、中宣部批准同意，于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时如愿举办首次全国性的理论研讨会。这次里程碑式的会议，把辛亥革命研究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又如，1988年和1991年，先生两次前往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耗时8个月，在系统查阅、潜心研究整理1100多卷贝德士档案的基础上，历经千辛万苦先后写成《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等著作，为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提供了无可辩驳的铁证，出版以后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才是“促进历史往正确的方向发展”的“真正的历史学家”！

他是一位披荆斩棘的开路先锋。

通常，历史学家只在某一个学科领域里耕耘与收获。像章开沅这样，于多个领域“开疆拓土”、建功立业者实属凤毛麟角；而如同先生这般，既是诸多学科的创始人又是学术带头人的，或许几十年内难觅其人。

章开沅先生曾幽默而谦虚地说：“毛泽东一生做了两件大事，我一生做了两件小事：一是把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并把国外的研究引向中国；二是让中国的教会大学史研究走向世

界，又让外国的研究走进中国。”这哪是什么“两件小事”？做成一件便是功德无量的大事！何况先生做的“小事”并不止这两件。

在回忆 60 年从教生涯时，章开沅先生深有感慨地说“我一手创办的辛亥革命研究中心，从原来的三五个人发展到现在英才云集、硕果累累，俨然成为处于国内前列的中国近代史学科重镇，而辛亥革命史、商会史、教会大学史等领域的研究，更在不同程度上引领着海内外学术前沿的潮流……”几十年来，就是在武汉这座非顶级的城市、华中师大这所二流的高校，章开沅带领他的同事，把中国近代史学科建成为我国顶级的近代史研究中心；用他们的一流的研究成果，引领着海内外学术潮流。

作为学术前沿的引领者，章开沅先生卓越的领导风范倍受赞誉。作为理论研究的拓荒者，章开沅先生博大精深的研究成果同样是美名远扬。

先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善于高屋建瓴、勤于开拓创新。数十年来，形成了独具章氏品格和风格的学术体系。在辛亥革命史、中国资产阶级及中国商会史、中国教会大学及基督教史、近代化道路比较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研究等诸多领域均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他所主持编写的我国第一部《辛亥革命史》（三卷本）填补了辛亥革命研究大型专著的空白；《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的出版影响重大、意义深远，受到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张謇传》问世 22 年来，一直是张謇研究领域最为重要、最有影响的理论成果……

2015 年，章开沅先生 90 华诞之际，华中师大出版社隆重推出的鸿篇巨制——《章开沅文集》（11 卷约 460 万字），是先生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成果汇编。这既是奉献给章开沅先生的一份厚重的生日礼物，也是奉献给喜欢章开沅先生的广大读者的思想盛宴。

他是一位循循善诱的良师益友。

章开沅先生十分赞同师生关系是教学互长的关系。他认为，“学生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永远是促使教师在专业上精益求精的推动力量。学生如行云流水般的活泼思维，常常能触发教师创造新的灵感火花。”他还把学生视为知己：“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我有那么多理解、信

任、喜欢我的学生，遍及国内和海外，对于我这样的凡夫俗子来说，已经足以自慰了。”像章开沅这样的大专家、名教授，没几个愿意给本科生上课的，可是先生却乐此不疲。他曾连续 9 年在新生开学时为本科生做入学演讲，常常是座无虚席。学生听课笔记记得不全，拿来请他补充订正从不推辞。不仅本校，外校甚至于外省的大学生给他写信，他也认真回复。他说：“我喜欢学生，学生也喜欢我，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章开沅先生很是欣赏楚图南先生为戴震纪念馆的题词“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他经常以此自勉，并多次亲笔书写送给自己的研究生。他说：“史学应该保持独立的科学品格，史学家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学者人格。无论在政治压力还是金钱诱惑之下，都不能忘记这个根本。”他还说：“至于我个人的志愿，无非是甘当铺路石子，让青年学者成长的道路稍微平坦一些，可以比我们前进得更快更远。”他还把自己与弟子的关系形象地比喻成老鸡与小鸡，“自己的一生好像一只忙忙碌碌的老鸡，成天到处啄啄扒扒，如发现什么谷粒、昆虫之类，便招呼小鸡前来会餐。”在章开沅的精心栽培与呵护下，一批学有所成的青年才俊迅速成长，不少已成为我国近代史研究领域の中坚力量。看到他们的进步，章开沅不无感慨地说：“我很高兴，我所开辟的这些领域大多后继有人，而且比我做得更多更好，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大幸福。”

除了章门弟子，对学校以及湖北以外的近代史学者，包括对我们南通的张謇研究者，章开沅先生都曾无私地给予指导和帮助。他曾动情地说：“40 多年来，无论课内课外、校内校外，我为年青一代历史学者的成长耗费了不少精力与时间，对自己的著述或多或少有些影响，但我永远无怨无悔。因为学术的小我只有汇入学术的大我才能进入永恒。”

他是一位爱满人间的“最美老头”。

大家都知道的是，章开沅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并不广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位充满爱心的“最美老头”。

爱武汉。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这座城市，章开沅先生可谓是“爱之深责之切”，时常掏心掏肺地吐露心声，专门写了《武汉情缘》《武汉呼

唤研究》等文章建言献策。他说：“作为老市民，我们不能只在口头上高呼‘热爱武汉’，应该以实际行动，以自己的诚实劳动与全部心血来关爱武汉、建设武汉。”他多次呼吁，“身居中游，力争上游”，还协助市、区各级政府努力发掘辛亥革命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建设文化武汉并把这个名城装点得更靓更美而呕心沥血。鉴于章开沅先生的突出贡献，武汉市政府授予他“武汉市模范市民”的荣誉称号。先生一生获奖无数，最为看重的就是“武汉市模范市民”。

爱工友。章开沅先生在担任校长期间，路上遇见清洁工或食堂遇见员工，都会热情地打招呼。而为后勤园林工人姚师傅过 60 岁生日早已成为美谈。姚师傅在世时，为了发挥他的园艺特长，让生物系聘请姚师傅任讲师；为了照顾他生活，帮他女儿从河南老家调到武汉。姚师傅去世后，先生指示学校后勤在校园草坪上为姚师傅树碑立传。为了缅怀这位园丁，先生专门写了纪念姚师傅的文章《林木深处觅绿魂——忆姚水印老师傅》，满纸深情地回忆与学校普通员工的交往。

爱妻子。“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章开沅与爱人黄怀玉相知相爱，共同走过了 50 余载寒暑。对于爱妻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奉献，章开沅铭记在心。卸任校长后，他几乎天天去学校食堂买早点，在夫人起床前为其准备好一杯温开水放在床头，还承担了柴米油盐等家务活。2007 年金婚之际写诗一首《金婚吟——赠怀玉》送给妻子表达爱意。人们很难把名扬中外的大历史学家和“买早点”“柴米油盐”联系在一起。而先生对夫人的体贴照料、温馨浪漫，又让人十分的感动！

爱职业——这个为之毕生奋斗的史学教学与研究。章开沅先生经常说，史学是项寂寞的事业，没有鲜花，也没有掌声。然而，就是这个“寂寞的事业”，让他沉迷其中、乐此不疲，鞠躬尽瘁地奋斗了近 70 年！先生在一次讲学中，有个学生递的纸条上写了首诗：“真正的史学家也有鲜花，你的鲜花就是我们脸上灿烂的笑容；真正的史学家也有掌声，这掌声就是我们内心由衷的一阵又一阵的热烈喝彩。”先生看罢感动不已：“这首小诗可以伴我终生，对史学家真是莫大的鼓励！”近 70 年的筚路蓝缕，一路走来，伴随着鲜花和掌声，章开沅先生渐已成为人们心目中一座巍然挺

立的近代史研究的丰碑！

华中师大博雅论坛里，学生们称章开沅先生是“最美的中国老头”“敢讲真话的历史学者”“朴实真诚的可爱老人”。年轻人如此理解自己，先生甚感欣慰。他很乐意接受“最美的中国老头”这一称号。在他的心目中，这个称号比那些“泰斗”“大师”更令自己感到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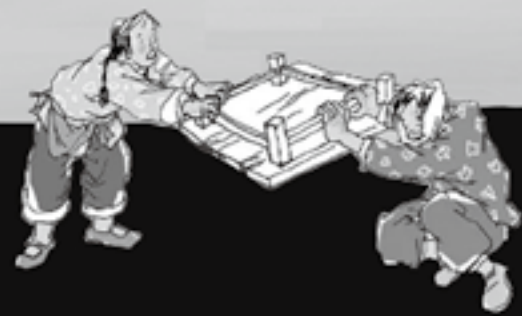
在《章开沅文集》序言的结束语中，先生引用了他很喜欢的晚清张维屏的一首诗来抒发感慨：“‘沧桑易使乾坤老，风月难消今古愁。唯有多情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与宇宙乾坤、文化长河相较而言，吾辈普通学人岂不正如一株野草，渺小至极，也平凡之至。”章开沅先生虽然自比“渺小至极，也平凡之至”的“一株野草”，可他却从不妄自菲薄，而是始终以野草般刚毅充盈的生命意志，萌发出漫山遍野的新绿，为中华史学大地增添了一片又一片春天的色彩。

作者简介：

蒋建民，1952 年生，南通市社科联原秘书长、张謇研究中心干事会干事、江海文化研究会理事。

刘老汉的烦恼

绘画 / 书尘
撰文 / 王文升
(连载十)



砍树



1. “我看谁敢动！”乡林业站小柳子的手刚碰到那棵腰粗的杨树，就听到身后猛地一声断喝，冷不丁吓了一跳，手里的锯子“啪”地掉在了地上。回头一看，刘老汉黑着脸、瞪着一双杏核眼，手里紧紧攥着一条死牛鞭子。



2. 小柳子忙说：“早给你打招呼了，这树有病，不但砍掉还要烧了呢！”“壶壶打了——剩下好乖个嘴嘴！”刘老汉冷笑道，“打个招呼就要砍树？它有病我乐意，干你哪门子事？树是你栽的还是占着你家地了？说砍就砍，砍一下试试？”小柳子被刘老汉的汹汹气势冲懵了，支支吾吾白费了一番口舌，只好带着工人先回去了。



3. 村里有树的人家，听到风声纷纷来刘老汉家打听虚实。刘老汉开口道：“说是很严重的虫害，还会传染别的树。说得这么玄乎，我就不信几个天牛就能把大树给害死了！这不，几十年都活过来了嘛……”



4. 午饭后，刘老汉不放心又去看树，刚转到地头，就见林业局技术员陈才气喘吁吁地撵了过来“哎，刘老哥啊，你这是绣花的家当掉到井里——真难找呀。我来和你说说……”刘老汉知道来意，把大手一挥：“不管你咋说，树不能砍！”



5. 陈才拉着刘老汉在地埂上坐下，卷了一根指头粗的旱烟棒子，把烟袋递给了刘老汉。顿时，又辣又呛的青烟一口一口地从陈才和刘老汉满是胡茬的嘴里冒出，散入空中。陈才问道：“老哥呀，你知道为啥要砍你家这几棵白杨树吗？”“你看树叶都绽开了，能像小柳子说得那么严重吗？不就几个虫窟窿嘛，咋就是个病了，还非砍不行呢？”刘老汉指着树头，越说越激动。



6. “走，我带你去看一下。”陈才按灭烟头，拍了拍屁股上的土，两人来到县城西边公路旁的一棵大柳树前，指给刘老汉看。“哎哟！这老柳树，咋说死就死了呢？”刘老汉仰望着参天的枯枝，一脸愕然。陈才沉重地说：“这棵柳树是左宗棠克复新疆时栽下的，一百多年来一直福荫着我们子孙后代。可它就这么被虫给咬死了！”刘老汉是听着左公柳的故事长大的，听见陈才叹息，他一时无语。



8. 回到家里，刘老汉辗转反侧，地头那几棵杨树是老父亲栽下的，几十年长这么大砍了实在舍不得。可想起画册上那成片倒下的果树、虫咬死的林子，又想起那棵干枯了的左公柳……心里那个疙瘩甭提了。

7. 来到林业局办公室，陈才端来了一杯热茶，递过一本树木病虫害的宣传图册，刘老汉翻看着，越看越吃惊。临走，陈才握着刘老汉的手，说：“刘老哥，我当了几十年的‘林木医生’，今年咱这儿的林木虫害是我遇到最严重的一次。眼下也没有好的办法，只有砍烧，以绝后患。你是个明白人，一定要给大家伙带个头啊！回去想想，我后天再来，好吗？”



10. 刘老汉带着陈才仔细检查每一家的每一棵树木，看着陈才一会儿耐心地讲解虫害的严重性，一会儿从砍倒的树干里挖出虫子、采集标本，那认真的样子刘老汉看在眼里，悄然离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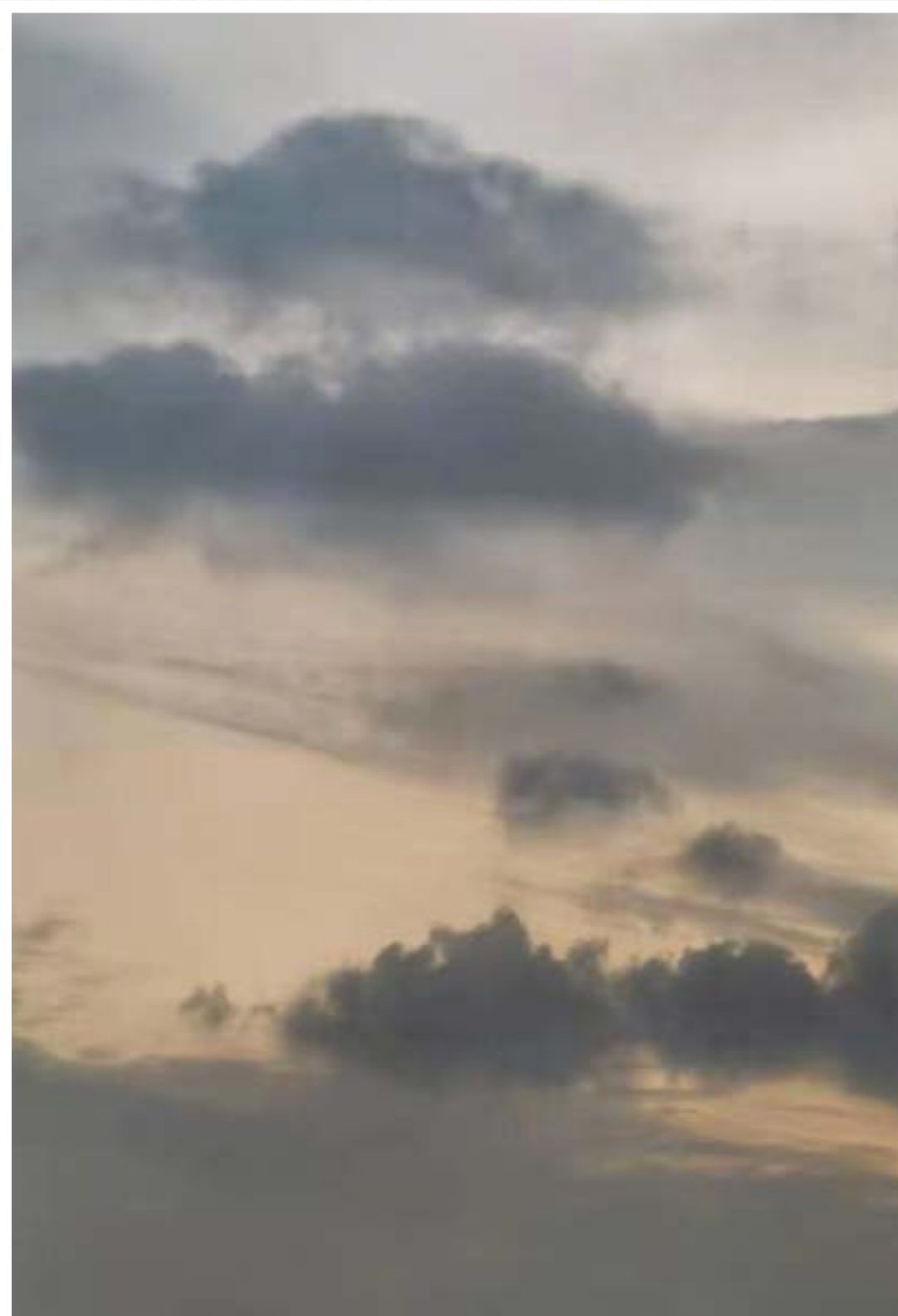
9. 当陈才带着小柳子和工人们再次来到村里时，刘老汉已经老早等在树下。他不舍地摸着树干，说：“砍吧！”身后接二连三的树倒下的声音，刘老汉再没回过头看上一眼。

刘老汉的烦恼

Liu Lohandefan nao
(连载十)



11. 陈才来到村上复查的时候，刘老汉正在山坡栽树苗，他走过来道谢，刘老汉急忙放下手里的活，对陈才说：“是大家都该谢你啊！砍吧，砍了病树栽新苗，这山还会再绿起来的！”陈才看了看刘老汉，顺着刘老汉的目光向远处看去，情不自禁地念道：“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山水田园 朱晋摄影



奥运情怀 朱晋摄影